武俠世界

第32年

30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靈芝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真：(852)6918344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500毫升

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新貨標誌

32粒庄
每瓶相當於兩支
500毫升營養液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敎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木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 578 3721 (4綫)

編者話

今期貢獻給大家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所著「現代都市傳奇故事」之「異鄉追魂」，一個以「蛇榮」為首的販毒集團，佔據頗大地盤，擁有衆多手足，另一派企圖霸佔「蛇榮」的地盤，暗中收買以阮姓為首腦的越南幫去對付「蛇榮」，兩方明爭暗鬥，時有命案發生，警方早已注意他們的活動，而黃志昌是兩派鬥爭中一個重要証人，他因不甘被人利用向警方報案，但却不幸為人槍殺……故事橋段曲折離奇，結局更是出人意料，道出了社會上你虞我詐，爭權奪利的各種醜惡面貌。

*　　*　　*

凌雲先生所著「火燒少林寺」在今期刊出，凌雲先生之作以文筆流暢，結構嚴謹，情節生動活潑見稱，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宋繼嫻女士所著「銀鷹霜劍映藍天」。文中主角李玉珠的父親被仇家所殺，母親避居舅父家，自己帶弟弟尋親，被仇家追殺，弟弟失踪，千里尋弟，沿途仗義濟貧……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30期
(總號163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傳奇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異鄉追魂



探訪朋友 揭發命案

林奇偉與一個朋友頂着熱辣辣的太陽，走在中區一條橫街上。

那條橫街充滿了不同氣味，刺鼻難聞的藥材氣味。

林奇偉的朋友以手掩鼻，悶聲道：「怎麼這條街上盡是藥材行？好難聞的氣味。」

林奇偉苦笑一聲：「這叫成行成市，剛才，你也看到，前面那條路盡是賣海味乾貨的店舖，後面這一條都是批發藥材的行棧。唏，小心！」眼快手急，一把將那個朋友拉上行人道。

轆轆急響聲中，一輛上面堆滿了用草袋包裝着的貨物的手推車，擦着林奇偉的身邊推過，那個朋友若不是被他一把拉上行人道，肯定會被那輛手推車撞中。

那個朋友不由嘀咕一句：「他推得這樣快，趕着走……幹甚麼？看到前面有人也不吆喝一聲，想撞死人？」

林奇偉拍拍那朋友的肩頭。「阿健，你初來甫到，難怪你會大驚小怪的，我們這個地方被稱為世界上最緊張的地方之一，你難道沒有看到路上的行人，步伐都很快，就像在戰鬥似的，這是我們這個地方得以成功的特點，你想一下，這裏地方這麼小，人卻那麼多，若不是憑着一股衝勁與拚搏，那有今天的繁榮興盛？」

那個朋友點點頭，深有感觸地道：「這裏的人確是連走路也比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快，我初來甫到的時候，看到街上的人行走匆匆的，還以為發生了甚麼事，或是……路上的人都趕着去……後來，才知道那是這裏的人的一個特色。」

看着滿街又扛又推，穿梭來往的搬運工人，那個朋友又感觸地道：「這裏的人全都幹勁衝天的，我眞服了這裏的人，我們那裏的人若是有這裏的人一半的幹勁，也不會那樣落後……」

林奇偉笑笑道：「阿健，你別忘了，你們那裏做多做少也是那麼多工資，不像這裏，你出多一分力，便多一分錢，難怪你們那裏的人幹活不起勁的。」

阿健道：「現在好多了。我說的是那些個體戶的小販，掙多少，都是自己的，他們都拚命幹，有些個體戶每日可以賺到五六百塊錢，甚至一千，但那只是少數，在工廠幹活的工人，每月工資連獎金在內，最多也不超過三百塊錢，還不及一個小販一天的收入，物價卻在不斷飛漲，一天的工資，買不到一隻活鷄，就像我，在內地時，一天的工資不夠買生力啤，吃一頓飯的錢，動輒二三百，甚至上千，人家吃一頓飯，我們要幹一個月！你說，不心灰意懶，眼紅才怪。」

「看報紙的新聞說，這叫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林奇偉帶點開玩笑的口吻說。

「先富個屁，」阿健憤憤地道：「十年了，我們做工人的得到甚麼？那一個做工人的富了起來？他媽的，富了的是那些投機倒把的吸血鬼，窮了的是我們這些吃大鍋飯的。」

「阿健，別發牢騷了。」林奇偉勸解他。「你既能夠來到，算是幸運的了，以後努力做工，一樣可以掙到錢，說不定，還會發達。」

一頓，跟着又道：「阿健，不是我要教訓你，做人最要緊脚踏實地，切忌好高騖遠，好食懶做。這個地方光怪陸離，旁門左道到處皆是，若是一個不慎，踏了進去，那你想抽身退出就難了。總之，在這裏，只要你肯做，兩餐不愁，比起內地，好得多。」

「奇偉，你的好意我明白。」阿健道。「你這樣說是為我好，我很感謝你。我伯娘也是這樣對我說，我那麼幸運才能夠出來，我不會做那些自毀前途的事的。」

「你能夠這樣想，我就放心了。」

林奇偉拍一下阿健的肩頭，指指前面一幢樓宇。「到了，前面那幢樓宇就是你那個朋友居住的大廈。」

頓一下，好奇地道：「阿健，你那個朋友是幹甚麼的？那幢大廈聽說算得上高級，一個單位過百萬，就算租，租金也不便宜，大約要五六千圓一個月。」

阿健抹抹髮脚的汗水。「他在電話對我說，做經紀，月入過萬，至於他做那一行經紀，我就不知道。奇偉，經紀是做甚麼的？月入過萬，要是我也幹得來，倒想他介紹我做。」

「經紀俗稱行街。」林奇偉道。「也可以稱為推銷員，就是將公司或洋行代理經銷的物品向廠家或是商店……一句話——向市場推銷，公司或洋行則給你佣金，你推銷的數量越多，佣金也越多。當然，有些公司或洋行是有底薪的……我不是幹這一行的，詳細的情形我不大清楚，你若有興趣，見到你那個朋友，大可以向他問個清楚，看看適不適合你做。」

阿健連連點頭。

林奇偉看一眼阿健。「你現在做的那份工不好嗎？」

阿健搖搖頭。「不是不好……但每月只得三千多四千圓工資，做經紀却月入過萬……人望高處，當然希望掙多一些，要不，倒不如在內地幹那一份餓不死，也不會飽死的國家工。」

突然間，他大驚小怪地叫起來：「嘩，奇偉，你看看那個人，一個搬運工人，褲頭也掛着一個無綫電話，眞誇張！是不是假的？」

林奇偉順着阿健的手指處望去，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赤着棕黑色的上身，穿一條幾乎長及膝頭的短褲，褲頭上插着一具無綫電話，推着一車貨物，飛快地推向泊在路邊的一輛貨車，停下來，將手推車上的貨物拿起來，搬上貨車。

「阿健，那具無綫電話是眞的。」

林奇偉看出那個青年褲頭上插着的無綫電話是眞的。

「奇偉，一個搬運工人一月能夠掙多少錢？是不是忙得要隨身帶着一具無綫電話？你看看，那些店舖內，都有電話，他那樣在褲頭插着一具無綫電話，幹起活來方便嗎？」阿健一臉不以爲然。

林奇偉聽了阿健的說話，一時間不知怎樣答他才是，一會，才道：「或許他是老闆，又或是工頭，才帶着無綫電話……這個地方，只要你有錢，你可以戴一條比鐵鍊還粗的金手鍊招搖過市，沒有人會干涉你，也不會眼紅你。只要你不犯法，幹甚麼也可以。」

阿健道：「我總覺得一個幹搬運的，無論是老闆也好，工頭也好，幹活時褲頭插着一具無綫電話，總是有點那個……太礙眼……有點像暴發戶……」

林奇偉笑笑，「阿健，到了，你自己上去吧，我走了。」

阿健忙一把拉住林奇偉。「你既然陪我來到這裏，就陪我上去坐坐吧，等會我走的時候，可能不曉得怎樣坐車回去，我來了兩個月，對這邊的情形就像盲公一樣，不知怎樣走法。」

林奇偉想想，橫豎今日休假，又沒有甚麼地方可去，便答應阿健陪他上樓去，到他朋友那裏坐坐，阿健很高興，與他走入那幢大厦，走入一部升降機內，阿健按了二十四樓那個按鈕，升降機關上，往上升。

「阿健，你那個朋友結了婚嗎？」林奇偉問。

阿健搖搖頭。「聽他說，是與一個朋友同住，至於結了婚沒有，我沒有問他。」

「你朋友來了多少年？」

「七九年來的。」阿健道：「來了十一年了。」

跟着又道：「我當年要是跟他一起來，這時候就不用掙三四千圓一個月，像他一樣，月入過萬，說不定，還做了老闆……」

話未說完，升降機已停下來，門打開，外面一個人一頭走進升降機內，差點與往外走的阿健撞個正着。兩下裏各自偏身閃開一點，阿健與那個人擦身而過，走出升降機外面。

看到那個人急不及待地走入升降機內，林奇偉面露不愉之色，心裏嘀咕：「趕着去辦理出世紙也不用這樣急呀，沒一點禮讓。」討厭地看了那個男人一眼，才跟着走出升降機。

那個男人立刻伸手按了「地下」那個按扭，升降機的門馬上關上，立刻往下降落。

阿健已找到他那個朋友所居住的單位，伸手往左邊指着，扭頭對林奇偉道：「那邊，八號在那邊。」看到林奇偉朝他點點頭，快步往左邊走去。

林奇偉跟着他。

阿健來到八號那個單位門前，伸手去按門鐘。

門鐘鈴鈴地在屋內響着，屋內却沒有動靜。

阿健再按門鐘。

這一次，他按得比較長，鈴聲也響得比上次久一點。

屋內仍然沒有人應門。

林奇偉忍不住道：「會不會你那個朋友外出了？」

阿健搖搖頭。「不會的，來之前，你也看到我打電話給他，在電話裏他說，會等我來，他會在家裏等我，怎會又外出呢！」

林奇偉道：「阿健，很難說的呀，或許他突然有急事要外出，想通知你又沒辦法，只好讓你撲個空，這種情形隨時會發生……」

「唉，可惜我身上既沒有傳呼機，又沒有無綫電話，要不，就不會白走一趟。」阿健拍拍大腿，看到林奇偉佩在皮帶上的傳呼機，又懊悔地拍一下大腿。「唉，我怎麼不將你的傳呼機號碼給他，要不，就不用白走一趟。」

他口裏這麼說，却不甘心白走一趟，便透過鐵門上的間隙，用力往大門拍去，同時提高聲音叫道：「阿昌，阿昌，你在裏面……」

驀地，他停手窒口，瞪大雙眼，駭然望着那扇被拍開來的大門縫隙，張口結舌的，一臉駭驚之色，就是說不出話來。

林奇偉沒有留意到阿健臉上那種驚慌之色，他只看到那扇大門被阿健拍開來，因而感到有點奇怪（這個地方可以說，每一戶人家的大門前都安裝了鐵門——也叫鐵閘的，大門也是關上的，這是關係到每一戶人家的生命財產安全的大問題，所以，習慣上，都會在大門前裝上堅固的鐵門用以防盜。）

其實，那不過是心理上的一種需要——求個心安理得。若是大門前沒有裝上鐵門，便覺得心虛虛的，總覺不安全。

事實上，賊人若是存心入屋偷竊，就算你在大門及鐵閘上裝上五把鎖，仍然能夠將之悉數爆開，筆者居住的那幢樓宇，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宗爆竊案。

「阿健，屋內有人嗎？」由於阿健擋在林奇偉的身前，所以，他雖然看到大門打開一條縫，却看不到屋內的情形。

「有……有……人……」阿健驚駭得語不成聲。

林奇偉終於從阿健的神色及語聲發覺不對，急忙問道：「阿健，你怎麼了？屋內既然有人，怎麼不應門？」

阿健舌頭打着結：「死……人……好多血……」

林奇偉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一把將阿健拉開，從鐵門上面的間隙

中伸手入去，用力一推大門。

大門被推開來，林奇偉一眼便看到，近大門前的一處墻脚地上，躺着一個人。

一個幾乎全身浴血的人。

那個血人旁邊的地上，滿是斑斑血漬。

林奇偉不由倒吸一口氣，疾聲對驚得呆住的阿健道：「阿健，你看清楚，屋內那個人是不是你的朋友？」

阿健用力吸了兩口氣，連連搖頭。「不……不是……阿昌。」

「你再看看，認一認。」林奇偉將阿健拉到鐵門前。

阿健的身子有點顫抖，連吸幾口氣，壓住心中的驚恐，從鐵門的間隙往裏面那個血人張望。

他只看了一眼，便不敢再看下去，扭頭對林奇偉道：「他……不是阿昌……」

「你站在這裏別離開，我去報警。」林奇偉說着已向左邊毗連的一個單位急步走去。

阿健閃身站到門邊，背着身，不敢往屋內瞧看。

屋內的情形太恐怖了，阿健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血腥恐怖的情形，他向來膽小，怎不令他膽顫心驚，慘不忍睹。

那個毗連的單位似乎沒有人在屋內，林奇偉又按門鐘又大力拍鐵門大門，都沒有人應門。

倒是對面的一個單位有人將大門打開，從鐵門的間隙往外張望。

大概，她是被林奇偉的大力拍門聲驚動，開門瞧看。

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

林奇偉聽到背後傳來開門聲，馬上轉身，對那個女人急聲說道：「女……士，我是警探，請讓我到你家打電話報警。」邊說邊快步往對面那個單位走去，並從身上拿出警員証，遞給那個女人看。

那個女人很小心，從間隙中接過証件，仔細地看了一遍，証實是眞的後，才將証件交還給林奇偉，並將鐵門打開。「阿 Sir，發生了甚麼事？」

「那個單位有人被殺。」林奇偉邊說邊走入屋內。

那個女人一張臉頓時白了，驚怕地睜大眼睛，一副難以置信的神色。

「怎會的……大約……三個小時前……我從外面回來，還看到黃先生……開門外出……我還與他打招呼……我一直在屋內，沒有聽到甚麼聲響……怎會……有人被殺……」

林奇偉邊聽那女人說話，邊往客廳走去。

客廳的大沙發上，坐着一個小女孩，睜着一雙圓溜溜的大眼睛，看着走進來的林奇偉。

林奇偉朝那小女孩笑笑。「小妹妹，妳好漂亮啊。」

那個小女孩立刻展露出一個逗人喜歡的笑容。「叔叔你好。」

林奇偉禁不住笑起來，伸手摸一下那小女孩的頭頂，讚道：「小妹妹，好乖啊。」

那個女人在身後對林奇偉道：「阿 Sir，電話在這裏。」

林奇偉又摸摸小女孩的頭，才向放在墻角一張矮几上的電話走過去。

那女人走到小女孩的沙發前，將小女孩抱起來，鍾愛地親着小女孩的臉蛋。

小女孩嬌聲地道：「媽咪，叔叔……是甚麼人？我沒有見過他。」

做媽咪的輕聲道：「那個叔叔是警察……專捉壞人的警察叔叔。」

小女孩道：「媽咪，我喜歡警察叔叔，不喜歡壞人，警察叔叔來這裏幹甚麼？捉壞人？我家沒有壞人呀！」

天眞與認眞的樣子，逗得做媽咪的不由笑起來。「乖乖，我們家裏當然沒有壞人……」

「太太，謝謝妳。」林奇偉將電話放下來，從沙發上站起身，禮貌地向那個女人道謝。

那個女人忙道：「阿 Sir，別客氣，我們做市民的，好應該協助警方。」

「太太，請問貴姓？」

「我先生姓李。」那女人答。

那個小女孩一雙圓溜溜的眼睛直在林奇偉的臉上打轉，天眞地道：「警察叔叔，你是個好人，我喜歡你。」

林奇偉好喜歡這個逗人喜愛的小女孩，禁不住笑着伸手摸摸小女孩嬌嫩的臉蛋。「李太太，妳的女兒又漂亮，又逗人喜歡，好乖巧啊。」

天下間的父母，沒有那一個不鍾愛自己的兒女的，也沒有一個不喜歡聽別人稱讚自己兒女聰明，乖巧，漂亮的，這可以說是天下間做父母的一個「通病」。

李太太聽到林奇偉讚女兒漂亮乖巧，高興得直笑，忘記了這層樓的其中一個單位有人被殺這件恐怖的事情。

「李太太，我可否問妳幾個問題？」林奇偉乘機對李太太說。

李太太連聲道：「阿 Sir，只管問。」

林奇偉說一聲：「謝謝。」跟着往大門口那面望一眼。「李太太，對不起，待我先到外面向我那個朋友招呼一聲，再跟妳說話。」

李太太點點頭，林奇偉馬上往大門口走去。

阿健一直倚着大門邊的墻站着，一眼看到林奇偉從對面那個單位走出來，馬上向他走過去。「奇偉，報了警嗎？」看到林奇偉點點頭，跟着說道：「我們可以走了吧？我好驚怕。」

林奇偉拍拍他的肩頭。「光天化日的，怕甚麼？雖然報了警，但我們是証人，待警方的人趕來，問過話，落了口供後，才能夠離開。」

阿健雙眼一睜，着急地道：「奇偉

，我又沒有犯法，爲何要落口供？」

「阿健，這是規例。」林奇偉向阿健解釋。「凡是証人，都要向辦案的警方人員落口供的。我雖然是警務人員，也不能例外。沒有事的，也不會有痲煩，你放心吧！」

阿健聽林奇偉那麼說，才放下心來。

在他以前生活的那個地方，要是被公安人員問話落口供，那就大大不妙，就算你沒有犯事，也夠你心驚膽跳，惶恐擔心。也因此，形成一種不與公安打交道的恐懼心理。

「那些差人怎麼還未趕到來。」阿健只想快些離開這個是非地。

話聲未落，電梯門突然打開來，走出兩個穿軍裝的警員。

其中一個是警長。

「沙展，我是林督察。」林奇偉向那個警長招呼，並出示他的証件。「總局重案組的。」

那個警長一眼便看清楚林奇偉手上的証件，忙立正敬禮。「林 Sir 。」

那個警員也向林奇偉立正敬禮。

林奇偉邊將証件收起來，邊對那個警長道：「沙展，八號單位發生命案，請你與你的手足到那邊看看。」

跟着又說道：「這是陳健安，是我的朋友，我陪他到八號那邊單位找朋友，發現命案的。」

那個警長與警員看了阿健一眼，說道：「林 Sir，死者是男是女？」

「男的。」林奇偉道：「沙展，你去看看吧，好恐怖。」

警長答應一聲，與那個警員往八號那個單位走去。

林奇偉招呼阿健到李太太那個單位去坐坐。

* * *

大批探員與軍裝警員先後趕到來，由於鐵門是鎖着的，只好由隨後到來的消防員將鐵門撬開，探員警察才可入內。

未幾，法醫官也趕到來。

林奇偉已和李太太說完話，禮貌地向李太太告辭，招呼阿健跟他到八號那個單位去。

這個地區雖然不屬於他所屬的那個警局管轄的範圍，但他是警務人員，命案又是他發現的，他當然有理由到命案的現場瞧看一下，了解案情。

來到八號單位門前，阿健停下來，不肯進去。「奇偉，我在這裏等你……我不敢進去……」

林奇偉點點頭。「那你站在門外等我吧。」跟着與那個守在門口的警員打個招呼，走入屋內。

守在門口的那個警員就是與那個警長一起最先趕來的那一個警員，自然認得林奇偉，向林奇偉點點頭，接着又向站在門邊的阿健笑笑。

阿健咧嘴向那警員強笑一下，只覺渾身不對勁的，恨不得馬上離開這個恐怖的地方。

林奇偉才走進屋內，一個年紀與他相差不了多少的警探向他招呼一聲：「偉佬，是你。」

林奇偉雙眼一亮，認出那個人是誰，驚喜地道：「老虎，是你！甚麼時候調到這一區的？」

那個警探外表確是有幾分似老虎，一頭又短又直的硬髮根根豎起，嘴上留着一圈鬍渣子，頸粗背厚，手臂粗壯，雙眼圓溜溜的，炯炯發光。

「老虎」伸手握住林奇偉伸過來的手，用力握了握。「調到這一區還不到半年，自你調到總局後，幾個手足都陸續調走了，只有阿老跟我調到這一區。」

林奇偉說笑道：「老虎，你調到這一區，怎不打個電話給我？」

老虎嘆口氣。「奇偉，我很想打電話給你的呀，但忙得幾乎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這一區眞多事發生，不怕對你說，自調到這一區，連眼前這一條屍，已經是第三件命案，簡直忙得天昏地暗，連做夢也在查案。」

「查到死者的身份姓名嗎？」林奇偉瞥一眼正在檢查那條屍體身上傷口的法醫官。「肯定是被殺？」

「老虎」周銳用力點一下頭。「肯定是被殺，你看看，那條屍幾乎全身是血，剛才我查過，死者的身上起碼挨了二十刀以上，致命的一刀是喉嚨那個位置，從現場的情形看來，初步推測死者是被兇徒一刀割斷喉嚨，跟着再被狂斬！正因爲死者先挨了致命的一刀，跟着再被斬多刀，才會叫不出聲來，其它幾個單位的住戶才沒有聽到甚麼聲響，沒有被驚動。」

頓一下，接着說道：「死者身上的財物沒有失去，身份証上的姓名是馬錦波，一九五八年出生，七七年從內地來到這裏，屋內沒有被搜掠過的跡象，初步估計，是一件兇殺案。」

「死者馬錦波是不是這個單位的住客？」林奇偉問。

「是。」「老虎」周銳點一下頭。「這個單位一共有三個房間，其中一個是空着的，對着洗手間門口那個房間就是死者的住房，房內有死者的相片，從內地寄給死者的信件，存摺等物品。」

跟着又對林奇偉道：「偉佬，聽說報案的是你……」

林奇偉點點頭。「我陪一個朋友來這裏找他的一個朋友……結果，發現了這件命案……」將整件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偉佬，你那個朋友原來是認識這個單位的另一個住客的，那太好了，說不定，你的朋友認識死者，可以從你的朋友的口中，查問出有用的綫索，你不介意我跟他說話嗎？」

「老虎，我那個朋友是發現命案的証人之一，照例是要跟他落口供的，我怎會介意。」

跟着又開玩笑地道：「等一會，我

也要落口供呀！」

「奇偉，自已友，說這種話。」老虎拍拍林奇偉的肩頭。「來吧，我們一起去跟你朋友落口供。」說着便往外走去。

* * *

經已是零時過後，林奇偉與老虎周銳在一間酒吧內喝酒。

兩人喝的是啤酒。

大熱天時，喝着冰凍的啤酒，最是舒暢爽神。

酒吧內幾乎沒有空座位，清一色男性，看不到有一個女性。有人在猜拳，有人在唱歌，顯得既熱鬧，又喧嘈。

林奇偉與老虎在喝酒談話，似乎沒有受到影响。

「偉佬，在總局幹得開心嗎？」老虎喝了一大口啤酒，看着林奇偉。

林奇偉笑笑。「環境不錯，與手足却合得來，算得上開心，但却有點悶，調到總局一年了，才偵辦了一件案，有時候，眞想請求調回北區分局，無論大案、小案，總有得你忙的，沒時間讓你悶，我喜歡那樣。」

「唉，偉佬，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老虎呼口氣。「忙，當然不會悶，但若是忙死了，那就令到你連氣也喘不過來，要是能夠破案，總算值得，若是一案未破，一案又生，那就夠你頭痛了，也夠你受。」

林奇偉看着連連搔頭的老虎，笑說道：「老虎，你的頭很癢？一個月沒洗頭吧？」

老虎忙放下手，唉聲歎氣。「偉佬，不是頭癢，而是頭痛，頭大如斗！你知道嗎？自調到西區，半年不到的時間，先後發生了三件兇殺案，前兩件兇殺案至今未破，昨日又發生了一宗，你說，頭痛不頭痛？是不是頭大如斗？」

林奇偉拍拍老虎的手臂，「老虎，別喪氣，你往日的銳氣、幹勁去了那裏？只要鍥而不捨，一定會破案的。」

老虎仍然沒有多少信心。「偉佬，那是很難啃的豬頭骨，我這隻老虎也啃不下。」

「老虎，前後三件都是兇殺案？」林奇偉喝口啤酒說道。

老虎點點頭。「第一件兇殺案發生在五個月前，死者是一個中年人，心臟被刺了一刀，那是致命傷，身上還有多處傷口，死者是一間士多店的老闆，無妻無兒，調查所得，沒有與人結怨或有仇，是一個安份守己的人，附近的居民對那個士多老闆的被殺，都感到突然及莫名其妙，接受調查的人都說，他們不明白死者因何被殺，唯一較爲合理的解釋就是被一個神經有問題的殺人狂所殺，要不，找不到別的解釋。」

喝口啤酒，老虎繼續說下去。「第二件兇殺案距第一件約個多月，死者是一個青年，剛滿二十歲，是被人亂棒打死的，據法醫官剖驗的結果，死者後腦骨破裂，顴骨破碎，左胸骨折，斷了四根肋骨，陰囊爆破，兩條腿骨都被打斷……看着那份報告，我有一種想嘔的感覺，那個兇手簡直是變態狂徒……虐殺狂！當差十年，見過不少兇殺案，以這宗最兇殘，當日在現場看到那個死者時，那死者簡直不成人形……」老虎似乎說不下去，拿起杯子，一口氣將小半杯啤酒喝下肚。

吐口大氣，用手抹去嘴角的酒沫，老虎一拳搥在自已的大腿上。「那兩件兇殺案仍未破，昨日又發生那件兇殺案，他媽的，眞叫人頭痛。」

「老虎，你以前從來不說頭痛的啊。」林奇偉拍拍老虎的手臂，「你的銳氣去了那裏？」

老虎嘆口氣。「一再受挫，銳氣都被挫掉了。」

跟着又道：「爲了那兩件案子，我已經被頂頭上司訓了兩次……」

「老虎，別放在心上。」林奇偉安慰「老虎」。「幹我們這一行的，都是這樣。不過，若是破了案，那份滿足感，簡直無法形容。」

老虎拈了顆花生丟入口中，邊嚼邊說道：「不錯，當破了案，捉到兇手後，那份滿足的感覺，確很難形容……感覺自已是個大英雄……爲民除害……就是這種滿足感及英雄感，令到我幹下去。」臉上顯出興奮的神色。

林奇偉笑道：「老虎，你這一次若是破了案，對你的升職很有希望。」

老虎抓抓頭髮。「今年年底我便考升級試，就是爲了年底的升職，我才着急，若是破不了案，沒有成績，那升職便無望。」

頓一下，又道：「偉佬，我們那麼搏，都是想升職，是唯一的前途與去路，老實講，我當初投身警界，心裏就抱着一個願望，一步步升上去，警司、總警司……最好能夠坐上警務處長這個最高職位。」

「人望高處，這是每一個人的願望。」林奇偉道。「看來，我遇到强勁的對手了。」

老虎哈哈大笑起來。「偉佬，我們可是英雄所見相同。」

「來，爲我們的理想乾一杯。」林奇偉拿起啤酒杯。

老虎一手拿起杯子，才發覺是空的，不由失笑起來，立刻舉手招呼一個侍者過來，着他拿一杯啤酒來。

侍者拿來啤酒，老虎馬上舉杯，與林奇偉碰杯，兩人都一口氣喝了小半杯。

放下啤酒杯，老虎連聲道：「痛快，眞痛快，好久沒有這麼痛快了。」

林奇偉透口大氣。「老虎，見到你，很高興，眞想念以前我們拍檔的日子。」

老虎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我何嘗不是！那時候，我們合作愉快，是最

佳拍檔，你被調到總局後，有好一段日子，我感到像失落了甚麼似的……」

「老虎，我眞希望我們能夠再拍檔。」林奇偉拍拍老虎的肩頭。「希望有這個機會。」

「我們若是再拍檔，一定可以破了那三件兇殺案。」老虎眼中閃閃有光。

「找到那個黃志昌嗎？」林奇偉問。

黃志昌就是阿健那個朋友。

「仍未找到。」老虎搖搖頭。「從目前已知的綫索，黃志昌的嫌疑最大，他本來應該在屋內等你那個朋友去找他的，但却失了踪，與他同住的死者却被人殺死！偉佬，你說，是不是他的嫌疑最大？」

林奇偉點點頭。「就算他不是兇手，也是破案的關鍵人物！」

「死者的職業是甚麼？」林奇偉接着問。

「經紀。」老虎道。「一間電子產品公司的經紀，那間公司名叫實業電子有限公司，失了踪的黃志昌也在那間公司做經紀，兩人是同事。」

頓一下，又道：「據我們在那間公司調查所得，死者與黃志昌不但是同事，也是好朋友，月入過萬，喜歡賭馬，注碼頗大，每一次均投注二三千圓，那個單位是兩人合租的，租金七千圓，每人負擔三千五百圓，一個月賭八次馬，就算每次投注一千圓，也要八千圓，加上租金，單是那兩項開支，也要萬圓過外，除非他們贏多輸少，否則，根本應付不了每月的生活費。」

林奇偉道：「老虎，你懷疑他們另有兼職？」

老虎點點頭。「要是沒有其他的收入，怎過活？」

「嗯。」林奇偉點點頭。「你是否懷疑，他們兼做不正當的職業？」

「是！」老虎道：「我是從死者馬錦波的被殺，懷疑他們兼做不正當職業的，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馬錦波被殺的原因。」

「老虎，你的懷疑未嘗沒有道理。」林奇偉看着老虎，「我的看法與你一樣。」

跟着又說道：「老虎，你有沒有想到，三件兇殺案可能有關連？」

老虎眨眨眼，「偉佬，你是說，三件命案，可能是同一個兇手所爲？」

林奇偉點點頭。「你不覺得，三個人被殺的手法，有相似的地方？」

老虎揉揉鼻子。「偉佬，這個問題我早已想過，死者被殺的手法極之相似，都是被兇手殘殺至死的。但是，以前兩個死者之間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關連，第一個死者有正當職業，第二個死者雖然游手好閒，經常在遊戲機中心流連，但却查不到他幹過不正當的勾當。兩個死者又是不認識的，若說兇手是爲了同一個原因殺人，那根本找不到任何將兩個死者串連起來的綫索……」

「老虎，有時候，兩個沒有關連的人，有可能爲了一個相同的原因被殺。」林奇偉提醒周銳。「不相同處，就是相同的地方……」

「偉佬，你的腦袋就是超人一等，我以前怎麼沒有想到。」老虎一拍大腿，既興奮又佩服。「難怪你升得那麼快的。」

原來，林奇偉已是高級督察，而老虎只是督察，而兩人是同時由見習督察做起的。

「老虎，我的身手却不及你啊！」林奇偉笑笑。

「所以，我常說，憑我的身手及拚勁，加上你的頭腦，是最佳配搭，但上頭硬是要將我們拆開來。」老虎有點氣忿。

「老虎，以前的事，不愉快的都忘掉吧。加把勁，破了那三件兇殺案，說不定，你升得比我還快。」

老虎喝口啤酒，坦然道：「偉佬，我有自知之明，我確實及不上你，但我不會妒忌你，我老頭子常對我說，做人切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多少料，既不要妒羨別人的成就比你高，也不要自卑自怨，因爲，人比人，比死人！老頭子這句話，我一直記着。」

「老虎，我就是喜歡你這一點。」林奇偉拍一下老虎的肩頭，突然改變話題。「聽神勇說，你快拉埋天窗了，是不是？」

老虎頓時歡快地笑起來，有點不好意思地道：「你的消息眞是靈通，我確是有一個女朋友，打算升了職後，便做個……住家男人。」

「哈哈，能夠將你這隻老虎馴服的，一定是一個叫你心悅誠服的好女子，甚麼時候介紹我認識？」

老虎咧嘴直笑。「偉佬，有機會，我一定讓你見見她……她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女子，與你那個天娜比起來，有如鳳凰與烏鴉。」

頓一下，說道：「偉佬，你已經是高級督察，與天娜又拍了五六年拖，也該結婚了。」

林奇偉頓時收斂起笑容，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低沉地道：「老虎，我與她早在半年前散了。」

老虎雙眼一睜，不相信地道：「偉佬，又說笑了。」

林奇偉苦笑一聲，又喝了口啤酒，才道：「老虎，我不是開玩笑的，確是與她分了手。」

「怎會的？」老虎驚訝地看着林奇偉。「偉佬，她與你不是好得像糖黐豆的嗎？怎會分手的？」

不等林奇偉回答，他又道：「不是有第三者介入吧？有誰能從你手上搶走她？」

林奇偉苦笑着連連搖頭。「老虎，根本就沒有第三者介入，她要移民，要我跟她一起，我不肯，就這樣分手

了。」

「這裏的人都說移民，誰不想找機會移民到外地，既然有機會，你爲何不走？」老虎替林奇偉感到可惜。「既可以離開這裏，又可以與女朋友在一起，這樣難得的機會你也放棄，太可惜了。」

林奇偉道：「老虎，你也想移民？」

老虎搖搖頭。「從未想過，但我那個女朋友對我說過。」

林奇偉喟然道：「老虎，我不是不想移民，但每當想到移民後，只能夠幹一些不是自己所長，又不喜歡幹的工作，我便感到滿不是味道，像在餐館洗大餅，做跑堂，那根本浪費了我的專長與學識，在這裏，我有前途，可以發揮所長，而且，幹的是自己喜歡的工作……人生不過幾十年，眨眼便過去了，那爲何要委屈自己，爲了那不可知的將來，令到自己鬱鬱終生，要是一生人都是碌碌無爲，雖然平平安安，沒有刺激，沒有前途，沒有拚搏，那有甚麼意思？我倒情願在這裏搏一搏，對於未知數的將來，也是一種刺激的賭博……當天娜提出移民的時候，我不是沒有心動過，我想了好幾晚，能夠移民，可以不用擔憂將來會有甚麼變化，又可以與女朋友在一起，那確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機會，那一段時間，我猶豫難決，不過最後，當我想到，移民後會做二等公民，只是爲生活而生活，我才下了決心，決定留下來！我與天娜攤牌，將我的想法告訴她，請她再考慮一下，與我一起留下來，但她想也不想，一口便拒絕了，並決絕地說，若我不與她一起移民，便與我一刀兩斷……結果，我與她分了手。」

「你感到可惜嗎？」老虎問。

「當然感到可惜。」林奇偉道。「五年多六年的感情，一下子割斷了，不但感到可惜，也感到痛苦與空虛，好長一段時間，我才能夠恢復過來。」

跟着又嘆口氣，說道：「要不是有那個歷史性的轉變……唉，這裏確是一個好地方……不會鬧出那麼多不愉快的事來！」

「這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是時代的……一個悲劇。」老虎睜着雙眼，定定地看着林奇偉。「要不是有那個轉變，這裏的人不會急着移民，爲將來買個保險，明知道在人家的地方不及這裏好，也要忍痛離去……那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

「那個歷史性的轉變，對這裏的人的影響實在大。」林奇偉感嘆道。「有些人要忍痛連根拔起，有些人要做太空人……不但影響這裏的人的生活，也影響到他們的家庭……以及男女的……感情……」

老虎抓抓短短的硬髮，「偉佬，別說這些心煩的事了，來，難得在一起喝酒，今晚喝個痛快的。」拿起杯子。

林奇偉挺挺身子，拿起杯子，與老虎碰一下，各自喝了一大口。

＊　＊　＊

林奇偉與老虎離開酒吧時，經已是凌晨三時。

街上雖然燈火燦爛，但却冷冷清清的，車少人稀。

林奇偉與老虎都有些少醉意，一陣微風吹來，兩人都不由深吸了一口氣。

夏夜的天空特別明淨高曠，那閃爍的星星有如鑽石一樣鑲嵌在夜空中，給人一種寧靜的感覺。

「好美麗的夏夜。」林奇偉讚嘆地說，跟着展開雙手。「好久沒有看到如此美麗的夏夜了。」

老虎開玩笑地道：「是不是自從與天娜分手後？」

林奇偉長長地吐口氣。「老虎，我不想再提起她。」

老虎眨眨眼。「我去拿車子來。」

林奇偉道：「你回家吧，我截的士回去。」

「這個時候很難截的士的，我載你回家吧。」老虎看着林奇偉。

林奇偉搖搖頭。「你住南、我住北，已經半夜了，你載我回家，再掉頭返回住處，那會浪費時間，別忘記，明天還要上班呀！」

老虎堅持。「偉佬，別說了，睡少一個半個小時，在我們來說，算得了甚麼？你在這裏等我，我去取車。」說完，不理會林奇偉的反應，急急往斜對面的一個路口走去。

他的車子泊在那個路口。

林奇偉知道拗不過他，忙道：「我跟你一起去拿車子！」快步跟上去。

走入那個路口，兩人一先一後來到老虎的車子前，老虎拿出車匙，打開車門。

林奇偉漫不經意地往附近張望一眼。

驀地，他看到斜對面的一個後巷口，有一條人影閃動了一下。

他立刻伸手碰碰打開車門的老虎。

老虎抬頭看他一眼，他伸手往那個巷口指一下。

老虎立刻會意地將車門輕輕關上，林奇偉已快步往那個巷口走去。

老虎快走幾步，跟上他。

來到那個巷口前，老虎不自覺摸一下身上的鎗，林奇偉一步走到巷口的當中，往巷口內瞧着。

他一眼看到巷口內的墻脚地上，歪躺着一個人。

——一個女子。

他是從那身形及衣服看出那是一個女子！

「誰？」他低喝一聲。

那個女子沒有反應。

他一顆心不由緊了緊——那女子莫非死了？

「站起來。」他再喝叫一聲。

那個女子依然沒有反應。

老虎一步閃到他的身邊，看到那個女子，緊張地道：「偉佬，我過去看看。」

林奇偉點點頭。

老虎不敢大意，經驗告訴他，在這種情形下，甚麼意外也可能發生，一步步走向巷口，來到那個女子的身前，伸出左脚，碰碰那女子的手臂。

那女子沒有反應。

老虎吸口氣，蹲下身，伸手去推那女子的肩頭。

那女子軟軟地翻轉過來，仰躺在地上。

老虎看不到那女子的身上有血漬與傷口，倒是那鼓聳的胸脯極爲觸目。

他伸手去探那女子的鼻息，扭頭對林奇偉道：「偉佬，她暈過去，仍有氣息。」

聽老虎那麼說，林奇偉頓時舒口氣，走前去。「喝醉了，還是被人打暈？」

老虎道：「喝醉的。」

林奇偉皺着眉頭。「一個女子，這麼晚了，醉倒在這種地方，很危險的呀，要是遇上不正經的人，那就吃虧了。」

老虎這時已撿起那女子掉落地上的手袋，打開，檢查起來。

林奇偉打量着那女子。

那女子穿得頗暴露，一件低胸背心，露出一截雪白的胸脯及深深的乳溝，下面是一條超短迷你裙，一雙腿修長健美，樣貌說不上美，也說不上醜，屬於普通的那一種，但却散發出一份青春與野性。

看她的樣子，大約二十歲左右。

「她叫于麗麗。」老虎翻出一張身份証，瞇着眼細看。「二十一歲。」跟着將身份証放回手袋，又翻查起來。

「老虎，看她穿得這樣暴露，好極有限。」林奇偉對於那些不正經的女子，有一份厭惡。

「偉佬，你說對了。」老虎手上拈着一個只有巴掌大的透明袋，往上揚了揚。「她食丸仔的(丸仔就是迷幻藥之類)！」

「既然她身上帶有迷幻藥，那就不是普通醉酒那麼簡單，帶她回警局吧。」林奇偉以厭惡的目光看着像爛泥一樣的女子。

「嗯，我們抬她上車。」老虎將那包「丸仔」放回手袋內。

林奇偉點點頭，與老虎合力將那女子抬上車。

說眞的，在抬那女子上車時，林奇偉與老虎都怦然心跳，那女子實在太性感，太誘惑了。

兩人才將那女子抬上車子的後座，突然有人向他們喝道：「站住，你們幹甚麼？」

林奇偉與老虎聞聲愕了一下，扭頭望去，有三個人從巷口那一頭走過來，不懷好意地望着他們。

林奇偉與老虎一眼便看出，那三個青年不是正經人，本來不想理會他們的，但那三個青年已一擁而上，將兩人堵在車門前。

「喂，你們抬那條女上車，幹甚麼？」一個大熱天時還穿着又寬又大的長袖恤衫，髮脚鏟得又青又白，頂蓋那部份却留得長長的青年，翻起眼，橫着兩人。

另外兩個油脂青年則探頭探腦地往車廂裏面張望。

「半夜三更的，你們到處逛，想幹甚麼？」老虎瞪着一雙渾圓的眼睛，嚴厲地瞪着那個「椰壳頭」。

「嘩，那條女好正。」一個瘦高個子，額前那撮頭髮特別長的青年大驚小怪地叫起來。「你們一定騙那條女吃了丸仔，或是將她灌醉了……」

「嘿嘿！你兩個用這種手段玩女，好啊，我們報警。」第三個滿臉暗瘡的青年威脅地看着林奇偉與老虎。

「你們眞的要報警？」老虎冷冷地笑一聲。

「你兩個食得黃米多了，」椰壳頭冷笑道：「被我們撞到，也算你們不夠運了！」

一頓，又蠱惑地道：「若你們識做，我可以放你們一馬。」

林奇偉道：「你們到底想怎樣？」

椰壳頭兩隻手指搓動着，眼中射出貪婪的目光。

「多少？」林奇偉問。

「你兩個的錢包內有多少錢，都給我們。」椰壳頭道。

林奇偉馬上拿出錢包，將裏面的錢全拿出來，遞給椰壳頭。

椰壳頭接過，看一眼，滿意地笑了笑，眼珠一轉，看着老虎。

老虎伸手入褲袋，拿出來的却不是錢包，而是探員証，直遞到椰壳頭的眼前。「我們是警務人員，看清楚，你們涉嫌勒索，要拘捕你們……」將警誡詞向三人說了一遍，並從身上取出手銬，遞給林奇偉。

林奇偉接過，銬在站在他身旁的一個青年的手腕上。

那個青年呆住，不敢反抗。

椰壳頭却在老虎將手銬遞給林奇偉時，一脚踢向老虎的下陰。

老虎早有防備，左拳一沉，截向椰壳頭踢來的那條腿。

「啪」一聲，拳頭重重地截擊在椰壳頭的右腿照面骨上，椰壳頭痛得大叫一聲，一下子跌在地上。

老虎一步標前，一脚踏落椰壳頭的胸口上，厲聲道：「加控你一條襲警罪。」脚下用力，椰壳頭禁不住張口呼叫。

林奇偉這時已將另一個青年也銬起來。

老虎亦已扭着椰壳頭的一條右臂，將他拉扯起來。

椰壳頭白着一張臉，不敢反抗。

剛才，他已領敎過老虎的厲害，吃了虧，那裏還敢逞强。

林奇偉將那兩個用一個手銬扣起來的青年推上車，跟着跑去酒吧，致電召援。

老虎則喝令椰壳頭趴在地上，拔出佩鎗，看守着。

未幾，一輛警車响着警號飛馳而至，將三個青年押上警車，老虎與林奇偉駕着私家車，載着那個女子，駛往警局。

* * *

那個叫于麗麗的女子醒過來了。

她之所以暈倒，不省人事，是因爲喝了酒，又服下軟性藥物，因而暈倒的。

她身上帶着軟性藥物，當然觸犯了條例，警方有權檢控她。

由於她與老虎達成協議，願意供出售賣丸仔給她的人的姓名，老虎因而答應撤銷對她的檢控。

根據于麗麗的口供，「丸仔」是由一個叫蛇榮——陳少榮的「拆家」賣給她的。

她還透露，蛇榮不但供應軟性毒品，也供應海洛英這種毒品，她任職的那間夜總會以及那個地區的毒品，都是由蛇榮供應的。

蛇榮在那個地區是唯一的毒品拆家。

對於蛇榮這個毒品拆家，老虎是久聞大名，由於找不到足以將他檢控的証據，所以，警方一直奈何他不得，他因而得以逍遙法外。

警方曾對蛇榮展開行動，可惜搜集不到足夠的証據將他繩之於法，只能夠暫時遏止蛇榮的販毒活動。

蛇榮這個傢伙很會見風駛𢃇，風聲緊的時候，他便像冬眠的蛇一樣，藏匿起來，偃旗息鼓，待風聲過後，又出來活動。

老虎一直都想將蛇榮「釘死」，將他繩之於法，如今終於得到一個機會了，他當然不會錯過。

于麗麗起先不肯出面指証蛇榮，老虎費了一番唇舌，才說服她答應做警方的証人。

難得她如此合作，老虎也就沒有怎樣爲難她，警誡了她一番後，放她離去。

這時候，天已經亮了。

老虎乾脆不回家，就在辦公室內的那張辦公桌上躺下來睡一會。

毒梟逞兇　警方追查

下午茶時間。

在一間高級酒樓的貴賓房內，有四個人在飲茶。

坐在背向門口的位置上的一個青年向坐在對面的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男人道：「榮哥，蠱惑昌仍未露面，他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蛇榮長得細皮白肉，唇上留了短髭，長得斯斯文文的，戴了一副金絲眼鏡，從外表上看，根本不像一個黑道人物，毒品拆家，倒像一個銀行經理，大機構的高級行政人員，也是女人眼中的「湯丸」。

輕輕地摸摸唇上的短髭，蛇榮睜着一雙眼，瞧着那個青年。「一定要找到蠱惑昌，無論如何也要找到他，哼，他居然敢食夾棍，吞了那筆錢，若不好好地教訓他一頓，今後，我還用做生意麼？」

頓一下，又道：「這還是其次，若他被警方先『刮』到(找到)，我們不『着草』(逃到外地)也不成了，若是被警方『釘死』，那就玩完了，因此，必須要將他『刮』到。」

「是！榮哥。」那個青年答應一聲。

「章仔，找到蠱惑昌，一定要『做低』他(殺死他)！但在做低他之前，一定要他將那筆數嘔出來(交還)，還要好好地向他問一下，是誰在背後替他撐腰。」

「是！榮哥。」章仔又答應一聲。

跟着他又道：「榮哥，還有吩咐嗎？」

蛇榮搖搖頭，「小心一點，千萬別落在警方的眼內。」

章仔點頭。「榮哥，我走了。」站起身來。

蛇榮點頭。「嗯，抓緊點啊！」

章仔應一聲，走出貴賓房。

蛇榮拿起杯子，慢慢地喝了口茶，然後放下杯子，扭頭對坐在左首邊的一個强壯的漢子道：「阿强，那些數都收齊了。」

阿强道：「榮哥，都收齊了，除了蠱惑昌與被殺死的馬仔那兩筆數外。」

「嗯。」蛇榮點一下頭，輕輕地摸着唇上的短髭。「蠱惑昌這個人雖然蠱惑，但却膽量不大……若沒有人在背後擺佈他，他沒有那個膽量食夾棍的。」

坐在右首邊的阿祥道：「榮哥，有消息說，越南幫想踩一隻脚入來。」

蛇榮連連點頭。「嗯，我也收到料，那些越南佬想吞掉我們這塊肥肉。聽說，他們都是在越戰時，打過仗的，不但心狠手辣，而且不怕死，我們要小心一點。」

「我懷疑豬頭炳與老鼠仔的被殺，都是那幫越南佬的所爲。」阿强道。

「有可能。」蛇榮道。「先後三個被殺的，都是我們的『艇仔』，不會那樣巧合的！而且根據警方的公佈，豬頭炳三人不是被斬十多二十刀致死，便是被木棍活生生打死，手法相同，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幹的。」

「榮哥，只有那些越南佬，才會那樣兇狠殘暴。」阿祥道。

「暫時未得到眞實的消息前，將那三條人命算在越南佬的頭上吧！」蛇榮輕輕拍一下桌子，看了兩個得力手下一眼。「吃飽了沒有？」

阿强與阿祥同聲道：「吃飽了。」

「那走吧。」蛇榮伸個懶腰。「該去談生意了。」

阿强立刻站起來，走出貴賓房，招呼酒樓侍應來結賬。

＊　＊　＊

蛇榮與阿强、阿祥坐在貴賓房內，等那個結賬的侍應拿賬單來。

「篤篤篤」，房外響起敲門聲，跟着有人道：「榮哥，送賬單來會賬呀。」

阿祥馬上道：「進來。」

門開，一個侍應手上拿着一本皮面的「單薄」走進來，阿强一看不是剛才入來結賬的那個侍應包樂，忙問道：「阿樂呢？」

阿樂是他們熟悉的侍應——副部長，每一次，都是他招呼蛇榮他們的。

那個侍應長得瘦瘦削削的，聽聞阿强那樣問，忙陪笑道：「這位先生，阿樂忽然接到家裏打來的電話，所以叫我替他送賬單來。」

「你叫甚麼名字？」阿祥戒備地盯着那個侍應。「我好像沒有見過你。」

「我是替工。」那個侍應道。「馮鴻安返鄉，要我來代替他做幾日，小姓李，李輝。」

蛇榮與阿强兩人說話時，已站到阿祥的背後，不停地打量着那個人。

阿强不放心地道：「你去叫阿樂來，我們有點事要對他說。」

那個侍應李輝遲疑了一下，點頭道：「對不起，我去叫包樂來。」說完，向三人彎彎腰，轉身往外走。

阿强與阿祥仍然看着往外走的李輝，警戒之心沒有放鬆絲毫。

那個侍應走到門口，打開門，走出去，轉身順手將門關上。

就在他轉身關門的刹那，就像變魔法一樣，他的手上突然多了一支手鎗，「砰砰砰」一口氣將鎗膛內的子彈向蛇榮三人射個清光。

阿祥首當其衝，慘叫一聲，中彈倒下。

蛇榮也跌倒下去。

阿强的反應最快，那人才亮鎗，他一眼瞥見之下，疾急地斜閃開去，閃到一張椅子的後面，一顆鎗彈擦着他的身邊射過，幸好沒有射中他。

那個侍應急忙將手上的空鎗擲入房內，身子往左邊一閃，不見了。

阿强立刻向蛇榮道：「榮哥，你……沒事吧？」

蛇榮趴在地上，急急道：「我沒事，你呢？」

阿祥呻吟着道：「榮哥，快走……」

蛇榮道：「阿祥，你怎樣了？傷得好厲害嗎？我怎能掉下你不顧……」

阿祥忍着痛道：「榮哥，別理我，你與阿强快走吧，警方的人趕到來，會很麻煩的。」

蛇榮跳起身，搶到阿祥的身前。

「阿祥，你忍着，我替你將傷口包紮起來。」說着便動手脫下身上的絲質恤衫。

阿祥伸手阻止。「榮哥，你走呀，快走！我死不了的……」

阿强亦撲過來，脫下身上的T恤。「榮哥，你快走，警方的人趕到來，看到你在這裏，那就麻煩了，我留下來看着阿祥。」

蛇榮仍然不肯走。「阿祥受了傷，我怎能不顧而去，我……」

「榮哥，走吧！」阿强用手去推蛇榮。「快從那個門口走吧，再遲就來不及了。」

門外響起一陣喧嘈聲，並有雜亂的脚步聲向門前奔來。

其實，自鎗聲一响，酒樓內的人都被驚動了，最驚的是那些茶客，有些人驚慌走避，有些人縮在枱下或是櫃子的後面，場面雖然混亂，却不致於不可收拾。

當然，也有人趁亂跑出酒樓，吃了的東西便不用會鈔。

酒樓內的職工在驚慌之餘，沒有忘記打電話報警。

其實，最驚慌的要數櫃面的收銀員，一般都是女的擔任收銀的職位，鎗聲一响，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打劫，這種事情經常有發生，賊人打劫，當然是爲了錢，而酒樓內銀錢最多的地方，當然是櫃面收銀的地方，因此，那兩個收銀小姐嚇得花容失色，慌忙躲到櫃枱下面直發抖。

總之，場面一片混亂。

幸好下午茶的時間客人比較疏落，若是在午飯時分，那種場面就不敢想像了。

＊　＊　＊

最先趕來的是在街上巡更的軍裝警員。

在酒樓侍應的指引下，兩個警員來到傳出鎗聲的貴賓房前。

在兩個警員趕來之前，酒樓內的人都不敢衝入蛇榮那個貴賓房內，他們都恐怕開鎗的人仍在房內，若是貿然衝進去，說不定會吃一顆子彈，那就寃哉枉也，所以，那些好奇心重，膽量較大的人，只敢匿在貴賓房的附近，探頭探腦張望。

「房內的人聽着，我們是警察。」兩個警員躲在門邊，警鎗朝貴賓房內喝叫。「舉起雙手，一個個走出來。」

貴賓房內馬上傳出阿强的叫聲：「阿 Sir，別開鎗，我們遭人開鎗射擊，有一個中槍受了傷，快打電話叫救傷車來。」

「將門打開。」一個警員喝叫。

那道門立刻打開，一個人出現在門前，高舉雙手。「阿 Sir，叫了救護車嗎？我的朋友傷得很重。」

出現在門口的，是蛇榮的得力手下之一阿强。

兩個警員不敢大意，舉鎗向阿强喝道：「走出來。」

阿强很合作，立刻走出去。

一個警員拿鎗戒備地看着阿强，喝問：「你是甚麼人？甚麼姓名？將身份証拿出來。」

另一個警員看清楚房內只有一個受了傷的人躺在地上，才放心地走進去。

阿强很合作，「阿 Sir，我叫彭强。」跟着從身上取出身份証，遞給那個警員。

就在這時，警號急鳴，一下子在酒樓的門前驟停下來，酒樓內的人都鬆口氣。

他們都知道，大批警察接報後，飛車趕來了。

隨着一陣急促响動的脚步聲，一伙便裝探員與軍裝警察跑入酒樓，帶頭的是老虎周銳。

老虎是負責這一區治安的警察局內嚴重罪案科的主管，開鎗事件是嚴重罪行，所以，他接報後，馬上率隊趕來。

與老虎他們一起趕來的，還有警方的機動部隊的警員，乘坐衝鋒車趕來，一部份在酒樓大門外持鎗戒備，勸喻圍觀的路人散開，不准接近酒樓，免得被隨時有可能發生的突發事情驚嚇得爭相走避，造成混亂，引起傷亡，並妨礙警方的行動。

一部份則身穿避彈衣，跟隨老虎等人跑入酒樓內。

那個查問阿强的警員看到大批同僚趕到來，頓時鬆口氣，雖然接過彭强的身份証，却來不及查看，急忙向當先跑來的老虎敬禮。「周 Sir！」

老虎點點頭。「甚麼情況？」

那個警員忙回道：「周 Sir，這個彭强報稱有人向他們開鎗射擊，其中一個受了傷，躺在貴賓房內……」將他所知的，向老虎說了一遍。

在那個警員說話時，已有探員及警員快步走入貴賓房內，亦有兩個探員走到阿强的左右兩邊，將他看守着。

因爲，他是開鎗事件的重要証人。

突然，外面傳來急促的救護車「嗚嗚」的急鳴聲，在酒樓門前戛然停下來。

救護車也趕來了。

老虎深深地盯了阿强一眼，對兩個探員道：「看着他，別讓他跑了。」快步走入貴賓房內。

阿强着急地叫道：「阿 Sir，快點叫救護人員來救治我朋友，他的傷很重。」

老虎沒有理睬阿强，急急走入貴賓房內。

阿祥受的傷頗重，左肩上中了一鎗，左腰也被子彈擦傷，流了不少血。

要不是阿强撕開的衣衫替他將傷口包紮起來，制止他大量流血，只怕他早已因爲失血過多而不支暈死過去。

「阿祥，是你。」老虎認識阿祥，所以一眼便認出他，冷冷地笑了一聲，看着臉色白得像紙，用力咬着嘴唇，臉上的皮肉不時搐動的阿祥。「哼哼，你也有今日。」

阿祥嘶啞地澀聲叫道：「快送我去醫院，周 Sir，快叫人來救治我。」

周銳哈哈地道：「說，是甚麼人開鎗將你打傷的？蛇榮呢？你們是三劍……賊，無論到那裏，你們三個都是形影不離的。」

「周 Sir，我根本不知那個開鎗的人是甚麼人，我只知道他是個侍應……冒牌侍應……走入來結賬……突然向我開鎗。」阿祥的說話有眞有假，將一切攬在自己的身上。

「你眞的不知道開鎗的人是誰？」老虎寒着一張臉。

「周 Sir，眞的不知道……呀！」阿祥嘶聲叫。

「那你躺在這裏慢慢想，你甚麼時候想起來，我甚麼時候送你入醫院。」

阿祥大叫起來：「周 Sir，你不能那樣，我會死的……我要投訴。」

老虎冷笑連聲，逼視着阿祥。「你要投訴？那就快投訴吧，我是最高職位的，說呀，怎麼不說？」

阿祥臉上的皮肉不停抽搐着，胸膛急促起伏，顫着嘴唇說不出話。

這時候，救護人員已經來到，在貴賓房外被老虎的一名助手攔着，叫他們不要立刻走進去，站在外面等着。

彭强亦被看着他的兩個探員請到另一個貴賓房內，錄取口供。

其他的探員與警員亦分別在酒樓內進行調查及落口供。

阿祥終於挺不住，開口說道：「開鎗的人自稱李輝，我對他有懷疑，叫他出去……找姓包的部長來結賬……他走出門外，突然回身向我……和阿强開鎗……周 Sir，我知道的就這麼多。」

「蛇榮呢？他走了？」老虎一直逼視着阿祥。

「走了。」

「他是在開鎗後，才走的？」

「不，開鎗前經已走了。」阿祥咬着牙。「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哼，你倒是很夠義氣，死也要維護你大佬！」老虎冷冷地哼了一聲。「你騙不了我的，憑你與阿强，還夠不上資格被人鎗殺，鎗手要殺的，一定是蛇榮，是不是？」

阿祥閉着嘴巴，不吭聲。

老虎冷冷道：「你不合作，莫非想身上的血慢慢流光？」

阿祥臉上的皮肉抽搐了一下，仍然不吭聲。

「有種。」老虎哼了一聲。「只不過，在蛇榮的眼中，你不過是一隻螞蟻，一隻爛頭卒，你死了，他可以找另一個人來代替你，他根本不關心你的

生死，要不，他不會丟下你走掉。」

阿祥的嘴唇顫動了一下，仍然不吭聲。

老虎看到阿祥那種豁了出去的樣子，恨不得狠狠地揍他一頓，直到他開口說話爲止，雖然恨得牙癢癢的，身爲警務人員，自然不能知法犯法。

「你眞的不說？」

「我都說了。」阿祥終於開口，但馬上又閉上嘴巴。

「好，你有種，我服了你。」老虎說着話，向站在門口的助手劉勇打個手勢。

劉勇馬上叫站在門外的救護人員進去。

走入貴賓房後，救護人員馬上替阿祥進行急救。

老虎行開去，在房內察看。

這時候，在房內搜查的探員及警員經已找到幾顆彈頭，交給趕來的軍火專家。

那枝手鎗早已被撿起來，一併交給軍火專家帶回去化驗。

經過急救後，阿祥被救護人員放上擔架，抬出去。

老虎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叫劉勇去將彭強帶進來，他要親自查問彭強。

毒梟逞兇　殺人滅口

「榮哥，我們『乱』到蠱惑昌了！」

章仔向蛇榮報告。

「他躲在那裏？」蛇榮本來斜倚在沙發上的，立刻挺身坐起來。

「在石頭排一個廢棄的漁排上。」章仔說。

「捉到他了嗎？」蛇榮點上一枝烟，用力抽了一口。

「我們不敢莽動，特地趕回來告知榮哥你，那個漁排只有一條小木橋通過去，要是白天去捉他，一定會被他發覺。」

「那附近有別的漁排嗎？」

「沒有。」章仔道：「以前那裏有很多漁排的，後來由於那裏的水質受到污染，那些漁排都搬到另一個海灣去了，剩下那個漁排，丟棄在那裏。」

「既然附近沒有漁排，那就白天去捉他。」蛇榮道。「若天黑去捉他，被他發覺，很容易被他逃脫的。」

「是，榮哥。」

「記着，一定要捉到他。」蛇榮道：「捉不到活的，也要將他殺死，千萬不能讓他逃脫。」

章仔答應一聲，立刻離去。

蛇榮將手上的半枝烟在烟灰盅內捺熄，站起來，正想走入房間，彭強匆匆從外面走入來(外面飯廳)。「榮哥，門外的差佬要見你。」

蛇榮怔了一下，才說道：「讓他們進來。」

彭強答應一聲，轉身走出外面，將鐵閘打開。

第一個走進來的是劉勇，後面跟着兩個探員。

「劉Sir，榮哥在裏面。」彭強將鐵閘關上，伸手一指裏面的客廳。

劉勇與兩個探員馬上往裏面走去。

彭強在後面跟着。

有關那件鎗擊案，彭強被查問過後，警方找不到藉口扣留他，只好放了他，但却要他隨時協助警方調查。

蛇榮看到劉勇三人走入來，皮笑肉不笑地道：「劉Sir，有何貴幹？」

劉勇道：「我們懷疑你涉嫌販賣軟性毒品，請你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

蛇榮雙眼一睜，「劉Sir，別屈得就屈啊！」

「請你跟我們回去。」劉勇板着臉道。

「既然你們硬是要浪費時間，好，我跟你們回去。」蛇榮好爽快，跟着對阿强道：「阿强，你替我打個電話給胡律師。」

阿强答應一聲，馬上去打電話。

蛇榮跟着劉勇三人返警局接受調查。

＊　＊　＊

雖然于麗麗說那些丸仔是蛇榮賣給她的，但却沒有確實的証據，証實那些丸仔是蛇榮賣給她的，所以，警方不能以之檢控蛇榮。

事實上，那些丸仔並不是蛇榮親手賣給她的，而是蛇榮的一個手下大鼻雄。

雖然所有的人都知道，大鼻雄是蛇榮的手下，賣的貨是蛇榮的，但法律是講究証據的，既然不是蛇榮親手賣給于麗麗的，警方便不能夠將他拘控。

查問過後，警方將蛇榮釋放。

其實，老虎也知道不可能單憑于麗麗口供，便可以將蛇榮檢控，他所以仍然將蛇榮帶回去查問，是想給他一點麻煩，一點壓力，間接地告訴他，警方一直在留意着他，好令他收斂一點。

蛇榮回到家中，發了一輪脾氣，阿强在外面坐着，不敢去勸他。

他跟了蛇榮六七年，對於蛇榮的脾氣知道得一清二楚。蛇榮在生氣的時候，誰要是不識趣，那只會自討沒趣，所以，跟他的人在他生氣時，全都變了啞巴，由得他發脾氣。

阿强還知道，蛇榮在發完脾氣後，還要在女人的身上發泄，才能够完全恢復過來。

果然，蛇榮在發完脾氣後，便走入睡房。

睡房那張特大的床上，躺着一個女子，身上只穿了一件半透明的絲質睡袍，沒有蓋被子，那若隱若現的肉體，誘惑極了。

床上那個女子名叫伊媚，以前在夜總會做小姐，自從與蛇榮同居後，便沒有做。

蛇榮關上房門，很快便將身上的衣服全部脫去，赤裸裸的，向床前走去。

走到床前，他伸手在伊媚的大腿上擰了一下。

伊媚霍然醒過來，張開眼看到是蛇榮，撒嬌地道：「榮哥，你……」

蛇榮露齒一笑，有如一頭野獸般，撲落伊媚的身上。

未幾，睡房內傳出伊媚的尖叫聲。

＊　＊　＊

阿健的朋友——黃志昌——也就是蛇榮等人口中的蠱惑昌，確是躲在石頭排那個棄置的漁排上。

那個漁排孤零零地在海灣邊上，遠處，樹木掩映中，露出幾間村屋。

那簇村屋距海灣大約三百米左右，有一條小路從村屋那邊伸延到海灣邊。

漁排那間破爛的鐵皮屋內，有一個人躺在一張尼龍床上抽烟。

床前的地板上，滿是烟頭與啤酒罐，以及發泡膠做的飯盒。

手上那枝烟已抽到快炙着手指，躺在床上的黃志昌才用力將之扔在地板上，跟着跳起身來，一脚踏熄那烟頭，口裏喃喃咒罵着，一脚踢飛一個飯盒，走到窗前，往外張望。

自從馬錦波被殺死後，他便一直躲在這裏，不敢露面。

每想到馬錦波被殺時的情形，他心裏便一陣抖顫，手脚發軟，驚恐莫名。

那實在太殘忍了。

他頭一遭看到一個人被殺死時的可怖情形。

特別是那些血，那些從馬錦波身上流出來，怵目驚心的血。

每當想起那些腥紅的血，他的眼中便一片血紅，心頭也緊緊地抽搐起來——想嘔。

深深地吸口氣，甩甩腦袋，甩去眼前那一片血紅，張口朝窗外吐了口口水，走到向着岸上那面的窗口旁邊。

爲防岸上有人，被別人發現這個棄置的漁排上有人，他從來不敢在那個窗口前現身，每一次他想往岸上張望，他都是靠在窗邊，往外窺望。

倚靠在窗邊，他不經意地往外張望。

這一望，嚇得他一顆心差點從口中跳了出來，手脚一陣發軟。

他望到有幾個人從海灘上的草樹石塊間，鬼鬼祟祟地向這邊掩來。

本來，他是不會一下子便發覺的，他是看到一塊石後閃泛起一道白光，才發覺到石後有人，那道白光是一種利器在陽光下反射起來的。

他靠在窗邊，吸口氣，極力讓自己鎮定下來，再往外窺望一眼。

這一次，他看得更清楚，幾個人分別從幾處草石後竄出來，直撲向接通漁排的木橋，其中兩個人的手上，執着尺多長，鋒利閃亮的西瓜刀。

他一顆心頓時又怦怦劇跳起來，手脚發冷。

用力咬一下嘴唇，吸口氣，他像一隻受驚的兔子般，彎下身，竄向放着尼龍床那邊的一個門口，竄入裏面。

裏面是一個小房間，滿是垃圾雜物，板牆脚下放着一個氣樽及潛水用具。

他飛快地揹上那個氣樽，跟着穿上蛙鞋，戴上潛水鏡，吸氣肺，跟着揭起兩塊木板，他立刻從那個洞口慢慢地滑落水中。

他沒有一下子跳落水中，是不想被岸上那些人發覺。

跳落水中，肯定會發出「噗通」一下水聲，極可能會被岸上的人聽到。

滑落水中，戴上氣肺，跟着往下一沉，便沒入水中，不見了。

那幾個人撲到木橋前，竄上木橋，飛快地撲向漁排。

跑在最後的那一個，是章仔。

他一共帶了五個人來。

其中一個留在車子上。

五個人對付一個蠱惑昌，他認爲足够有餘。

這時候，他們已將唯一的去路封死，躲在漁排上的蠱惑昌無路可逃——除非跳水。因此，章仔邊撲向漁排上那間鐵皮屋，邊張口叫道：「蠱惑昌，出來吧，你躲不了的。」

叫聲中，當先那個手握西瓜刀的已經衝上漁排，撲到鐵皮屋的門口前。

那傢伙好勇，一頭衝入屋內。

第二個手握水喉鐵的亦跟着衝入屋內。

第三個往左邊的窗口奔去。

章仔亦往另一邊撲去。

還未撲到另一邊的窗前，章仔已聽到屋內傳出叫聲，「章哥，屋內鬼影也沒有一個。」

章仔聞言愕然停下來，着急地朝屋內大叫：「阿晋阿飛不是一直看着的麼？蠱惑昌怎會忽然失了踪的？他根本不知道我們會來捉他，他不會無緣無故不見了的呀？」

「章哥，快進來看看，蠱惑昌好蠱惑，借水遁了。」屋內有人大叫。

章仔撲到窗前，一手按在窗沿上，跳入屋內，打量一眼地上的垃圾——烟頭啤酒罐與飯盒，跟着撲入那個小房間內。

他一眼便看到三個弟兄站在一個板洞前，低頭瞧着。

「章哥，蠱惑昌一定是從這個洞口跳落水中遁了的。」

一個皮膚黝黑的阿飛抬頭向章仔說。

章仔搶到那個洞口前，往下看，下面就是水面，距離約三尺高下。

章仔頓脚道：「他媽的，好蠱惑，

一定是從這個洞逃了的。」
「章哥，那怎辦？」阿飛問。
章仔透口氣。「怎辦？要是捉不到蠱惑昌，我不知怎樣向榮哥說。」
三個弟兄面面相覷。
章仔道：「阿飛，你與阿晋不是在外面看着的嗎？」
阿飛急忙道：「章哥，我發誓沒有露過面，被蠱惑昌發現，我與阿晋也沒有闔過眼，一直監視漁排的動靜，直到你趕到來，期間，蠱惑昌也沒有露過面。」
「這麼說，一定是我們掩向木橋時，被蠱惑昌發現了，立刻借水遁走。」章仔的頭腦似乎很靈活。「他應該不會早早便逃了，我們快到附近找一下，說不定，他就躲在漁排中。」
說完，他馬上向外面跑。
阿飛與其他兩個弟兄跟着往外跑。
章仔跑出屋外，看到在漁排邊搜尋的阿晋，立刻大聲問：「阿晋，找到蠱惑昌嗎？」
阿晋挺直腰身，揚聲道：「章哥，沒有什麼發現。」
章仔聽聞之下，馬上往漁排的另一邊跑去。
阿飛跑出屋外，張望了一下，跟着爬上屋頂。
他懷疑蠱惑昌躲在屋頂上，屋內那個板洞，不過是一個詭計——緩兵之計。
另外兩個傢伙則在漁排上搜尋起來。
兩人慢慢地在漁排上走動着，留意漁排的間隙，以防蠱惑昌躲在間隙之中。
阿飛爬上屋頂，上面沒有人，他乾脆就站在屋頂上，往水面上張望，希望有所發現。
水面上什麼也沒有，只有微風吹起的漣漪。
搜索了個多小時，毫無發現，看看天色開始暗下來，章仔只好罷休，雖然他很不甘心。

＊　＊　＊

醜媳婦終須見家翁，章仔硬着頭皮去見蛇榮。
蛇榮一眼看到他走進來，馬上放開摟着的伊媚，急不及待地問：「章仔，搞妥了嗎？」
伊媚站起來，識趣地走回房中。
章仔硬着頭皮道：「榮哥……對不起，被蠱惑昌逃了。」
「什麼？」蛇榮將手上的酒杯重重地放在面前的矮几上，霍然站起來。「他媽的，你是吃齋的嗎？六個人去捉一個無路可逃的人，會被他逃脫了？」眼中射出叫人心悸的兇光。
章仔打了個寒顫。「榮哥，我們衝到漁排的時候，他已經借水遁了，我們根本看不到他的人影，我與阿飛他們估計，蠱惑昌可能在我們衝向漁排時，發現了我們，立刻從水裏逃走……我們搜遍了整個漁排，也找不到他，極有可能他預備了一套潛水工具，從水裏潛逃，要不，他水性再好，也要浮出水面換氣的，那一定會被我們發現，阿飛站在屋頂上往水面張望，發現不到水裏有人。」
聽章仔那麼說，蛇榮眼中的兇光漸斂。「聽你這麼說，章仔，不能全怪你們，蠱惑昌那衰仔好奸狡，他媽的，虧他想得到，看來，我低估了他。」
聽蛇榮那麼說，章仔一顆提起的心才落回原位，暗中透口氣。
「榮哥，我已叫阿泉他們分別到附近的岸邊去搜尋及打聽，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章仔忙對蛇榮說。
蛇榮摸着下巴，沉吟了一下。「這一次，若是找到他，不用對我說，免得費時失事，立刻下手殺了他。」伸出手掌做了一個斬的手勢。
「榮哥這麼說，我會做的了。」章仔完全放下心來。
「記着，不能再失手。」蛇榮的目光陡地變得兇厲起來。
「是，榮哥。」章仔忙應一聲。
「嗯，你走吧。」蛇榮拿起酒杯，喝口酒。
章仔邊轉身，邊道：「榮哥，我走了。」
蛇榮點點頭，又喝了一口酒，看着章仔走出外面。
章仔走出前廳，看到彭强開門進來，忙招呼一聲：「阿强。」
阿强邊關門，邊道：「章仔，辦妥蠱惑昌那件事了麼？」
章仔苦笑搖頭：「被他聞風借水而遁了。」
彭强往裏面望一眼，輕聲道：「榮哥有發脾氣嗎？」
章仔吐吐舌頭，也壓着聲道：「今日眞好運，蛇榮沒有……」
「章仔，下次小心點啊，不是時常那麼好運的。」彭强拍拍章仔的肩頭。
章仔點點頭。「阿祥的傷好點了嗎？」
「在醫院躺了兩天，好多了。」
「阿强，你若去醫院探他，代我問候他。」章仔道：「未找到蠱惑昌之前，只怕沒空去看他了。」
彭强拍拍章仔的肩頭。「放心吧，我去探阿祥時，會對他說，自己兄弟，他不會怪你的。」
「我還要去『刮』蠱惑昌出來，我得走了。」章仔說着拍拍彭强的手臂，走前去打開大門，走出外面，再將大門關上。
彭强待章仔將大門關上，才往裏面走去。
走入裏面的客廳，看到蛇榮坐在沙發上喝酒，忙趨前去。「榮哥，有料到。」
蛇榮雙眼一睜，放下酒杯。「阿强，什麼料？」
「在酒樓開鎗的那個李輝，是越南佬的人。」

「『堅料』(消息準確)？」蛇榮精神一振。
「絕對堅料！」阿强道：「那幫越南佬都是從難民營內偷走出來的，他們想在這裏弄一筆錢，然後偷渡到別的國家，他們都不想被遣回越南。」
「他媽的，他們想弄錢，大可以去打劫金鋪、銀行，爲何動到我的頭上？」蛇榮氣呼呼的。「我好欺嗎？」重重地將酒杯放落茶几上，差點將那個高脚玻璃杯弄破。
「榮哥……會不會其中另有內情？」阿强並不是那種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
蛇榮眨了眨眼，一拳撞在几上。「阿强，你是說，有人指使那幫越南佬那樣做？」
彭强點點頭。
蛇榮一口將杯中的拔蘭地酒喝光。「嗯，有這個可能，我倒要看看，是誰在暗中動我。」
跟着又對阿强道：「能够查到那幫越南佬的落脚地方嗎？」
阿强遲疑一下，才道：「榮哥，我不敢寫包單，盡力而爲吧。」
「好！」蛇榮站起來，走到阿强的面前，拍拍他的肩頭。「阿强，你是最幫得我的一個，也是最能幹的，來，喝杯酒。」
說完話，走到酒吧前，親自倒了一杯酒給阿强。
阿强接道：「多謝榮哥。」
蛇榮替自己倒了杯酒。「阿强，來，喝一口。」舉杯與阿强手上的杯子碰了一下，跟着喝了一口酒。
阿强亦喝了一口。
「阿强，將來你一定會成爲我的接班人。」放下酒杯，蛇榮連連拍着阿强的肩頭。
阿强忙道：「榮哥，我那有資格……榮哥你看得起我，我很感激，但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是那種材料。」
「唏，你別自己看低自己！」蛇榮道：「我出來撈了這麼多年，不會看錯人的，當年，我也像你一樣，自己看低自己，想也不敢想會有一天能够水鬼升城隍，只求能够搵到兩餐，如今，我不是坐上城隍這個位了嗎？哈哈哈……好好幹吧，將來你一定可以接我的班。」
阿强受寵若驚，連聲道：「多謝榮哥看得起我，多謝榮哥栽培。」
蛇榮拍拍阿强的肩頭，忽然道：「近來有回家看看你老媽子(媽媽)嗎？」
阿强搖搖頭。
「明日抽空回家看看你老媽子吧。」蛇榮關心地說。「做兒女的好應該孝順父母的，可惜我老頭子與老媽子都早死了……這點錢你拿去，算是我給你老媽子飲茶的。」從褲袋中拿出幾張千元大鈔，塞入阿强的手中。
阿强大爲感動。「榮哥，我有錢……」
蛇榮正色道：「收着，這點錢是我給你老媽子飲茶的，你有錢，那要給多點錢你老媽子啊，知道麼？」
阿强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蛇榮的眼中閃過一抹不易察覺的笑意。

＊　＊　＊

馬錦波那件兇殺案至今一點進展也沒有，令到老虎心煩氣燥。
這幾日，他派出大半手下全力偵查，可惜，仍然一點綫索也沒有。
不但沒有黃志昌的消息，也查不到兇手的蛛絲馬跡。
看來，這件兇殺案與上兩件兇殺案一樣，無法偵破。
老虎當然不甘心，他在心裏發誓，一定要偵破先後三件兇殺案。要不，他也沒意思再幹下去。
這一日，他吩咐手下，無論如何，也要在三日內，「刮」到料。
他不相信，「刮」不到兇手的料，除非兇手是個隱形人，江湖上的人都對這件兇案一無所知，要不，一定有人知道一二的。
還有那件酒樓開鎗傷人案，同樣是一件棘手的案子，令到他頭痛不已。
至今，他仍然查不到那個「鎗手」的料。
連動機也查不到。
根據當事人彭强與阿祥——何錦祥的口供，他們不但不知兇手是什麼人，也不知道兇手爲何會向他們開鎗射擊。
老虎當然不相信彭强與何錦祥的口供是眞實的，但兩人死口那樣說，他無辦法令他們說出實情。
就像他不相信蛇榮在鎗擊時不在現場那樣，他雖然不相信蛇榮在鎗擊前已離去，鎗手對付的是彭强何錦祥兩人，但他沒辦法改變兩人的口供。
就因爲兩人的口供，老虎不能對蛇榮怎樣，只能够請他到警局，協助偵查。
每當想起蛇榮那陰陰的冷笑，老虎便無名火起，恨不得一拳砸爆他那張鄙卑的臉孔。
對蛇榮這個毒品大拆家，他恨得牙癢癢的，他發誓，一定要親手將蛇榮繩之於法，除去社會上這條大毒蛇。
他曾經親眼看到一個吸毒者在毒癮發作時的痛苦情形，也捉過一個爲了買毒品吸食而不惜劫殺鄰居一個老婆婆的吸毒者，亦從一個道友的身上，知道一個家庭因爲有一個人吸毒，弄至家破人亡，他認爲，那些販毒者，是社會上的大毒瘤，吸人血的大毒蛇，一定要將之鏟除，社會的安定與繁榮才有保障。
等待，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難耐的。
老虎終於等待到手下陸續收隊回來向他報告偵查的結果。
結果是又一次令他失望。

依然一點料也「刮」不到。

老虎幾乎忍不住想大發脾氣，但當他看到手下個個汗濕衣衫，臉有倦色的樣子，他又將心頭的燥火强壓下去，提議今晚到酒吧喝酒，輕鬆一下。

他請客。

上司請客，下屬當然皆大歡喜。

在一間設有卡拉OK的酒吧裏面，老虎與十幾個屬下都唱得很高興，忘記了日間的工作壓力與煩惱。

喝酒唱歌，確是可以令人將心中的煩悶發洩掉，令到情緒輕鬆。

看到屬下唱得那麼高興，禁不住他們的起哄，老虎也上去唱了一首歌。

結果是，他唱出癮來，意猶未盡之下，再唱了一首。

唱完回座，他連說好玩。

之後，他又上去唱了一首歌。

看看手錶，已是凌晨零時十七分，明天的工作會很緊張，該回去休息了，但看到劉勇與一個手足正唱得興高采烈，又不忍心打斷他們的興緻，結果，改變主意，讓手下玩個盡興。

幸好，那些手足沒有得意忘形而忘記了明天還要工作，凌晨一時正的時候，劉勇與張立德幾個齊聲說結賬離去，回家睡覺。

老虎於是招手示意一個侍者過來會賬。

突然間，劉勇湊到老虎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跟着匆匆站起來，往外面走去。

老虎立刻對兩個手下道：「陳克，叮噹，快跟出去，保護劉勇。」

陳克與叮噹應了一聲，馬上離座往外走。

外號發條橙的探員低低聲問：「周Sir，什麼事？」

老虎道：「出去再說！」會過賬後，與其他的手足離開酒吧。

＊　＊　＊

劉勇走出酒吧，張望一眼，看不到他要找的目標，一時間不知往那一邊走才是。

原來，他在酒吧內無意中發現一個綫人——一種專門靠出賣消息謀生的人，劉勇找了他幾日，都找不到他，想不到却在這裏看到他，急忙追出來，那知道那傢伙走得那麼快，眨眼間便不見了。

街道上，冷冷清清的，只有一兩個行人，馬路上的汽車都不怎麼多，劉勇看着一個行人走去的方向，想了一下，決定往相反的方向迎上去。

原因是，那邊十丈過外的地方，有一條橫巷。

他不相信那個綫人走得那麼快，相差不過兩分鐘，那傢伙便會走得無影無踪，極有可能轉入那條橫巷內。

他急急往那邊走去。

他猜得沒有錯。

當他走到那條橫巷口的時候，他聽到一聲悶窒的叫聲。

他往巷內望去。

巷內有幾處地方放置了一些雜物——丟棄的櫃，一輛上面放了一疊竹籮的手推車，人影却不見一個。

驀地，那輛手推車似乎移動了一下，同時，他也聽到一下細小的異响聲。

劉勇心頭一動，將佩鎗拔出來，一步步走入巷內。

陡地，從那輛手推車的後面，有一條人影竄出來，貼着牆往另一頭飛跑。

劉勇疾喝一聲：「別跑，我是警員。」

那個傢伙根本不聽他的，繼續往前飛跑。

「站住，否則開鎗。」劉勇大喝。

「砰」一聲，鎗聲乍响，劉勇應聲倒跌下去。

那輛手推車的後面，即時竄出一條人影，又往巷子那頭奔去。

開鎗的原來是第二條竄奔的人影，不是劉勇。

匿在手推車後的原來是兩個人，第一個竄奔的人影目的是吸引劉勇的注意力，好讓仍匿在手推車後面的同伙開鎗射擊劉勇。

「砰」，又一下鎗聲响起。

這一次，是倒在地上的劉勇開鎗射出的。

可惜，却射不中目標。

一陣急促奔跑的脚步聲刹那來到巷口，七八個人飛一樣奔入巷內。

「劉勇！」跑在最前面的那個人疾叫一聲，撲向地上的劉勇：「你怎麼了？」

聽聲音，是老虎。

劉勇忍痛道：「周Sir，快追，我中了鎗，不要緊的。」

老虎急忙停下來，劉勇着急地道：「周Sir，快追呀，要不被他們逃了。」

周銳猶豫了一下，扭頭疾聲道：「陳克、蝦頭、張成追，叮噹、發條橙，你們留下來看着劉勇，叫救護車！」

不等陳克等人答應，他已當先往巷裏那頭奔去。

陳克與蝦頭緊跟着老虎。

叮噹等人則急忙爲倒在地上的劉勇止血。

劉勇忽然想起一件事，急急道：「發條橙，快去那輛手推車的後面看看是否有一個人。」

發條橙馬上跳起身，往那輛手推車跑去。

手推車後，靠牆的地上，歪倒着一個人，看樣子，似乎死了。

發條橙心頭一跳，搶到手推車的後面，喝道：「站起來！」手上的鎗指着那個人。

那個人沒有反應。

發條橙這才兩步搶前去，伸手推一下那個人。

那人立刻軟軟地往手推車那邊倒



黃志昌與林奇偉交談之際，突遭兇徒暗算。

去。

發條橙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腕——感覺不到有脈搏。

吸口氣，鬆開手，抬頭往巷口叫道：「基佬，快來，這裏有一個人，好像死了。」

只聽劉勇啞聲叫道：「發條橙，看看是不是鬼頭文。」

發條橙從身上摸出一個打火機，「察」一聲擦着了，那地方頓時一亮。

——手推車後面好黑，黑得很難看清楚那個人的樣貌。

那一點火光映照下，發條橙不但看清楚那人的樣子，也看到那人身上的血。

叫人驚心觸目的血，幾乎流滿了那個人的身體——心臟部份及腹腔，小腹上，一共有四個傷口在流血。

他不由倒吸一口氣，失聲叫道：「是鬼頭文！」

鬼頭文就是劉勇要找的綫人，也就是在酒吧內看到的那個人。

「死了？」說話的是急急跑過來的基佬。

先此聲明，這個基佬並不是時下流行的那些男同性戀者所稱呼的基佬。他其實姓朱，名叫永基，本來同事都叫他基仔，或是阿基的，後來，不知那一個開玩笑地叫他基佬，叫順了口，改不了，都基佬基佬地叫他。起先，他很介意，也不大高興，被人叫得多，聽得多，習慣了，也就不再介意，接受了這個綽號。事實上，他並不是眞的「基佬」。

「你看看。」發條橙指一下歪倒在手推車上的鬼頭文。

基佬一眼看到鬼頭文的樣子，禁不住倒抽了口寒氣。

火光就在這時熄了。

原來火光着得太久，令到火機發熱——特別拇指按着的地方，炙得人忍不住鬆開拇指，火光頓時熄滅。

「要是活得了，那就奇跡出現了。」基佬在黑暗中，想到鬼頭文身上滿是血，禁不住汗毛直豎。

「發條橙，問問鬼頭文，是否有『料』！」傳來劉勇的叫聲。

發條橙邊擦着火機，邊大聲道：「鬼頭文身上中了四刀，他還活得了才怪。」

「試一試！」劉勇叫道：「鬼頭文一定有料，要不，不會有人要殺他，說不定，殺他的人，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好吧。」發條橙根本沒有信心。

「基佬，打着你的火機。」發條橙邊說邊將手鎗，火機收起來，上前一步，伸手扶起鬼頭文。

基佬從袋中拿出火機，擦着了，照着鬼頭文。

發條橙用手拍打了鬼頭文的臉頰幾下，再用力壓一下他的胸膛，跟着輕輕搖動着他的上身，在他耳邊大聲叫道：「鬼頭文，鬼頭文，你醒醒，醒

呀，你不想捉到殺你的人嗎？」

說出來眞是不可思議，看上去已經死了的鬼頭文，居然突然有反應──嘴唇微微顫動了一下。

發條橙幾乎以爲自己看花眼，產生錯覺，急忙輕輕拍打鬼頭文的臉頰。「鬼頭文，說呀，說話呀，我們會替你報仇的。」

「越……南……石獅……木屋。」鬼頭文嘴唇顫動，發條橙只能夠聽到那幾個字。

他心裏大急：「鬼頭文，說呀！說清楚點！石獅甚麼？第幾間木屋？」

鬼頭文的嘴唇已凝住不動。

「喂？喂！說呀，你不說，我們怎能替你捉到殺你的人？」發條橙着急地連連拍打鬼頭文的臉頰。

「發條橙，別問他了！」基佬大聲道：「鬼頭文的嘴巴已經不動了！」

被基佬一說，發條橙才發覺到，鬼頭文一點反應也沒有！

「他媽的，說得清楚一點才死不成嗎？」發條橙沒好氣地將鬼頭文放開，讓他滑倒在牆腳地上。

驀地，一陣腳步聲從巷子裏頭傳來，由於巷子內沒有燈，所以很黑暗，發條橙與基佬根本看不清楚奔來是甚麼人。

「誰？」基佬喝問一聲。

「基佬，是我！」

「周Sir。」基佬馬上認出是周銳的聲音。

跑來的果然是周銳，還有陳克。

「周Sir，追不到？」發條橙急聲問。

周銳停下來：「他們有人在巷子頭的路邊駕車接應，我們追出巷子的時候，他們已經駕車逃了！」

「看着那兩個傢伙乘車逃去，眞不甘心！」陳克不忿地說。

「救護車來了嗎？」周銳一直記掛着受傷的劉勇：「他傷得重嗎？」

「救護車快來了吧？」基佬道：「阿勇的肩頭被擦出一道傷口來，傷得不算重。」

正說話間，警車聲與救護車聲大鳴，在凌晨的靜夜中，聽來份外悽厲驚心。

「終於來了。」發條橙呼口氣：「周Sir，這裏還有一個，要叫黑箱車來。」

周銳愕了一下，疾聲道：「甚麼人？」

「鬼頭文。」發條橙道：「勇佬追的就是他，他被那兩個逃了的兇徒在身上刺了四刀，死了。」

「刺了四刀？」周銳神色一動：「基佬，快擦着打火機，讓我看看。」

基佬立刻打着打火機。

火光下，老虎看到歪躺在地上的鬼頭文，禁不住脫口道：「好兇殘的殺人手法！」

話聲未落，救護車與警車已先後停在巷口的路邊，救護員與警員紛紛擁入巷內。

周銳與發條橙，基佬亦急步走向劉勇躺着的地方。

＊　＊　＊

「石獅到底是指甚麼地方？」老虎看着列在紙上的一大堆街名，用手指數一下，足有七條街道是用石獅命名的。「石獅圍，石獅石道，石獅頭里，石獅尾道……唉，看來，我們要逐個地方去查一下。」

「他媽的，那個鬼頭文就是不說清楚了再斷氣，害我們要猜謎！」發條橙將一頭短髮都抓亂了。

「無論如何，也要查出鬼頭文所說的地方！」老虎一拳搥在桌面上：「那兩個兇徒極可能就是殺死馬錦波的兇徒，手法極之相似！說不定，鬼頭文就因爲知道是他們殺馬錦波的，才被殺！」

跟着又道：「將人手分成七組，每一個小組去查一個地方！」

掃了手下一眼：「添叔，由你來分派。」

添叔是重案組的沙展，資格最老，老虎很倚重他，他亦很能幹。

馮添答應一聲，馬上將人手分派成七組。

就在這時，電話鈴響，基佬就坐在電話旁邊，伸手抓起話筒：「喂，」了一聲，跟着對老虎道：「周Sir，是王Sir打來找你的。」

老虎忙走過去，接過話筒聽起來。

放下話筒，他馬上往外走。

基佬口中的王Sir，是主管重案組、兇殺組、掃毒組的王卓超警司，也就是老虎的頂頭上司。

老虎來到王警司的辦公室門外，舉手敲門。

「進來！」裏面響起王警司的聲音。

老虎推門進內，立正：「王Sir！」跟着，他意外驚喜地睜大眼，看着坐在辦公桌前的一個人。

那個人轉頭含笑道：「老虎，想不到吧？」

「偉佬！」老虎高興地叫一聲。

王警司笑道：「老虎，你與林督察既然認識，我不替你們介紹了。」

「偉佬，你不是調到這裏來吧？」老虎上去握住林奇偉的手。

林奇偉含笑點頭又搖搖頭。

老虎莫名其妙：「偉佬，你怎麼又點頭，又搖頭的？」

王警司莞爾道：「老虎，林督察是來協助你偵辦先後發生的三宗兇殺案的，三件案完結後，他仍然返回總部。」

頓一下，又道：「我是爲了輕減你的壓力，所以，特別請求總部，調派林督察過來協助你的。你們以前在北區警局是好拍檔，我相信，這一次你們也會合作愉快的。」

「偉佬，有你來幫忙，太好了！」老虎高興得握着林奇偉的手直搖。

林奇偉笑道：「老虎，希望我幫得上忙。」

「林督察，希望你與老虎合作，迅速偵破那三宗命案。」王警司含笑看着兩人一眼。

兩人挺胸垂手，齊聲道：

「Yes,Sir！」

王警司拍拍兩人的肩頭：「老虎，從今日開始，林督察主持一切行動，你協助林督察！」

「Yes,Sir！」老虎响亮地答應一聲。

王警司笑起來：「老虎，聽你的聲音，我放心了。」

林奇偉與老虎都笑起來。

「老虎，你帶林督察去詳細了解案情，介紹你的手足給林督察認識。」王警司坐回椅子上。

「Yes,Sir！」老虎應一聲。

林奇偉向王警司敬了個禮，與老虎一起走出辦公室。

＊　＊　＊

阿健突然接到黃志昌的電話。

當他在話筒中聽到打電話的人是阿昌時，他以爲自己聽錯了：「阿昌？你眞是阿昌？」

阿昌道：「我是阿昌呀，你沒有聽錯。」

跟着又在話筒道：「阿健，你可以出來嗎？」

阿健遲疑了一下：「可以，你在那裏？」跟着又道：「太遠的地方我不曉得怎樣去……」

「我就在你住的地方附近！」話筒中傳來阿昌沙啞的聲音：「你可以立刻來嗎？」

阿健道：「可以。」

「你到你住處樓下的美味快餐店，我在那裏等你。」

「好，我馬上來。」阿健放下話筒，馬上出門。

他姑媽剛洗好碗碟，從廚房走出來，看到他開門，問道：「阿健，你上街？」

阿健隨便道：「我去買信紙。」跟着走出門外，將大門關上。

他姑媽道：「阿健，去路口那間超級市場買吧，那裏的信紙比文具店便宜。」

阿健雖然聽到，却沒有答他姑媽，走到電梯前，伸手按鈕。

來到美味快餐店，阿健找遍了，也找不到阿昌。

找不到阿昌，只好嘀咕着，走出門口，四下張望。

突然，有人在他的肩頭上拍了一下：「阿健！」

阿健回頭一看，是阿昌，雖然嚇了一跳，仍然高興地道：「阿昌！我怎麼找不到你？」

阿昌一把拉着阿健走回快餐店：「我去了洗手間，走出來，剛好看到你在門口，你喝些甚麼？」

阿健往食物牌上看了一眼，說道：「一杯可樂。」

「要吃些甚麼？」阿昌走向收銀機。

阿健搖搖頭：「剛吃完飯，不吃了。」

阿昌走到收銀員前面，說了要買的食物，付了錢，拿了票子，走去食物櫃前拿取食物。

在靠近洗手間那邊的一張枱子前坐下來，阿昌馬上吃他那碟咖喱雞飯。

阿健看到阿昌吃得那樣猴急，不由問道：「你還未吃晚飯？」

阿昌吞下一口飯，雙眼往大堂掃了一瞥，才道：「午飯也沒有吃。」

阿健遲疑了一下，才道：「沒有錢？我有幾百塊錢……」

阿昌搖搖頭：「我有錢，打電話給你之前，我才在提款機提取了二千塊錢。」跟着又吃起來。

阿健發覺，阿昌在吃飯及說話時，都不斷留意店堂內的人，對店外的情形，更加留意，每當有人走入店內，他都會望一眼。

他雖然懷疑阿昌與那件命案有關連，但却不想舉報他，認爲那樣做是不夠義氣，出賣朋友，阿昌若是要他幫忙，他也會答應。

因爲，阿昌是他的朋友。

在阿健的心目中，朋友等於親人，甚至比親人更重要。

他時刻記着一句古老的說話，出門靠朋友。

他初來甫到的時候，第一個陪他到處遊覽的，是阿昌，第一個請他吃西餐的，也是阿昌，還給了他一千圓，要他放着，看到喜歡的衣服，買兩件。

他覺得，阿昌很夠朋友，分別了這麼多年，兩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但阿昌仍然記得他這個朋友，他又怎能對不起這個朋友。

「阿昌……你有沒有回家？」他本來想說「你有沒有殺死那個人」的，但話到口邊，不知怎的，改了口。

阿昌搖搖頭：「阿健，我要是回去，只怕這時已在警局內，不能再見你。」

「那個人……不是你殺的吧？」阿健終於問出口。

阿昌一點也不感到意外：「阿健，你看我像個有膽殺人的兇手？」

阿健搖搖頭。

「你還記得嗎？小時候，我連劏雞也不敢看，死了的蛇我也怕，連黃蟮我也不敢捉，從來未劏過雞，你說我那有膽量殺人！」

阿健同意他的說話：「我一直不相信是你殺的。」

跟着又道：「既然不是你殺的，那你爲何不敢回家，不敢露面？」

阿昌驚恐地道：「因爲我怕。」

「怕甚麼？」阿健雖然已差不多三

十歲了，由於見識不多，比較單純：

「你不是兇手，他們不會抓你的呀！」

阿昌嘆口氣：「阿健，有很多事，你不明白的，事情並不是你所想的那樣簡單。」

喝一口凍檸水，雙眼定定地看着阿健：「阿健，你肯幫我嗎？」

阿健遲疑了一下：「要是我能夠幫忙的，一定幫忙。」

阿昌看着阿健，半晌，才道：「你不是說，你認識一個做督察的差佬嗎？」

阿健點點頭：「嗯，那個差佬是個好人，我姑媽在他那裏做鐘點女傭，他將我姑媽當作親人，對我姑媽很好，時常請我姑媽飲茶，我這份工，也是他介紹的。」

阿昌望一眼剛從外面走進的三個青年一眼，透口大氣：「阿健，我想你約那個差佬出來與我見面。」

「成！成！」阿健連聲說：「你想甚麼時候見他？」

阿昌道：「最好今晚。」

阿健道：「我馬上打電話給他。」

阿昌一把將他按住：「別急，我還未說在那裏見他，等我想想。」

想了一會，對阿健說道：「等會你打電話對他說，今晚十二點，在大球場的橫門見面。」

「阿昌，要不要我陪那個……差佬去見你？」

阿昌連連搖頭：「阿健，你是局外人，我不想將你牽連在內，我要不是走投無路，也不會來找你幫忙，不怕對你說，要不是發生事故，我已經偷渡到外地。你去打電話吧。告訴那個差佬，只准他一個人來見我，若他答應我的條件，我會將兇手說出來。」

「嗯，我會將你的話告訴他。」阿健說着站起來，去打電話。

阿昌則緊張地留意着店外的行人及每一個走進來的人。

他一直擔心被蛇榮的手下遇到他。

世事奇妙，正所謂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看到阿健走回來，忙問道：「他答應嗎？」

阿健坐下來：「他還未回家。」

「他有傳呼機的呀。」阿昌說。

「我記不起他的傳呼機號碼。」阿健打斷阿昌的話：「我的電話簿（記事簿）留在家裏。」

「那你馬上回家，打電話到傳呼台找他。」阿昌說：「無論如何也要找到他，要他今晚十二時到大球場側門找我。」

頓一下，又道：「一個小時後，我會打電話給你！」

阿健連連點頭：「阿昌，我回去了，你自己小心啊。」

阿昌點點頭：「你走吧，我想再坐一會。」

阿健握握阿昌的手，站起身，阿昌忽然將他拉住：「阿健，你記着，千萬不要好高騖遠，貪慕虛榮，我若不是貪，想一下子賺到很多錢，就不會走錯路，弄到如今這個樣子，差點連命也賠上，我雖然掙過很多錢，但現在還不是一場空，好運的話，也要吃幾年皇家飯，倒霉的話，可能連命也沒有！我就是一個例子，阿健，千萬不要爲了錢而行差踏錯，要不，後悔莫及！」

阿健默默地看着阿昌，心裏很替他難過，他以前確曾羡慕他賺得錢多，現在，他已不羡慕了。

「阿昌，我會記住你說的話！」阿健說完，馬上往外走。

阿昌一直看着阿健走出門外，看着他走出商場，才從另一個門口離去。

* * *

林奇偉由於剛從總部暫調到西區警局與老虎合作，雖然他與老虎是老拍檔，但卻不認識老虎的下屬，爲了今後能夠更好地合作和了解，當然要聯絡一下感情。

聯絡感情的方法之一，是請客。

結果，由他請客，到大排檔去「打冷」，食潮州菜。

從總部暫調過來的高級督察林Sir請食「宵夜」，老虎的手下當然大叫萬歲。

林奇偉這一次暫時調到西區警局，他帶了兩個助手，一個叫高啓邦，另一個叫葉文青。

十幾個人，一張枱當然不夠坐，幸好大排檔的枱椅是可以移動的，他們動手將四張方枱拼成一張大枱，十多個人便可以圍坐在一起。

雖然擠一點，但卻可以令到氣氛熱鬧一些。

由於林奇偉沒有架子，人又平易風趣，因此，很快便與老虎的手足打成一片，氣氛既熱鬧又融洽。

老虎說笑地附在林奇偉的耳邊，細聲道：「偉佬，你眞夠手段，這麼快便將我的手足哄得對你像老朋友一樣，我眞擔心日後他們都不聽我的。」

林奇偉笑道：「那你要小心點了，最好每晚請我與你的手足喝酒宵夜，要不……」

突然間，他腰間的傳呼機响起來，他忙將機按熄，對老虎道：「我去覆機。」跟着又對老虎的手足道：「各位，我去覆機，你們只管喝。」

去了足有十五分鐘，他才走回來，老虎打趣地道：「偉佬，不是與新相識的女朋友來個電話談情吧！」

林奇偉笑道：「老虎，我那來的女朋友？你好風騷啊，甚麼時候帶你的女朋友來亮亮相，讓手足們認識認識！」

那些手足頓時起哄。

老虎只是笑，被手足起哄得只好說：「好了，好了，各位手足，我答應在適當的機會，一定會帶她來讓你們

認識！」

衆人發出一陣歡呼聲。

待衆人平靜下來，林奇偉才低聲對老虎道：「老虎，有料到。」

老虎一聽，頓時着緊地低聲道：「甚麼料？」

「黃志昌找我的朋友阿健，要他打電話找我，他會在今晚十二時，在大球場的側門與我見面。」

「偉佬，你眞是福星！」老虎興奮地一把抓住林奇偉的手臂，「你才調過來，馬上就有料到！」

「周Sir，甚麼料？」陳克問。

其他人都望着他兩個。

周銳道：「暫時還不知是甚麼料，無可奉告。」

衆人一齊起哄。

林奇偉忙道：「各位手足，實情確是如此，待有進一步的消息，一定會向你們公佈。」

衆人這才停止起哄。

老虎看一下手錶：「偉佬，該去了。」

林奇偉點點頭。

「要不要我跟你去了？」老虎有點不放心。

林奇偉搖搖頭：「他指定只准我一個人去見他。你放心吧，我會留心的。」

老虎不再堅持。

看看手錶，距約定的時間不到一個小時，趕去大球場該是時候了，林奇偉站起來，對衆人道：「各位手足，對不起，有緊要事我要先走一步。你們只管喝，吃甚麼只管要，老虎代我找數！不用替我省錢啊，最要緊盡興！」

衆人紛紛站起來：「多謝林Sir，林Sir萬歲！」

林奇偉向衆人揮揮手，急急走去取車子。

駕車來到大球場，距十二時還差十一分鐘。

林奇偉在大球場側門附近的路邊將車子停下來，下了車，將車門鎖好，快步向側門走去。

來到側門前，一個人影也沒有，看看手錶，還有六分鐘才到十二時，只好在附近走動，暗中察看附近的環境，留意黑暗中是否有人匿着。

十二時了。

黃志昌仍未出現。

林奇偉開始心急起來，四下張望着。

零時五分。

黃志昌仍未露面。

他開始懷疑黃志昌變了卦，沒有來赴約。

這是極有可能的，黃志昌既然不敢露面，那麼，他必定是有所顧忌，說不定，他遇上了甚麼意外，不能前來赴約。

林奇偉心裏就是這麼想。

他在心裏祈禱黃志昌快點出現。

在馬錦波那件兇殺案中，黃志昌可說是極之重要的証人，找到他，極可能找到破案的鑰匙！

他心焦地在側門前來回走動，左張右望。

看了手錶，經已零時十六分了。

他在心裏對自己說！若是等到零時三十分，黃志昌再不出現，他便離去。

「唏！」突然有人向他叫。

他急忙循聲扭頭望去，在大球場的側門內，隔着那道大鐵閘，站着一個人。

微弱的燈光下，他看不清楚那個人的面貌：「你是黃志昌？」

那人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這等於承認）：「林奇偉督察？」

林奇偉點一下頭：「是。」欲走過去。

「站住！」鐵閘內那人道：「將証件扔過來讓我看看！」

林奇偉猶豫了一下，從身上拿出証件，扔過去。

那人慢慢蹲下來，從鐵閘的間隙中伸出手，撿起落在鐵閘前地上的証件，仔細地看了一遍。

「現在相信我是眞的了吧？」林奇偉又想走前去：「可以將証件交還給我了吧？」

「別走過來！」那人急喝一聲。跟着將証件扔還給林奇偉：「你若走過來，我馬上走。」

「好好！」林奇偉不但停下來，還退了一步：「你別驚怕，現在放心了吧。」

跟着又道：「你約我來這裏見面，是不是想自首？」

那人確是黃志昌，沉默了一會，才說道：「我若是自首，有甚麼好處？」

林奇偉道：「你若自首，最少可以減輕你的罪名，我還會向法官求情，對你輕判。」

「我不想坐牢。」黃志昌道。

「你有殺死馬錦波嗎？」林奇偉問道。

這是最要緊的一點，他想弄清楚。

「不是我殺的！」黃志昌叫起來：「我爲甚麼要殺他？我連殺鷄也不敢看，那有膽量殺人！」

「那你爲何一直不露面？」

「我，怕……有人會不放過我。」

黃志昌吞吞吐吐地道。

「甚麼人會不放過你？」

「蛇榮。」黃志昌道：「他們想殺……我。」

「爲甚麼？」

「我食了他們……的『夾棍』（從中吞了一筆錢）。」黃志昌打顫道：「本來，我……不敢的，有人……威脅我……與阿波……」

「誰？」

「越南佬。」黃志昌喘口氣：「他們

說，我若不照做，便殺了我和阿波……若蛇榮找我麻煩，他們會出頭對付蛇榮。他們還說，以後會給我好處。」

「所以你答應了他們？」

「是。」黃志昌那個「是」字說得很細聲，林奇偉幾乎聽不到。

但他馬上又提高聲音道：「阿波是他們殺的，阿波想反悔，他怕逃不過蛇榮的雙手，那一日，兩個越南佬突然來找我與阿波，阿波向他們說，結果，阿波被那兩個越南佬殺死！我當時驚得差點暈過去。他們警告我，若我不聽他們的，會像殺阿波那樣，殺死我。我驚怕極了，待他們走後，我越想越驚，又怕惹上麻煩，所以便溜了。」

「你替蛇榮帶粉帶了多久？」

「差不多四年。」

「那兩個越南佬叫甚麼名字？」

「一個叫春武，另一個叫廣春。」

「他們有多少人？」

「不知道。」黃志昌吞吞口水：「我只見過五個越南佬，帶頭的一個叫甲山。」

「他們住在那裏？」

「不知道。」黃志昌道：「每一次，都是他們來找我，或是打電話要我去見他們，不是在茶樓，便是在超級市場，或是戲院。」

「你能够聯絡到他們嗎？」

「能够。」黃志昌舔舔嘴唇：「他們給了我一個傳呼機號碼，有甚麼事，要我打電話到傳呼台，留下說話，他們便會打電話給我，或是透過傳呼機留話給我。」

「你願意與警方合作嗎？」

「要是不願意，也不會叫阿健打電話給你。」黃志昌道：「我有甚麼好處？」

「要是你肯與警方合作，並做証人指証蛇榮，我們會考慮撤銷對你的控罪，你不會被判刑，就是判刑，也會判得很輕。」

「不！我不想坐監，我答應從此改過自新，若你們不答應撤銷我的罪名，我不會與你們合作，也不會出庭指証蛇榮！」黃志昌說得很認眞。

「黃志昌，你不與我們合作，只有死路一條！蛇榮肯定不會放過你，那些越南佬未必幫得了你，你自己想清楚吧！」林奇偉嚴肅地說：「老實說，我不能肯定地答應你，不檢控你，那不是我一個人作得了主的，但我會盡力幫你說話求情，希望上頭答應不檢控你！」

黃志昌目光閃爍了一下，憤怒地道：「那些越南佬根本不講信義，他們不是人，我逃過蛇榮的一次追殺，找他們幫忙對付蛇榮，他們要我給他們五萬圓保護費，才肯保護我，要不，貴客自理！他們趁火打劫，我一氣之下，才與你們合作。」

「你到底答不答應？」

黃志昌猶豫了一下，咬咬牙：「我已無路可走，不答應也不成，但你要言而有信……」

「砰」一聲，一下槍聲驀然响起，震動了夜空，將沉靜的空氣震碎。

「呃！」黃志昌的身子劇震了一下，緊接着又是一下槍聲，黃志昌的身子又震動了一下，身子一軟，栽跌下去！

林奇偉心頭震搖，急忙閃躍到路邊的一棵樹底下，飛快地將佩槍抽出來。

「嘯」一聲，隨着一下槍聲，一道曳着光的槍火自他剛才站着的地方的上空掠射過，他若是還站在那個地方，一定會被那道激射過的槍火射中。

他朝槍聲傳來的方向連開兩槍，跟着撲到鐵閘前！

「黃志昌，你怎麼了？」他隔着鐵閘伸手去抓倒在地上的黃志昌，抓了一手血。

昏黯的燈光下，林奇偉看到黃志昌的胸前及右肩窩部位滿是血！

黃志昌一動不動，沒有反應。

林奇偉又驚又怒又急，從鐵閘下面將黃志昌拉出來！

「甚麼人，舉起手，別動！」背後驀地响起一聲緊張的喝叫聲。

林奇偉忙道：「別緊張，自己人！」慢慢舉起手：「林奇偉，隸屬總部重案科，高級督察。」

「伙計，他確是林奇偉高級督察！」一個人邊跑過來。邊疾聲說：「我是北區警局重案組的周銳督察，這是我的証件！」跑到那個用槍指着林奇偉的軍裝警員前，將手上的証件遞過去。

那個警員接過，退後一步，看清楚証件上的姓名，職位，對過相片上的人像，馬上將槍放下，遞還証件給周銳，立正向老虎、林奇偉敬了個禮：「Sir，對不起！」

林奇偉無暇問老虎怎會在附近，急聲對那個警員道：「快叫救護車！」

那個警員答應一聲，利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話器，通知總部。

老虎搶到林奇偉的身前：「偉佬，你沒有受傷吧？」

林奇偉搖搖頭，脫下身上的襯衣，撕開，快速地替黃志昌包紮傷口。

「他就是黃志昌？」老虎問。

「嗯！」林奇偉抬頭對老虎道：「你快爬入球場，有人在球場內的左邊向他開槍！」

老虎立刻從鐵閘攀上去，跳入球場內，往左邊跑去。

球場內空蕩蕩的，大門那邊管理處有燈光亮起，門前有人影閃動。

周銳知道那是球場的管理人員被槍聲驚動，從屋內走出來察看發生了甚麼事，因此沒有去理會，緊握着槍，小心地往前跑。

驀地，他看到那邊的看台上，有一條人影閃動。

他立刻厲喝一聲：「站住，我是警察！」

那條人影應聲停下來，叫道：「伙計，自己人！」

老虎鬆口氣：「伙計，有發現嗎？」

「沒有。」那個伙計大聲說。

「小心點，兇徒有槍！」老虎提醒那個站在看台上的警員。

那個警員立刻彎下腰。

球場忽然大放光明，亮如白晝。

一陣急促的摩托聲也在這時在球場外响起，聽聲音，那摩托距球場不遠。

老虎立刻停下來，大聲對那個警員道：「快通知總部，指示在附近巡邏的單位留意一輛向西駛去的摩托，若有可疑，將之截停！」

就這說話之間，摩托聲已經向西邊迅速移動，消失。

那個警員依照老虎的指示，用身上的無綫電通話器，通知總部。

老虎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爲燈火通明的球場內，沒有可疑的人物，而那摩托聲又响得那麼突然，他猜測行兇者極可能乘摩托逃走。

側門外面，救護車與警車，衝鋒車，先後風馳而至，林奇偉對跑來的救護人員叫道：「救他，快救他，一定要救活他！」

救護人員立刻進行搶救，隨即將之抬上救護車。

而大球場內外，滿佈軍警，如臨大敵。

足足擾攘了三四個小時，結果，只找到兩顆彈殼，兩顆彈頭，至於兇手，早已逃去無踪。

兩派爭權　互相残殺

經過一番搶救，搶救無效，黃志昌傷重死亡！

守在急救室外的林奇偉聽到這個壞消息，氣得一拳擊在墻上，指節劇痛。

老虎趕到來，聽到壞消息，頓時洩了氣。

走出醫院，老虎急不及待地問：「偉佬，黃志昌說了甚麼？」

林奇偉泄氣地道：「老虎，他說了甚麼對我們也沒有用處，他已經死了，不能够再指証任何人！」

老虎着急地道：「偉佬，不管有沒有用，我都想知道，快說來聽聽。」

「上車再說。」林奇偉揉揉眼睛，打個呵欠。

昨晚一夜沒睡，難怪他感到困倦的。

上了車，林奇偉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假寐了約十分鐘左右，長長地呼吸了兩次，才睜開眼睛，一掌拍在駕駛盤上，忿忿道：「眼看可以將蛇榮繩之於法，槍聲一响，黃志昌倒下，那個希望便破滅了！」

老虎霍然睜開眼(原來他幾乎睡着)疾聲道：「偉佬，黃志昌是蛇榮的人殺死的？」

「九成九！」林奇偉用力撥撥頭髮：「他已經逃過蛇榮手下的一次追殺，想不到，這一次仍然逃不過！」

一頓，呼口氣：「他是蛇榮的一個『艇仔』(毒品小拆家)受一幫越南佬的威脅，與被殺死的馬錦波分別吞了蛇榮一筆白粉數，蛇榮怎會放過他，終於逃不過蛇榮的毒手！」

「馬錦波也是蛇榮的手下殺的？」老虎接口問。

「不！」林奇偉搖搖頭：「是越南佬殺的。」

接着將黃志昌對他說的一切，一五一十說出來。

聽完林奇偉的叙述，老虎可惜地一拍大腿。「功虧一簣，實在可惜！」

跟着又道：「若黃志昌沒有死，憑他所說的，再加上他的指証，足以釘死蛇榮？」

林奇偉閉上眼睛，徐徐呼出一口氣，「雖然一時間沒辦法釘死蛇榮，起碼，我們終於弄清楚馬錦波被殺的內情，並知道有一幫越南佬想動蛇榮，看來，蛇榮與那幫越南佬好戲還在後頭。」

老虎陡地坐直身子：「偉佬，若蛇榮與越南佬上演好戲，我們不但有戲看，還可以來個漁翁得利！」

「嗯！」林奇偉點一下頭。「從今日開始，我們要好好地盯着蛇榮與他的手下，要不，可能會變成電影『教父』中的情節那樣，每日都發生黑幫槍戰，七國咁亂。」

「嗯，我們馬上趕回警局！」老虎伸個懶腰：「下令手足們日夜監視蛇榮他們的動靜。」

「還有，盡快找出那幫越南佬的藏身之處，找到他們，就可以制止流血！」

「對！」老虎巴不得立刻趕回警局。「偉佬，開車呀！」

林奇偉立刻發動車子，踏着油門，駕着車子駛回警局。

* * *

兩人才走入重案組辦公的地方，添叔馬上上前對兩人道：「周Sir，林Sir，發條橙剛打電話回來，他們好像找到那幫越南佬的藏身處，由於未能眞正確定，發條橙與基佬仍在那裏監視。」

「添叔，基佬他們在那裏？」老虎急急問。

添叔道：「他們在石獅子山下的那些木屋區。」

「他們怎會找到那裏去的？」周銳奇怪地問。

「這兩日，一衆手足找遍了周Sir所例出來的街名，都查不到有可疑的人物在那些地方出入，今早，收音機報導，石獅子山下的木屋區遭政府清拆，將那裏闢爲一個登山公園。發條橙

靈機一觸，石獅子山雖然不在我們這一區，但却有石獅兩個字，說不定，鬼頭文臨死前說的就是那個地方。既然有石獅兩個字，當然不能够放過，基佬與發條橙便去石獅子山查一下，看來，被他們找對了地方！」

「好！」老虎揮手。「添叔，若發條橙他們打電話回來，馬上叫我聽。」

添叔答應一聲。

林奇偉與老虎帶點興奮地走入辦公室。

由於林奇偉暫時從總部抽調過來協助老虎偵辦先後發生的三宗兇殺案，這裏一時間騰不出一個辦公室給他，只好將就一點，與老虎共用一個寫字間。

才走入辦公室，老虎便說道：「偉佬，你怎樣看？」

林奇偉用五指向後揉着頭髮：「若那幫越南佬真的躲在那裏，那太好了！我們來個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將他們一網打盡！」雙手張開，做了一個圍抄的手勢。

老虎輕輕地一拳搥在桌面上，雙眼炯炯發光。「偉佬，抓到那幫越南佬，就可以破了馬錦波那宗兇殺案！」

但他跟着又不甘心地道：「抓了那幫越南佬，便沒有人敢動蛇榮，沒人動他們，我們一時間又奈何不了他，豈不是讓他們逍遙法外，快活自在！」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林奇偉拍拍老虎的肩頭：「這裏是法治地方，凡事都講法律，證據。你放心，蛇榮幹了那麼多壞事，我們總會找到證據將他『釘』死的！」

「蛇榮，蛇榮！終有一日，我會親手宰了你這條大毒蛇！」老虎揮着手，作了一個宰割的手勢！

* * *

章仔興高彩烈地對蛇榮說。

蛇榮一把推開倚在他身上的伊媚：「堅料？」

章仔道：「千真萬確！」

「好！」蛇榮除下眼鏡，用力扔在几子上：「他媽的，他想報串（向警方透露消息），嘿嘿，想靠皇氣（警方）保護！始終逃不過我的手掌！」張開手，五指陡然抓握起來。

跟着又道：「章仔，幹得好。」

章仔道：「都是全靠那個神秘人報料，要不，我們根本不知蠱惑昌到大球場跟差佬見面。」

「查到那個報料的人是誰嗎？」蛇榮拿起一支烟，伊媚立刻拿起火機，「登」一聲將火機打開，打着火，替蛇榮點烟。

跟着章仔進來的彭强道：「榮哥，還未查到！」

「那個人會是甚麼人？」蛇榮用力抽口烟：「會不會是在大球場向蠱惑昌開第二槍的人？」

「榮哥，有可能！」章仔道：「而且，開第二槍的人，極可能是越南佬！」

蛇榮雙眼一瞇：「章仔，越南佬擺明了與我們過不去，阿强昨日才查到，是越南佬唆使威脅蠱惑昌與馬仔吞掉那筆數的，馬仔大槪反悔，越南佬便向他下毒手！蠱惑昌已投靠了他們，越南佬又怎會殺他？」

章仔道：「榮哥，昨晚蠱惑昌在大球場，是與一個差佬見面，可能爆我們和越南佬的料！蠱惑昌那樣做，威脅到越南佬的安全，他們當然不放過他！」

「榮哥，章仔說得有道理。」阿强同意章仔的說話。

蛇榮點點頭，「嗯」了一聲：「章仔，你越來越會動腦筋了，這一次，你做得好！」

章仔忙道：「榮哥你誇獎了，比起榮哥，有如蚊髀與牛髀。」

奉承話，人人愛聽，蛇榮聽章仔那樣說，哈哈笑起來。

突然間，電話鈴响。

伊媚伸手拿起話筒，朝話筒「喂」了一聲。

打電話來的人說了一句話：「榮哥找你的！」

蛇榮接過：「喂，誰呀？」

接下來，他沒有說話，只是嗯嗯呀呀地聽着，放下話筒前才說了一句話：「在那裏等着，我馬上派人來！」

阿强與章仔都看着蛇榮。

蛇榮放下話筒，白晰的臉上因為興奮的關係，充血變紅：「阿强，剛才大難財打電話回來，他已經查到那幫越南佬的下落，你馬上去召集手足，鏟平他們！」

「榮哥，好消息呀！」章仔高興地說。

* * *

阿强已匆匆走出外面打電話。

石獅子山脚下，有一大叢木屋。

木屋是從山脚下，一級級往上搭建的，看上去，倒也自成一景。

在那大ㄐ木屋的邊沿，有兩三小撮木屋。

黃昏時分。

放學，下班的人陸續返家，木屋區那些窄窄的街道好熱鬧，滿是人。

傍黑時分了。

木屋區燈光處處，遠望過去，倒也燈火燦爛。

街巷的行人少了。

因為，大多數人都已在家裏了。

在木屋區左邊沿的一小撮木屋，每一間都亮起燈火。

那一撮木屋大約有十多二十間，都是依着地勢搭建的，有些木屋相連在一起，有些却相隔稍遠，最遠也不超過五丈。

在最高處的一間木屋內，燈光明亮，裏面有五個人，正在吃飯盒，喝啤酒。

驀地，關着的門「彭」一聲被人踢開，衝入幾個人，每個人的手上，都握着利刀與磨尖了的水喉鐵！

那五個人大吃一驚，反應好快，在各自跳開去的同時，將桌上的飯盒、罐裝啤酒扔向衝入來的人，其中一個還抓起一張櫈子擲過去。

衝入來的幾個人如狼似虎，目露兇光，閃避擋撥開擲過來的飯盒、啤酒罐、木櫈，兇猛地撲向那五個漢子。

刹那間，雙方混戰起來。

哼哈聲，痛叫聲不時响起來！

那五個漢子的身手好厲害，衝入去的人雖然有八個，但仍然佔不到上風。

又有五個人從窗口跳入去，加入戰團。

情形是十三對五。

那五個漢子終於抵擋不住。

「砰！」一聲，一下槍聲突然响起。

跟着又是兩下槍聲响起。

接下來，槍聲「砰砰」，好不熱鬧。

附近的木屋有人走出來察看，但立刻便縮回屋內，掩門關窗，免得遭受無妄之災。

當然，也有膽大的人閃縮在屋角或窗邊窺望，那都是距離得較遠的人家。

那大ㄐ木屋區內的人亦被槍聲驚動，頓時起了一陣騷亂哄動，不少人跑到邊沿的地方，往那撮木屋張望。也有人跑近那小撮木屋。

從門口、窗口內有人衝出來，有人手上握着槍，有人身上流血，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像惡獸一樣，神色兇猛。

手上有槍的人向撲過來的人開槍，沒有槍的，揮刀舞鐵斬殺！

驀地，有人大喝：「停手，我們是警方人員！放下武器舉手站住！」跟着是兩下槍聲，向天開的。

在那間木屋附近斬殺追逐的人立時停手，散開，各自覓路竄逃！

兩個握槍的人從通向那撮木屋的斜路飛奔上去。

看清楚，那兩個人原來是發條橙與基佬。

下面，亦有幾個人從不同的地方往那撮木屋奔上去。

那幾個人的手上，同樣握着槍！

看來，那幾個人的身份與發條橙、基佬的身份一樣，都是警方人員。

發條橙與基佬追到那間木屋前面時，襲擊與被襲擊的人都已逃得很遠，有幾個拚命往山上跑，其他的則往左右兩邊竄奔。兩人喘口氣，不知是追好還是不追好。

追，肯定追不上；不追，那又說不過去，總不能眼睜睜看着那些人逃走。

幸好，木屋內的一聲呻吟解決了他們的為難，兩人馬上衝入屋內。

屋內倒着四個人，到處都是血，枱翻櫈爛，看上去，就像一個屠場。

倒在地上的四個人中，只有一個還活着，呻吟聲就是那個人發出的。

發條橙與基佬衝到那個仍活着的人身前，看清楚那人的傷勢，都禁不住心頭打顫，不忍目睹。

那個人的身上起碼有五處傷口！

最嚴重的小腹的地方，穿了一個洞，大量湧出來的血差不多將他下半身染紅。

左耳連同一塊頭皮被削去，左胸有一道很深的傷口，右手臂不見了一塊皮肉，大腿上也有一道刀口，受了那麼多處刀傷，居然仍活着，眞叫人驚奇！

「你是甚麼人？」發條橙大聲問：「是越南人嗎？」

那人嘴唇嚅動，說不出話來。

「說呀！」發條橙在那人的耳邊叫。

那人依然說不出話來。

發條橙恨不得撬開那人的嘴巴，挖出他口裏的話。

基佬這時正察看另外三個人是死是活，逐一看過後，確定那三個人都死了。

三個人都是中槍身亡的。

屋外突然脚步雜沓，呼喝連聲，跟着有人衝進來，一眼看到發條橙兩人，疾聲道：「發條橙，都死了？」

衝進來的人原來是老虎。

發條橙跳起來，「周Sir，這一個還有氣，不過，可能活不了！」

老虎一步搶到發條橙的身邊，一眼看到地上那個傷者，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這人看樣子是個越南人。」

「周Sir，這三個都死了。」基佬對老虎說。

「他有說甚麼嗎？」老虎看着發條橙。

發條橙搖了頭：「他想說話，却說不出來！」

「快到外面看看救護員來了沒有？」老虎皺着眉頭：「希望可以將他救活！」

發條橙立即往屋外走去。

「他媽的！」老虎看着地上四個人，忍不住出口粗話：「以為可以將越南佬一網打盡，那知道，蛇榮的消息好靈通，先我們下手，破壞了我們的行動！」

原來，外面也有兩個兇徒受了傷，逃不了，被隨後趕來的探員抓住，陳克等人認出，是蛇榮的馬仔。

本來，依照計劃，老虎他們這一次的行動成功的機會很大，為了免致傷及無辜，造成太大的驚慄，他們決定如無意外，於晚上十一時才行動，將那間木屋內的越南佬一舉擒捕！因此，為免暴露行踪，老虎下令參與這次行動的手下都不要太接近那一撮木屋，更不要暴露踪跡，只在幾處有利的地方監視着那間木屋，這樣，可說萬無一失！

那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他們查

出越南佬的藏身地方，蛇榮他們也查到！而且，比他們先下手！他們發覺的時候，馬上從監視的地方衝出來。向上面的木屋跑去，但却慢了一步，以至這一次的行動未能成功。

發條橙跑出屋外，往下面望去，只見大批軍裝警員及衝鋒隊員跑上來，其中有救護人員。

往上望，只見黯黑的山上人影奔跑，也不知那一個是兇徒，那一個是同僚。

而在屋子的旁邊，躺着兩個受了傷，被扣上手銬的兇徒，旁邊的地上，是一把尺長的牛肉刀及鋒利的童軍刀！

待到那幾個救護人員跑上來，他馬上對走在前面的兩個救護人員道：「屋內有一個受了重傷，快進去救他，一定要救活他。」

伸手拉住其中一個，急急往屋裏跑。

* * *

警方這一次的行動雖然被蛇榮的手下破壞了，但總算制止了一次血腥的打鬥，而且，還捉到蛇榮的兩個馬仔。

令老虎失望的是，那個傷重昏迷的越南人，在送到醫院時，經已傷重死亡，無法從他的口中問出其同黨的下落及姓名。

同樣，警方在短時間內，也無法查出那個越南人的姓名及身份。

雖然捉到蛇榮的兩個手下，但警方却奈何他不得。

因爲，那兩個傢伙矢口否認是受蛇榮指使，襲擊木屋內的越南人，他們甚至一口咬定，不認識蛇榮。

而蛇榮在接受警方的查問時，也否認認識那兩個兇徒，並矢口說，對那件襲擊打鬥案毫不知情。

在沒有証據之下，警方雖然明知那一次的襲擊行動是蛇榮主使的，但却無法將他入罪，只好放了他。

蛇榮得意洋洋地離開警局。

老虎看着蛇榮那趾高氣揚的樣子，氣忿得眞想一拳將他那張小白臉揍扁！

走出警局，彭强與章仔，還有一個手下，早已在停在外面的車子前等着，看到他走出來。阿强與章仔急忙迎上去。「榮哥。」兩人齊叫一聲。

蛇榮向兩人哈哈笑道：「阿强，章仔，你兩個要是看到老虎周那個恨得咬牙切齒，但又奈何不了我的樣子，包保你兩個會忍不住笑彎腰！」

「無証無據，榮哥，他們奈何不了你的！」章仔陪着笑。

阿强道：「榮哥，上車吧。」

蛇榮點點頭，笑着走上車子。對擔任司機的那個手下說道：「欖仔(那人其實姓鄧)，開去鞏麗大酒樓，我今日很開心，要喝幾杯。」

跟着對坐在身邊的阿强道：「阿强，你打電話給大難財，阿水，叫他們來，今晚，我要好好地高興一下！」

阿强答應着，拿起手提無綫電話，打電話給大難財、阿水等人。

這時候，車子經已開動。

往左轉入一個路口，駕駛車子的欖仔忽然緊張地道：「榮哥，有人跟着我們。」

蛇榮笑笑，輕鬆地道：「不要理會它！我早猜到他們會派人盯着我，讓他們跟吧，有他們做保鏢，我更加放心。」

「榮哥，那些差佬這樣做，簡直是浪費納稅人的錢！」阿强扭頭往後瞥一眼。

「阿强，他們別無他法，只好出此下策！」蛇榮一副洋洋自得的樣子。

車子又轉入一個路口。

驀地，自後面快速地駛來一輛貨車，一頭向蛇榮的車子尾部撞去！

「轟！」一聲，那輛超速行駛的貨車猛撞在蛇榮那輛車子的尾部，撞得車身劇烈地搖晃了一下，像脫韁的野馬般，失控地斜撞向行人路那邊。

那輛貨車疾停了一下，被後面一輛小型貨車撞中車尾左角，車子被撞得晃擺了一下，眼看就要撞向馬路當中的分隔欄，貨車司機及時用力一扭呔，車身擦着鐵欄往前衝去。

轟一聲，蛇榮那輛車子撞上行人路的鐵欄，在行人的驚呼走避聲中，車身一歪，翻側着往前衝去。

後面，警號聲大鳴，一輛車頂上裝了警號的房車，自後面飛馳而來。

那輛貨車亦飛馳而去。

那一段路面頓時像亂了套般，其他的車輛紛紛閃避，兩邊行人道上的行人驚得口呆目瞪，有人發出尖叫，有人跌倒，情形混亂。

蛇榮的車子四輪翻側，一邊車身着地，直衝出二十多公尺，才撞到停在路邊的一輛車子尾部，再一翻，車頂着地，打了個轉，幾乎撞上飛馳趕來的警車，橫在馬路當中。

那輛響着警號的房車一個急刹，在半尺的距離停下來，車門打開，跳出兩個人來。

那兩個人是陳克與叮噹。

他們負責跟踪蛇榮的車子。

剛才，他們在後面看到一輛貨車從後面切綫超前，加速往前馳去，便感到不妙，無奈前後皆有車，無法越前制止，只好眼睜睜看着那輛貨車從前飛馳，撞上蛇榮的車子。

事後，他們發覺，那輛貨車是報失的車輛。

陳克與叮噹跳出車子，立刻衝向蛇榮那輛四脚朝天的車子。

兩人急急將前後車門拉開，將車子內的人拉出來。

駕駛車子的「欖仔」頭臉盡是血，拉出來的時候，已昏迷過去。

坐在前頭的章仔頭臉上也有血，但沒有「欖仔」那麼嚴重，痛苦地呻吟着。

坐在後面的蛇榮與阿强似乎沒有甚麼損傷，被拉出來後，馬上可以站起來，蛇榮捧着手腕叫痛，大概撞斷了手腕。

兩邊的行人道上，圍滿了看熱鬧的人，在指點議論。

看到沒有死人，陳克與叮噹都鬆口氣：「蛇榮，你好命大，居然撞不死你！」陳克冷冷地看着蛇榮：「只斷了手腕，眞是天無眼！」

阿强生氣地道：「阿Sir，你說甚麼？我要投訴你！」

蛇榮咬牙忍着痛，向阿强擺擺手：「陳Sir，追呀，你怎麼不追那輛貨車？他們分明想撞死我！」

陳克伸手指着蛇榮那輛四輪朝天的房車：「你的車子橫堵在馬路上，阻住我的車子，怎麼追？你想我們追？那將你的車子推開吧。」

蛇榮氣得鐵青着一張臉，說不出話來。

結果，他與三個手下被救護車送到醫院。

* * *

「老虎，毫無疑問，蛇榮的車子被撞，一定是越南人幹的，報復蛇榮對他們的襲擊。」林奇偉的食指有節奏地敲着桌面。

「肯定是！」老虎一拳搥在桌面上：「他們眞大膽！明知我們有人跟着蛇榮，仍然敢衝前去撞蛇榮的車子，簡直膽大包天！」

「蛇榮這一次死不了，只怕也心驚！」林奇偉道：「看來，今後他的行動會更加小心！」

「唉，怎麼不撞死他！」老虎用力抓抓頭髮：「將他撞死了，我們就少了很多痲煩！」

「撞死他，太便宜他了。」林奇偉道：「像蛇榮這種人，最好將他關在監獄內，直到老死！那樣，才能夠懲罰他所犯的罪行！」

門外忽然响起敲門聲。

「進來。」老虎朝門外說。

門開，添叔走進來，立正道：「周Sir，林Sir，剛接到報告，金碧街碧玉樓一個單位，發現一條女屍！」

「金碧街碧玉樓，死者是不是于麗麗？」老虎睜着雙眼看着添叔。

添叔看一眼手上的那份文件：「是！周Sir。」

「甚麼時候發現的？」

大約半個小時前，剛才接到在現場的伙計的電話，我立刻來報告，張仔與三重彩已趕去現場。」

「嗯。」老虎點點頭，跟着對林奇偉道：「偉佬，我去看看！」

林奇偉道：「嗯，你去看看也好。」

老虎立刻往外走。

他身上的傳呼機「呼呼」地响起來。

他停下來，將傳呼機拿起來，看一眼上面顯示出來的號碼數字，跟着將傳呼機關掉，口裏嘀咕一句：「偏偏這個時候傳呼，不理她！」急急往外走。

林奇偉將他叫住：「老虎，女朋友找你？」

老虎停步轉身：「是嘛，眞痲煩，這個時候打個傳呼來，眞是無聊！」

林奇偉正色道：「老虎，急也不在一時，打個電話給她吧，別爲了工作，影响了你們的感情。」

老虎猶豫不決。

「打吧！」林奇偉道：「不然，你可能會後悔的！」

老虎甩甩手，嘆口氣，走到辦公枱前，抓起話筒，按了七個號碼。

林奇偉招呼添叔走出辦公室。

大約十分鐘左右，老虎繃着臉，從辦公室走出來，林奇偉來不及招呼他一聲，已經急急走出外面。

林奇偉不由搖搖頭。

* * *

老虎趕到碧玉樓十四樓二號室，只見裏面都是警方的人，與守在門口的警員打個招呼，走入屋內。

張仔看到他，馬上停止搜查，走到他身前：「周Sir，你來了。」

老虎問：「甚麼料？」

張仔道：「表面看來，是强姦劫殺案，女死者于麗麗全身赤裸，倒斃在睡房大床上，房內有被搜掠過的跡象，鐵閘大門沒有撬過的痕跡，初步估計，死者死了約五日，屍體發臭，是被勒死的！」

「張仔，你怎樣看？」老虎邊向睡房走去，邊問。

「我認爲是蓄意謀殺！」張仔道。「睡房的地上，有兩種不同牌子的烟頭，那表示兇徒起碼有兩個人，房內雖然有搜掠的跡象，死者的錢包也被搜過，現鈔失去，但死者一隻金錶，還有手上的一隻碎鑽戒指却沒有被拿走，若是劫殺，匪徒斷不會放過那隻金錶與鑽戒的！」

「嗯！」老虎走入睡房，看到一個法醫官正在對屍體進行初步檢驗，他看了一眼，便退出房外，免得打擾法醫官的工作。

「是誰發現這個單位有人死了的？」老虎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看一眼那些在套取指紋，搜集証物的警方人員。

「一個姓趙的鄰居。」張仔道：「午後，趙先生帶他的狗到下面去散步，才走出門口，他的狗便用力嗅了兩下，跟着吠叫一聲，撲向這邊大門前，不安地嗅着，低吠着，趙先生被狗帶得走到大門前，心裏奇怪愛犬今日怎會失了常性，正想喝叱愛犬，突然，他隱隱嗅到一股臭氣，起先他不怎麼在意，看到愛犬那種不安的樣子，喝叱牠也不聽，而那股臭氣並沒有消失，用力一嗅，似乎是從大門下的縫隙中透出來的，還覺得氣味腐臭，他這才起了疑心，按鈴，沒有人應門，他

擔心屋內的人出了事，於是致電報警，巡邏的伙計首先接報，趕到來，無法打開大門，只好召來消防員，撬開鐵閘大門，進入屋內，發現有人倒斃屋內，屍體已發臭。」

「有甚麼發現？」老虎問。

「大廈的看更說，這幾日都沒有發現死者出入，大約五六日前，有兩個人拿着工具箱，說是到死者的單位修理水喉，看更沒有理會那兩個人，看來，那兩個修理水喉的人極可能是兇手！」

「那個看更還記得那兩個人的樣子嗎？」

「那個老伯今年已六十七歲，怎也想不起那兩個人的樣子，只記得，兩個都是青年，不超過三十歲，高矮差不多。」

「這麼說，等於沒有綫索。」老虎抓抓頭，站起來。「眞是禍不單行，馬錦波那件案還未破，這裏又發生命案，不知以後還要死多少個人！」

突然，他的傳呼機响起來，他忙從腰間拿起傳呼機看一眼，隨即對張仔道：「我回警局。林Sir找我。」拍拍張仔的肩頭，急急走出屋外。

* * *

返回警局，一頭走入辦公室，老虎劈頭就對林奇偉道：「你找我，不是又發生了甚麼事吧？」

林奇偉神色古怪地朝他眨眨眼：「周Sir，別緊張，是這位梁小姐找你。」伸手指一下坐在靠門那邊一張椅子上的女子。

老虎怔了一下，扭頭望去，頓時大感意外：「姬芙，妳怎會在這裏的？」

林奇偉看了兩人一眼：「周Sir，你與梁小姐慢慢說話，我有事要出去一會。」說看朝周銳點點頭，走出外面，順手將門關上。

老虎感激地看了林奇偉的背影一眼，才對他的女朋友道：「姬芙，這裏是警察局，不是百貨公司，妳怎能隨便來找我的，小姐，我要工作的呀。」

他口中的姬芙，原來是他的女朋友。

姬芙瞥了老虎一眼，有點怯怯地道：「我來看看，你是不是眞的那樣忙，連續一個星期不見我，先前我打電話給你，你又推說工作忙，不肯和我去吃晚飯，你到底忙些甚麼？」那樣子好委屈。

老虎用力抓一下頭皮：「姬芙，我不是在電話對妳說了嗎？妳打電話來的時候，剛好發現了一件强姦劫殺案，我要趕去現場看看，那是我的工作，妳以爲我不想與妳吃晚飯，我想極了！你以爲我喜歡看到那些叫人作嘔，發惡夢的屍體？妳知道嗎？先後有三件兇殺案要我去偵辦，三件案至今還未破，教我頭痛得每晚都睡不着，如今又加上一件兇殺案，更加忙得喘不過氣來，妳說，我那有時間見妳？與妳吃晚飯？」

姬芙梁咬着嘴唇，站起來：「阿銳，我明白了，剛才那個林Sir對我說了，我現在知道，你很忙，不怪你了。」

「姬芙，妳眞好！」老虎看到女朋友那不安的樣子，心中的氣全消了，代之現出憐惜之意，伸手握住女朋友的手，輕聲道：「姬芙，我知道一個星期沒有和妳上街、見面，太過份，這樣吧，我今晚實在不能與妳吃晚飯，明晚吧，明晚七時正，在大鐘樓前見，然後，去吃晚飯，好嗎？」

姬芙梁點點頭：「說過算數呀！」

老虎用力點一下頭：「我老虎幾時說過不算數！」

姬芙梁突然睜大雙眼看着老虎：「老虎？你叫自己做老虎？原來你的花名叫老虎？嘻嘻，我看，你越來越像一隻老虎！」

老虎伸手輕輕擰着她的鼻子，齜牙咧嘴，作咆哮噬人狀：「若我眞是老虎，第一個吃掉妳！」

看着他那扮鬼扮馬的樣子，姬芙禁不住「咭咭」笑起來。

老虎乘機吻了她一下。

* * *

送走女朋友後，老虎的心情輕鬆了很多。

看到林奇偉走入辦公室，老虎忙道：「偉佬，多謝你。」

林奇偉故作不明地道：「無緣無故的，多謝我甚麼？」

老虎在他的手臂上捶了一拳，笑道：「別裝糊塗了，多謝你向我女朋友解釋！」

林奇偉笑起來：「怎麼，看你那個開心的樣子，你女朋友諒解你了？」

老虎笑着點點頭：「起先，看到她突然在辦公室內，當時眞的把我嚇了一跳，眞怕她會向我攤牌，後來，她消了氣，有如撥開雲霧一樣，一顆心才放下來。」

「老虎，看來你的女朋友很關心你。」林奇偉感嘆地道：「梁小姐是個明白事理的女子，不像那些爲了一點點不開心的事，便蠻不講理的女子，很難得！你要好好待她呀，女孩子是要愛的，我很羨慕你。」

老虎咧着嘴直笑：「偉佬，總之今次很多謝你，要不是你對她解說，只怕沒有那麼容易說得她消了氣。」

「好了，現在說說那宗强姦劫殺案吧！」

老虎於是將他所了解到的，詳細地對林奇偉說出來。

「老虎，你對這件案有何看法？」林奇偉問。

老虎摸摸下巴：「偉佬，這件案表面上像是强姦劫殺案，但我懷疑，姦劫這兩樣，並不是眞正的目的，那是掩眼法，掩飾其眞正的意圖，報復殺人。」

「老虎，你懷疑是蛇榮指使手下將于麗麗殺死的？」林奇偉看着老虎。

「嗯！」老虎用力點一下頭：「蛇榮對于麗麗指他賣丸仔給她的口供懷恨在心，於是指使手下殺死她！一是洩恨，二是殺雞儆猴，以後別的人就不敢指証他！」

停了一下，跟着又道：「最值得懷疑的人是那兩個水喉匠，我懷疑，那兩個水喉匠是蛇榮的手下假冒的！也就是殺死于麗麗的兇手！」

「有道理。」林奇偉連連點頭：「老虎，我同意你的推測！」

跟着又道：「老虎，咱們就循這方面追查下去？」

老虎摸摸下巴的鬍渣子：「偉佬，你有甚麼好主意？」

林奇偉道：「對蛇榮那伙人的情形，你比我熟悉，還是由你出主意較好。」

老虎不停用手摸着下巴上的鬍渣子，半晌，才道：「就從章魚的身上下手吧，他是蛇榮的一個得力手下，一般的行動，都是由他負責下手的！」

「好，就這麼辦！」林奇偉輕輕敲一下枱面。

* * *

今日的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四度。

走在街上，有如置身於一個熱氣爐內那樣，空氣是悶熱得令人難耐。

爲了工作，爲了生活，爲了這裏的繁榮，街道上仍然人流如潮，馬路上的汽車如梭。

這裏的人那種拚搏的精神，舉世聞名。

看看走在烈日下的人潮吧，雖然汗流浹背，大部份的人都是行色匆匆的，就像俗語所說，像是「趕着去投胎」那樣。

兩個穿着全套西裝，打着領呔的經紀，忍受着浹背的汗濕，快步走入一座商業大廈。

從燠熱的世界走入冷氣造成的清涼世界，恍似從地獄走入天堂那樣，那兩個年紀三十不到的經紀才走入大廈內，頓時如釋重負地噓了口大氣，立刻將頸上的領帶扯鬆一點，拿出手帕，抹去額上及頸脖上汗水。

邊將手帕放回褲袋內，兩個經紀邊溜了大堂內的其他人一眼，跟着走向其中一部電梯門前。

這座大廈一共有四部電梯，每一部的門前，都有人站着等候。

左邊的一部升降機最先落到地下，門開，人出，人進門關，跟着往上升。

未幾，兩個經紀等候的那部電梯落到地下，門開，有兩個穿着T恤、牛仔褲、波鞋、手上拿着公文紙袋的男人走出來，一眼看到那兩個經紀，一步走到兩人面前，沉聲道：「便衣警探，不要動！」

那兩個經紀頓時愕住，臉色刷地變白！

那兩個男人並沒有亮出証件，却飛快地拿出一副手銬，各自抓起一個經紀的手，將兩人銬起來。

大堂內的其他人看着，沒有人吭聲，只是睜大眼，驚詫地看着！

既然那兩個男人是警探，而那兩個穿西裝的人又沒有反抗，他們當然不敢干涉。

坐在大堂出入口左邊的一個管理員，也不敢加以干涉。

要知道，若是干涉警方行動，會被控「阻差辦公」這個罪名的。

「請跟我們回警局接受調查！」那兩個男人故意將聲音提高一點。

那些人聽着，更加不敢加以理會。

那兩個「西裝友」嘴唇嚅動，却說不出話來。

兩個男人立刻左右抓住兩個「西裝友」的手臂，半推半架地往外走，左邊那個男人還大聲道：「不是事必要你講，你現在所講的，將來可作呈堂証供！」

那是警方捉到疑犯時，必須說的警誡詞，大堂內那些人聽着，更加相信那兩個男人是警方人員！

走到大堂門口的時候，其中一個「西裝友」掙扎一下，張口想說話，但被抓住他手臂的那個男人低喝一聲，頓時閉上嘴巴！

沒有人聽到那個男人喝甚麼，兩個男人迅速地推架着那兩個西裝友，走向停在大厦門前的一輛房車。

沒有人留意到那輛房車甚麼時候停在那裏的。

因爲，大堂內的人都將注意力集中在那四個人的身上。

四個人才走到房車前，前後車門已打開，兩個男人立刻將兩個西裝友推入後座廂，其中一個跟着鑽進去，另一個立刻竄入前座，「砰砰」關上前後車門，車子馬上開動，往前駛去。

這一段經過，說來話長，其實，全部過程不到五分鐘。

沒有熱鬧可看，大堂內的人紛紛走入停在地下的電梯，電梯仍未下來的，繼續等候。

當然，不論是已乘電梯上樓的，還是仍在大堂等候的人，少不免會有人議論剛才發生的事情。

* * *

晚上七時許八時未到，一間酒吧的厠所內，正有兩個人在交易，買賣白粉。

那兩個人是在一個厠所格內交易的。

交易完畢，賣白粉的牛超打開厠格門先走，那知道才將門打開，一步走出去，一根短棍自旁邊向他的太陽穴猛砸下去！

他根本來不及閃避，甚至來不及叫出聲，太陽穴上挨了實實的一下，眼前一黑，已跌倒下去。

蹲在厠板上的那個白粉友驚得張口大叫，一把白森森，閃着寒光的刀鋒出現在他的鼻尖前，嚇得他下半截

叫聲硬生生咽住，只發出一下短促的啞叫聲，瞪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抖顫着，看着一步搶入來，握刀指着他鼻尖的一個兇神惡煞的人！

那人厲喝：「別叫，閉上眼！」

那白粉友索索抖顫，將雙眼閉上。

那人一掌劈在白粉友的太陽穴上，白粉友哼也沒有哼一聲，暈倒過去。

那個人立刻在牛超及那白粉友的身上搜索起來，將兩人身上的財物全部拿走，跟着將從牛超身上搜到的十多包白粉拿去大半，將五包放回牛超的身上。

至於那個白粉友向牛超買的兩包白粉，他「沒收」了一包，留下一包在他的身上，然後將牛超拉入廁所格內，走出外面，將門帶上，向守在門後的一個同伙招呼一聲。

守在廁所門後的那個人立刻將門拉開一點，往外張頭，看到沒有人，馬上閃出外面。

搜掠牛超與白粉友的那個人跟着閃出外面，順手將門拉上，與前面那個同伙往外面走去。

廁所的門上，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清潔，暫停。四個字。

大約二十分鐘左右，一輛警車停在酒吧門外，跟着跳下兩個便裝探員，是發條橙與基佬。

他們是接到一個告密電話，酒吧廁所內有人吸食毒品暈倒，立刻驅車趕來的。

＊　＊　＊

蛇榮在家裏大發脾氣。

阿强與幾個手下都不敢吭聲。

伊媚躲在睡房內，顯得好興奮，將身上的衣服脫光，露出誘人的胴體，換上一件半透明的睡袍，歪躺在床上，等着蛇榮進來。

原來，蛇榮在發過脾氣後，會變得很興奮及衝動，需要在女人的身上發洩。而他在興奮的時候，會像野獸一樣，在女人的身上又咬又抓，聽到被虐者痛苦的尖叫聲，呻吟聲，興奮更甚。

而伊媚原來有被虐待的嗜好，怪不得她能夠忍受蛇榮的變態性行爲，看到蛇榮大發脾氣，還那麼興奮。

「他媽的！你們都死了嗎？」蛇榮向阿强等人咆哮。「被人接連踩了幾脚，連人家是甚麼來路也不知道，這樣下去，還用在這個地頭混嗎？」

阿强他們仍然不敢吭聲，任蛇榮痛罵。

「牛超被捉，余仔，星仔在商業大厦被人假冒警探挾走，搶去一批白粉，沙皮豬與另外兩隻艇仔（毒品小拆家）先後被劫去所有的貨，還被打傷，你們算一下，一共損失了多少？」蛇榮憤怒得眼中兇光閃射：「這還是其次，若是傳開去，我還能在這個地頭站得住嗎？我站不住，你們也無啖好食呀，知道嗎？」

「知道，榮哥。」阿强終於吭聲。

他知道，若不答蛇榮，那會不得了，所以，他只好硬着頭皮答。

其他幾個人紛紛說：「榮哥，我們知道。」

「你們聽着，兩日之內，務必要將那些踩了我們幾次的人『刮』出來！聽到嗎？」

「聽到！」阿强首先說，其他幾個人跟着應聲。

蛇榮的氣似乎消了一點，語氣放緩下來：「有膽敢動我們的人，我想不出有那一個。九成九是那幫越南佬，還有誰！」

蛇榮咬牙切齒，又道：「他媽的，要是讓我捉到他們，我要叫他們今生今世也回不了老家！」

阿强道：「榮哥，你放心，我一定會將那幫越南佬刮出來，讓榮哥你親手炮製！」

「好！」蛇榮點點頭：「阿强，對付越南佬的事，就交給你了！」

阿强挺了挺胸膛：「榮哥，我不會叫你失望的！」

蛇榮伸手拍拍阿强的肩頭：「那幫越南佬不是善男信女，又有槍，要小心啊！」

阿强感激地道：「榮哥，我會小心的了。」

蛇榮掃了其他幾個人一眼，突然醒覺地道：「章仔呢！怎麼不見他？」

那幾個馬仔面面相覷，無人能夠回答蛇榮的話。

阿强只好開口道：「章仔或者臨時有甚麼事，所以趕不及來，說不定，他查到甚麼『料』。」

「阿强，希望如你所說。」蛇榮道：「沒事了，你們去做自己的事吧。」

「是！榮哥。」那幾個「馬仔」答應一聲，紛紛往外走。

阿强也跟着往外走。

蛇榮叫住他：「阿强，要不是那幫越南佬越踩越近！我不會讓你去對付那幫『北漏洞拉』。記着，凡事小心，我不想你有甚麼……」

阿强感動得很：「榮哥，你放心吧，我曉得該怎樣做。」

「你阿媽的咳嗽好了嗎？」蛇榮關心地問。

阿强答道：「好了，早兩日我打電話回家，阿媽說，她的咳好了，榮哥，多謝你對我媽的關心。」

蛇榮拍拍阿强的肩頭：「自己兄弟，別說這種話！阿强，我老媽子死得早，一直以來，我都將你阿媽當做我的老媽子，你阿媽是個好人。」

「榮哥，除了我阿媽，你是對我最好的一個人！」阿强好激動。

「阿强，你是我的好兄弟，我當然要對你好呀！」

跟着又拍拍阿强的肩頭：「你若打電話回家，代我問候你阿媽。」

阿强點點頭：「榮哥，我走啦。」

「嗯。」蛇榮點點頭：「要是見到章仔，叫他來見我。」跟着又道：「我想睡一會，你出去時，叫鬍鬚柱不要讓弟兄來找我，除非有緊要事。」

阿强點點頭，往外面走去。

蛇榮看着阿强走出內廳，深吸一口氣，急急往睡房走去。

未幾，睡房內响起伊媚的尖叫聲與痛苦的呻吟聲。

這一次，阿强聽不到，因爲他已走出蛇榮那個足有千五尺的單位。

＊　＊　＊

阿强見不到章仔。

其他的人亦找不到章仔。

因爲，章仔已落在警方的手上。

說得正確點，是落在發條橙與基佬的手上。

章仔是在他那條「女」（相好的）的香閨內，落在發條橙與基佬的手上。

章仔那條「女」是最近才「黐」上的，沒有甚麼人知道，所以，老虎的手下「刮」了他兩日，都「刮」不到他，也是章仔合該倒霉，發條橙與基佬恰好碰上一個叫尖嘴茂的道友，想不到，却在尖嘴茂的口中，知道章仔最近黐上一個叫美玲的舞小姐，於是便到那個美玲的香閨去瞧瞧，希望在那裏找到章仔。

發條橙與基佬的運氣眞是好，應門的是那個舞小姐美玲，兩人亮出証件，祇稱來調查一件高空擲物案。待美玲將門打開，兩人直闖入屋裏面，看到那個小廳子內沒有人，發條橙逕直闖入睡房內。

章仔就在房內的床上，他早已聽到美玲將大門打開，有人走入來，急忙跳下床，撿起掉在地上的內褲穿上，又去找長褲來穿上，剛扣好皮帶，發條橙一頭走入房內。一眼看到他，忙喝道：「章魚，原來你在這裏，終於讓我們找到你！」

章魚被堵在房內，無路可逃（房內雖然兩面都有窗口，但那是十九樓，若想跳窗逃走，那只會逃入鬼門關！準會跌死），只好强裝鎮定：「徐Sir，找我幹麼，我可沒有犯甚麼事啊。」

原來發條橙姓徐，名叫進發，美國有一齣電影叫發條橙，由於他的名字有一個發字，同事們便叫他發條橙。

「哼哈！你沒有犯事？爲何急着要表白？分明心中有鬼！」發條橙身材健碩，與電影「發條橙」中的男主角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章仔與他相比，更是相形見拙，「你怎知道我來找你，是因爲你犯了事？」

章仔被發條橙說得一時間無言以對。

「走吧，我懷疑你與一宗謀殺案有關，請跟我們回去接受調查。」發條橙看着章仔，章端生。

章仔不敢違抗，穿回外衣、T恤，走出房外。

坐在外面沙發上的美玲見章仔走出來，立刻站起來。「章哥……」

發條橙截斷美玲的說話：「他涉嫌與一宗謀殺案有關連，我們帶他回警局接受調查。」

基佬推推章仔：「走吧！」

美玲看着發條橙兩人帶走章仔，呆站着。

＊　＊　＊

發條橙與基佬並沒有將章仔帶回警局，而是帶到一個廢棄的石礦場。

章仔心知不妙，嚷叫道：「你們帶我來這裏幹嗎？你們想怎樣？」

基佬冷冷道：「你怕？怕甚麼？是不是心中有鬼？」

章仔退了兩步：「你們想怎樣？我要去警局！我要投訴！」

「別怕，只要你與我們合作，我們不會爲難你。」發條橙向章仔咧嘴一笑，不住扳動指節，發出「格格」的响聲。

「我沒有犯事，合作甚麼，我要走！」章仔驚慌得臉色也變了。

「住口！」發條橙臉色一沉，厲喝一聲。「于麗麗是不是你殺的！」

章仔神情一震，矢口否認：「于麗麗？那一個于麗麗？我根本就不認識他，你們想砌我『生猪肉』（誣陷）？找錯人了！」

「你好口硬啊！」發條橙突然摟住章仔的肩頭，將嘴巴湊到章仔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

「卡察」一聲，基佬像變戲法一樣，手上多了一部即影即有的相機，替兩人照了一張相。

章仔聽到「卡察」按動快門的聲音，還不知是甚麼意思，愕然道：「你們拍下照片，是甚麼意思？」

發條橙的反應好快，立刻將頭湊到章仔的面前，看上去，像是聽他說話。

「卡察」一聲，基佬又拍了一張。

至此，章仔終於猛然醒悟到是怎麼回事，正想張口大叫，發條橙已冷笑一聲，說道：「章魚，那兩張相要是落在蛇榮的手上，而你又失踪了兩日，你以爲蛇榮會怎樣想？」

章仔臉上陣青陣白：「你們以爲製造出那兩張相，便可以威脅我？我才不怕！」

「你看看這兩張相的效果如何？」基佬拿着兩張還未乾透的相片晃動着：「表情逼眞，效果出奇的好，我敢擔保，蛇榮看到這兩張相片後，怎看也看不出是特意炮製出來給他看的，他一定會相信你是鬼頭仔，哈哈，我不敢想像他會怎樣對付你！」

頓一下，又道：「當然，我們還會放出不利於你的消息，並採取一連串的行動，以提高這兩張相片的可信性，那時候，蛇榮不信到十足才怪！」

章仔驚恐地道：「你們，不能這樣陷害我，我要投訴……」

「投訴？投訴我們甚麼？」基佬冷笑連聲：「投訴我們綁架你？毆打你？

還是替你影相？影相可不犯法的啊，何況，會有一個鬼頭仔承認是他偷拍的，你投訴不到甚麼的！」

「章仔，是生是死，你自己想清楚吧。」發條橙拍拍章仔的肩頭。

章仔臉上神色變化不定，半晌，才道：「好吧，我與你們合作！」

發條橙拍拍他的肩頭。「章仔，你終於想通了，我早就知道你是個聰明人。」

「我有一個條件。」章仔說。

「說呀。」發條橙望着章仔。

「蛇榮一定不會放過我，我要警方保護我的安全。」

「你放心，我們一定會保護你的，直到蛇榮被判刑！」

「你們想知道甚麼？」

「于麗麗是不是蛇榮派人殺的？」

「是。」章仔突然間一脚向發條橙的下陰踢去！

發條橙冷不提防之下，吃一驚，急忙閃跳開去。

章仔那條腿才踢出一半，倏地收回，擰身撒腿便跑！

發條橙閃跳開去，脚下被一塊石絆了一下，幾乎跌倒，斜跌了兩步，才穩住身子。

基佬拿着相機已拔脚追去：「章魚，站住，否則我開槍！」

章魚不理會基佬的警告，發足狂奔。

基佬將槍拔出來：「站住，否則開槍！」

章魚連頭也不回，直往石礦場的左邊飛奔。

「砰」一聲，基佬終於開了一槍。

那一槍却不是向章仔開的，而是向天開。

章仔却沒有被那一下槍聲震往，依然向前飛奔。

大概，他認爲基佬不敢開槍射他，若是將他打死，那不但無法讓他指証蛇榮，也很難向上頭作出交代，所以，他不理會基佬的開槍警告。

發條橙已從後面追上來：「章魚，站住，你跑不了的！那裏很危險的呀！」

章魚根本不理會發條橙的警告，一個勁往前飛奔，並沒有看到一個插着的木牌上所寫着的幾個字！危險，請勿行近。

原來，那裏的土石結構由於爆石的關係，變得鬆散，隨時有塌方的危險。

發條橙就是看到那個牌子，才大聲警告章仔。

章仔已跑到礦場的邊緣，跳上一塊突出地面約二尺高的大石。

下面是斜坡。

發條橙在那塊牌子的前面停下來，大叫：「章魚，快跑回來，危險呀！」

基佬亦已停下來，但已跑前了幾步，急忙往回跑幾步。

章仔不但不聽發條橙的喝叫，反而縱身往下跳。

就在他欲跳的刹那，他脚下那塊大石突然往下塌倒。

冷不防之下，章仔驚叫一聲，往斜坡下跌落去。

那塊鬆脫塌倒的大石也往斜坡下流落去。

發條橙與基佬看得口呆目瞪，愕然站住。

兩人不敢冒險跑前去。

那塊大石往下墜滾，帶動了附近的泥土塌瀉了一大片。

「呀！」陡然響起章魚的一聲慘叫。

發條橙與基佬互相望一眼，立刻往另一邊跑去，繞路跑到斜坡下面。

那個斜坡並不高，大概只有十多二十丈高下，一個人若是順着斜坡滾下去，應該不會跌死的。

發條橙與基佬跑下斜坡，並不敢跑到章魚跌墜下去的地方，因爲，那裏仍有土石塌瀉下來，弄得塵烟瀰漫。

足足十多分鐘過後，塌下的「泥石流」才停下來。

又等了一會，那漫揚的塵烟才消散，兩人看到章仔倒卧在坡下，身上有血，那塊大石則滾出老遠，上面有血漬。

兩人確定了斜坡上的泥土不再塌瀉下來，發條橙才示意基佬站在原地，他自己跑前去，抱起身上滿是泥土的章仔，跑回基佬站着的地方。

將章仔放在地上，基佬看到章仔的後腦側有血，左肩背上也有被撞過的痕跡，左手軟軟的，臉上及手脚上也有擦傷的痕跡。

表面上看來，章仔沒有甚麼嚴重的損傷，但他似乎暈了過去，閉着眼，沒有甚麼動靜。

發條橙輕輕拍打他的臉頰：「章魚，醒醒，你醒醒！」

章魚的眼皮顫動一下，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聲。

「章魚，你怎麼了？」發條橙着急地叫，再拍打兩下章仔的面頰。

章仔突然張大口，吐出一口血。

發條橙與基佬互相看了一眼。

他們都看出，章仔的內傷可能很重，要不，不會吐血。

章仔又吐了兩口血，氣息也急促起來。

發條橙知道不妙，忙附在章仔的耳邊叫道：「章仔，你說，是不是蛇榮派人殺于麗麗的，你說呀！」

章仔嘴唇顫動，沒有聲音。

「章魚，我求求你，臨死也做件好事，說出是誰殺死于麗麗的？」發條橙發急地大叫：「你知道嗎？是蛇榮害成你這樣的，你不想死後下地獄吧？」

章仔口中咯了口血，氣息漸弱，嘴唇翕動，終於說出話來：「小魔怪……大皮球……是……榮……叫我……」聲音突然中斷，胸膛也停止起伏。

基佬低聲道：「他死了。」

發條橙站起來，看着寂然不動的章仔，連連搖頭：「他本來不用死的，是他自己害死自己的，這又何苦來哉！」

基佬嘆口氣：「他說了甚麼？」

「他說了小魔怪，大皮球兩個人的花名。」

「小魔怪與大皮球都是蛇榮的馬仔！」基佬疾聲道：「亦是章魚的兄弟，于麗麗一定是他們殺死的！」

「肯定是那個傢伙殺死于麗麗的。」發條橙道：「他還說了一個榮字，我猜，他想說是蛇榮指使的。」呼口氣，又道：「他總算在臨死之前，做了一件好事。」

「你在這裏看着，我回去開車找地方打電話通知林Sir與周Sir。」基佬道。

發條橙點點頭，就在這時，傳來一陣警號聲，發條橙往斜坡上頭一看：「基佬，不用去了，有伙記來了。」

* * *

章仔跌下斜坡，被大石撞死的消息，警方沒有即時向外公佈。

那是林奇偉與周銳的主意，恐怕消息一公佈，傳了開去，被蛇榮及其手下得悉，那要找到小魔怪林錦培與大皮球包正球，只怕沒有那麼容易。

因爲，以蛇榮之奸狡，在聽聞章仔的死訊後，一定會多少猜到其中的原因，爲了保險起見，肯定會將小魔怪與大皮球收藏起來。

老虎派出所有的手下，務必要將小魔怪林錦培與大皮球包正球找到。

案情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林奇偉與老虎都感到興奮。

陳克等人連續在小魔怪、大皮球流連出沒的地方找尋兩人，却找不到兩人。

而另一方面，在一個地盤停車場內，却發生了一件槍戰案！

阿强不愧是蛇榮的得力手下，很快便查出連串的被「劫」事件，是那幫越南佬幹的！

他還查出越南佬的藏身地點。

爲了証實得到的消息無誤，他親自帶了一個手足到那個地盤改建的停車場去查探。

他是駕車去的。

查探之下，証實他得到的消息無誤。

他留下那個叫牛展的手下在附近監視，他則馬上趕回去告知蛇榮。

蛇榮聽完阿强的「報告」後，興奮得雙眼發光，連聲稱讚阿强能幹。

接下來，兩人商議如何對付那幫越南佬。

足足商議了兩個小時，才商議好對付越南佬的行動步驟。

蛇榮握拳在几面上輕輕搥了一拳，咬牙道：「他媽的，這一次一定要送他們回越南老家！一個也不讓他們走脫！」

阿强道：「榮哥，我敢擔保，那幫越南佬一個也逃不了！」

「阿强，我要親眼看到那幫越南佬挺屍，還想親手斬他們幾刀！」蛇榮恨透了那幫越南佬。

阿强勸道：「榮哥，這種事情還是由我們去做，你不要去吧，免得發生意外。」

蛇榮握着拳頭，用力晃動一下：「我一定要看看他們是否有三頭六臂，膽敢動到我頭上！我要看他們怎樣死法！」

阿强還想說話，蛇榮揮揮手，阻止他說話：「阿强，今晚我一定要去！」

今晚的天氣很悶熱，停車場的管理員耐不住熱，搬了張椅子，坐在管理處的外面，連風扇也移到外面，放在地上吹。

這時候已是深夜十二時左右，停車場內停滿了汽車。

在停車場裏面的一角，有一間鐵皮屋，打開的窗口有燈光透出來。

除了從鐵皮屋內透出的那一點燈光外，停車場內黑暗一片。

黑暗中，墻頭上有不少人影冒起來，迅速地跳入墻內地上，被停放的車輛掩遮住。

眨眼間，人影已出現在靠近鐵皮屋前面的車輛附近。

鐵皮屋內的人似乎毫無所覺。

一輛車子的旁邊突然閃起一點火光，一個人影將手上的物體點燃了，用力擲向鐵皮屋的窗口。

緊接着，從不同的車輛旁邊或是後面，飛出七八個曳着火光的瓶子，飛向鐵皮屋的窗口及砸在鐵皮造的墻上，發出不大响亮的爆破聲，爆洩出大團火焰，燃燒起來。

最少有四個自製的汽油彈飛入屋內，落地爆燃，火光熊熊。

掩蔽在車輛附近的人影中，起碼有五個人手上有槍，從不同的方向指着鐵皮屋的門口及窗口。

只要有人從那兩個地方衝出來，肯定會被槍彈射中。

但是，緊閉着的屋門一直沒有打開來，沒有人從屋內衝出來，亦沒有人從窗口內跳出來。

至於坐在大門口那邊，管理處外面的那個看更，亦沒有動靜。

原來，在汽油彈爆燃時，那個看更驚詫起身往後瞧看時，被一條自管理處後竄出來的人影一刀劈倒在地，連哼也沒有哼出一聲。

那條人影立刻將大門上的一道小門打開來、外面立刻竄入三條人影，被從管理處中射出來的燈光一照，當中的那一個赫然是蛇榮。

就在這時候，停車場裏面响起幾下槍聲，兩聲慘叫。

蛇榮以爲自己的手下向那些越南

佬開槍射擊，忙對其它三人道：「快跑過去，我要看看那些越南佬怎樣死法！」

三個手下擁着他，往冒起火光，響起槍聲的地方跑去。

驀地，有人大叫：「榮哥，快跑出停車場，我們中了越南佬的詭計！」

蛇榮一聽，聽出是阿强的叫聲。大吃一驚，急忙往回跑！

裏面，槍聲與慘叫聲、呼喝聲、碰擊聲響成一片，恍似戰場一樣。

阿强及其弟兄在車輛之間與匿在車輛上的越南佬互相射擊，追殺！

阿强那一面冷不防之下，起碼有五六個人被對方擊倒。

原來，鐵皮屋內根本沒有人！

越南佬設下了空城計。

越南佬不在屋內，原來分別匿在車輛後及車內，或是車底下，在阿强等人向鐵皮屋擲出汽油彈，全神貫注在屋內是否有人衝出來的時候，匿在車上或車內、車底下的越南佬，突然向他們開槍射擊！

由於阿强他們的所在都已落在那些越南佬的眼內，所以，他們向阿强等人開槍襲擊時，都彈無虛發，每一槍都射中一個人。

阿强這一次帶了二十個人來，留下三個保護蛇榮，連他在內，還有十八個人，照他估計，那幫越南佬不過六七個人，十八對七，又是在「迫蛇出洞」的情形下，應該足够對付有餘。

那知道，却中了越南佬的詭計，應該說，是越南佬誘他們上當，一下子被擊倒五六個！加上對方在暗，自己在明，形勢並不樂觀。

阿强也受了傷，被一顆槍彈擦傷右肩頭上一塊皮肉，正與匿在幾輛車後的一個越南佬互相射擊。

他在大聲叫蛇榮快離開停車場後，與那個對手互相射擊了兩槍，差一點被橫裏射來的一顆槍彈射中，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驀地，他聽到蛇榮發出一聲驚叫。

他大吃一驚，朝那個與他互射的越南佬開了兩槍，彎着腰，飛快地向大門口那邊竄奔過去。

「砰砰」兩下槍聲在他身後響起，槍火追着他身形連射，幸好都沒有射中他。

「砰」的一聲，他驟覺腿側有如被烙鐵炙了一下般，痛得他悶叫一聲，脚步跟蹌，幾乎跌倒，咬着牙，忍着痛，一個勁往前竄奔。

衝到大門口前，他一眼看到地上倒着兩個人，其中一個他認出是保護蛇榮的三個弟兄之一——左手劉，另一個並不認識，不過他猜測可能是停車場的看更，他心裏又驚又急，一頭竄出大門外，即時聽到三下槍聲。

他看到馬路的左邊有兩個人護着一個人往前面的一輛車子急奔過去，後面有一個人窮追，他吸吸氣，停下來，向後面那條窮追的人影開了一槍。

可惜，射不中那個人。

那個人身形往左一竄，趴下來，朝亡命地奔向車子的三條人影開了兩槍。

「呃！」「啊」兩聲慘叫應槍響起，護着前面那人的兩條身形一窒，跌倒下去。

那條趴下來的人影的槍法好準！

阿强咬着牙，向那條趴下來的人影一口氣將剩下的幾發子彈射光。

那條人影發出一聲短促的厲叫，沒了動靜。

「榮哥，你快開車走！」阿强向快奔到車子前的那條人影大叫。

那條人影停下來，扭頭叫道：「阿强，快跑上來跟我一起走！」

阿强停下來，「榮哥，你先走，我不能扔下手足不顧！」

「阿强！」

驀地，一下槍聲震斷了蛇榮的叫聲，阿强身子猛地一震，仆倒下去。

蛇榮也被那一下槍聲及阿强的跌倒震得呆住。

就在這刹那，第二下槍聲響起。

蛇榮身子一歪，幾乎跌倒，痛哼着，急往前面的車子奔去。

「蛇榮，你跑不了！」一個人厲喝一聲，自後面飛奔追前去！

眨眼間，那人從仆倒下去的阿强身邊奔過。

阿强就在這刹那間上身微挺，雙手急抄，一把抓住那人的一隻脚踝。

那人冷不防被仆倒地上的阿强一抓，脚下一絆，重重地跌倒下去。

「榮哥，快跑呀，別告訴我阿媽！」下面的話突然斷止，跟着是「砰砰」兩下槍聲。

那個被阿强「絆」跌的人挺身扭腰，朝阿强連開兩槍！

阿强的身子應槍連震兩下，一點反應也沒有。

原來，他已咽下最後一口氣！

但是，他至死也緊抓住那個人的足踝不放。

那個人掙踢了兩下，都掙不開阿强抓住他足踝的手，却瞥到蛇榮已跑到汽車前，拉開車門，情急之下，那人向蛇榮開了兩槍！

蛇榮發出一聲痛叫，急忙蹲下來，竄入車內。

那人口裏吐出一句不知甚麼話，挺身坐起來，將槍口伸到阿强抓住他足踝的手腕前，開了一槍。

阿强那隻手腕幾乎被打斷，手指放鬆開來。

那人再用力一掙，終於掙開阿强的手，立到跳起來，發足向汽車跑去。

一陣引擎發動聲中，蛇榮已開動車輛，往前駛去！

那人眼見追不上，立刻停下來，瞄準了，向車子的輪胎開槍射擊。

但却射不中汽車的車輪，蛇榮駕着汽車，起先閃避不定，跟着便向前飛馳！

那人又向汽車開了一槍，始終阻止不了，只好看着蛇榮駕車逃去，轉眼間，沒入黑暗之中。

汽車聲漸遠漸散，一陣警車的急號聲却突然傳來，飛快地向這邊移動，越來越響。

那個人回頭往馬路的另一頭望去，只見數盞閃動的藍燈向這邊「飛」來，吸口氣，他再往停車場望去，那裏已經沒有槍聲，也沒有其他的聲響，沉寂得有如一個停屍場！

將手槍插在褲頭上，那人往馬路的對面竄去，很快便消失不見。

* * *

四輛警車風馳電掣地趕到停車場前，停下來，從車上跳下大批衝鋒隊員、警員與便裝探員，每一個都荷槍實彈，那些衝鋒隊員更是身穿避彈衣。

林奇偉與周銳也在其中。

林奇偉是這一次的指揮官。

他們是接報後，立刻趕來的。

可惜，他們來遲了。

那些衝鋒隊員首先衝入停車場內，那些警員與探員才跟着進入停車場。

他們沒有遇到襲擊或抵抗，要不是在門口旁邊的管理處發現倒着兩個人，他們不相信停車場內曾經發生過槍戰及打鬥。

因為，停車場內一點動靜也沒有，亦沒有火光。

原來，由於鐵皮屋不是用木材搭建的，燒不着，屋內外的火在汽油燒光之後，便自動熄滅。

在警方人員趕到來之前，經已熄滅。

停車場內除了管理處及鐵皮屋有燈外，其他的地方都沒有燈，因此，裏面頗黑暗，幸好那些警員與衝鋒隊員都隨身携帶了手電筒，在手電光的照射下，在停車場內搜索起來。

他們在停放的車輛之間，發現了七八個倒在地上的人，其中五個死了，三個受傷昏迷。

他們還撿到不少彈殼。

最無辜的是停放在那裏的車輛，不少都遭到槍擊刀劈棍砸，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

經過辨認，老虎與他的下屬——陳克、添叔等人認出，三個傷者及四個死者是蛇榮的手下。

只有一個死者無法認出是誰。

那個死者的身上沒有任何身份証明文件。

從那死者的樣貌看來，林奇偉與老虎都認為，有可能是越南人。

停車場內搜不到甚麼，衝鋒隊及警員在停車場外面一帶地方展開搜查。

結果，他們在馬路邊發現兩個死人，其中一個的左手腕幾乎被射斷。

不用說，那個死者是阿强。

另一個從膚色及樣貌去猜，大概是越南人。

他們還在停車場的附近找到兩個受了傷，大概無法走得動，躲藏起來的傢伙。

那兩個人被基佬他們認出，是蛇榮的馬仔。

發條橙認出停車場那五條死屍中，有一個死者是他與基佬找了一日都找不到的小魔怪。

看着那些屍體，林奇偉對老虎道：「明天的報紙頭條新聞，一定會用大字標題，登載這件槍戰案。」

老虎道：「好久也沒有發生過甚麼大新聞了，如此刺激的大新聞，他們怎會錯過。」

一頓，又道：「這個報告，只怕要寫不少頁紙。」

林奇偉道：「蛇榮與越南佬終於火併，從眼前的情形看來，蛇榮似乎吃了大虧，損兵折將。」

老虎摸着下巴的鬍渣子。「發生了這件事，在我們來說，雖然不是好事，但從另一方面去看，却是一件好事，最起碼，也令到蛇榮斷手折脚，元氣大傷。今後，我們要對付他，就容易得多了。」

「老虎，有一句話說，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蛇榮雖損兵折將，他一定吞不下那口氣，若是就此罷休，他肯定站不住脚，保不住他的地盤，因此，他必然不會就此罷休，遲早會向越南佬下手，從今日開始，我們要嚴密監視蛇榮的動靜，並盡快找到越南幫的藏身地方。要不，他們若是再來一次火併，不知怎樣向上頭交代。」

頓一下，又道：「發生了今晚這件事，肯定會引起社會公衆的不安，及輿論的批評，我們要有心理準備承受社會輿論壓力。」

「林 Sir，周 Sir，外面的記者想見你們。」一個警員匆匆走過來。

原來，外面已聚集了大批記者。

不但有各報館的記者，還有電台，電視台的記者。

林奇偉與老虎互相看一眼。「你出去對那些記者說，我與周 Sir 馬上出去。」林奇偉對那個警員說。

那個警員答應一聲，轉身往外去。

林奇偉拍拍老虎的肩頭。「老虎，見到那些記者，要小心說話呀，待會是你說，還是我說？」

老虎耍手兼擰頭。「我最怕見記者，還是由你說吧！」

林奇偉笑了，與老虎往大門口走去。

* * *

蛇榮躲在他的另一個「格」(藏身的地方)內，並沒有返回他一向居住的那個家。

他之所以躲起來，一方面是避免

被警方的人找到他，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自己的安全——提防那幫越南佬找上門向他下毒手。

他受了兩處槍傷，雖然不算嚴重，但若被警方找到他，就算他有三寸不爛之舌，也無法向警方辯說他與停車場的槍戰案沒有關連。

爲了安全起見，只有幾個心腹手下才知道他的藏身之處。

他的情婦伊媚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所以，警方人員到他的家去找他時，連伊媚也說不出他在甚麼地方。

由於警方懷疑蛇榮是那場槍戰案的主謀，所以，老虎下令屬下探員全力探查蛇榮的下落，務必要將他找到。

一時間，黑道上風聲鶴唳。

魂斷異鄉　美夢破滅

蛇榮一連聽到幾個壞消息。

他在北區新開設的夜總會、按摩院、蒸氣浴室，一日之內，被警方兩度搜查。

有三個「艇仔」被越南幫的人劫掠，不但毒品被搶去，人也被打傷。

兩個馬仔不明白死去。

他的手下人人自危，都躲起來，不敢露面。

有人公然在他的地頭出售毒品。

這一連串的壞消息，令到蛇榮又驚又怒，大發脾氣。「他媽的，越南佬已經踩到我的頭上，我若再不還以顏色，以後別想再在這裏混下去了！」

「砰」一聲，將一張椅子砸在短几上，几椅俱破！

阿祥咬牙切齒道：「榮哥，你說得對，再不將那幫越南佬打倒，我們在北區只怕連站的地方也沒有！」

阿祥的傷本來還未完全痊愈的，在損兵折將，連得力助手阿強也死去的情形下，蛇榮只好將他從醫院「召」來協助他。

「阿祥，我要親自對付那幫越南佬！」蛇榮一張臉漲紅。「我要親手殺死他們，要不，怎對得起死去的阿強與那些弟兄！」

「榮哥！你受了傷，還是……」阿祥擔心地看着蛇榮包着的左手臂及臉頰上用紗巾貼着的地方。

蛇榮晃着拳頭，磨着牙道：「阿祥，我實在吞不下那口氣，我要讓道上的人知道，我是打不倒的，也不是好欺負的！」

跟着他揮一下手。「阿祥，你親自去找大聲公，要他盡快向那幫越南佬傳話，說我願意與他們談判！」

蛇榮口中的「大聲公」，是一個老江湖，人面極廣，消息靈通，黑道上若有甚麼衝突或是糾紛，都是他做中間人，替兩方面傳話。

當然，他亦得到好處，要不，他才不幹。

阿祥遲疑了一下，「榮哥，你不是眞的與那幫越南佬談判吧？」

蛇榮目露兇光，「當然不是！我是要將他們送到地獄閻王那裏！」

＊　＊　＊

這晚的月亮又圓又大，再加上天高雲淡，清澈的月光照射下來，四下裏一片清明。

這裏是一片開闊的野地，地上雖然有草，却沒有一棵樹。

在如此清明的夜晚，野地上的情形一目了然。

兩輛車子從相反的方向慢慢駛入那片野地。

兩車駛到相距約五丈遠的地方，同時停下來，跟着，車門打開，從前座各自走出一個人。

兩人站在車門旁邊，互相對望着。

左邊那輛車旁的人首先開口：「越南阮！」

對面那輛車旁的人跟着開口：「大蛇榮！」

兩輛車子的後座車門自兩邊打開，各自走出兩個人。

從左邊車內走出來的一個人將手上的半截香烟扔在地上，走到前面那個人的旁邊：「我就是蘇榮！那一個是越南阮？」

對面即時有人應道：「大蛇榮，我就是越南阮！」一個人從後座門邊走上前，在前座車門旁邊停下來。

雖然雙方相距約五丈遠，仍然隱約看到對方的樣貌及車內的情形。

兩輛車內，除了駕駛座上各自坐了一個人外，車廂內沒有別的人。

換言之，雙方各自來了四個人。

站在這一邊車子前座車旁的蛇榮目光灼灼，直望着對面那個自稱越南阮的人，「越南阮，你們眞夠膽量，居然敢動到我的頭上！」蛇榮咬牙切齒。

對面那個身材並不高大，但却很精悍的越南阮冷笑兩聲。「大蛇榮，你別舢板充炮艇了，你有多少料，我們知道得一清二楚！嘿嘿，不是猛龍不過江，那一晚在停車場，我們一共只有八個人，你們却有十多二十人，哈哈，還不是被我們放倒了五六個，吃了我們的大虧，連你也領教了我們的厲害，掛了彩。」

蛇榮恨得咬牙切齒，「越南阮，你想怎樣？」

越南阮拿出一包烟，好整以暇地拈了一枝香烟，叨在嘴上，跟着打着火機，點着香烟，深吸一口，邊噴烟邊道：「廢話，你不會心裏不知道吧！」

「我想聽你怎麼說！」

「那你聽着！」越南阮道：「你若想長命百歲，改行去做生意，或是去做寓公！你的地盤，我們要定了！」

蛇榮忿怒得全身微微的顫動。「越南阮……你吃了大蒜，你以爲憑你們幾個越南佬，就可以將我踩到地底

下？發你媽的大頭夢！」

越南阮的廣東話說得出奇地純正流利，聽他的口音，猜不到他是越南人。「大蛇榮，既然你不肯自動退出，那就說到這裏吧！」

大蛇榮發出連串冷笑聲。「越南阮，你既來了，若不談出一個令我滿意的結果，別想離開這裏。」

「你想怎樣？」越南阮眼中兇光暴射。

「要你們永遠躺在這裏！」大蛇榮厲聲道：「越南阮，你們太自負了，你們來這裏赴約，哈哈，犯了一個令你終生後悔的錯誤！」

「四個對四個，不是我誇口，你們不堪一擊！」

蛇榮厲喝一聲：「出來！」

喝聲中，車子後面的行李箱蓋自動彈開來，跳出兩個手拿以色列製造，又巧又輕的衝鋒槍的漢子，從車子的後座下，亦竄跳出一個人來，手上同樣握着那種小巧輕便的衝鋒槍。

那種衝鋒槍的威力很强猛，於一秒鐘內可以發射出五六十發子彈。

一支那樣的衝鋒槍，其威力比五六支手槍的威力還厲害。

蛇榮不愧是蛇榮，奸狡蠱惑，在車子內暗中藏着三個手拿武器的手下。

三支輕巧的衝鋒槍對準了越南阮與其他兩個越南人。

越南阮那兩個同黨自始至終，沒有開口說過話。

「大蛇榮，你以爲用那種手段，我就會怕你，哈哈……別說你們一共只有七個人，想當年我在越南打仗，有一次我一個人遭遇一排南越兵，我一樣對付得了他們，你們只有六個人，何懼之有！」

「有」字才出口，他將手上的烟蒂彈上天空，飛快地斜撲落地上。

站在車子另一邊的兩個同黨亦疾向外竄，撲落地上。

那輛車子陡地發出一聲「咆哮」，全速向蛇榮那邊衝過去！

一陣密集槍聲就在那刹那驟然响起，槍火分別激射向越南阮與那兩個同黨，還有那輛像一頭狂牛般狂衝過來的車子。

乒乒乒、乒、聲中，那輛車子的擋風玻璃被槍彈射得爆碎飛洩，車頭彈痕累累。

駕駛車子的司機沒有被射中，靈巧地從開着的門下竄撲出外，跌落地上，連滾幾滾。

蛇榮眼見那輛車子快衝過來撞上自己的車子，忙向外飛閃開去。

那個司機以及站在車外的五個人，慌不迭四散走避！

那個司機才跳出車外，衝過來的車子已撞上蛇榮那輛車子，發出一下驚天動地的爆炸聲！

霎間，爆閃起來的火團，映得附近的地方一片光亮！

那個才跳出車子的司機被爆發起來的火團吞沒。

兩輛汽車亦被炸得散碎開來，四下洩射！

蛇榮與其他五個人均在爆炸的範圍之內，可能都逃不過被炸死的厄運。

越南幫這一着車中藏炸葯的毒計，比起蛇榮的車內藏人，惡毒厲害多了！

爆炸聲過後，那裏仍然火光熊熊，附近的地上，有人在掙扎爬動。

那一邊的越南阮與三個同黨亦從地上跳起來，向在地上掙扎爬動的人開槍射擊！

兩個在地上掙扎的人頓時趴在地上沒了動靜。

有兩個爬動的人停下來，開槍還擊！

其中一個啞着聲叫：「榮哥，榮哥！」

聽聲音，是阿祥。

一個伏在地上的人動了一下，「阿祥，替我殺死那些越南佬！」

蛇榮沒有死！

但也被炸傷！

越南阮立刻向蛇榮開了兩槍！

阿祥突然跳起來，全身是血，拐着一條腿，邊開槍掃射，邊向越南阮及其同黨伏着的地方衝去！

越南阮與三個同黨各自在地上滾動，並向狂衝過來的阿祥開槍射擊。

阿祥身上接連中了三槍，大吼一聲，將手上的槍扔向越南阮四人趴着的地方，跟着一頭栽跌下去，沒有再動一下。

「大蛇榮，你今晚走不了！」越南阮突然大喝一聲，挺起上身，向手脚並用、狼狽地爬動的蛇榮開了兩槍。

蛇榮厲叫一聲，側倒下去，馬上又掙扎着往前爬。

越南阮的一個同黨突然跳起來，衝向蛇榮那邊。

「砰砰……」陡地一個趴在地上不動的蛇榮的手下，向那個越南人射出一串槍火。

那個越南人張口叫了一聲，上身往後一仰，跌倒下去。

一個越南人罵了一句越南話，咬牙切齒地，向開槍射倒那個越南人的蛇榮手下開了三槍。

那個人中了兩槍，身子震動了兩下，便寂然不動。

越南阮從地上竄起來，衝向蛇榮。

「噠……」一串急驟的槍聲驀然响起，流螢般的一串槍火從越南阮的身邊射過，嚇得他急不迭撲倒在地上。

一輛車子開着車頭大燈，從蛇榮及其手下先前駛來的方向，飛一樣衝過來。

另外兩個越南人立刻向那輛車子開槍射擊。

越南阮等人的後面，亦响起汽車

飛馳的聲音，車上有人向對面狂衝過來的那輛車子開槍射擊。

越南阮頓時鬆口氣。

他們的援兵到了。

好明顯，對面狂衝前來的車子，是來接應蛇榮的。

兩下裏互相射擊，槍火亂飛。

突然間，响起叫兩方面都膽顫心驚，從擴音器傳來的聲音：「我們是警方人員，你們已被包圍，所有人將槍放下，站着舉高雙手！」

在靜夜，曠野中，那聲音特別响亮，特別撼人心弦。

那輛衝向越南人那邊的車子立刻車頭一擺，往斜刺裏衝去，車上的人都不去理會蛇榮的生死，逃命要緊！

越南阮與兩個同黨亦從地上竄起來，往後跑向駛前來接應他們的那輛車子。

那輛車子接載了三人後，立刻掉頭，往回飛馳。

「停車，放下武器，舉起雙手，要不，後果自負！」從擴音器中傳來响亮的呼喝聲。

兩輛車子都沒有理會警方的警告，各自落荒飛馳。

那兩輛撞在一起，被炸得散碎開來的車子，仍在燃燒。

陡地，四下裏亮起幾條光柱，射向那兩輛落荒飛馳的車子。

那是警方帶來的强光照射燈。

跟着，是奔跑的人影，急馳响號的車聲，以及連續不斷的槍聲。

八車分別向兩輛各自飛逃的車子追擊堵截，那一片荒野地變得好不熱鬧。

兩輛飛逃的車子上的人，兇猛地向追擊圍堵的警方車輛開槍還擊。

蛇榮的馬仔，那幫越南人，都不想落在警方的手上。

他們只好拚死往外逃。

突然間，載着蛇榮馬仔的那輛車跳動了一下，跟着車身一歪，幾乎翻側，翹起的一邊車輪打着空轉，馬達暴吼，就是動不了！

車上有人叫罵，詛咒，那輛車子就是不能往前開動，車上的人不再指望車子能夠開動得了，紛紛跳下車，覓路奔逃。

原來，那輛車子的一邊車輪深深地陷落一個土坑內，以至無法往前駛動。

追逐堵截的警方人員及車輛很快便將從車上跳下來，各自覓路竄逃的七八個蛇榮的手下圍堵起來，那七八個傢伙眼見無路可逃，在警方的勸喻下，不得不棄械投降。

警方人員迅速地將那幾個傢伙鎖扣起來。

越南人那輛車子居然能夠衝破警方的堵截，往前狂衝！

警方兩輛車子窮追。

三輛車子在追逐中互相開槍射擊。

追逐中，路面忽然變得凹凸不平，狂馳的車子在這種地上飛馳很危險，由於車子震動得很厲害，隨時有翻車的危險。

駕駛警車的警員爲了車上同僚的安全，將車速減慢。

坐在領先那輛警車司機位旁邊的老虎馬上着急地叫道：「老洗，不要放慢速度，一定要追上前面那輛匪車，決不能讓他們逃去！」

開車的警員——老洗擔心地道：「周Sir，那隨時有翻車危險的呀，若是翻車引至同車上有人死傷，這個責任我負不起！」

周銳情急得厲聲道：「老洗，快加快速度，有甚麼事，我負全責！」

司機老洗聽他那麼說，不敢違抗，只好咬着牙，加大油門，加速往前飛馳。

就這二三分鐘的時間內，載着越南人的那輛車子，已將警車拋下老遠，不要命地往前飛馳。

車子有如脫韁野馬那樣，在野地上飛馳，跳躍，有兩次差點翻車，坐在車上的警員都緊抓住可以抓牢的地方，極力穩住身體。

老虎仍嫌車子開得慢，不停催促司機將速度加快。

司機被老虎催促得緊，只好又加大油門，車子搖晃得更厲害。

轉眼間，追近了前面那輛車子。

陡地，越南人那輛車子車尾一翹，一頭往下衝落去。

緊接着，响起一聲爆炸。

老虎那輛車子衝到越南人的車子後面，急忙刹停下來。

老虎首先跳下車。

他往下面望去，不由倒抽一口氣。

就在他脚下不到三尺遠的前面，就是一面陡坡，下面是一條大水溝，估計有二十公尺高，土溝的下面，越南人那輛車子四脚朝天，尾部擱在一塊大石上，着火焚燒，附近的地上，有三個人躺着。

坐在車後廂的三個警員亦跳出車子，走前幾步，看到下面的情形，都禁不住倒抽一口氣。

「追！」老虎突然疾喝一聲，當先往坡下奔去。

原來，他發覺有三個人順着土溝邊沿往下竄奔。

由於土溝邊上長滿了尺多兩尺高的野草，那三條人影又貼着溝沿竄奔，被野草掩遮，上面的人雖然居高臨下，却不容易看到那三個人在竄逃。

三個警員互相望了一眼，亦跟着往斜坡下面衝去。

那個司機在上面看着，替老虎與三個同事揑把冷汗。

* * *

老虎與三個警員雖然窮追，仍然被三個越南人跑掉。

他們只好折返，乘車返回槍戰的地方。

那塊野地上，被車頭燈、照射燈照得一片明亮，衝鋒隊、軍裝警員、便衣探員，加上救護人員，人數不下五十人，好不熱鬧。

老虎找到林奇偉，心急地問道：「偉佬，找到蛇榮嗎？」

林奇偉與老虎是這一次行動的指揮官，他們是在接到一個神秘人打來的告密電話後，馬上召集人手，率隊趕來。

那個神秘人的綫報不是「流料」，他們還來得及收拾「殘局」，收穫很大。

林奇偉對這一次的行動很滿意。

「老虎，那條大毒蛇經已被打死了。」林奇偉拍拍老虎的肩頭。

老虎頓時鬆口氣。「蛇榮那條屍在那裏？」

「那邊。」林奇偉伸手往救護車停放的地方一指。

老虎立刻急步走向那邊。「我要看看，蛇榮怎麼個死法？」

林奇偉跟着老虎。「一隻脚削去一大塊腿肉，左肩頭被打碎，致命的是被一顆子彈射穿腰腹，加上失血過多，活不了。」

「偉佬，你看到他的時候，經已死了？」老虎扭頭問。

「還有一口氣。」林奇偉道：「但已說不出話來，看他的樣子，似乎死不甘心。」

走到救護車旁邊，老虎停下來，看着地上排列着的十多條屍體，兩道目光終於落在其中一條屍體上。

那就是蛇榮。

情形與林奇偉說的一樣。

看到蛇榮終於變成一個死人，不能再販毒害人，老虎心裏一陣痛快。

「偉佬，他這樣死了，便宜了他！」老虎又有點不甘心。「蛇榮這種人，應該將他關在監獄內，終身監禁，還要做苦工，直到死爲止，那才能夠抵償他犯下的罪行！」

「老虎，像蛇榮這種人，確是應該判他終身監禁，讓他嚐一下鐵窗生涯，懺悔所做過那麼多壞事……他這樣死了，確是便宜了他！」

跟着又道：「不過，他死了，總比被他逃脫了要好，要不，又不知要費多少時間，人力，才能夠捉到他。」

「偉佬，這一次的行動收穫大吧？」老虎往四下裏掃一眼。

林奇偉滿意地點點頭。「收穫非常大，蛇榮死了，他的手下不是死傷，便是被捕，說得上鏟除了蛇榮這股販毒勢力，越南幫也死傷了五六個人，雖然逃了三個，我看他們亦成不了氣候，我們這一次的行動，可說大獲全勝！」

「能夠鏟除蛇榮這股黑勢力，有如拔去一根眼中釘，心裏好痛快！」老虎長長地透口氣。

「老虎，恭喜你。」林奇偉握住老虎的手。

老虎怔了一下，咧嘴笑道：「偉佬，恭喜你。」

兩人用力握着手，連連搖動着。

* * *

上頭(警方高層，也就是周銳的上司)對於這一次的行動及收穫，大爲滿意，特別是鏟除了蛇榮這個社會毒瘤，對林奇偉與老虎嘉獎一番。

大皮球包正球在這一次的「槍戰」中既沒有受傷，也沒有被打死。

不過，他被警方拘捕了。

原來，他與另外近十個手足負責接應，而他們是在爆炸後，才趕去接應的，雖然與越南人發生槍戰，他與車上的人都沒有受傷，車子陷落土坑後，他們一個也跑不掉，全部被警方拘捕。

大皮球在老虎的親自訊問下，招認于麗麗是他與死去的小魔怪姦殺的。

他還供認，是蛇榮主使的，他與小魔怪不過是奉命行事。

于麗麗被姦殺的案子，終於完全偵破。

而馬錦波被殺案，也可說破了案。

雖然仍未能夠捉到兇手，但從已死的黃志昌口中，已將案情查個清楚明白——馬錦波是被越南幫的人殺死的。

這大半年來發生的四件命案，總算破了兩件。

至於那兩件仍未破的案，老虎與林奇偉亦從被捕的蛇榮馬仔的口中，得到一些仍未經証實的綫索——士多老闆豬頭炳——朱火炳，還有那個青年，都是蛇榮手下的毒品小拆家，兩人先後被殺，老虎等人都懷疑是越南幫的人殺的。

這是一條可以成立的綫索。

有一點令到林、周兩人怎也想不通的是，那個神秘人爲何要打電話告密，他的目的是甚麼？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個神秘人到底是誰！

兩人對這些疑問暫時都找不到答案。

還有，那逃了的三個越南人，仍未緝捕歸案，林、周兩人已命令手下幹探，四出偵查他們的下落，務必將他們緝捕法辦。

老虎曾派人到幾個越南難民營去搜查，找尋可疑的人，雖然帶走幾個人，經過查問後，都將他們放了。

因爲，那幾個人不是他們要找的「越南人」。

他們與那幫「越南人」無關。

那三個逃脫了的越南人並沒有躲在難民營內，他們到底躲在甚麼地方？

* * *

那三個越南人躲在一座空置了，等待清拆的樓宇內。

那是一幢唐樓，只有五層高。

上址的兩層已被拆掉，不知怎的，下面的三層仍未拆，因多月來，也不見有拆樓工人去開工拆樓。

那座唐樓被圍板封了起來，地盤的大門被鐵鍊鎖着，若不是地盤的工人，若要進入，只有爬上圍板進去。

第二層樓內，在黑暗的一角，也是比較空闊的地方，三個越南人席地而坐——都倚靠在牆上。

未尋美夢　已入地獄

黑暗中，六隻眼都發出閃閃的光芒。

還有，三個人赤裸的身上，在黑暗中，綁着白紗布的地方清楚地顯示出來。

靠在牆角上的一個用力將手上的烟蒂按在地上捺熄，擔心地道：「上尉，他會依言給我們護照、錢，送我們離開這裏嗎？」

坐在當中的那個咬咬嘴唇。「阿寬，你放心吧，他不敢食言反悔的！」

坐在最外面的那個接口道：「上尉，再去打電話吧，我不想在這裏多呆一刻，我想盡快離開這裏！」

「上尉，他會不會故意拿起話筒，不想我們打電話找到他？」坐在牆角的阮武寬用手捂住嘴巴，咳了一聲。

上尉的目光閃動一下。「他要是想撇開我們，他一定會後悔莫及！」

「上尉，我們死了那麼多兄弟，替他將那個蛇榮連根拔去，一定要他多給一筆錢，要不，怎對得起死去的幾個弟兄。」

「要他給多一百萬！」阮武寬道。「作爲死去的弟兄的安家費！」

上尉冷笑一聲。「阿寬，一百萬太少了，我要他多給我們二百萬！我們越南人的命不是那樣賤的，十萬八萬就可以買到一條！」

頓一下，又道：「不計我們死去的弟兄，單是那個地盤，也值五百萬！」

「上尉，你要他給我們五百萬？」坐在最後面的那個驚詫地叫出來。

「嗯！」上尉用力點一下頭。「春水，你不是嫌少吧？」

那個人——春水急忙搖搖頭，「上尉，五百萬不是小數目，不少了，不少了，我怕他不答應。」

「他不能不答應。」上尉冷笑一聲，「除非他不想活，或是想坐牢！」

「要是有五百萬，去甚麼地方也成！那太好了。」阮武寬興奮地道：「我們每人一百萬，二百萬給死去的弟兄做安家費，哈哈！有了錢，我們就不用被人送回越南，受苦受難，那種生活我受夠了！」

上尉搖搖頭。「阿寬，做人要講良心，死去的弟兄賠了一條命，我們三個仍活着，比起死去弟兄，賺了一條命，我們怎能再拿多的，將少的分給死去弟兄的家人？這樣做，對得起死去的弟兄嗎？」

春水接口道：「阿寬，上尉說得對，我們在事先都說好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每個人都一樣，分到相同數目的錢，上尉帶領我們，並沒有因爲做得多，想得多而要分多點錢，你那樣說，我不贊成！」

阮武寬面有愧色，舔舔嘴唇，說道：「上尉，春水，我錯了，我不該那樣說。上尉說得對，不論得到多少錢，都拿來均分！」

「阿寬，這樣才是啊！」上尉拍拍他的肩頭。「我再出去打電話給他。」站起身來。

「上尉，小心啊！」阮武寬與春水同聲說。

上尉點點頭。「你兩個也要小心啊！」向兩人擺擺手，穿上外衣，小心地往外走。

這個單位除了那一角較空敞外，其他的地方都放滿了破爛的傢俬雜物，都是以前的住客搬走時，遺下的垃圾。

* * *

上尉這一次終於將電話打通。

他是在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的。

那邊聽電話的，正是他要找的人。

「喂，我是上尉！越南阮。」上尉低聲說，兩眼透過電話亭的玻璃，往外掃視，留意疏疏落落的行人。

這個時候，不過是晚上九時許，由於那一帶都是商業大厦，沒有甚麼店舖及住宅，所以，下班後，那一帶便顯得比較冷清。

上尉原來就是蛇榮口中的越南阮。

話筒中傳來那個人的聲音，「喂，越南阮，你怎麼這時候打電話來，我還以爲你也……」

越南阮冷冷道：「你當然想我們全部死光，那你不但得到蛇榮的地盤，亦不用給一塊錢我們……」

那人急急道：「越南阮，你怎麼這樣說，我怎會是那種過橋抽板的人……」

越南阮打斷那人的話。「你不是那種人，最好，你聽着，我要你明天便將護照及錢拿來給我們。」

話筒中傳來那人的聲音。「不成問題，不成問題，你們越快離開，對你們對我都更加安全，我已安排好了一切，隨時可以送你們離開這裏！」

「我們也想盡快離開這裏！」阮上尉道：「你聽着，我們死了那麼多人，我們要你給多一點錢！」

聽筒中即時傳來那人的聲音。「沒問題，沒問題，我多給你們十萬塊，一共一百萬！」

越南阮冷哼一聲。「十萬塊？你未免太看不起我們了！我們的命眞的那麼不值錢？」

「不不不！」聽筒中傳來那人急促的聲音。「我絕對沒有那個意思，你也知道，替你們買護照，安排偷渡到外國，再加上一百萬，算起來差不多要二百萬。」

「蛇榮的地盤十倍於二百萬！」越南阮打斷那人的說話。「花五六百萬，連指頭也不用動一下，便可以得到蛇榮的地盤！物超所值，不用一年，你已經能夠賺回那筆錢！你若是出價一千萬，馬上有人爭着拿錢買下蛇榮的地盤！我們本來不想加錢的，但死了八個弟兄，八條命，你說值多少錢？五百萬，不算多。」

那人唉聲嘆氣的。「越南阮，要加，也不能加那麼多啊！一加加了四倍有多，我那裏拿得出那麼大筆錢？」

越南阮突然對話筒道：「有差佬過來，你別收綫，繼續聽着！」跟着他笑起來，不算細聲地向話筒說道：「阿珍，我聽朋友說，那齣電影很好笑的呀。妳馬上出來吧，我們去睇午夜場，好嗎？」

果然有一個警察向電話亭這邊走過來，走到電話亭前，留心地透過玻璃打量了越南阮一眼，大概看到越南阮說得興高彩烈的，又隱約聽到他說的幾句話，認爲越南阮沒有甚麼可疑，便一直走過電話亭，沒有理會電話亭內越南阮！

從眼角瞥到那個軍裝巡警走過電話亭，越南阮頓時鬆口大氣。

但是，他馬上又緊張起來——一個警察正越過馬路，急急向他這邊走過來。

他只好又向話筒又笑又說的，幸好那個警察只看了他一眼，便匆匆走過電話亭，大概急着追上剛才走過的那個同事。

噓口氣，他正想向話筒說話，話筒中已傳來那人的聲音。「喂，喂，你沒事吧？」看樣子，那人比他還要緊張。

越南阮忙道：「沒事，那兩個差佬走過去了。」

「越南阮，快說回正經事。」那人催促道。

越南阮道：「五百萬，一塊錢也不能少。」

「這……分明是勒索！」那人有點生氣。「五百萬，不是五百塊錢啊，你們未免獅子大開口吧？」

越南阮冷笑一聲。「你到底答不答應！」

那人頓了一下，大約一分鐘後，才說道：「這樣吧！一人退一步，二百萬！」

越南阮幾乎沒有大笑起來，「二百萬？你還說一人退一步，你不是不曉得計數的吧，一下子減了三百萬，還說一人退一步，他媽的，你行了三步。」

「我最多只能拿出二百萬。」那人道。

「那你留着過下半世吧！」越南阮作勢要掛上電話。

「喂喂！」話筒中傳來那人發急的叫聲。「越南阮，不要收綫呀！」

越南阮將拿開的聽筒放回耳朵上。「有話快說！」

「三百萬！」那人一口道。「我想辦法籌三百萬給你們！」

「五百萬。」越南阮冷硬地道。

「唉！我要是拿得出，也不用和你討價還價了。」那人唉聲嘆氣。「我實在拿不出啊。」

「那我讓一步，四百萬！」越南阮道。

「三百五十萬吧！」那人還價。「我盡力去籌。」

越南阮猶豫了一下。「不成，四百萬！」

「三百五十萬！」那人口氣好硬。

越南阮想了一下，終於讓步。「好吧，甚麼時候，甚麼地點交錢？」

「五日後，晚上十時正，在白沙頭！」

「五日後，不成！」越南阮道：「明日！」

那人發急地道：「短短五日內，或許還能夠籌到，一夜一日之間，我無法籌到。」

「那後日吧。」越南阮讓步。

「不，最快也要四日！」

「三天！」越南阮再讓一步，但口氣堅決。「我們不想再在這裏多留一日！」

那人沉默了一下。「好吧，三日後，我盡力而爲，地點不變，仍是晚上十時！」

「到時見！」越南阮說完立刻收綫。

* * *

這晚的月亮缺了大半，天氣却沒有那樣熱，陣陣晚風吹過，吹得樹葉輕搖。

站在岸上向黝黑發亮的大海望去，無邊的黝暗，給人一種深不可測的神秘感覺。

十時還差十分，兩個人出現在距岸邊約二十公尺的地方，靜靜地站着。

四下裏很靜，靜得可以清楚地聽到天籟，時間一秒一分過去，距十時正還差三分鐘。

就在這時，不遠處有兩個人走來，其中一個手上提着一個公文箱。

那兩個人走到先到的兩個人面前，停下來，沒有拿手提公文箱的那個人抬腕看看手錶。「越南阮，還差二十秒才到十時，我沒有遲到。」

暗淡的夜色下，隱約可以看到那人是個小鬍子，身形高大，前額微禿，髮向後梳，從那人的外形看來，年紀約在四十開外。

早到的兩個人正是越南阮——上尉及阮武寬。

春水似乎沒有來。

「都辦妥了！」上尉兩道烱烱的目光直射在那個身形高大的人的臉上。

「若不辦妥，我怎會準時來見你們！」那人笑笑。「錢已帶來，你自己點算一下。」

說着話，朝站在身旁那個手拿公文箱的人揮揮手。「阿華，交給他們。」

那個人點點頭，走前兩步，將手上的公文箱向越南阮遞過去。

伸手接過的是阮武寬。

他將公文箱放在地上，打開來，跟着從身上拿出一支筆型手電筒，開亮了，用口咬着，照着那個公文箱——箱內整齊地放着一叠叠鈔票，阮武寬立刻拿起一叠，以手指從上到下一撥，那叠鈔票立刻一張張揚彈起來，在手電筒光的照射下，阮武寬看到每一張都是大額鈔票。

那是美鈔。

面額一百元的美鈔。

「數清楚，一共是四十五萬美鈔。」那個身形高大，長着小鬍子的人說，「折算起來，只多不少。」

阮武寬拿起第二叠鈔票，快速地檢看。

「護照呢？」阮上尉問。

小鬍子道：「都帶來了丶就你們兩個？」

阮上尉搖搖頭。「三個。」

「阿華，將護照交給他們，讓他們揀回自己那一本。」小鬍子對那個手下說。

那個阿華從身上拿出一個公文紙袋，遞給阮上尉。

阮上尉接過，打開公文袋，伸手拿出三本護照，逐一打開，辨認上面的姓名及相片。

那是美洲一個小國的護照，也不知是眞的，還是僞造的。

阮上尉一共拿出九本護照，將分別屬於他、阮武寬及春水的三本護照揀出來，將其餘的拋還給那個阿華。

其他幾本護照，是死去的那幾個越南人的，他們已經用不着了。

「越南阮，還有一個在那裏？他不要到外國去嗎？」小鬍子問，雙眼左張右望。

「他就在附近。」阮上尉道：「他僥倖沒有死，替你賣命的都是想到外國去，怎會不去？」

頓一下，跟着又道：「到下船的時候，他自會出現。」

小鬍子乾笑兩聲。「阮上尉，難道你不相信我？」

阮上尉打個哈哈。「十一個人，只剩下我們三個，怎能不小心一點，若我們也出了意外，怎對得起死去的八個弟兄，胡生，請你別見怪。」

小鬍子又乾笑兩聲。「阮上尉，我怎會見怪，江湖險惡，我明白的，但是，我不是那種人。」

「上尉，數目不差！四十五萬美鈔。」阮武寬終於數完，興奮地將箱蓋蓋上，一手拿起公文箱，站起來。「要不要看看。」

阮上尉搖搖頭，跟着對小鬍子道：「甚麼時候下船？」

「十一點。」小鬍子看看手錶。「還差二十分鐘就到十一時。」

「那裏上船？」阮武寬插口問。

「就在這裏。」小鬍子說。

「送我們到那個國家？」阮上尉問。

「阿根廷，」小鬍子道：「那條船是到阿根廷的。」

「安全？」阮武寬問。

「當然安全！」小鬍子道：「每個人五萬元，三個就是十五萬！」

阮上尉看着小鬍子。「胡生，我先小人，後君子，我們若出了事，你一樣會有痲煩！」

小鬍子忙道：「阮上尉，你放心吧，我不是那種不講信用的人，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合作！」

阮上尉連連搖頭。「只此一次，到了外國，我們不會再爲錢賣命，一次已經夠了！能夠到外國，不用被送回越南，我們已經心滿意足，老實對你說，若不是我們被甄別爲非難民，不能移居外國，等着被遣送回去，我們才不會替你賣命！」

「你在北越還是南越當兵？」小鬍子問。

「北越！」阮武寬搶着說：「他在北越當兵時，是上尉。」

「阿寬！」阮上尉瞪了阮武寬一眼。

阮武寬伸伸舌頭，閉上嘴巴。

「阮上尉，你既然是北越共軍，爲何還要坐船到這裏，做難民？」小鬍子好奇地問。

「他復員後，被政府安排回家去種田，捱不住，眼見那樣多人坐船逃亡，他也跟着……」

「阿寬，你就是愛說話！」阮上尉又瞪了阮武寬一眼。

「你們怎會說廣東話的？」小鬍子好奇地問。

「我們並不是純正的越南人。」阮武寬又開口道：「我們的祖先原是華僑，所以，會講廣東話。」

「胡生，還有五分鐘便到十一時。」阮上尉提醒小鬍子。

小鬍子「哦」了一聲，看看手錶，忙對那個手下道：「阿華，快發訊號。」

阿華答應一聲，從身上取出一個手電筒，開亮了，向着海面射去。

未幾，便聽到一陣輕微的快艇聲，跟着漸近漸大聲，終於，阮上尉與阮武寬都看到，一艘快艇飛快地從海面向岸邊飛過來。

快艇上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駕駛員，另一個大約是助手。

轉眼間，快艇已飛滑到岸邊下面，馬達聲漸漸停下來，那個助手從艇上跳到岸邊的一塊大石上，將快艇繫好，然後跳上岸上，還未站穩，便對小鬍子道：「胡生，那幾個？」

小鬍子指一下阮上尉與阮武寬，「他們兩個，還有一個……」

阮上尉立刻撮唇發出一陣貓頭鷹的叫聲。

一個人影立刻從手槍射程範圍的距離處出來，飛快地向他們站着的地方奔來。

那人跑到近前，阮上尉一眼便認出，那人是春水。

原來，正如阮上尉所說：小心駛得萬年船，爲防萬一，他將春水埋伏在附近，若有甚麼動靜，春水馬上接應，對方有所顧忌之下，自然不敢亂來。

「春水，拿到錢了，四十五萬美鈔。」阮武寬與奮得眞想高聲歡呼，但又不敢。

「只有他們三個？」那人看着小鬍子。

小鬍子點點頭。「阮上尉，該下快艇。」

阮上尉點點頭，對那個從快艇走上岸的人道：「朋友，大船在那裏？」

那人用手指一下海面遠處的三數盞昏亮的燈火。「就在那裏。」

阮上尉一揮手，當先向停在岸邊的快艇走去。

阮武寬跟着，手上緊緊地拿着那個公事箱。

春水則從距離小鬍子等人約五公尺外的地方走下去，繞路走向快艇。

小鬍子站在岸邊上，與那個手下阿華看着阮上尉三人登上快艇。

據說，那種快艇的馬力要比水警的快艇還要快，不但可用來載運偷渡客，把他們載到停在公海上面的遠洋輪上躱起來，偷渡到外國，亦載運貨物(大多是香烟、電視機，錄影機等)，走私回內地，獲取暴利。

看着阮上尉三人登上快艇，那個助手解開繫在石上的繩索，小鬍子向阮上尉三人揮手。「上尉，順風順水，一路平安，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再見！」

那個助手解開繩索，跳上快艇。

駕駛快艇的人馬上發動馬達，快艇徐徐離開岸邊。

阮上尉三人向岸上的小鬍子揮手。「胡生，再見！」

快艇掉頭，岸上的小鬍子大聲道：「上尉，再見！」

阮上尉三人扭頭往岸上望去。

就在這刹那，附近的水面突然冒起四五顆腦袋，跟着是魚槍，只聽「卜卜」幾下異聲驟响，四五支魚槍射向快艇上的阮上尉三人！

駕駛快艇的與站在艇頭的那個助手，「砰砰」兩聲，跳落水中！

阮上尉三人驚覺的時候，已經遲了！

阮武寬大叫一聲，一頭跌下去！

他被一支魚槍射中右胸靠着肩頭的部位！

阮上尉也發出一聲痛哼，右肩頭被一支魚槍擦破皮肉，受了傷。

最幸運的春水，沒有被魚槍射中。

那是全靠阮上尉手急眼快，伸手一把將他推得跌出一步，恰好避開激射過去的兩支魚槍，要不，他準會被射中！

那四五個從水面下冒起來的人在發射了魚槍後，立刻沒入水中，沒有再浮起來！

上尉心知不妙，大叫一聲：「快跳水！」第一個往水中跳下去。

春水、阮武寬亦飛身跳落水中。

一聲爆炸就在那刹間响起，那隻快艇在火光中四分五裂！

才滾下水的阮武寬被那一下爆炸所吞沒。

岸上的小鬍子與那個手下阿華爆炸時，都趴在地上，爆炸過後，立刻跳起身，注視着被火光映亮的水面。

兩人的手中都握着槍。

快艇的殘骸在燃燒着，水面上滿是一張張美鈔，以及被爆碎的快艇碎塊，但却見不到一個人浮起來。

那幾個蛙人也沒有冒出水面。

小鬍子與阿華全神注視着水面，只要是沒有帶着潛水裝置的人浮上水面，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開槍！

驀地，有一個人浮出水面。

阿華立刻開槍射出。

那個人並沒有帶着潛水裝置。

浮出水面的人連中兩槍，沒有沉下水中，依然浮在水面。

看清楚，那個人應該早已死了，缺了一條腿，右胸上插一支魚槍，應該是阮武寬。

「砰」一聲，一下槍聲乍然响起，阿華身子一震，叫一聲，斜退一步，用手捂住左肩頭。

小鬍子嚇得立刻趴下來，雙眼緊張地往水面搜視。

他聽出那一下槍聲是從水面响起的，但却看不到開槍的人在那裏。

「砰」，水面上又响起一下槍聲，那個阿華身子打了個轉，跌倒下去，一動不動，大概死了。

小鬍子大驚失色，胡亂向水面開槍射擊。

陡地，水面上响起一聲痛叫。

緊接着，在附近的水面上，出現了五個蛙人，手上拿着魚槍，在水面搜索。

小鬍子看到自己的手下出現，頓時鬆口氣，張口大叫：「阿興，一定要找到他們，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知道嗎？」

「老細(老闆)，聽到了。」五個「蛙人」中，有一個大聲應。

五個蛙人在附近的水面找了足有二十分鐘，都找不到阮上尉與春水的影子，他們似乎消失在水中。

「老細，那兩個找不到啊！」一個「蛙人」向岸上的小鬍子叫。

小鬍子遲疑地道：「再搜搜！」

五個蛙人又在水面搜索。

搜索了五分鐘左右，一個蛙人叫：「老細，找不到呀！」

小鬍子猶豫了一下。「好吧，都上來吧！」

五個蛙人立刻泅到岸邊，爬上岸上。

小鬍子對第一個爬上來的手下道：「怎會找不到的？他們應該被炸死或炸傷的呀，沒理由逃得了的！」

「老細，他們逃不了的！」那個手下邊將頭上的潛水鏡除下來，邊說道：「那兩個越南佬就算沒有被炸死，也會被淹死，老細，你放心吧，那兩個越南佬不會再出現的！」

小鬍子抹抹額上的汗水。「阿興，留下兩個人在附近看着，那樣，我才放心，正所謂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那個阿興點點頭，扭頭對兩個脫下潛水衣的青年道：「阿權，阿鐵，你兩個留下來，在這一帶岸邊搜索，若發現那兩個越南佬，送他們歸西。」

那兩個青年答應一聲，從身上拿出手槍，沿着岸邊搜索。

「老細，這裏不宜逗留，說不定，警方已聞訊趕來。」

小鬍子點點頭，向遠處的一棵大樹下走去。

他的車子停在那棵大樹下。

阿興與另外兩個手下跟着小鬍子走向那棵大樹。

驀地，後面有人大叫：「胡冠生……」跟着是砰砰五六下槍聲！

小鬍子與三個手下紛紛倒下。

那兩個搜索的青年乍聞槍聲，立刻沿着岸邊往回奔。

兩條人影從岸邊下面慢慢爬上岸上，其中一個哼了一聲，另一個忙問：「上尉，你……」

發出哼聲的那個人正是阮上尉，他說道：「春水，我還支持得住。」

跟着，兩個人慢慢爬起來，往小鬍子與三個手下倒下的地方走去。

兩人手上的槍握得緊緊的。

春水與上尉都受了傷，上尉傷得比春水要重，在水中將阿華開槍擊斃的就是他，但他的肩頭也被一支魚槍射出一道很深的血洞，若不是他的肩頭露出水面不多，他的肩胛會被射穿！

兩人一步步走向小鬍子四人倒着的地方，越走越近。

驀地，側面有人向他們開槍射擊。

春水大叫一聲，一頭跌倒下去。

「春水！」上尉大叫一聲，身子往下一蹲，向從左邊岸邊竄撲過來的兩個人連開三槍！

那兩個人應槍撲跌在地上。

「砰砰」兩聲，上尉身子晃了兩下，身上兩個地方鮮血直冒，頭一垂，跌倒下去。

倒下的小鬍子與阿興手上均握着槍，挺坐在地上。

那兩槍，是阿興開的！

小鬍子胡冠生根本沒有被射中，他一直裝死倒在地上。

阿興雖然受了傷，却傷得不怎麼重，他在倒下後，被胡冠生按着，示意他不要動。

他們終於等到機會向上尉和春水下手。

看着上尉倒在地上不動，阿興首先從地上跳起來，向上尉走去。

他剛才開槍的時候，看得很清楚，那兩槍都射中上尉的身體，上尉絕對活不了。

胡冠生站起來，跟在阿興的後面向前走。

驀地，遠處傳來一陣急促的警號聲。

胡冠生與阿興吃驚地扭頭往警號聲傳來的方向望去。

倒在地上不動的上尉就在這刹那握槍的手艱難地抬起，食指一扣，連開三槍。

槍聲未歇，他握槍的手已無力垂下。

阿興連中三槍，身子搖晃着跌倒下去。

胡冠生嚇得差點軟倒下去，定一下神，咬牙切齒的，洩恨地向上尉的屍體開了五六槍，跟着回身向大樹下跑去。

「胡——冠——生！」身後突然响起令人汗毛直豎的叫聲，跟着是兩下槍聲。

胡冠生的身子震抖兩下，背上現出兩個血洞，雙手張開，重重地撲跌在地上！

「上尉！上尉！」春水將手上的槍丟掉，艱難地爬向上尉的身邊。

春水竟然未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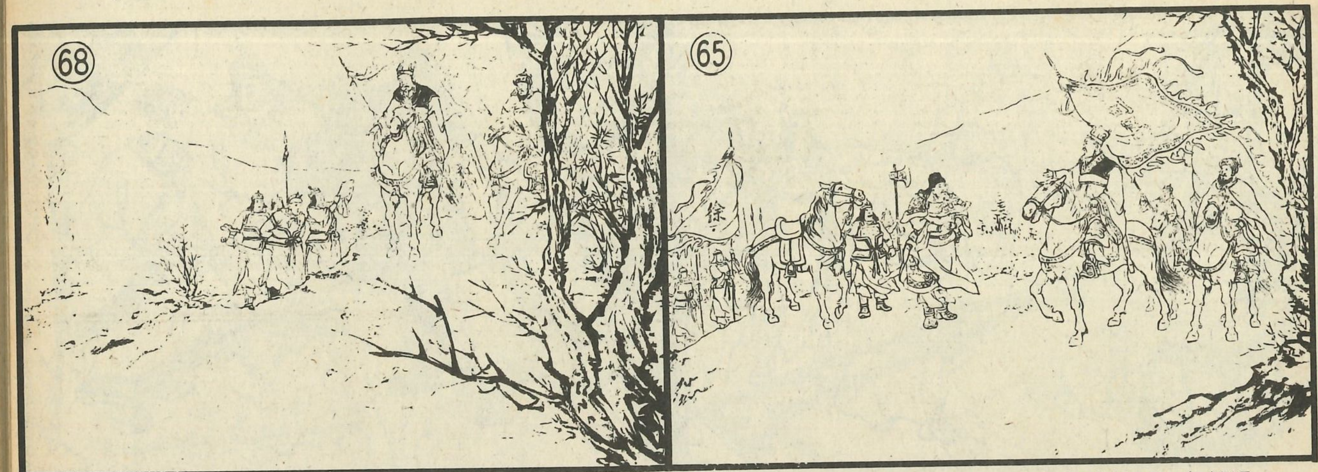
剛才那兩槍是他開的！

艱難地爬到上尉的身邊，看到上尉全身是血，已經死了，春水激動地啞聲叫：「上尉，你死了，你們都死了，我還活着幹嗎？」

急促地喘了幾口氣，他伸手從上尉的手上拿過那支手槍，仰起頭，將槍嘴頂在自己的太陽穴上，發出鬼哭神嚎般的慘笑。「上尉、阿寬、廣武……你們都死了，不能到外國去……我也不要到外國去……我跟你們一起……到地下……」砰一聲，子彈從他的另一邊太陽穴穿射出來，春水仰起的頭也重重地跌落在地上，一縷鮮血從太陽穴的彈孔中流出來，流過他的眼角、鼻樑、流到地上，染紅了泥土……

急促淒厲的警號聲突然大鳴，四五輛警車風馳電掣駛來，車頭燈照着地上那些血漬斑斑，寂然不動的屍體……

（全文完）



68　孟達的親兵再也不敢抵賴，把孟達謀反的事和盤說了出來，又把孔明回覆孟達的密信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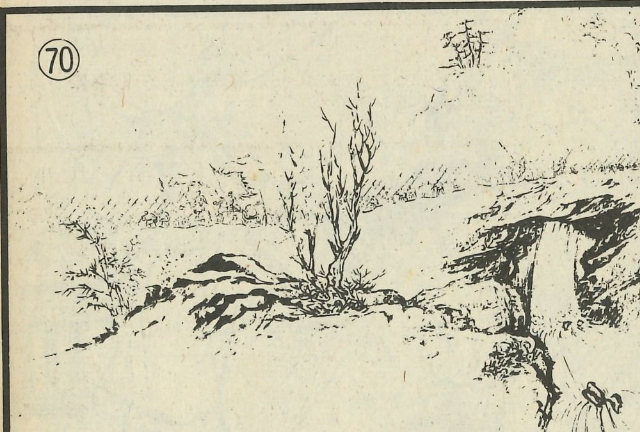
65　司馬懿領兵趕了兩日，在一個山坡下，忽然遇見了徐晃。徐晃下馬見過司馬懿，說道：「天子御駕已到長安，聽說都督改了行軍路綫，特命我來探問開到哪裡去？」



69　司馬懿拆開孔明的信一看，大驚道：「英雄所見皆同，孔明早就悉破了我的用心。幸而截獲這信，孟達到底反不成了。」



66　司馬懿凑近徐晃耳邊說：「孟達要反，我去拿了他，才能到長安見駕。」徐晃大吃一驚，說：「既然如此，我願意做先鋒同去。」司馬懿大喜，便會合人馬，命徐晃擔任前鋒。



70　他催趕軍馬，連夜直奔新城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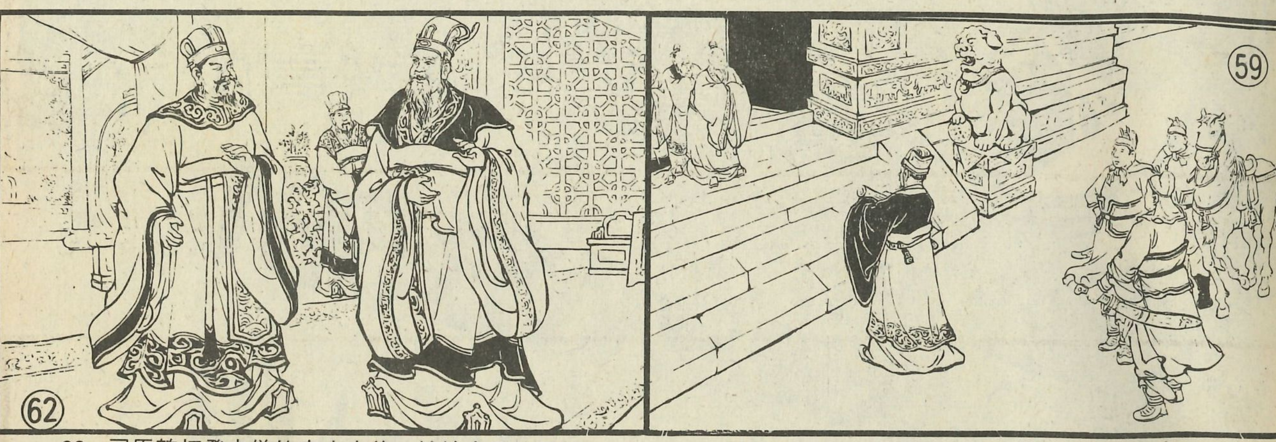


67　大軍又趕了兩日，哨兵來報：捉住了孟達的一個親兵，還搜出諸葛亮給孟達的回信。徐晃立刻命哨兵押了那人去見司馬懿。

三國演義之卅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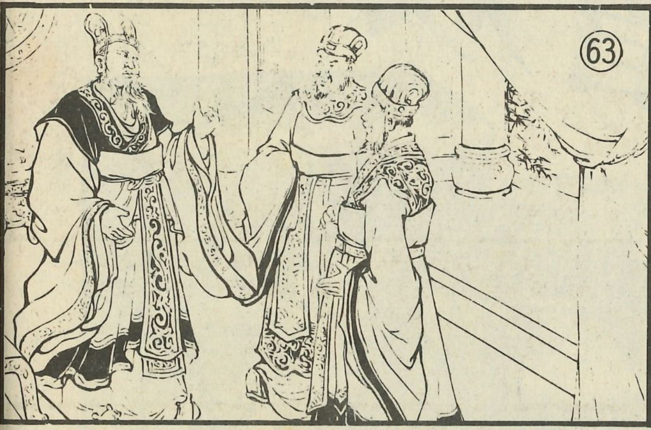
擒孟達（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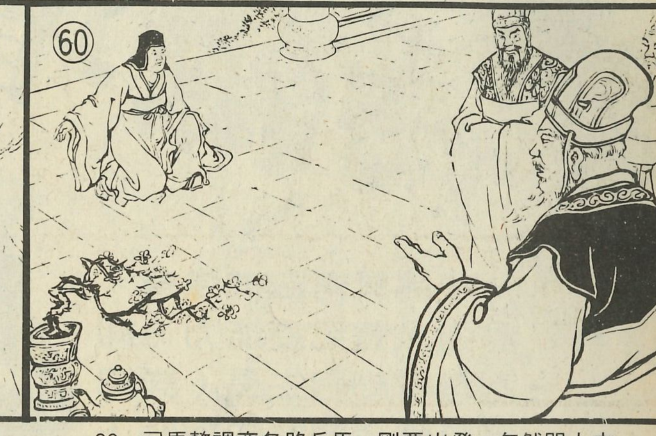


62　司馬懿打發申儀的家人走後，拍拍自己的頭額，對司馬昭說道：「皇上的洪福不淺！孟達造反，一定是和孔明通謀的。要不是我剛剛在這時出山，東西兩京可就危險了。」

59　話才說完，曹睿的專使到了。司馬懿接過詔書，非常高興，便下令調集宛城各路軍馬，準備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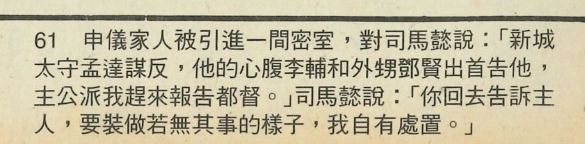
63　司馬師說道：「父親趕緊奏明天子，等聖旨一到，就可以去收拾孟達。」司馬懿笑道：「你們眞不懂事。若等聖旨，往返至少一月，哪裡還來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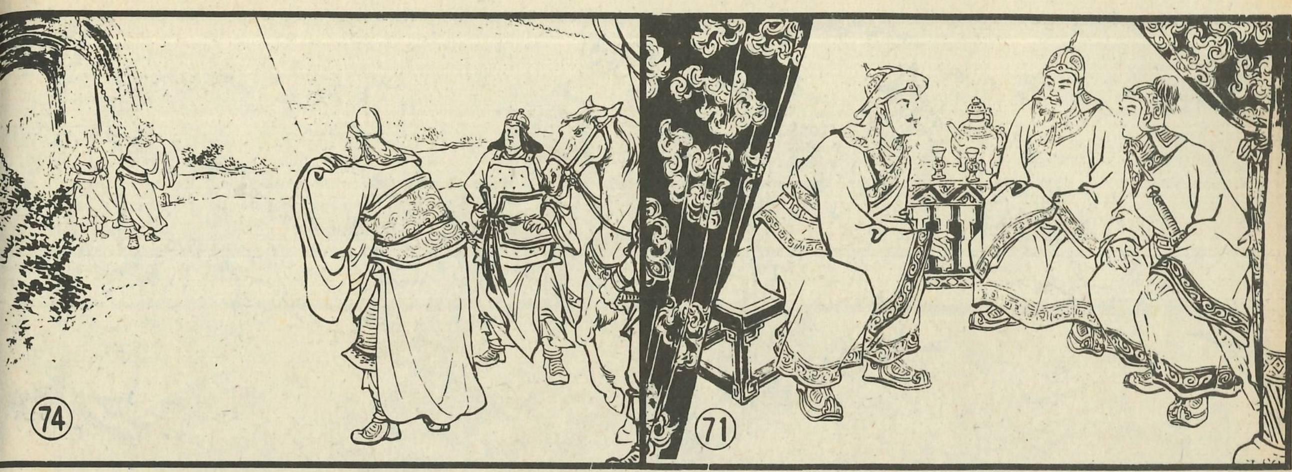
60　司馬懿調齊各路兵馬，剛要出發，忽然門人來報：「金城太守申儀派家人來求見都督，有機密事稟報。」司馬懿便傳那人進來。



64　司馬懿立即點齊人馬，改變路綫，往新城進軍，限令部隊一天要趕兩天的路，稍有遲慢，就要斬首；一面又故意派參軍梁畿連夜去通知孟達，叫孟達出兵攻打蜀軍，使他不生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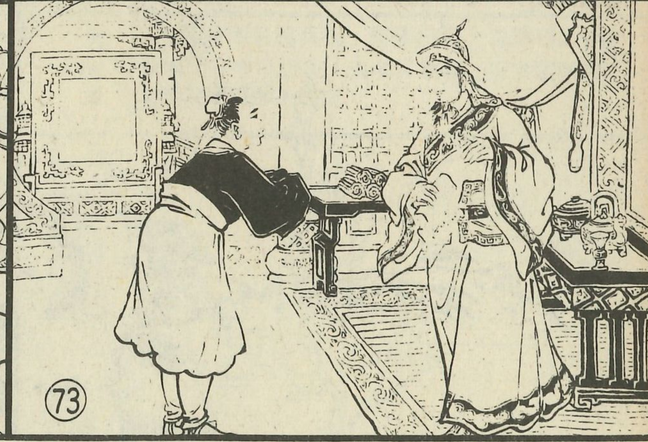
61　申儀家人被引進一間密室，對司馬懿說：「新城太守孟達謀反，他的心腹李輔和外甥鄧賢出首告他，主公派我趕來報告都督。」司馬懿說：「你回去告訴主人，要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我自有處置。」



71　却說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克日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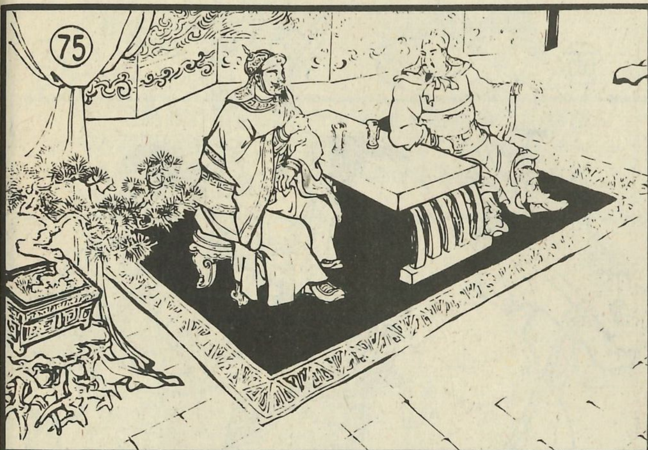


72　申儀和申耽已得司馬懿指示，裝做要和孟達一同起事，每天調練人馬，只等司馬懿的兵到，準備內應。



73　申儀和申耽却又派人去稟告孟達：軍器糧草目前還沒有籌集、準備好，不敢約期起事。孟達聽了，也不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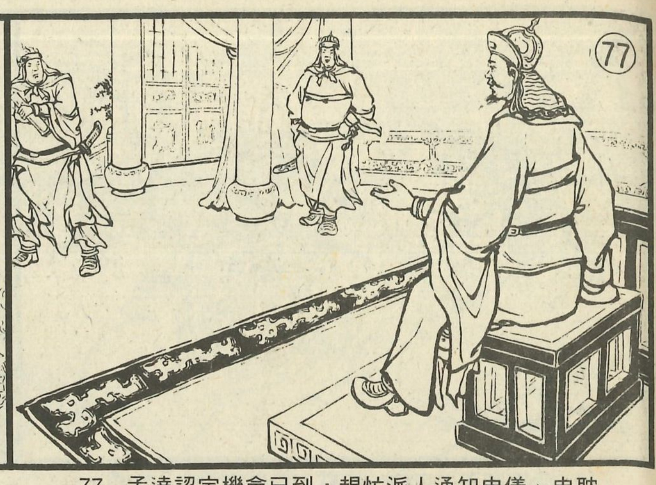
74　參軍梁畿來到新城，孟達出城相迎。梁畿說司馬懿受命爲平西都督，召集各路軍馬，以退蜀兵，要孟達調集兵力，聽候調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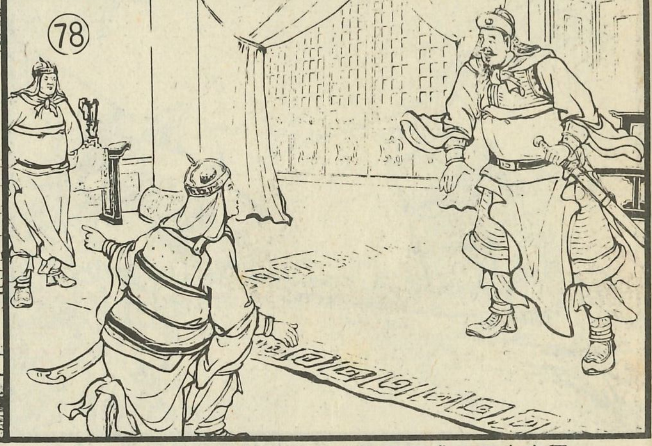
75　孟達問：「都督何日起程？」梁畿回道：「已經離開宛城，往長安去了。」孟達心中暗喜：我的大事成功無疑了。



76　當下設宴款待了一番，將梁畿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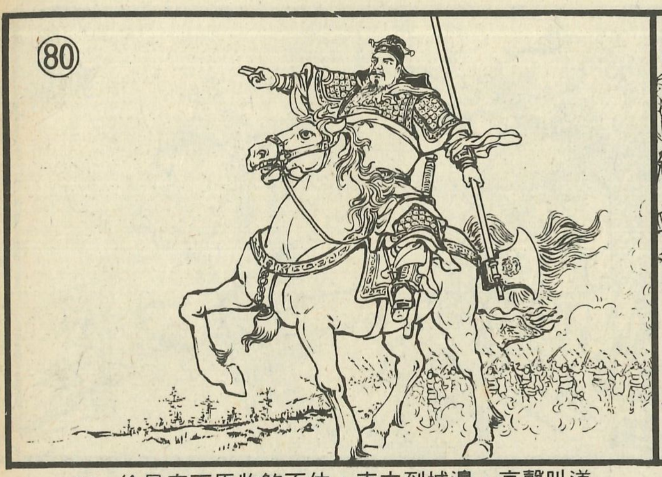
77　孟達認定機會已到，趕忙派人通知申儀、申耽，約他們明天一齊換上大漢的旗號，發兵直取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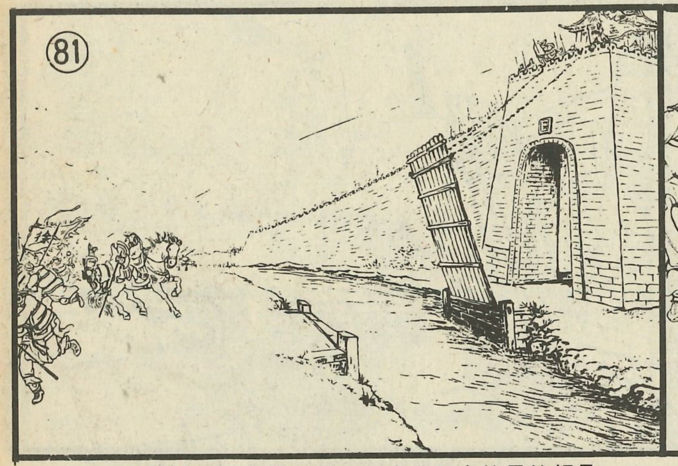
78　孟達見一切就緒，大事指日可成，正在高興，忽然城上守卒報道：「城外塵土飛揚，不知哪裡來的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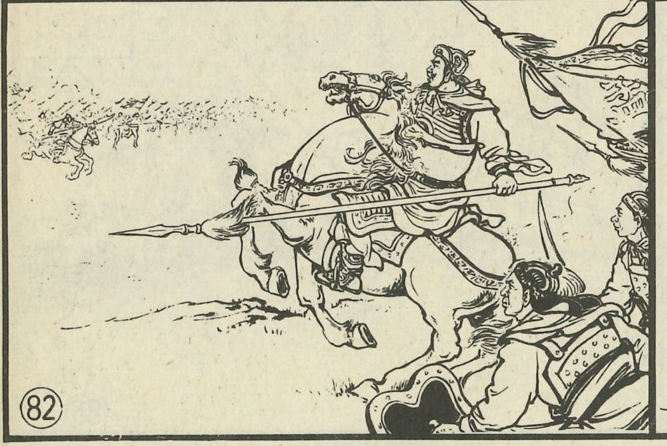
79　孟達上城一看，徐晃的兵馬正飛快地衝過來。他擔心起事的秘密已經泄露，急忙命守卒把吊橋扯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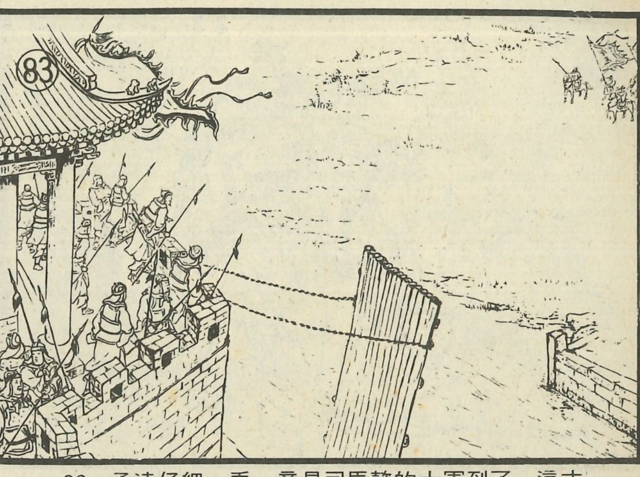
80　徐晃座下馬收煞不住，直來到城邊，高聲叫道：「孟達反賊，早早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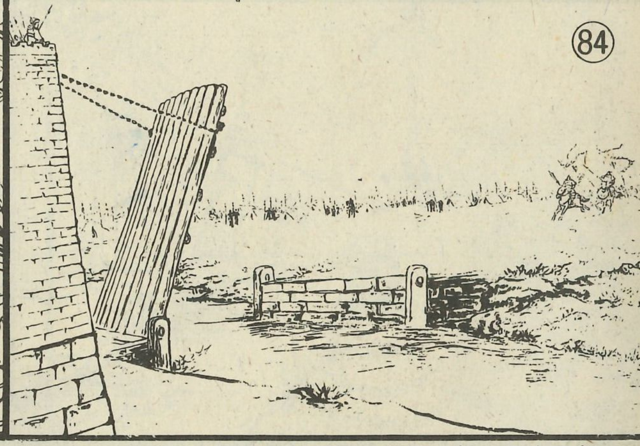
81　孟達大怒，便搭起箭來射去，正中徐晃的額骨，跌翻在馬下。魏兵見先鋒受傷，紛紛往後退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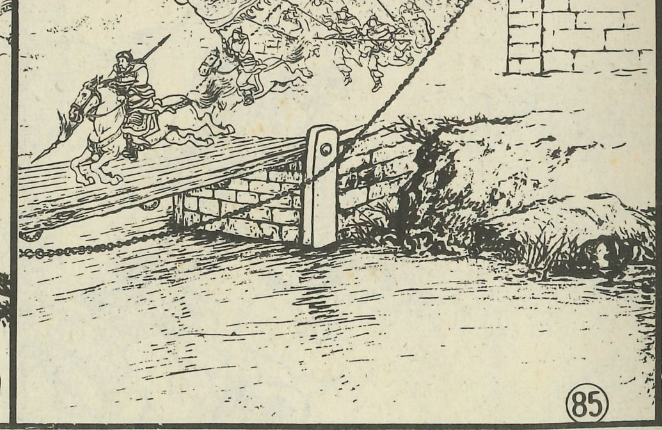
82　孟達連忙開門追趕，忽見四面八方的軍隊潮湧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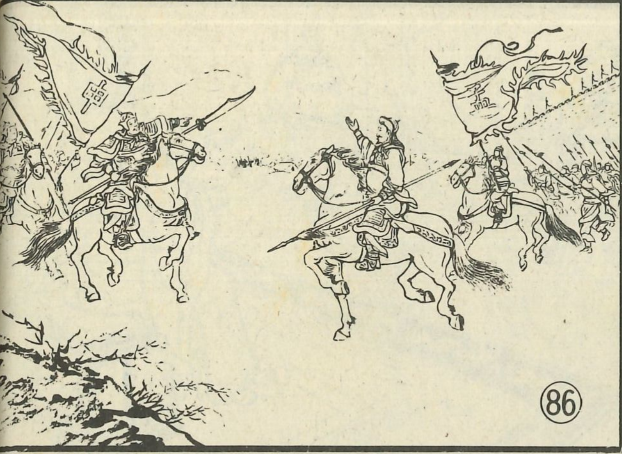
83　孟達仔細一看，竟是司馬懿的大軍到了，這才長嘆一聲，說道：「果然不出孔明所料，可惜沒有聽他的忠告！」便急忙緊閉城門，命令全軍堅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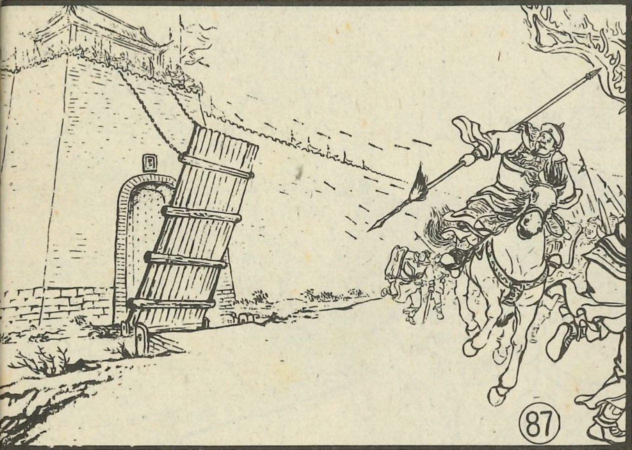
84　司馬懿大軍把新城圍得如鐵桶一般，孟達正在焦急，忽見魏兵外圍殺進兩路人馬，旗上寫的是申儀、申耽。



85　孟達只道他們是解圍來的，便大開城門，帶着人馬殺出去。



86　孟達剛奔近申儀、申耽，要與他們合兵一處，二人却突然喝道：「反賊不要走，快來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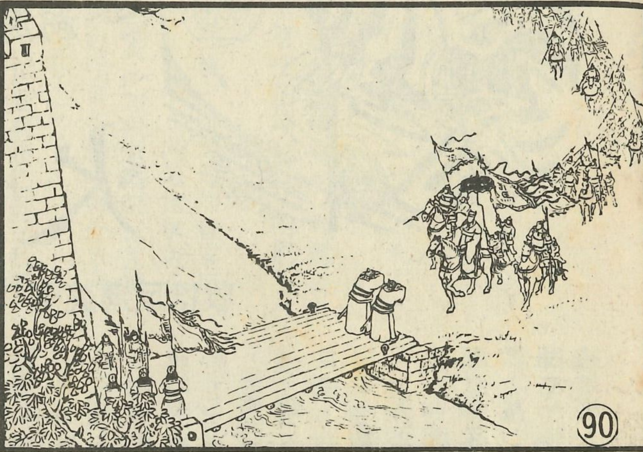
87　孟達知道上了圈套，急忙撥轉馬頭往回跑，城上却又亂箭齊發，自己的心腹李輔和外甥鄧賢在城上喊道：「我們已經把城獻了，你還不投降服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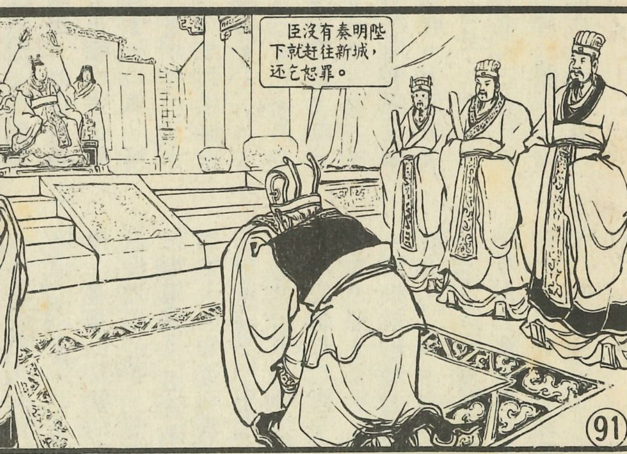
88　孟達見大勢已去，拼命殺開一條血路，打算逃走。



89　哪知申耽却已趕到，乘他措手不及，一槍將他刺翻，割下他的首級。孟達的部下不再抵敵，一齊降了司馬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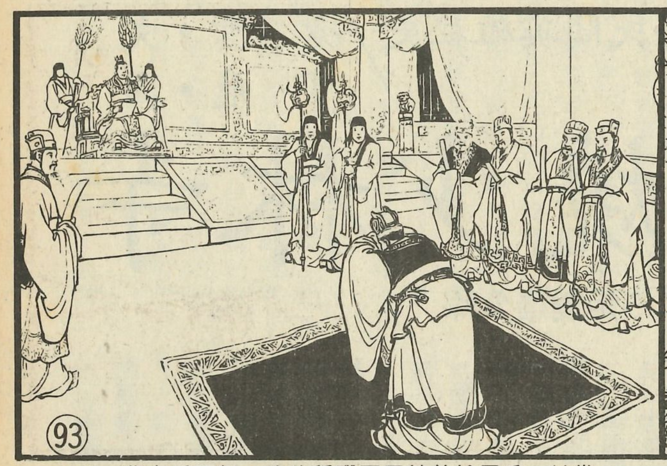


90　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司馬懿立刻派人向曹睿報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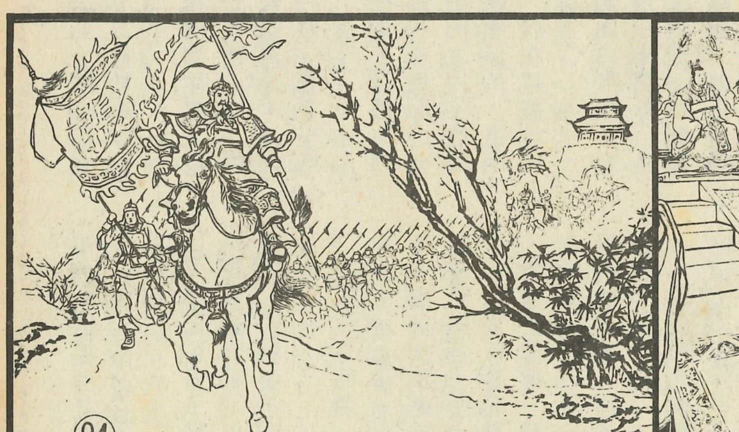


91　不久，他本人領兵來到長安拜見曹睿。曹睿十分高興，說道：「我一時糊塗，誤中敵人的反間計，真是懊悔。此番孟達造反，要不是你，中原可完了。」

92　司馬懿說明了這次事態緊急，不得不先發制人的原因，把孔明給孟達的密書呈上，又把徐晃中箭、傷重身死的事說了一遍。



93　曹睿看了信，連連稱讚司馬懿善於用兵，並賞賜金鉞一對，以後遇到急事，可以全權處理。司馬懿拜受已畢，當下保舉張郃做先鋒。



94　司馬懿率領廿萬大軍，浩浩蕩蕩地離開長安，直向蜀地街亭方向而來。

（本段完）

火燒少林寺

湖海民間英雄秘史

凌雲・文　可飛・圖

收拾反清義士　一炬燒燬少林

洛陽城外的八峯山上，這時正有兩個漢子，各負一劍，徘徊於萬年松下。

看兩人光景，似在低徊往事，也似有所等待。萬年松是八峯山唯一的名勝區，因松畔有一條碧流溪，溪水長年皆綠，溪畔又有一亭，景色至爲幽美。

說兩人似是低徊往事，乃因他們所站的位置，正在松後一座荒塚之前，說他們有所等待，則因二人不時的擧頭四望，像是找尋甚麼似的，這兩人是從午牌時份開始，就在這裡徘徊的，直到夕陽下山仍未離去。

這兩個漢子，一個面白無鬚，看似三十年紀，實則已是四十開外，是龍門派一代宗師關正艮。另一個金黃闊面，也是四十上下年紀，他正是名震江湖，號稱金剛眼張正剛。張正剛這時忽然坐了下來，嘆了一口氣，搖頭的說道：「想那小子，若不是生了大病，今天四月初三日，定然到這裡來，爲何已近黃昏，尚無踪跡？」

關正艮道：「要是月已東昇，仍不見來，咱們就把這座墳頭搗毀，刻石留字，教他去找咱們好了。」

張正剛聞言，不期然向那座荒塚望去。祇見塚上一塊殘碑，上面的字已然剝落，但仍可清楚看見：「劉公滄浪之墓」，從這塊殘碑看來，已有廿年歷史，張正剛瞟了那石碑一眼，又站將起來，道：「那小子定是聞風逃遁，不敢來這裡拜祭他的亡父了，咱們還是毀了這座墳墓，好讓他送上門來吧！」

關正艮應了聲好，立即擧步上前，正想擧右脚，用「斷碑腿」先把殘碑踢碎，不料張正剛忽然噫的一聲，把他叫住。

關正艮回頭一望，張正剛已戟指向前，指着碑前的荒草，叫道：「你看！那傢伙不是來了麼？這兩炷香是甚麼時候插下的？」

原來墳墓前果有兩炷燃着的清香，香烟正縷縷，關正艮一驚，立把背上的劍出鞘，道：「這小子身形好快，看兩炷清香，燒了不過半粒米位，定是插下不久！」

張正剛也拔出劍來，橫護身前，叫道：「劉承志，有種的，何必偷偷摸摸，這是你父親的山墳，爲人子者，偷偷插兩炷香，便算做拜祭，這可叫做孝道嗎？」張正剛雖然看不見劉承志插香，但知道劉承志必在附近，因此想用些話激他出來。

長空中突然一聲長笑：「哈哈，難得兩位義叔也來祭拜先父，眞是萬分感激，想先父在二十年前，爲關叔叔、張叔叔殺死，這件血債今天也該完結了。」

張正剛與關正艮擧頭回望，欲循聲尋人，祇覺得聲音忽東忽西，忽南忽北，但覺松葉紛飛，荒草點頭，何來人影？

忽然，那雄勁之聲又起，「孩兒奠酒！」似是發於墓前，二人急向墓碑望去，人影却杳，只見殘碑之上已被三行清酒奠濕了，那是濃郁的山西汾酒，山風吹來，酒香撲鼻，張正剛素知劉家有兩項絕技，一是「千變萬化」，一是「八卦刀」法。

張正剛獨步江湖，是以眼力精銳稱譽，故有「金剛眼」之稱，今對劉承志的燒香奠酒，竟一無所覺，自感一凜。但隨即略有所思，想當年遵父命隨慧眼禪師學技之際，老父曾如此說過，劉家絕技中的「千變萬化」，乃輕功中上乘之技，步法飄忽，能借飄搖飛忽之物，形隨影動，平常人實不易看出他的步法身形，除非練就慧眼神功，提氣寧神，運目顧影，否則難覓蹤影。想到此處，張正剛橫劍護身，一提元氣，運目墳前，這時關正艮叫道：「人在那邊！」左手一揚，嗤嗤！兩枝銀鏢向東面打去，但隨即又叫道：「噫，是棵松葉！」

原來張正剛已明千變萬化之數，知道先前給劉承志燒香奠酒，皆由擧目四望、六神不聚，才給劉承志飄忽來去。現在一提慧眼神功，氣聚神凝，已然看見一條人影，蹲於墓後，這人剛運石打斷萬年松的樹梢，折斷一枝松葉，旨在使二人視綫向東而望，他又可以溜步到別處去，張正剛不爲關正艮所動，故能一眼望見。

饒是如此，那墳後的人已然抱拳站起，一拜到地。

那人面色黝黑，身材矮瘦，不過是廿來歲左右，背上負一口大刀。張正剛喝道：「來人可是姓劉的兒子劉承志麼？」

那人已一拜而起道：「侄兒劉承志敬候兩位叔台大安。」

關正艮手中劍已擺好個「神龍冲天」式，望了望張正剛道：「咱們上吧！」

張正剛手一横，示意他勿輕擧妄動。劉承志上前一步，仍是抱拳道：「今日是先父忌辰，想我劉關張三家世代冤仇，也該於今日了結，兩位叔台可知今年歲序乙丑？」

張正剛道：「正是歲序乙丑，我們關、張兩家，才會到來斬草除根，近仇可不說了，遠在六十年前，你劉承志的曾祖父，賣友求榮，把我關、張兩家的先祖害死，從此世代傾軋，我張家的人，死在你劉家手中先後已有四人，雖然，我張家也非弱者，亦先後殺死你家四人，比對起來，並未吃虧，祇是推源禍始，乃是劉家發難，枉你尚提起乙丑年的事！」

劉承志聽了，又是一揖，道：「兩位叔台，定知結怨始末，諒也記得其中有一個玉璽。」說時，已自背囊中取出一個鐵盒，張正剛見了道：「當然記得，你這個鐵盒，可是當年載玉璽之盒？」

劉承志道：「正是這個盒子，裏面載有史閣老的遺書，對於當年仇怨，叔台看後，自當明白，此世代怨仇，可一筆勾銷了！」說罷將盒子一拋，向張正剛面前擲去。

張正剛正待伸手去接，忽聞慘叫一聲，原來關正艮已中暗器倒地，另一枚鐵菱花，也自盒底飛來，張正剛一聲吼叫，揚劍一振，把那打來的鐵菱花擊下，人聲劍光隨到，向前一招「秦瓊獻馬」，道：「看劍，我以爲劉承志是甚麼頂天立地的好漢，原來是個狡詐之徒，竟用暗器傷我同伴。」說時，劉承志移步換式，已卸過一劍，道：「叔台住手！」

劉承志頻呼住手，却不是怕金剛眼張正剛劍式凌厲，倒是發覺背後有人，那兩支鐵菱花正是從背後發出，打式甚是巧妙，趁鐵盒一拋之際，即沿盒底而出，一攻關正艮，一襲張正剛。

那發暗器的人，用計殊工，用心亦狠毒，是要令張正剛、關正艮相信劉承志的盒中藏暗器，那末這段行將消解的三代怨仇，便要更爲結深了。

所以他邊叫且住，邊已卸馬轉身，向後找那發暗器的人，張正剛那裡知道他的心意，一招「秦瓊獻馬」落空，抖劍又是一連三招，「三潭印月」，形似取上中下三盤，實則戳心窩。

劉承志急於消解這段寃仇，今見關正艮中暗器受傷倒地，如非抓住那施暗襲那人，必使誤會更深，因而雙脚一彈，用那千變萬化中的「鬼火逐螢」步法，躍到墳後三丈之處。

那墳後三丈之處，也有一座荒墳，劉承志來時，見塚坭崩瀉，現出半截棺材，起先自不懷疑，如今却已省悟，料那發暗器的人，定是躲在棺材裡無疑。

因此一躍過去，足尖提起，待把棺蓋踢開，不料張正剛同時追到，劉承志但覺背後劍風已起，只得把足尖向後一彈，張正剛一招「秦王負劍」，本擬打他背上靈台穴，却給他一彈鬼脚，不得不勒往後退去。

劉承志叫道：「張叔叔，那發暗器的人躲在棺材內，並非晚輩！」

張正剛那裡相信，劍招又起，劉承志叫聲不好。一矮身即溜步竄了過去，這一竄快如閃電，張正剛以爲他搶攻腋下，劍花圈轉，那知人從腋下溜過，忙又上下翻劍，繞住全身，他生怕劉承志繞到背後，故用雲霧劍法護體，那知劉承志却是縱到萬年松下，搶攻一個藍衣大漢。

原來劉承志解了張正剛一招之際，突地一條人影在碧流溪那邊閃出，竄至萬年松下，搶拾那個鐵盒，這鐵盒關係三代寃仇，當中藏有最機密的文件，怎能給別人搶去，要是此盒失去，劉、關、張三家的寃仇，是永無消解之日，因此，他不理張正剛的進招，展開脚下功夫，撲將出去，阻截那奪盒的人。

可是那藍衣漢子身手奇快，看他即縱，劉承志趕到時，已向溪畔飛去。

張正剛並不會意到那鐵盒的重要性，但見劉承志竄出，也自追踪而去。只聽得劉承志喝道：「快放下盒子！」

張正剛正在背後，見他躍飛騰空之際，背上一口金刀，已然出鞘，他的脚下靈巧，比藍衣漢子爲高，說話間金刀已到，刺向那人的關元穴。

那人右手一揚，左手向後撒出一把梅花針，劉承志雖在狂奔疾走之中，聽聲辨器仍甚靈敏。立即回刀上下一翻，叮噹四响，已把撒來的梅花針打下，如此一來，張正剛已然趕到，大喝道：「別放走這小子！」劉承志又暗叫一聲不好，也不理會張正剛與藍衣大漢，立即縱了開去。

當藍衣漢子撒出梅花針時，劉承志見他右手揚起，是把那鐵盒向前拋了開去。

那鐵盒一送二十餘丈，而山麓間已有人竄出接應。

劉承志看在眼內，故此也不理那藍衣漢子，即斜縱下去，那知山麓接盒人，再將盒子向下投擲，山下有一匹白馬，馬上一人抄手接着，即縱騎而去。

劉承志脚下一緊，全把山上的人拋下，即向那白馬追去。這時的情勢，已甚明顯，那些黃衣藍衣的人物，全是破壞他消除三代寃仇而來的。

像這一類的人，除了是鷹爪子之外，還會有誰？正因猜出他們是鷹爪子，便不能讓他們奪去鐵盒，因鐵盒之內，除了關於消除三代寃仇之外，還有一藏寶地圖，倘若落在鷹爪子手中，仇固然越結越深，那一個寶藏，便給鷹爪子發掘去了。

因此，劉承志更不敢稍緩，望白馬所揚起的黃塵中飛竄而趕去追踪。背後張正剛依然不捨，繼續追趕，他脚下輕功遠遠比不上劉承志。

當追到山坳時，已失劉承志與那白馬所在，張正剛回頭一望，滿以爲是那個黃衣人和藍衣人也會追來，可是等了半天，全無影踪，心中好生奇怪，想那兩人定與劉承志結下了血海深仇，才會在今天趕來斷殺，既然已將劉承志引了出來，爲何又不追趕？難道那白馬中人是個武林高手，故意引他到一處地方，然後單獨收拾他？忽然又想起中了暗器的關正艮，不知他的傷勢如何？想到此處，見既已失了劉承志的踪跡，不如回轉山頭，看看關正艮的傷勢。

張正剛回到塚前，時月已東昇，銀光瀉地，但見地上的關正艮已全身瘀黑，死去多時。張正剛審視其傷口，那中鐵菱花之處正是天突穴，天突穴乃人身卅六道中死穴之一，這穴道若給普通暗器打傷，已有生命危險，何況那鐵菱花還淬過劇毒的，張正剛撫屍痛哭之際，咬牙切齒，恨恨地道：「這宗血債又增進了一頁，要是不趁劉承志未婚之前，斬草除根，他那劉家刀法，傳技有人，將來更麻煩了！」

說罷即以劍爲鋤，掘開了一座土墳，先把關正艮的屍體掩埋，刻了石碑，豎在墓上。

且說劉承志追趕那匹白馬，饒是他脚下功夫了得，才趕得上那匹千里艮駒，但趕上之時，已抵洛水之濱。

馬上的灰衣人，鬚髮斑白，目陷顴高，並無武器，手上拿住那個盒子，劉承志趕了上去，馬上的老頭子手一揚，同時翻下馬，劉承志叫聲好，原來那個鐵盒，已經給那個老頭子拋到河心去，落在水中，想他千辛萬苦趕來無非欲奪回此盒。

今見盒子落在水中，爲之一凜，那灰衣老頭並不打話，雙掌立即砍去，劉承志一個閃身，喝道：「好一手鐵掌！」

金刀斜送，灰老頭噫聲變招，騰起一脚，踢他下盤，劉承志並不閃避，左掌已向下一撈，灰衣老頭暗吃一驚，倒縱開去。

劉承志本可奪攻搶打，但却勒招不進，噫一聲道：「來人可是鐵掌趙如山老前輩？」灰衣老頭晃了兩晃始能站定。

這灰衣老頭正是飛龍幫的幫主鐵掌趙如山。飛龍幫乃是洛水河道上的幫會，也是以反清復明爲己任的幫會組織。

趙如山的一雙鐵掌，不過是九幽門的陰沙掌吧了，只是以他的內力渾厚，江湖上因飛龍幫具反清復明的大志，對他是異常禮重，就是劉承志平時也敬他三分。但今晚的行徑顯然反常，所作所爲，極不類俠義之輩，故劉承志勒招發話，要問個明白。

趙如山晃了兩晃，始能站定，想他以鐵掌爲名，頃間劈劉承志這一招，用的是殺手，上劈頂門，下點命門，而掌指之間又具黏貼擒拿之力，不想劉承志振力之時，巧滑無比，不但封它不住，且給它滑至腕間，故不得不變招，可是脚下已給劉承志掌指接上，故惟有向後縱開，但如此已給他掌勁掃中，故晃了兩晃，才得站定。

趙如山本以爲劉承志不識自己，今見一交上手，他便認出自己面目，一驚之下，忙拱拳道：「老夫正是趙如山，劉承志你三代叛逆，殺戮同門，罪大惡極，今日你還用暗器傷了義叔關正艮，是有血性的人，早應自刎以謝江湖兄弟了！」

劉承志冷笑道：「看你今天的佈置，似是受人主使的，究竟誰主使你埋伏在山上，放暗器傷了關正艮？」

趙如山面色陡變，喝道：「你殺了關正艮還誣害我！」

劉承志續道：「江湖上的朋友，皆知我劉承志生平不用暗器，單仗一柄金刀，便浪迹江湖，今日關正艮被暗

器打傷，看你的口氣，說他已死，顯然便是你同門所爲，趙如山，你可是受了狗皇帝之命，千方百計分裂我江湖上各豪傑的團結不成？」

趙如山聽了，更是大爲吃驚，事實上他早已跟清廷私通，劉承志所猜半點不假，他的任務正是要把武林人物弄得四分五裂，這期間江湖上弄得各派不和，幫會傾軋，實與劉關張三代寃仇有關，這日是劉承志先父忌辰，他探得張正剛與關正艮埋伏於此，生怕這段寃仇，一旦會冰釋，故派了三個同門，伺機偷襲。用巧妙的暗器殺了關正艮，還奪走了鐵盒，投諸江中。以爲可以擺脫劉承志的追踪，却不料給他苦苦的纏住。

趙如山被劉承志一語道破了秘密，於是惱羞成怒，吆喝一聲，掄掌撲攻過去，劉承志移步換形，說道：「躲在樹後的三位，一起出來吧，何必偷偷摸摸？」

這話一出，樹後果然有二條黑影飛來，正是剛才山上的藍衣和黃衣人，但他明明見三條影子在樹下後，現在却只得兩人竄出，顯然還有一個，匿伏不動，伺機偷襲，從而想到，這個人定是放鐵菱花打關正艮的漢子，此人不出，定是準備施放暗器，果然黃衣漢與藍衣漢剛剛撲到，即聽到嗤嗤二聲，兩枚鐵菱花直打向劉承志面門而來。

就在這時，趙如山第二掌已到，自左溜步而上，右手攻前，左手攻後，同時又以膝頭直撞其腰部，一招三用，黃衣人一條軟鞭，藍衣漢的「追風鐵鏈鎚」同時自面門攻來，取他中下二路，再加上兩枚鐵菱花，劉承志是五面受敵了。

趙如山以爲這一下子，必教他斃死當場，那知道他身形晃動，叮噹一聲，這邊「哎喲」，那邊「嗳唷！」，趙如山還看不出他這一招怎用，臀部已中了一脚，登時摔跌出丈許，倒在地上。

劉承志的金刀把兩枚鐵菱花挑向黃衣人與藍衣漢跟前，借它勁疾之勁，回攻他們，鐵菱花先後攻到，他以刀鋒撥挑第一枚，以刀背擊開第二枚，連消帶打，竄攻開去。

黃衣人只想到他縱能打下鐵菱花，但他對掃來的軟鞭，決難抵擋，沒想到他會利用鐵菱花反挑，一不留神，胸前璇璣穴被打上。

藍衣漢也同一處境，腹部氣海穴被打中，慘叫一聲，倒將下去。劉承志脚步騰縱，已然竄到趙如山背後，遂把趙如山踢倒。

那洛水旁邊垂楊後面發射鐵菱花的人，見到劉承志彈刀斜步，刹那間即見三人倒地，嚇得目定口呆，手上還扣着三枚鐵菱花，待見劉承志站定，再發出去。

那知前面已無人跡，但覺輕風飄飄，柳絲飛舞，却不見劉承志所踪，心裡正驚詫着，忽覺耳後的浮白穴如着冰霜，冷了一下，知是被人點中穴道，可是全身痲木，動也不能一動。眼前但見一人，從背後步出，一望此人，正是劉承志。

劉承志踢倒趙如山後，即施展「月移花影」步法，竄到這人背後點他浮白穴的，這浮白穴屬少陽太陽二經，一經點上，那四肢痲木，不能動彈，祇是頭腦清醒，並能言語，劉承志上前笑道：「你們憑這點功夫？只能對付關正艮這些人罷了，我今問你，剛才我在墳前擲鐵盒之時，是否你在背後發射暗器？」

這人不敢不答，吶吶的道：「是，是。」

劉承志喝道：「當時你躲在何處？你叫何名何姓？」

那人答道：「當時我躲在那塲塚的棺材之內，關正艮正是給我射殺而死的，我叫黃大海。」

劉承志再問道：「是誰指使你們到來的？」

黃大海道：「是鮑總管叫我來的。」

劉承志聽得鮑總管三個字，却冷冷的道：「原來你們飛龍幫已背叛江湖盟約，向那韃子皇帝效忠了，我問你，鮑總管怎知我今天要設法與張正剛消解三代寃仇？」

黃大海答道：「鮑總管前月召見趙幫主，他說翻閱大內的檔案，發現當年史可法在揚州城破之日，令祖父以史可法的心腹侍衛的資格，獻璽獻頭投降，檔案所載，令祖劉滄浪殺史德威(史可法的義子)，並取其首級，手持傳國玉璽，向多爾袞投誠，鮑總管看出有兩點可疑，第一，史德威之頭全是黑髮，照揚州戰史所載，史德威於兵臨城下之際，因憂慮甚深，一夜間已變白頭；其次，傳國玉璽應有鐵盒護載，但令祖劉滄浪向清軍所獻的玉璽，却是用一塊紅布包裹的。因此，鮑總管懷疑，當時史德威實在沒有死，那載玉璽的鐵盒定留在史德威身邊。你們劉關張三家的祖先，都是史公的侍衛，張、關二人當時奉令南下，召請軍援，不在史公身旁，其後聽說劉滄浪殺主求榮，一怒之下，便千方百計找劉滄浪算賬，那時劉滄浪已在耿精忠麾下，鎮守福建，關、張二人找到福建泉州，就於一夜，偷入將軍府，將令祖殺死，從此劉、關、張便成世仇。

「後來三藩之亂，耿精忠在福建進攻浙江，耿精忠被俘之時，曾說過一句話：『可惜令祖早死』，鮑總管研究檔案，覺得劉滄浪之降清，實爲忍辱負重之計，當日所割史德威之頭，可能不是眞正的史德威，他的投降，必是爲後來煽動耿精忠反清之故，是以便着趙幫主嚴密監視張正剛與關正艮，因劉滄浪當年若眞的忍辱負重，那末他的後人定留有証據，這段怨仇，

必有和解的一天，鮑總管吩咐趙幫主，如果發現這種事情，首先要破壞和解，其次立即飛報北京。」

劉承志聽了，嘿嘿的冷笑道：「你們的鮑總管果然有一手，猜得半點不假，現在大爺得到河裡取回那隻盒子，才和你到山上去見張正剛。」說罷立即縱身河中，向趙如山拋下鐵盒的地方搜索。

原來，趙如山給劉承志踢了一脚，也是打在穴道之上，倒地不起，故劉承志能從容入水找尋，劉承志的本意是打算撈起鐵盒，便挾持黃大海去見張正剛，說明一切，好把世仇解掉，從而全心全力對付清虜。

劉承志潛進水底，以他眼力之準，潛下之處，距鐵盒沉下的地方，自不會相差很遠，借着水面映下月色，能辨水底事物，只見這水底暗流湍急，盡是漩渦，如非內力深厚，嫻熟水性，早給暗流捲進漩渦之內了，饒是如此，劉承志在水中仍無法找到鐵盒的下落。心想趙如山乃伊洛之間的幫主，對河道的情形自然熟悉，他敢拋下鐵盒，必有理由，可能是極難搜索之處。

洛水之內，有處名叫七星礁的地方，該處水流湍急，鴻毛也沉底，曾有不少自命水上英雄的人，要進這七星礁內探險，盡皆命喪其中，莫非這就是七星礁的所在？劉承志這時已看見漩渦之內，有兩塊高若二丈礁石，乃拚命穿過漩渦，憑他的內功造詣，可抵擋那漩渦水力，但那礁石有二丈多高，要是浮出礁頂，再向礁後潛下，那便非常費力。

當下乃沿礁石泅泳，希望泅到礁石盡頭之處，即可轉出礁石，那知一塊礁石將盡，又是一礁，他在水裡泅泳了一週，方知這是七星礁所在，環立如一石城。

劉承志迫得運勁浮起二丈，在七星礁峯之處，已見那七座巨礁，宛如七座山峯圍在一起，礁峯七座，像一朵七瓣蓮花，當中深陷，水流反覆，但見裡面滾起無數白沫，且隆隆有聲，仿似行雷。他環泳過礁後，不見鐵盒，知道鐵盒必在七星礁中心之處。

當下再一抖腿，越過礁峯，忽然霹靂一聲，電光一閃，礁內突然衝出一陣血水，劉承志嚇得連忙後竄，定睛看時，祇見礁內翻出一條巨魚，魚已分爲兩段，血花汹湧，劉承志噫了一聲連忙浮出水面去。

原來相傳七星礁內，有雷公電母，生物若入其內，必爲雷電劈死，那條巨魚竄入礁內，給雷電劈死斷爲兩段，以至血花四散的，劉承志本不相信雷公電母這種迷信之詞，故而越峯再入，及聞隆然雷鳴，乃知傳說並非虛語，故立即浮出水面，思量對策。

不料，頭出水面，忽聞吆喝一聲：「好大膽的狂徒，看鈎！」

劉承志但覺背後一陣勁風，知有暗器來襲，急舒左掌，向後一拿，手裡已然拿着一件東西。

「上鈎了！」是個嬌滴滴的女子聲音，劉承志左手把腦後之物拿住，初以爲是一件暗器，及回身一望，竟是一條有鈎的魚絲，並且背後小舟一葉，舟上一個紅衣女子，手持魚竿，只見舟上紅衣女子嬌喝一聲「上鈎了！」之際，手上的釣竿一抖，竟然把劉承志提出水面，劉承志也自一驚。

詎她手上一震，魚竿有股勁風，直達魚絲之上，她一提鈎，劉承志說聲不好，竟被拋高二丈有多。

幸他立即放開手中魚絲，翻了一個觔斗，落在水面上。

「好一手『水上登萍』！」那紅衣少女叫了一聲，立即把魚絲抖動。

原來劉承志放開魚絲之際，即展開輕功水上登萍，立於水面。紅衣少女魚竿抖起，魚絲直向劉承志面門飄來，颼的一聲，魚鈎雖小，勁風頗烈。

劉承志急運金刀，刀鋒截絲，刀背擋鈎，意圖將魚絲割斷，豈知魚絲一圈，避過刀鋒，魚鈎立即向後襲去。

劉承志暗吃一驚，忙掄刀應付，祇見金刀如龍，魚絲似氣，上下翻騰，一在舟中一在水面，展開血鬥。

那少女的魚竿能收能放，忽高忽低，或左或右，使得純熟非常。幸好劉承志的八卦刀法精純，否則已爲魚絲打上。

原來那個少女的魚竿有個名堂，叫做「寒江獨釣」，那魚鈎是來打人身穴道，魚絲飄飄也是纏打捲鬥的武器，要是給魚絲打上，也非立斃當場不可，劉承志是初見這種輕型的軟武器。

劉承志生平遇敵不少，却未見過這般奇異的武器，初以爲只要截斷魚絲，即可以縱登舟上，把那紅衣少女挾住。

不料七招既過，魚絲上下翻飛，魚鈎像流星亂點，仍無法把它截上。他的刀法一緊，魚絲更緊，着着攻向穴道，劉承志不能不驚，細看少女的面孔，見她生得柳眉鳳目，頗似桃花，襯上一襲紅衣，益增美麗，她手中的魚絲，僅用二隻手指拿着，手指搓撚撥弄之間，魚絲魚鈎，即翻飛迴繞，這就可以知道這少女手上的功夫，實在是異常厲害。

劉承志脚下須得運氣凝功，方能在水面上溜步閃騰，因此不免有些分心，手中刀不似在陸上的威猛。

他幾次想衝上小舟上，與紅衣少女據舟而鬥，但一縱起，魚鈎即乘虛搶打，迫得又退回水面上。

兩人連鬥了十多招，劉承志心裡着急，想及張正剛與黃衣人黃大海，而這紅衣少女與已無怨無仇，她突然襲擊，可能出於誤會，與其瞎纏，不如回到岸上，挾黃大海去見張正剛，

消解這世代怨仇，主意既定，脚步一溜，即溜登岸上。

那紅衣少女一見他溜走，嬌喝一聲道：「你想逃走嗎？」脚下一點，人已飛離小舟，落在岸邊，魚絲飛長三丈，直取劉承志腦後。劉承志脚下一緊，已溜開了，來到黃大海倒卧之處，俯身伸手一提，把黃大海挾於腋下。

那紅衣少女脚下功夫也不弱，已然躍近，魚絲一掃，劉承志側頭一閃，步履生風，向前躍去數丈，只聽得霹靂一聲，有如雷電交擊，劉承志回頭望時，見那垂楊柳，已被打斷。

原來那紅衣少女的魚絲，掃不中劉承志的頭，却掃上楊柳樹幹，人腿那麼粗的樹幹，給魚絲一纏，竟然打爲兩截，劉承志暗暗佩服那紅衣少女的勁力，心想這一招若給掃上，頭顱便要被打斷了。

被挾在腋下的黃大海，雖然全身痲木，頭腦尚甚清醒，眼見背後紅衣少女追來，便放聲大叫救命，叫得凄厲無比，紅衣少女從後追着，叫道：「你這個强盜，原來還挾了一人，快把那人放下，否則取你狗命！」魚絲又是飄然而來，劉承志不由大怒，一邊側身閃避，溜開數丈，一邊運指向黃大海啞穴上點去，黃大海登時戰慄，嘴裡已叫不出聲來，脚下功夫加緊，已然馳至山麓，以爲這一走，紅衣少女必不追來，那知紅衣少女絕未放鬆，一步緊似一步，緊追而來。

片刻之間，劉承志已到萬年松下，他以爲張正剛在那裡爲關正艮施救，去了不過一個時辰，定可遇上，却沒想到關正艮傷中要害，已然長逝，而張正剛已把屍體埋了，故他趕到萬年松下，一望已無人踪，暗叫不妙，便高聲叫道：「張叔叔，我已把那放暗器傷了關叔叔的人拏住了，你在那裡，出來見見我吧！」

可是四野無聲，而背後紅衣少女已經趕到，颼的一聲，魚鈎連絲攻來，劉承志不見張正剛，已極悵惘，又給那魚鈎攻來，陡然生怒，掄刀一抖，朝紅衣少女攻去。

紅衣少女嬌叱一聲：「來得好！」溜步卸開，魚絲一收，鈎子即向劉承志華蓋穴點去，攻守並用，異常敏捷。

劉承志急忙回刀護住胸膛，游身刀法，這一招是八卦刀法中變化最大的一招，其法是橫刀胸前，截來擊之械，刀一振，即沿械攻其心窩，快如閃電，這一次劉承志脚踏實地，與在水上之戰不同，刀法奇快。

豈料紅衣少女也快，魚竿向下沉，鈎子即攻打向他脚下的湧泉穴，身形同時又變。

劉承志立即跳起，見一刀落空，立即迴身施展開他的「千變萬化」步法，紅衣少女見他避過魚鈎，又再提竿弄鈎，攻他頂門，那知魚竿提起，赫然已不見了劉承志的所在。

紅衣少女大吃一驚，旋覺鬢尾一寒，即知敵人已在背後，連忙運竿向後打去，不料回頭一望，又失劉承志所在，更是吃驚，忽又覺後頸髮脚微動，立反身又是一圈，那知也是撲一個空，仍不見背後有人，紅衣少女於敵人這份輕功想來，暗自佩服之下，忙用魚絲纏繞全身，以防不測，艮以敵人步法如神出鬼沒，誠恐給他偷襲，故施出生平絕技「寒江獨釣」，以爲保護。

「嘿嘿嘿」一連三聲梟笑之後，劉承志隨道：「這時候才用鈎絲環護全身，未免太遲了，如非我手下留情，姑娘的半個腦袋，早已被我的金刀砍下了。」

紅衣少女勒招望去，原來劉承志已站在前面，左掌之上，拏着一束黑黑的頭髮，紅衣少女心中一凜，忙伸手向後摸去，發現後頸的髮果被削去一些，才知道剛才二度髮脚一冷，是他用刀將髮脚割去。

這時，劉承志見她摸了後頸一把，面色微紅道：「姑娘不必難過，咱們無怨無仇，我劉承志向來不殺善艮的人，看姑娘一派正氣，更不忍下手。」

紅衣少女橫竿問道：「你果眞是劉承志嗎？」

劉承志答道：「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正是劉承志。」

紅衣少女聽了，忽又雙脚一蹬，跳到碧流溪下，飛也似的走了。

劉承志本想問她姓氏鄉里，但已來不及，只望着她的紅影隱沒溪下，長草之中，覺得這個少女，行動實在有點古怪。

劉承志因有要事在身，不便追前詢問，待那紅影消失之後，才向黃大海走去，黃大海給他撇在一旁，又被點上了啞穴，動彈不得，劉承志自不慮他逃走，現在所急者，乃是找尋張正剛而已，張正剛那裡去了？他以爲必在附近，因即大叫道：「張叔叔，晚輩劉承志候駕，請出來相見。」

但是叫了多聲，全無反應，劉承志只得在附近找尋。

他走到亡父塚前後搜索，忽見父塚已然翻開，碑石已碎，塚中棺材亦片片碎裂，塚前塚後，白骨歪斜，不禁大驚，知是張正剛憤然毀墳，將塚中父骨翻出土外，當下凄然下淚，忙將骸骨拾起，一塊塊的砌回塚中，尚幸骨頭沒有失去半塊，那具屍骨的頭骨，倒能一塊塊砌成一個人形。

劉承志心情悲憤，一怒將黃大海斃於掌下，將坭土推回塚穴內，重新建墓，並以金刀刻石，立在墓前，然後在墓前跪拜而道：「爹爹在天之靈，請恕孩兒未能於今日消弭宿怨，且累爹爹，飽受無禮騷擾。」

劉承志決心再到七星礁尋找那失去的鐵盒誓解此世仇，就算走遍東南西北亦須設法覓回此重要文件證物。

當即在墓前拜別，不料走到七星崖時，忽然聽得一聲慘叫，劉承志急循聲望去，雖然不見人影，但那慘叫之聲顯然是發於崖後。

原來崖後便是劍門山，山麓間有座寺院，劉承志一怔，細味剛才的叫聲，似是女子的聲音，大佛寺向以嚴肅清淨著名洛中，何以寺中會有女人的驚叫聲？思到此，忙縱身而去，三個起伏，已到寺前。

劉承志翻身上屋頂，再聽得十八羅漢殿那邊有人聲，急穿過兩座殿廊，已然望見羅漢殿的天階上有三個僧人，都是粗眉怒目，一面奸邪之氣。地上躺着一個女子，一身紅衣，動彈不得，雙眼在翻來翻去。

劉承志暗吃一驚，這紅衣少女正是洛水上弄漁絲的少女，何以她突然到此，這時一個惡僧已把她的紅衣脫了，現出一件緊身的馬甲。

紅衣少女仰卧於地，雙眼翻動，手脚却其軟如棉，任由三個惡僧寬衣解帶，劉承志已然明白了，她是給惡僧點了穴道，動彈不得，劉承志生平嫉惡如仇，當下在瓦面挖了一角瓦片，向前送出，瓦片甚小，那三個惡僧正動手解紅衣少女的袴兒，沒有發覺這片小瓦片打來。

原來劉承志飛出的瓦片，並非打在惡僧身上，却是打向紅衣少女腰間，解她被點上的穴道。這瓦片一落，但見紅衣少女全身抖了一抖，筋絡舒展了，登時雙脚一推，左掌支撐着身體，右掌穿去，啪啪啪三聲連響。

三個惡僧剛把她的外衣褪出，不虞有此一着，猝不及防，兩人中了一腿，向後倒退，一個着了一掌也被震開。

紅衣少女一翻身，已然站起，雖然她的外衣被褪去，但仍有內衣褲蔽體，在此生死存亡之際，也顧不了許多，即向那中掌的惡僧進攻，騰步穿雲，一招「浪裡擒鯊」，劈向他胸口。

三個惡僧雖然被擊了一下，却未仆倒，這時噫聲叫道：「誰解了她的穴道？」

那中掌的一個，身材矮小，先自移步回身，避她一招「浪裡擒鯊」，其餘兩個立即搶攻，撲到紅衣少女身後，掌脚齊施。

紅衣少女左掌向後一撥，矮身避過背後一掌，那兩個偷襲的僧人，脚發至一半，見她的掌法是擒拿手，不敢强攻，立即收回，旋即雙雙躍起，夾攻左右，那矮和尚同時翻身劈掌，就把那紅衣少女夾在當中，混戰起來。

就在這時，忽聽得一聲不好，那矮僧背後已給人抓住，且凌空摔了開去，啪的一聲，倒於牆角，其餘二僧還未看見矮和尚給誰摔了開去，已覺腦後一寒，正待翻掌護胸，已身不由主，頓時雙脚離地，凌空摔開二丈之外。

原來，劉承志施用「千變萬化」步法，及時搶攻，一手一個，把三個惡僧都摔了開去，他這時左脚一揚，挑起地上一件紅衣，叫道：「姑娘，且把衣服穿好，這三個禿驢，讓我對付好了。」

那衣服飛起，已在紅衣少女面前罩下，紅衣少女立即伸手將衣服接過。

三個惡僧被摔得頭破血流，倒在三處墻下，許久站不起來。劉承志以背護住紅衣少女，好讓她穿回衣服，但却未橫刀在手，只是拍拍雙手，朗聲笑道：「好三個倒地葫蘆，你們快快站起來聽老子的話。」

那矮和尚功力似較在其餘二僧之上，倏然站了起來，怒目而視。劉承志打了個哈哈，又道：「你們的老方丈可在山門？快叫他出來，老子有話問他。」

矮和尚見他年紀輕輕，看來不過二十三歲，竟有這般身手，不敢造次，便問道：「你可是尋仇而來？咱們老方丈前幾天已去了雲遊各地了。」

這時，紅衣少女已穿好了衣服，一躍站到了劉承志身旁，說道：「別聽這惡僧的話，大佛寺的情形，與早幾天完全不同，這些惡僧不知是從那裡來的，强佔了這座叢林的。」

劉承志愕然，問道：「姑娘怎樣得知？」

紅衣少女道：「旬日之前，我來這裡投宿，因要趕到洛水，把一個包袱交托方丈慈玄禪師代管，那時寺裡的僧人，盡是慈眉善目，不似他們的蛇頭鼠目。剛才我自洛水趕來，進門之際，見了這三個惡僧，已是愕然，不過，却想不到在幾天之內會變動得如此之大，以爲他們或是新來的掛單和尚，就此一個不留神，給他們點中了啞穴，動彈不得，由此可知，寺內的情形已完全改觀，不然的話，他們怎敢胡作妄爲。」

劉承志聽了，頗覺言之有理。不料那三個和尚颼的聲響，同時搶攻，一個撲擊紅衣少女，兩個撲攻劉承志，三人以爲趁劉承志與紅衣少女談話之際，出其不意，立可斃二人於死地。

那知劉承志耳聽八方，隱聞衣袂之聲，陡見一條人影，撲向紅衣少女面前，又覺左耳一股勁風過來，已知三人搶攻，立一騰步，掠過紅衣少女前面，轉身探爪，已把那攻擊紅衣少女的和尚一把抓住。

劉承志這招「猛鬼推車」，也是「千變萬化」中的一絕，既避過撲擊的兩個和尚，及時防止紅衣少女之被襲，身形飛快，不可以目。那撲擊紅衣少女的惡僧，衣領被抓，立翻掌向後撥去，可是慢了一點，被劉承志一推，立脚不穩，向前斜倒而去，恰巧落在那兩個和尚跟前，劉承志身隨掌起，連發數掌，立即把三個惡僧擊斃當場，

算給紅衣少女洩了剛才被辱之憤。

原來紅衣少女是渭水門桃花漁隱的高徒，她姓馬名素玲，劉承志縱橫江湖，雖未見過桃花漁隱，但聽人說過，桃花漁隱是個女子，叫柳三娘，擅使一條魚絲和魚竿，當下紅衣少女把姓名說了。

劉承志便道：「馬姑娘何以隻身到洛水來，又是爲何先來大佛寺投宿，昨晚見了鄙人，爲何不分青紅皂白，驟施襲擊？」

紅衣少女馬素玲道：「說來話長，現在天已入黑了，咱們何不進這寺內，找個地方歇宿，坐下長談。」

劉承志亦感覺有理，於是兩人便進入寺內，羅漢殿後，有一列宿舍，共八間平房，地方倒是很清淨，劉承志亮了火摺子，點上了油燈，選了一間精舍，紅衣少女馬素玲因來過投宿，對寺內的情形絕不陌生，走進厨房，發現飯鍋上有盆熱烘烘的白飯，還有一盆燒牛肉，知是寺中惡僧弄好了的，料他們本待用膳，只因自己進來，惡僧忙於應付，便連弄好的飯菜也無法享用。

於是捧了飯菜與劉承志在精舍之內，一同進食。膳間，她便把此行的原因說了出來。

原來紅衣少女馬素玲是山東大同鏢局百花刀馬大剛的女兒，五年前，馬大剛接了一單鏢，運往河南洛陽去，這單鏢共有四箱寶物，價值連城，馬大剛的一雙百花刀早在魯豫一帶出了名的，他的鏢旗所至，綠林豪傑都賞臉，這次接了這單鏢，因洛陽在洛水之濱，爲了易於照顧，便打水道出發，先由山東下船，溯河而上，打算兩個月之內，便可以抵埗。

飛龍幫是河洛間的幫會，幫主趙如山與馬大剛有一面之緣，鏢船啓行之日，馬大剛已快馬使人送信與趙幫主，請他照顧，飛龍幫這條線通了，一路上自是風平浪靜，可保無虞。果然河南道上，一路通行無阻，那日船抵偃師，這地方是伊水和洛水分流之中心點，依例須在這裡渡宿一宵，才再開船入洛水的，就在這一夜，飛龍幫竟派人送來一封信，使馬大剛大吃一驚，信中內文說，趙幫主不能保護他的船鏢，因爲趙幫主有要事要調動全幫人員的實力到山西去，無法兼顧，囑馬大剛小心。

馬大剛接到趙如山的信，驚了一陣，旋又回復鎮定，對各鏢師說：「趙幫主是因事未能兼顧，並不意味前途有阻，想我百花刀的威名，在洛伊間是行得通的。」

這夜，舟泊偃師，次日黎明張帆一轉入洛水，向洛陽進發。

怎知鏢船駛到七星礁附近，嘩啦聲響，兩岸草叢中，羽箭紛飛，前後左右，駛出了大小賊船整百，把馬大剛的鏢船圍在核心，進退不得，幾個隨從的鏢師，早已中箭身亡，馬大剛知道難以還敵，心裏一急，急出個妙計來，立命艄公把鏢船駛到七星礁面，左一脚，右一脚，把四條鏢子（四箱鏢車寶物）踼進水裡去，七星礁在水底，是由七座石圍攏而成，相傳礁內有雷公電母居住，沒有人潛得過去，他這一着，是先絕賊人劫鏢之望，然後圖脫身之計，果然賊船見四條鏢子墮入礁去，嘩啦一聲，便紛紛退却。

馬大剛雖失了鏢子，但保存了性命，而鏢子又不是落入他人之手，只要有辦法，進入七星礁內，將鏢子撈起，就可以將鏢子運往洛陽。雖則這不是易辦的事，但他相信，五六年後，這四條鏢子必定重入己手。

那時，馬大剛殮葬了傷亡的鏢師，取道洛陽，就向鏢主報告，鏢船在七星礁附近，突遇颶風，船覆人亡，鏢子墮入礁中，鏢主自然不信，只得把他的保銀扣留。

經此一役，馬大剛再也不能在山東立足，大同鏢局自然關門大吉，但他並不灰心，帶了家小歸隱田園，那時，他的女兒紅衣女馬素玲年已十六，正在渭水跟桃花漁隱柳三娘學技，他使人把馬素玲召回，商量如何能把那四箱鏢子起出，因此便有此一行。在七星礁互相發生誤會。

她又道：「當時寺中的住持是個慈祥的禪師，是家父的方外至交，擬順道拜訪一問，不料被這三個惡僧所暗算，還幸兄台及時趕到，否則我眞是不堪設想。當日我到達七星礁河面，正要垂釣礁中，忽見一人從水底浮起，以爲這人是有心盜取礁內的鏢子的，是以立予攻擊，想不到經這一戰，大家竟成爲朋友，我慚愧當時過於魯莽，請劉兄海量汪涵。」

劉承志笑道：「原來如此，但是後來我在山上割去你的頭髮，你不聲不響的逃走，想你該重返這礁上去的。那四箱鏢子可曾撈起？」

紅衣少女馬素玲道：「在礁中的流水的迴漩，沉釣其中，但覺有一股勁力，把魚絲扯向礁底，要不是功力深湛，就給漩渦捲了下去，我曾用『一線天涯』功夫，沉勁釣上，可以抵得住漩渦之力，以爲只須放長魚絲，就可以沉釣底部，把鏢子釣起來了，那知魚絲放長二丈，水底即發出雷電交擊之聲，隆然一响，竟把釣鈎自水底拋出水面，但覺一種無法形容的力量，竟把我的『一線天涯』沉釣功夫消解了，因此到現在還未把失去的鏢子起回。」

一宿無話，次日，劉承志起床，梳洗之後，去拍馬素玲的房門，不料房門已然虛掩，劉承志推門而入，紅衣少女馬素玲已然失踪，不知去向。

劉承志心裡好不納罕，奇道：「馬素玲何以不辭而別，難道出了甚麼奇事？」但是望見房中，一切都齊整，並無意外事發生，正納罕間，忽聽外面有人喝道：「還不快快出來受死！」

劉承志一怔，旋覺屋瓦掀動，風

聲虎虎，當下忙跑出房外，翻身上屋面，只見羅漢殿前的天階，一個婦人正持魚竿舞動，虎虎生風，他在屋面，距離鬥場也相當之遠，仍覺冷風拂面，足見這婦人內力深湛，從這婦人打扮，足見定是柳三娘，劉承志立即數個起落到鬥場，立即拱手拜道：「前輩可是桃花漁隱柳三娘前輩？」

婦人聞聲收了手中魚竿，怔怔的望着他，問道：「你是誰？可是馬素玲的丈夫？」

劉承志道：「非也，晚輩劉承志，前輩找的人究竟是誰？」

婦人道：「劉承志，這個名堂很响，你把馬素玲收到甚麼地方去？」

劉承志知她是追踪馬素玲，爲那幾本拳經而來的，這事馬素玲曾經略爲透露過似的。故即扮作不知的問道：「甚麼馬素玲？我不識其人。」

柳三娘笑道：「你別瞞我，我沿途追踪，起初以爲她逃返山東，一口氣跑了千多里路，到山東她的原籍找她父親，一去就是五天，我問過她父親，才知她到我那裡學技，爲的是要把七星礁中的鏢子釣起來，昨夜我趕到七星礁去，向人詢問，知她確曾到過，又沿途追踪問人，才知道又曾在這兒住過，今早趕到，見這裡有兩個和尚，是被人用『吸魚腿』打傷的，這種『吸魚腿』手法，只有我渭水門才有，要非馬素玲到過這裡來，兩個和尚决不會被『吸魚腿』打傷的，姓劉的，你不要包藏馬素玲，她犯了我門的大忌，我决定要找她出來，清理門戶，以正門規。」

劉承志暗想：幸而馬素玲不先逃返山東，否則定給柳三娘找上。須知偷盜師門經書，這是武林大忌，莫說馬素玲學技，是用詭計學來，就是正式拜師，偷了師父的秘笈，也是罪該處死的，因此答道：「前輩如果不信，大可以進寺裡搜索，馬素玲是誰？我可不知道，只是昨夜黃昏時份，晚輩偶然走到這裡，見兩個和尚把一個紅衣少女點了穴道，正施强暴，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罷了，後來救了那個紅衣少女，她抱拳謝了一聲，便負了個紅包袱逃去了！」

柳三娘頓足道：「你爲甚麼救她？你定是她的情人！」

劉承志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晚輩做人的宗旨。」

柳三娘哈哈笑道：「那末現在我找她了，你也拔刀相助不成？」

劉承志道：「不過見她危難救她吧！」

柳三娘果然在全寺搜索，但沒有馬素玲的踪跡，劉承志只站在一旁，任由柳三娘搜查。

柳三娘搜了一會兒，忽從劉承志的房間縱出，手裡拿着一柄刀，喝問劉承志道：「這柄單刀可是你的？」

劉承志愕然，心念剛才沒有把包袱背上，給柳三娘搜出這柄從前在楊家莊盜來的僞刀，不知她有甚麼反應，便鎮定的拱手道：「這刀只是柄僞刀而已。」

柳三娘嘿嘿笑道：「爲甚麼你會僞造閻王的軍刀？顯見你不是好人，我一看便看出是僞刀了，你企圖以僞刀騙取眞刀不成？」

劉承志暗吃一驚，柳三娘將那魚竿抖動，不待劉承志答話，魚鈎即向他面門飛去。柳三娘的「寒江獨釣」功夫，比紅衣少女馬素玲眞有天壤之別，點、打、撥、拋、挑、抽、纏，又準確又快速。

劉承志手上沒有兵刃，要非立刻施展「千變萬化」步法，閃走騰溜，避過她的鈎風，早就給柳三娘打下了。

柳三娘見七招過後，仍打不着劉承志，嘿嘿的笑道：「你果然有一手好功夫，但十招之內，定然使你倒在地上。」

劉承志叫道：「老前輩還沒問個明白，便猝然動手傷人，似乎有點兒那個了，可否讓晚輩說幾句話？」

原來劉承志雖用千變萬化輕功溜走，幾次搶攻，溜進柳三娘背後，都給柳三娘運鈎消解，知道這個柳三娘聽風辨器，甚是準確，而且手上魚竿又快又狠，在這情形之下，是無法把她打下來的，故此便想和柳三娘說幾句話。

劉承志雖然如此說，但柳三娘之漁鈎愈緊，到了第十招，劉承志忽然說聲不好。頭巾竟給她一招「倒解金鯉」打了下來，饒是他用「小鬼偷油」一招卸過，沒有被打傷，而頭巾給掃下，吃了大虧。

原來柳三娘這招「倒解金鯉」，委實神出鬼沒，先是「線穿鯉口」，魚鈎攻劉承志的關元穴，劉承志一卸身，誰知她將魚鈎一收，手拿魚竿却迅即打出，劉承志估道她這招「寒江獨釣」只是用魚絲和魚鈎打人，那魚竿並不長，如一接近身軀，實不便長打的。

那裡知道她手執魚絲，魚竿也能飛出，像鍊錘一般的運用，是以雖用「小鬼偷油」閃開，也給她掃中頭巾，然而柳三娘這一招打不中他，也自一愕，魚絲一抖，又復用鈎攻去。

劉承志見柳三娘蠻不講理，又以手上沒有兵刃，情知無法取勝，於是翻身上屋，用「柳浪聞鶯」輕功，躍到精舍那邊，把黃包袱和金刀取回，本待與柳三娘一决高下，但她已然失踪，因即朗聲喝道：「快還我軍刀來，你躲在甚麼地方？」然而絕無反應，使他非常納罕。

柳三娘是個性情古怪的女子，劉承志早從馬素玲口中知道，她爲人喜怒無常，心情萬變，或許突然心理改變，便飄然而去也說不定。但兀自難明，她何以見了那柄僞造的閻王軍刀，就話也不多說一句即視如仇敵？

對柳三娘這種喜怒無常的人，劉承志實在無法理解，當時只好背上包

袱，離開大佛寺，心想這次一事無成，只得留待明年亡父忌辰之日，再到八峯山去，和張正剛相會，解了這世代寃仇，然而解這仇寃，必須得回鐵盒，只有紅衣少女的「寒江獨釣」本領，只有寄望於紅衣少女馬素玲，馬素玲與七星礁有切身關係，釣起礁內鐵盒之事，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故此想到這裡，待找到馬素玲再說，求她絕技幫忙，到七星礁撈鏢之際，順便替自己撈起鐵盒。

這日來到開封府這個古城，莊嚴整潔，劉承志先在汴梁大街的悅來客棧投宿，看看天色未晚，便到各處遊玩，開封名勝古蹟甚多，鐵塔與龍亭，天下聞名，那鐵塔全是用鐵築成，是座七級浮屠，劉承志在鐵塔之下，欣賞一番，正待踏進塔門，忽覺頭上一陣勁風，暗自一驚，以爲有甚麼暗器打來，急伸手向上一撈，但覺手觸之處，軟綿綿的一團肉，急運功抵緊，看時却是一個女子，幸是他掌力雄渾，身手敏捷，這才把那女子接下。

這時塔上有人叫道：「好身手！」劉承志擧頭望上去，見塔上第七層欄杆處，站着兩個少年，一個是國字口面，非常飽滿，看來似是富家弟子，一個是身材瘦削，却有翩翩風度，似是一對結伴遊覽的哥兒。

那叫好的是那個飽滿的少年，劉承志還不知其來歷，望望身旁少女，愁容慘淡。那少女現在稍爲穩定，立刻發足便跑，再走進塔門口。劉承志好生奇怪，以這女子從塔上飛下，要是偷襲自己，當己一撈之際，儘可運力掙扎，她既能飛身而下，自有襲擊敵人的本領，如今動也不動，任由抓拿，顯然不是敵人，自是個跳塔自殺的女子。因此立即飛跑入內，只聽塔內傳出一陣嬌呼的聲音：「你們不要阻我，我實在非死不可。」

劉承志走到階級上，已見先前在塔頂上的兩個少年，已把女子截住，那女子掙扎哭嚷，那飽滿的少年捉住她的手，道：「姑娘何必自尋短見，剛才你跳下去自殺，給這位仁兄將你接住，這是天意，使你絕處逢生，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儘可與這位仁兄說了出來，要是爲金錢而自殺，咱們盡可以設法爲你解决！」

那女子哭哭嚷嚷，旁邊另一少年已向劉承志拱手道：「吾兄身手非凡，想是武林中英雄人物，敢請問高姓大名？」

劉承志見兩人攔阻女子，諒也是見義勇爲之士，便回以一禮道：「小姓劉，未請教？」

那少年道：「小姓周，雙名日清，劉兄剛才那招『拱雲托月』，身手之快，若是在下，遇到這女子跳下，頂多只能躍開，却不能救她一命，足見兄台功力深厚，能軟能硬可攻可守，佩服，佩服。」

劉承志回禮道：「失禮，失禮，在下只是偶然碰巧罷了，並不懂得甚麼可軟可硬的功夫！」

周日清道：「兄台太謙了！」

這時那少女稍斂悲容，那飽滿的少年也向劉承志點頭爲禮，並道：「這姑娘原來住在黃家巷的，她家裡還有一個母親，咱們一起送她回家，問明底細，助她一臂之力如何？」

劉承志一向有俠骨，對這事自然樂於幫助，當下一起護送那少女離開鐵塔向黃家巷那邊走去。

路上，周日清爲那飽滿少年介紹，說他是高公子，是河北省人氏，周日清只是高公子的跟班而已。

那高公子龍行虎步，容貌不怒而威，一派爽朗之氣，一望而知是富貴的人家，三人到了黃家巷，那少女指着一間小破屋，說：「到了！」推開屋門，只見裡面一個老嫗已然掛於半空，高公子叫道：「噫，這老婦也懸樑自盡！」

那少女却悲喊了一聲：「媽！」便急即撲過去。又是滿面淚痕地叫，劉承志飛身把吊在樑下的老婦放下，立即爲她推宮過氣，高公子叫道：「奇了，她們母女竟分別自殺，難道眞有大不了的事情嗎？」

這時老婦躺在地上，已漸漸的甦醒過來，睜眼看見三個陌生年輕人，又見自己的女兒在旁抹淚悲哭，嘆了一口氣，才道：「仙兒呀，你沒有去見兪大爺？」

那少女泣道：「媽，女兒也和妳老人家一般想法，與其活着受苦，不如一死了之，女兒剛在鐵塔上跳下來自殺，被這三位爺們救了下來，他們無論任何大小事情，都可以替我們解决，我便將這三位爺們帶回來，想不到你老人家也尋短見。」那老婦聽了，連忙爬了起來，向那三人叩頭道謝。

高公子把她們母女扶起，道：「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位劉兄，武藝超羣，在下雖無甚麼本領，但世世代行善，你們要是在金錢上遇有困難，在下定能相助，要是非金錢所能解决，則這位兄台可以拔刀相助，必可以迎刃而解，還是起來對咱們說個明白吧！」

那老婦再三叩三個响頭，方肯站定，又向劉承志一揖道：「得三位善長仁翁相救，那眞是觀音菩薩顯靈了！」

老婦抹乾了眼上的淚珠，才把她們的遭遇說出。原來老婦姓張，嫁夫陸五，單生一女兒陸如仙，三口子相依爲命，以賣牛肉爲生，那知有一天，陸五賣了十五斤牛肉給城西的兪大爺，兪大爺每天買十五斤牛肉，並不是買來自己食用，而是作爲狗糧，是給家裡的獵犬食的，那知當天賣了牛肉，午後兪大爺即派人來將陸五捉去，說他的牛肉有毒，把他的五隻獵犬全部毒死，要陸五塡命，說要告到官府去，控他謀殺兪大爺，陸五自然百般求情，兪大爺的目的在自己女兒，因他所賣的牛肉，每日六七十斤，若

是牛肉有毒，應該不單是俞家的狗被毒死，就是其他當日所賣出的牛肉，吃了也必全中毒而死，這分明是俞大爺故意把獵犬毒死，强入以罪。

陸五怎肯把女兒送給俞大爺？因而更認定這是俞大爺的詭計，一怒之下，向俞大爺揮拳便打，俞大爺那門「鎖陽脚」，天下聞名，陸五一撲過去，「鎖陽脚」起處，陸五便當場喪命，但那俞大爺仍然不肯干休，把這個消息瞞着，還派人到陸家去，說陸五答允俞大爺請求，着把女兒陸如仙送去俞家，把陸五救出來。幸而俞家有個姨娘和陸張氏有來往，這姨娘早已告訴她陸五早已喪命，勸她們母女趕快逃走，不可中計，然而，陸如仙聽到父親的死訊，已經決心一死，而陸張氏也有同感，因此，陸如仙去了鐵塔自殺，陸張氏便在家中懸樑自盡了。

高公子聽了陸張氏說出概況，怒形於色，道：「難道沒有王法的嗎？」

陸張氏道：「三位相公有所不知，這俞大爺是開封府的土皇帝，就是知府大人也怕他三分，在這裡，他表面上沒有幹出非法之事來，實則彼等專門爲非作歹。」

高公子道：「待我去見見他，他那五頭獵犬頂多值一百兩一頭，我就給他五百兩，叫他和解這件事，如若不肯，劉兄把他拿下，送將官府裡去，未知劉兄意下如何？」

劉承志道：「這件事有許多地方，我仍不甚明白，俞大爺既有如此勢力，何必弄這把戲，他既喜歡這位陸小姐，大可以派人强搶過去，又何須毒死自己的獵犬呢？」

他這番話，使在座衆人爲之一怔，那高公子面色一沉，周日清望着劉承志，陸張氏望望女兒，還是陸如仙掩面泣道：「這位相公，難道不相信我們的遭遇麼？」

劉承志道：「不是不信，只是覺得有些不合情理罷了。」

就在這時，砰的一聲，兩扇板門倒在地上，門外有大漢一名，喝道：「陸五嫂，爲甚麼還不把女兒送去？」

劉承志立向門外望去，正待躍前攔阻，那知背後陸張氏、陸如仙、周日清三個一齊動手，齊聲喝道：「拿住他！」

劉承志猝不及防，六隻擒拿手齊向劉承志的六大要穴抓去，那前邊的高公子，也運指一點，捏向他的氣海穴中。

這樣突如其來的襲擊，就是武功再精湛的人也難以抵擋，陸張氏抓他背上的靈台穴、志室穴，陸如仙抓他的肩上天髎穴，周日清抓他的陽關穴，六隻手一提，劉承志當堂給他們提離地上，那高公子又捏他的氣海穴。

劉承志驚駭不已，想不到這一夥人竟是蛇鼠一窩，編造這些故事來陷害自己，劉承志不是不夠精明，他在鐵塔下面，突見頭頂一陣罡風，初以爲有人偷襲，那才伸手用「拱雲托月」，但當時見是個女子，那塔上的高公子又說她是自殺，才不把她視爲敵人，就是剛才陸張氏說的一番話，他也看出破綻重重，倒是一時料不到這等人却是仇敵罷了，因此給他出其不意的抓住，動彈不得，那破門而入的大漢，見劉承志被抓起，哈哈笑道：「咱們終於捉到這小子了！」說罷，解下腰間一條鐵鍊來。

那大漢這條鐵鍊，竟是百穴鍊，是用來押扣武功精湛的武林人士的，鐵鍊用精鋼製成，鍊上有無數的扣鈎，用來搭在犯人身上，扣鈎扣緊了全身各大穴道，就是武功再精湛的人，也祇能封氣閉穴，不爲鐵鈎扣傷，若是普通功力的人，給這百穴鍊一扣，封得一穴，難封二穴，終必受傷倒地。

劉承志這時正要運氣封閉全身穴道，故此雖給三人捏住，也毫不受傷，只是不能反抗罷了，但他見過這條百穴鍊，心中一凜，因這東西是大內之物，這人竟有此物，難道眼前諸人盡是大內一等高手不成？正想間，那大漢的百穴鍊已搭在他身上，劉承志更凝氣閉穴，但已經動彈不得了。

那大漢扣好了百穴鍊，叫聲：「放下！」那陸如仙、陸張氏、周日清一同鬆手，劉承志立即跌坐地上，高公子打了兩個哈哈道：「把他押進裡面！」那大漢雙手一提，就把劉承志提將起來，飛步入內。

原來這家小屋，後座地方頗爲寬闊，那大漢將劉承志摔在地上，一脚踏住，喝道：「劉承志，你已完全消失反抗能力，你現在還有甚麼話可說？」

高公子這時也跟着進來，一擺手道：「鮑總管，暫勿傷他。」劉承志一聽見鮑總管三個字，一驚非小。

原來眼前的高公子，正是當今皇上弘曆（乾隆皇），那大漢便是乾隆的大內侍衛領班鮑總管。周日清是副領班羅彪的化名，那陸如仙、陸張氏都是大內著名的女侍衛，陸如仙眞名乃是鮑少紅，是鮑總管的女兒，陸張氏實爲鼎鼎大名的洞庭女傑周香玲，亦即鮑總管的妻子，他們這些人都是護衛乾隆皇下江南的，乾隆化名高天賜，羅彪化名周日清，表面上兩人扮作公子哥兒，遊玩各地，實則他們存心收拾四海的反清志士。

鮑總管夫婦和女兒扮作平民，經常在側護衛，他們在路上皆裝作不認識，故沒有人知道他們實在是一夥人。

當劉承志到鐵塔遊玩時，鮑總管一眼已望見劉承志，認得他是江湖上最難對付的一個人物，故立即通知女兒鮑少紅，又通知妻子周香玲，教她立即返回住所去。如此這般，依計行事。

鮑總管深知劉承志的武功，知道他那千變萬化之厲害，神出鬼沒，要

是明刀明槍對抗，不易將他捕捉，是以命鮑少紅，扮作苦命少女作跳塔自殺，引劉承志入其彀中。

劉承志天生俠骨，自不虞有此一着，便給引到家裡來，出其不意的，將劉承志擒住。

這時，高公子揮手命衆人退下，走到劉承志面前，說道：「你就是名震江湖的劉承志？」

劉承志瞪他一眼，並不答話，只顧閉氣封穴。高公子道：「你可曾聽人說過，繼闖王大志的，有一個人，名叫高天賜？在下就是高天賜了，你看，這是闖王的玉璽。」他抽出一枚玉璽來，擲在劉承志面前，劉承志再一運氣，把背上兩個扣穴鈎頂開了兩個穴道，他才敢開口說話，道：「這個我早已在張正剛處得知了。」

高公子愕然道：「你有參加張正剛的羣英會？你不屬於李派的人，你是史派中最頑固的一個？你怎麼會參加羣英會？」

劉承志答道：「會上張莊主不是拿出一把軍刀、一塊石碑來麼？」

高公子道：「你說得出，證明你果然已參加，我就是那石碑上所說的高天賜了。」

劉承志道：「我知道，但那軍刀和石碑都是假的，這只是你們用來欺騙反清志士的勾當，唏，高天賜，我看你並非甚麼繼闖王大志的人，你莫非是弘曆？」

高天賜大吃一驚。

劉承志練就一身銅皮鐵骨功夫，那百穴鍊雖然緊扣全身穴道，但鍊扣到底是死物，沒有伸縮的彈性，不似人手那麼可以隨機應變，故他運氣於各穴之時，即可抵擋扣鈎的力量，從而再運勁於某一穴上，將扣鈎逐個迫開。

這時，他已迫開另外兩個扣子，又解開了兩個重要的穴道，但仍裝着無限痛苦的樣子。高天賜那裡知道，見他道出了自己的秘密，驚駭之餘，怒斥一聲，道：「你這人忒是聰明，誠然，朕正是當今皇上，看你已無生還希望，不妨對你直言，朕此次親自下江南，就是要收拾你這些殘匪。但也並不一定要置他們於死地，識時務者，或可升官發財，倘若冥頑不靈，自當死無葬身之地。」

劉承志再運勁，背上的穴道扣鈎早已全部脫開，但他臉上仍作痙攣痛苦之狀，道：「我死不足惜，只是不知你憑甚麼本領可以收拾江湖志士？」

乾隆皇打了個哈哈，道：「羣英會上，羣雄都知高天賜繼闖王之志，朕以高天賜身份出現，自當受羣雄擁戴，朕所到之處，必受歡迎。那時，只要朕約他們到何處聚義，他們必踴躍參加，就在聚義之處，佈下羅網，把他們生擒或戮殺，好叫他們插翼難飛，你說朕這計劃巧妙麼？」

乾隆皇說罷，即運勁於掌，喝道：「朕已說出了全盤計劃，你也該死了。」說罷即向劉承志的天靈蓋上罩去。

但聽叮噹一聲，乾隆皇所用的金剛探龍爪，一罩落空，劉承志人已不見，地上只落下一條百穴鎖鍊，乾隆皇大驚，急向後運掌護身，並立即叫道：「人來！」

外邊的鮑仲平總管夫婦，鮑少紅、羅彪一起衝進來。見乾隆皇以蟠龍掌法護身，劉承志已不知去向，大驚不已，鮑仲平叫道：「皇上，那小子逃往那裡去？」

乾隆皇躍開數丈，方才收拳，訝道：「估道那小子偷襲朕後，你們趕快搜索！」忽聽得嘿嘿一聲，劉承志已在屋面上，朗聲笑道：「弘曆，我勸你馬上返京，不可再施詭計，今日本該取你狗命，我得通消息要緊，不便勾留，再會。」

劉承志的千變萬化輕功，快如閃電，鮑仲平循聲而上，已來不及了，劉承志已不知去向了。乾隆皇與衆人同時躍登屋面，搜索一會，仍無所見。

鮑仲平頓足道：「給那斯逃去，眞是不值！」

弘曆（乾隆）道：「這是朕的大意，想不到他能解開百穴鍊。」

乾隆皇嘆了口氣，一擺手，示意衆人回到地上。鮑仲平率領衆人落到天階上，乾隆皇又道：「估道劉承志必死無疑，不料他騙了朕的說話，竟然掙脫百穴鍊逃去！」

鮑仲平道：「皇上已把全部計劃對他說了？」

乾隆皇嘆了一口氣，道：「說是說了，不過也無大礙，劉承志爲江湖人物所不齒，誤會已深，他說的話是沒有人肯相信，況朕自有辦法，對付江湖裡對高天賜懷疑的人。」

總管鮑仲平問道：「皇上是決意下江南了？」

乾隆皇道：「當然，難道會爲一個姓劉的小子，而改變朕的全盤計劃麼？」

羅彪也說道：「皇上的話，說得不錯，只要咱們步步爲營，保護皇上，不爲劉承志所算，那便無礙的了，劉承志的話，江湖內外人物，決不會信他，這點不必顧慮了，只是咱們的行踪應該保密，不要讓劉承志知道便可以了。」鮑少紅母女也亦覺有理，當下便離開了這座屋宇，到別處去。

且說劉承志逃了出去之後，以乾隆皇弘曆，用高天賜之名帶了大內幾名高手，輕身南下，目的在收拾湖海各地志士，他是個精明的人，意識上覺得，乾隆皇第一目的地便來開封，這是河南省中心地區，亦即嵩山所在之地，那日乾隆皇必定到嵩山少林寺的，嵩山少林寺爲反清復明志士的溫床，倘這座叢林爲乾隆皇的詭計所陷，那就一切反清的力量也得瓦解。因

此，他要趕往嵩山，準備將這秘密向方丈元通大師說個明白。

嵩山爲五嶽中的中嶽，山有三峯，中曰峻極，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少林寺在少室山上，這座叢林是達摩面壁之地，建於後魏太和二十年，已有數百年歷史。

劉承志對少林寺並不陌生，也和方丈元通禪師有一面之緣，他曉行夜宿，不到兩日，便抵少林寺前，爲了這次登山，是通傳秘密消息，不便張揚，所以繞到寺後，躍登西殿屋上面，這地方再過，就是方丈室所在了。

劉承志一翻身，忽聽得下面有人問道：「何方善信，從天上來參禪！」

劉承志一凜，落到下面，已然跪在一個老和尚之前了，那老尚正在蒲團打坐，見了他，阿彌陀佛連聲，問道：「看你的身形手法，似是大覺禪師的高足，你是誰？爲甚麼不從正門進來？」

劉承志道：「弟子劉承志拜見師叔。」

元通禪師問道：「你到來究竟爲了何事？」

劉承志道：「弟子特爲通傳一項消息而來，方丈可曾聽過高天賜的名堂？」

元通禪師道：「聽過了，據聞這反清復明志士，繼闖王之志，將揭竿而起。」

劉承志道：「錯了，這高天賜查實乃是乾隆皇帝弘曆微服出巡的化名，他這次離京，打算遍遊湖海，主要任務是收拾各地志士，弟子誠恐老方丈不知，故特來報告罷了，那狗皇帝前已在開封出現，同行者有個姓周名日清的小子，還有鮑仲平總管一家三人，想他這一行遲早必到少林寺來，故特冒昧到來，請方丈注意此事。」

劉承志說畢，元通禪師站了起來，扶他起身，道：「你這消息如何得來？」

劉承志便把經過情形對方丈說個明白，元通禪師嘆了一口氣，道：「原來如此，老衲自當小心，承你通傳消息，看你滿面風塵，想是趕道而來，你還未用膳吧？」

劉承志實在已腹如雷鳴，當下元通禪師便吩咐廚房準備齋菜，讓劉承志裹腹，然後與他商量通傳少林海內外弟子方法，因爲高天賜繼闖王大志之事，江湖上已傳揚開去，如不設法傳遞消息，誠恐各地英雄豪傑中計。

劉承志吃了碗飯，忽然臉色大變，叫了一聲，便倒在地上。元通禪師大驚，上前按按劉承志的心窩，見他臉色瘀黑，眼耳口鼻已流出絲絲血水來，知是中毒，連忙查驗那些齋菜，不禁震怒，立即將廚下僧人召來，問他何以齋菜中有毒，那僧人驚惶不已，說齋菜沒有理由含毒的。

元通禪師召集全寺僧人研究，經過一番調查後，才知寺中達摩井中，不知何時被人投下了大量信石，井水有毒，故此煮來的齋菜也都含有毒質，劉承志被毒死了，正是吃了這井水煮成的齋菜所致呢！

這時，寺外忽傳喊殺聲，知客僧入報，說有二千官軍，到來圍攻寺門，元通禪師大驚，立命寺僧抵抗，怎知少室峯上，跟着火箭如煌般射來，火箭落在寺內各處，瞬即引起大火，元通禪師只得率衆突圍而逃。

原來乾隆皇弘曆也是個聰明人，他在劉承志逃走之際，聽見劉承志說，本該殺了他，只因傳遞消息要緊，便知劉承志要到少林寺傳達消息的。

因劉承志在江湖上雖不爲各路英雄所信，但少林寺的元通禪師，是他師傅大覺禪師的友好，別人不信劉承志的話，但元通禪師一定相信，故在開封，立即傳諭登封總兵，命令立即進攻少林寺，登封總兵知道少林武功第一，不敢硬攻，故先派人在寺中井水之內下毒，又派神射手帶備火箭，潛伏山峯，一面圍攻，一面發射火箭燒毀寺門，捉拿衆僧，乾隆皇的心意，認爲無論劉承志趕到與否。燒了少林寺，殺戮寺僧，便不怕這消息給傳遍四海之內了。

這還不止，那官兵的後方，還有紅衣大砲發出，炮聲隆隆，元通禪師等僧衆，衝破官兵圍攻，却避不過這些强烈的炮火，他們武功雖好，但對那些强烈的砲火，却是無法閃避的，這一役，少林寺全毀於砲火之下，而元通禪師及全寺僧衆也全部殉難了。

劉承志既死，少林寺全軍覆歿，這一來，乾隆皇弘曆用高天賜之名，和周日清下江南便告成功了，他們利用闖王的玉璽，到處會英雄，遇有服從的，便收編爲自衞隊，遇有懷疑的，便略施各種毒計，將他們消滅，乾隆弘曆幾次下江南，目的達成，故有清一代反清運動最爲平靜的，要算乾隆這一朝代了。

乾隆皇死後，江湖志士便又風起雲湧，反清運動又是如火如荼了。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麥中蓮・文
可飛・圖

大漠恩仇

惡客尋踪覓迹　追查迷宮地圖

上文提要：李秀文在回疆漸漸長大，和當地的哈薩克族少年蘇奴發生戀愛，因呂梁三傑一夥人仍四處追尋戈壁迷宮的地圖下落，殺害哈薩克族人，使漢人在回疆受到歧視，不久呂梁三傑的下屬找到李秀文，她怕連累許老人，又怕加深哈薩克族對漢人的仇恨，便將這夥賊人誘走，直往大漠中走去，得一老伯伯相救，用毒針將兩賊人殺死，由老伯伯帶她到一山洞中躲避，防止賊人偷襲……

突然間華雲龍「啊！」的一聲叫，摔倒在地上，又是全身抽動了起來。

但這時比上次似乎更加痛楚，手足狂舞，竟是不可抑制。

李秀文心中驚慌，忙又走近去給他按摩推拿揉拍，華雲龍痛楚稍減，喘息道：「姑……姑娘，這一次我只怕好不了啦。」

李秀文安慰道：「快別這般想，今日遇到强盜，不免勞神，休息一會便好了。」

華雲龍搖搖頭便道：「不成，不成，我反正要死了，我跟妳說實話，我是後心的穴道上中了……毒針。」

李秀文道：「啊？你中了毒針，幾時中的？是今天麼？」

華雲龍道：「不是，中了十二年了！」

李秀文駭然道：「也是這麼厲害的毒針麼？」

華雲龍道：「一般無異，只是我運功抵禦，毒性發作較慢，後來又服了解葯，這才活了一十二年，但到今天，那是再活不下去了。唉！身上留着這枚鬼針，這一十二年，每天總要大痛二三場，早知如此，倒是當日不服解藥的好，多痛這一十二年了，到頭來又有甚麼好處？」

李秀文胸口一震，這句話勾起了她的心事。十年前倘若跟着爹爹媽媽一起死在强盜手中，後來也許少受了許多苦楚。

然而這十年之中，都是苦楚麼？不，也有過快活的時候，十七八歲的年輕姑娘，雖然寂寞傷心，花一般的歲月中，總是有不少歡笑和甜蜜。

祇見華雲龍咬緊牙關，竭力忍受全身的痛苦，李秀文道：「伯伯，你設法把毒針拔了出來，說不定會好些。」

華雲龍斥道：「廢話，這誰不知道，我獨個兒在荒山之中，有誰來跟我拔針？進山來的沒有一個安着好心，哼！哼……」

李秀文滿腹疑團：「他爲甚麼不到外面去求人醫治，一個人在荒山中一住便是十二年，有甚麼意思？」顯見他對自己還是存着極大的猜疑提防之心，但眼看他痛得實在可憐，說道：「伯伯，我來試試，你放心，我絕不會害你的啦。」

華雲龍凝視着她，雙眉緊鎖，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似乎始終打不定主意。

李秀文拔下杖頭上的毒針，遞了給他，道：「讓我來看看你背上的傷痕，若是你見我有心不良，你便用毒針刺我吧！」

華雲龍道：「好！」於是，解開衣衫，露出了背心。

李秀文一看之下，忍不住低聲驚呼，但見他背心上點點斑斑，不知有幾千百處傷痕。

華雲龍道：「我千方百計要想把毒針挖了出來，總是取不出。」

這些傷痕傷疤有的是似乎在尖石上撞破的，有的似乎是用指尖硬生生剜破的。李秀文看看這些傷疤，想起這十二年來他不知受盡了多少折磨，心下惻然，問道：「那毒針刺在那裡？」

華雲龍道：「一共有三枚，一在『魄戶穴』一在『志室穴』，一在『至陽穴』。」一面說，一面反手指點毒針刺入的部位，只因時日相隔已久，又是滿背傷疤，早已看不出針孔的所在。

李秀文驚道：「共有三枚麼？你說是中了一枚？」

華雲龍怒道：「先前妳又沒說要給我拔針，我何必跟妳說實話？」

李秀文知他猜忌之心極重，實則是中了三枚毒針後武功全失，生怕自己加害於他，故意說曾經發下重誓，不得輕易動武，便是所中毒針之數，也是少說了兩枚，那麼自己如有加害他之心，也可多一些顧忌，她實在不喜他這樣機詐疑忌的用心，但想救人救到底，這老人也實在可憐，一時也理會不得這許多。心中沉吟，盤算如何替他拔出深入肌肉中的毒針。

華雲龍問道：「妳看清楚了吧？」

李秀文道：「我看不見針尾，你說該當怎樣拔才好？」

華雲龍道：「須得先用利器剖開肌肉，方能見到。毒針深數寸，是很難尋着。」說到這裡，聲音已是發抖。

李秀文道：「嗯，可惜我沒有帶着小刀。」

華雲龍道：「我也沒有刀子。」忽然指着地上摔着的那柄長刀說道：「就用這柄刀好了。」那長刀青光閃閃，甚是鋒利，橫在那姓雲的强人身旁，此時人亡刀在，但仍是令人見而生畏。

李秀文見要用這一柄長刀剖剜他的背心，大爲遲疑，華雲龍知了她的心意，語轉溫和，說道：「李姑娘，妳祇須助我拔出毒針，我要給妳許許多多的金銀珠寶，我不騙妳，眞的是許許多多金銀珠寶。」

李秀文道：「我不要金銀珠寶，也不用你謝，只要你身上不痛，那就好了。」

華雲龍道：「好吧！那妳快些動手。」

李秀文過去拾起那柄長刀，在那姓雲的强盜身上衣服割撕了十幾條布條，以備止血和裹紮傷口之用，說道：「伯伯，我是盡力而爲，你忍一忍痛。」

李秀文咬緊牙關，以刀尖對準了他所指的「魄戶穴」旁數分之處，輕輕一割。

刀入肌肉，鮮血迸流，華雲龍竟是哼也沒哼一聲，問道：「見到了嗎？」這十二年他熬慣了痛楚，對這利刀一割，竟然絲毫不以爲意。

李秀文從頭上拔出髮簪，在傷口中一探，果然探到一枚細針，牢牢的釘在骨中。

她兩根手指伸進傷口，捏着針尾，用勁一拉，手指滑脫，毒針却拔不出來，直拔到第四下，才將毒針拔出。

華雲龍大叫一聲，痛得暈了過去。李秀文心想：「他暈了過去，倒可少受些痛楚。」剖肉取針，跟着將另外兩枚毒針拔出，用布條給他包紮傷口。

過了好一會兒，華雲龍悠悠醒了，一睜眼，便見前面放着三枚烏黑的毒針，恨恨的道：「鬼針，賊針，你們在我體內躭了一十二年，今日總出來了吧！」於是向李秀文道：「李姑娘，妳救我一命，老夫無以爲報，便將這三枚毒針贈送於妳。這三枚毒針雖在我體內潛伏了一十二年，毒性依然尚在。」

李秀文搖頭道：「我不要。」

華雲龍奇道：「毒針的威力，妳是親眼見過了，妳有此一針在手，誰都怕妳三分。」

李秀文低聲道：「我不要別人怕我。」她心中却是說：「我祇要別人喜歡我，這毒針可能無能爲力。」

毒針取出後，華雲龍因流血過多，身子十分虛弱，但心情愉快，精神健旺，閉目安睡了一個多時辰，睡夢中忽聽有人大聲咒罵，他一驚而醒，只聽得那姓宋的强盜在洞外污言穢語的辱罵，所說的言詞惡毒不堪，顯見他是不敢進來，却要激敵人出來。

華雲龍越聽越怒，站起身來，說道：「我體內毒針已去，一指震天南還害怕區區的兩個毛賊？」但一加運氣，勁力竟是提不上來。嘆道：「毒針在我體內停留過久，看來非三四個月內武功難復。」

但耳中又聽到那强盜「千老賊，萬老賊」的狠罵，怒道：「難道我要等你辱罵數月，再來宰你？」又想：「他們若是始終不敢進洞，再僵下去，終於回去搬了大批人手前來，那可糟了，這便如何是好？」

突然間心念一動，說道：「李姑娘，我來教妳一路武功，妳出去將兩個毛賊收拾了。」

李秀文道：「要多久才能學會？沒這麼快吧！」

華雲龍沉吟道：「若是教妳獨指點穴，刀法拳法，至少也得半年才能奏功，眼前非速成不可，那祇有練見功極快的旁門兵刃，必須一兩招便能取勝。只是這山洞之中，那裡去找那些偏門的兵刃？」一抬頭間，突然喜道：「有了，去把那邊的葫蘆摘兩個下來，要連着長籐，咱們來練流星鎚。」

李秀文見山洞透光入來之處，懸着十來個枯萎已久的葫蘆，不知那一年生在那裡的。於是，用刀連籐割了兩個下來。

華雲龍道：「很好，妳用刀在葫蘆上挖一個孔，放沙進去，再用葫蘆籐塞住小孔。」

李秀文依言而爲，兩個葫蘆中放滿了沙。每個都有七八斤重，果然是一對流星鎚模樣。華雲龍接在手中，說道：「我先教妳一招『星月爭輝』。」當下提起一對葫蘆流星鎚，慢慢的練了一個姿勢。

這一招「星月爭輝」左鎚打敵人胸腹之交的「商曲穴」，右鎚先縱後收，彎過來打敵人背心的「靈台穴」，雖只一招，但其中包含着手勁眼力，盪鎚認穴的各種法門，又要提防敵人左右閃避，借勢反擊，因此李秀文足足學了一個多時辰，方始出鎚無誤。

她抹了抹額頭汗水，傲然道：「我眞笨，學了這麼久。」

華雲龍道：「妳一點也不笨，可說是聰明得很，妳別小覷這一招『星月爭輝』，雖是偏門功夫，但變化奇勁，大有威力，尋常人學它十天八天，也未有妳這般成就呢？以之對付武林好手，單是一招自然不中用，但要打倒兩個毛賊，却已綽綽有餘，妳休息一會，便出去宰了他們吧！」

李秀文吃了一驚道：「只是這一招便成了？」

華雲龍微笑道：「我雖祇教一招，妳總算已是我的徒弟，一指震天南的弟子，對付兩個毛賊，還要用兩招麼？妳也不怕損了師父的威名？」

李秀文應道：「是。」

華雲龍道：「妳不想拜我爲師麼？」

李秀文實在不想拜甚麼師父，不由得遲遲不答，但見他臉色極是失望，到後來更似是頗爲傷心，甚感不忍，於是跪下來拜了幾拜，叫道：「師父。」

華雲龍又是喜歡，又是難過，愴然道：「想不到我九死之餘，還能收這樣一個聰明靈慧的弟子。」

李秀文淒然一笑，心想：「我在這世上除了許爺爺外，再無一個親人，學不學武功，那也罷了。不過多了個師父，總是多了一個不會害我，肯來理睬我的人。」

華雲龍道：「天快黑啦，妳用流星鎚開路，衝將出去，到了寬敞所在，便收拾了這兩個賊子。」

李秀文很有點害怕。華雲龍怒道：「妳既信不過我的武功，何必拜我爲師？當年閩北雙雄，便雙雙喪生在這一招『星月爭輝』之下，這兩個毛賊的本事，比起閩北雙雄却又如何？」

李秀文那知閩北雙雄的武功如何？見他發怒，只得硬了頭皮，搬開堵在洞口的石塊，右手拿了那對葫蘆流星鎚，左手從地上拾起一枚毒針，喝道：「該死的惡賊，毒針來了。」

那姓宋和姓金的兩個强盜守在洞口，聽到毒針來了四個字，只嚇得魂飛魄散，急忙退出。那個姓宋的原也想到，她若要施放毒針，決無先行提出警告之理，既然這般呼喝，那便是不放毒針，可是眼見三個同伴接二連三的喪命在毒針之下，却教他如何敢托大不理。

李秀文慢慢追出，心中的害怕實在不比在兩個强盜之下。

三個人膽戰心驚，終於都過了那十餘丈狹窄的通道。

那姓金的一回頭，李秀文左手便是一揚，姓金的一慌，腳下一個踉蹌，摔了一個觔斗，那姓宋的還道他中了毒針，腳下加快，直衝出洞，姓金的跟着他也奔到了洞外，兩人長刀護身，一個道：「還是在這裡對付這丫頭？」另一個又道：「不錯，她發毒針時也好看得清楚些。」

這時夕陽在山，閃閃金光映在金、宋兩人的臉上，兩人微微側頭，不令日光直射進眼，猛聽山洞一聲嬌喝：「毒針來了！」兩人急向忙向旁一閃，只見山洞中飛出兩個葫蘆。李秀文跟着跳了出來。

兩人先是一驚，待見到她手中提着這竟是兩個枯槁的葫蘆，不由得笑了起來，不過笑聲之中，却也免不了戒備之意。

李秀文心中怦怦而跳，她祇學了一招武功，還不知這一招是否當眞管用？初時雖跟父母學過一些武功，但父母死後就拋棄了，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她對兩個面貌兇惡的强盜實在是害怕之極，若能不鬥，能夠虛張聲勢的把他嚇跑，那是最好不過，於是大聲喝道：「你們再不走，我師父一指震天南便出來了，他老人家毒針殺人，猶如探囊取物一般，你們膽敢和他作對，當眞是好大的膽子！」

這兩個强人都是尋常腳色，「一指震天南」的名頭，當年倒也似乎聽見過，但跟他毫無瓜葛，向來不放在心頭，互相使了一個眼色，心中都想：「乘早抓了這個丫頭去見霍大爺、陳二爺，便是天大的功勞。管他甚麼震天南，震地北？」齊聲呼叱，分從左右撲了上來。

李秀文大吃一驚：「他兩人一齊上來，這招星月爭輝，却如何用法？」他是華雲龍一心一意教她出招打穴，竟忘了教她怎生對付兩人齊上，要知道對敵過招，千變萬化，一兩個時辰之中又學得多少？

李秀文手忙脚亂，向右跳開三尺，那姓金的站在右首，搶先奔近，李秀文不管三七二十一，兩枚葫蘆揮出，惶急之下，這一招「星月爭輝」只使對了一半，左鎚倒是打中了他的胸口的「商曲穴」，右鎚却碰正他的長刀口，刷的一响，葫蘆被刀鋒割開，黃沙飛濺。

那姓宋的正搶步奔到，沒料到葫蘆中竟會有大片黃沙飛出，十數粒沙子鑽入眼中，忙伸手揉眼，李秀文又是一鎚打出，只因右鎚破裂，少了借助之勢，只打中了他的背心，却沒中「靈台穴」。

但這一下七八斤重的飛鎚擊在身

上，那姓宋的也站不住脚，向前一撲，眼也沒有睜開，便抱住了李秀文的肩頭。

李秀文叫聲：「啊喲！」左手忙伸出去推，慌亂中忘了手中還持住一枚毒針，這一推，却是將毒針刺入了他的肚腹。那姓宋的雙臂一緊，便就此死去。

這强盜死了，手臂却是抱得極緊，李秀文猛力掙扎，竟是擺脫不了，只聽華雲龍嘆道：「蠢丫頭，學的時候頭頭是道，使將起來，亂七八糟。」提起脚在那姓宋的尾錐骨踢上了一脚，那死屍鬆了手，往後便倒。

李秀文驚魂未定，轉頭看那姓金的强人時，只見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雙目圓睜，一動也不動，竟已被他以灌沙葫蘆擊中要穴而死。

李秀文一日之中連殺五人，雖說是報了父母之仇，又是抵禦强敵，心中總是甚感不安，怔怔的望着兩具屍體，忍不住便哭了出來。

華雲龍微笑道：「爲甚麼哭了？師父教妳這一招星月爭輝，可好不好？」

李秀文嗚咽道：「我……我又殺了人。」

華雲龍道：「殺幾個小毛賊算得了甚麼？我武功回復之後，就將一身武功都傳給妳，待此間大事一了，咱們回歸中原，師徒倆縱横天下，有誰能擋？來來來，到我屋裡去歇歇，喝兩盅熱茶。」

說着引導李秀文走去左首叢林之後，行得里許，經過一排白樺樹，到了一間茅屋之前。

李秀文跟着他進屋，只見屋內陳設雖然簡陋，却頗雅潔，堂中懸着一副木板對聯：每一塊木板上刻着七個字：

上聯：白首相知猶按劍。

下聯：朱門先達笑彈冠。

她自來回疆之後，從未見過對聯，也從沒有人教過她讀書，好在這十四個字均不很深，小時候她母親都曾教過她的，文字却全然不懂，喃喃的道：「白首相知猶按劍……」

華雲龍道：「妳讀過這首詩麼？」

李秀文道：「沒有，這十四個字寫的是甚麼？」

華雲龍是文武全材的，說道：「這是王維的兩句詩，上聯說的是：妳如有個知己朋友，跟他相交一生，兩個人頭髮都白了，但妳還是別相信他，他暗地裡還會加害妳的，他走到妳面前，妳還是按着劍柄的好，這兩句詩的上一句，叫做『人情翻覆似波瀾』，至於『朱門先達笑彈冠』，這一句，那是說妳的好朋友得了意，青雲直上，要是妳盼望他來提拔妳，幫助妳，只不過惹他一番恥笑罷了。」

李秀文自跟他會面以後，見他處處對自己猜疑，提防，直至給他拔去體內毒針，他才相信自己並無相害之意，再看看這副對聯・想是他一生之中，曾受到旁人極大的損害，而這人恐怕還是他的知己好友，因此才如此激情，如此戒懼，這時也不便多問，

當下自去烹水泡茶。

兩人各自喝了兩杯熱茶，精神一振，李秀文道：「師父，我得回去啦。」

華雲龍一怔，臉上露出十分失望的神色，道：「妳要走了？妳不跟我學武功了？」

李秀文道：「不！我昨晚整夜不歸，許爺爺一定很牽掛我，待我跟他說過之後，再來跟你學武功。」

華雲龍突然發怒，漲紅了面孔，大聲道：「妳若是跟他說了，那就永遠別來見我。」

李秀文嚇了一跳，低聲道：「不能跟許爺爺說麼？他……他很疼我的啊！」

華雲龍道：「跟誰也不能說！妳快立下一個毒誓，今日之事對誰也不許說起，否則我不准妳離開此山……」他一怒之下，背上傷口突然劇痛，「啊！」的一聲，暈了過去。

李秀文忙將他扶起，在他額頭抹了些清水，過了一會兒，華雲龍悠悠醒來，奇道：「妳還沒有去？」

李秀文却問道：「你背上很痛麼？」

華雲龍道：「好一些啦，妳說要回去，怎還不去？」

李秀文心想：「許爺爺最多不過是心中記掛，但師父重傷之後，若是我不留下照料，說不定他會死了。」便道：「師父沒有好，讓我留這裡服侍你幾日。」華雲龍大喜。

當下兩人就在茅屋中歇宿，李秀文找些枯草，在廳上做了個睡舖，睡夢之中接連驚醒了幾次，不是夢到突然被强盜捉住，便是見到血淋淋的惡鬼來向自己索命。

次晨起身，見華雲龍休息了一晚，精神已大是健旺。

早飯後，華雲龍便指點她修習武功，從紮根基內功教起，說道：「妳年紀已大，這時練起上乘武功，原是遲了一些，但一來徒兒資質聰明，二來師父更不是泛泛之輩，名師收了高徒，還怕些甚麼？五年後，要妳在武林中罕有敵手。」

如此練了七八日，李秀文練功的進境很快，華雲龍背上的創口也逐漸平復，她才拜別師父，騎了白馬回去。

華雲龍沒有逼着她立誓，她回去之後，却也沒有跟許爺爺說起，只說在大漠中迷了路，越走越遠，幸好遇到一隊駱駝隊，才不致渴死在沙漠之中。

*　*　*

自此每過十天半月，李秀文便到華雲龍處居住數日，她生怕再遇到强盜，出來時總是穿了哈薩克的男子服裝。

在這數日中，華雲龍總是悉心教導她武功，李秀文心頭無所寄托，便一心一意的學武，果然高徒遇名師，進境甚快。

這般過了兩年，華雲龍常常讚道：「你今日的成就，江湖上已可以算得是一流好手，若是回到中原，只要一出手，立時便可以揚名立萬。」

但李秀文却一點也不想回到中原去，在江湖上幹甚麼「成名立萬」的事，但要報父母大仇，要避免遇上强人時受他們侵害，武功是非練不可。在她內心深處，另有一個念頭在激勵，學好了武功，我把蘇奴搶回來。」只不過這個念頭從來不敢多想，每次想到，自己就會滿臉通紅，她雖不敢多想，但這念頭却深深藏在心底，於是，在許老人處的時候越來越少，在師父家中的日子越來越多。

許老人問了一兩次，見她不肯說，知她從小便性情執拗，打定了的主意也不會改變，也就不問了。

這一日李秀文騎了白馬，從師父處回家，走到半路上，忽見天上彤雲密佈，大漠中天氣說變就變，但見北風越刮越緊，看來轉眼便有一場大風雪，她縱馬疾馳，只見牧人們趕着羊羣急速回家，天上的鴉雀一隻也沒有了，突然間蹄聲得得，一乘快馬奔來。

李秀文微覺奇怪：「眼下風雪便作，怎麼還有人從家裡出來？」那乘馬一奔近：只見馬上乘客披着一件大紅羊毛披風，是個哈薩克的女子。

李秀文這時的眼力和兩年前已大不相同，遠遠便望見那女子身形婀娜，面目姣好，正是阿曼。

李秀文不願跟她正面相處，轉過馬頭，到了一座小山丘之南，勒馬樹後，却見阿曼騎着馬也向小丘而來，她馳到丘邊，口中呼哨一聲，小丘上樹叢中也有一下哨聲相應，阿曼翻身下馬，一個男人向她奔了過來，兩人擁抱在一起，傳出陣陣的歡笑，那男人道：「轉眼便有風雪，妳怎地還出來？」却是蘇奴的聲音。

阿曼笑道：「小傻子，你知道有大風雪，爲甚麼大着膽子在這裡等我？」

蘇奴笑道：「咱兩個天天在這裡見面，比吃飯還要緊，便是落刀落劍，我也會在這裡等妳的。」

他兩人並肩坐在小丘之上，情話綿綿，李秀文隔着幾株大樹，不由看得痴了，他倆的說話有時很響，便聽得清清楚楚，有時變得了喁喁細語，就一句也聽不到，突然間，兩人不知說到了甚麼好笑的事，一齊縱聲大笑起來。

此刻，即使是很响的說話，李秀文其實也是聽而不聞，她不是在偷聽他們說情話，她眼前似乎看見一個小男孩，一個小女孩，也這麼並肩的坐着，也是坐在草地上。

小男孩是蘇奴，小女孩是自己。

他們在講故事，講甚麼故事，她早已忘記了，但十年前的情景，却清清楚楚地出現在眼前……

鷄毛般的大雪一片片的飄下來，落在三匹馬的身上，落在三人的身上，蘇奴和阿曼笑語正濃，渾然沒有在意，李秀文却是沒有覺得。雪花落在三人頭上堆積起來，三人，頭髮都變白了。

幾十年後，當三人的頭髮眞的都白了，是不是蘇奴和阿曼仍然是這般言笑晏晏，李秀文仍然是這般寂寞孤單？她仍是記着別人，別人的心中却早沒有了一絲她的影子了。

突然之間，樹枝上刷啦一聲急响，蘇奴和阿曼都一齊跳了起來，叫道：「落冰雹了，快回去！」兩人翻身上馬背。

李秀文聽兩人的叫聲，一驚醒覺，手指大的冰雹已落到頭上、臉上、手上，感到很是疼痛，忙解下馬鞍的毛毡，蓋在頭上，這才馳馬回家。

將到家門口時，只見廊柱上繫着二匹馬，其中一匹正是阿曼所乘。李秀文一怔：她到我家來幹甚麼？」

這時冰雹越下越大，她牽着白馬，從後門走進屋去，只聽得蘇奴爽朗的聲音說道：「老伯伯，冰雹下得這麼大，我們只好多躭一會兒啦。」

許老人道：「平時請也請你們不到，我去冲一壺茶。」

自從威遠鏢局一干豪客在這附近草原大施劫掠之後，哈薩克人對漢人更加憎恨，雖然許老人在當地居住已久，哈薩克人又生性好客，尚不致將他逐出境去，但大家對他却十分疏遠，若不是大喜慶事，誰也不向他買酒，若不是當眞要緊牲口得病難治，誰也不會去請他來醫。蘇奴和阿曼的帳篷這時又遷得遠了，倘若不是躲避風雪，只怕再過十年，也未必會到他家來。

許老人走到灶房，只見李秀文滿臉通紅，正自怔怔的出神，說道：「啊……妳回……」

李秀文跳了起來，伸手按住他嘴巴，在他耳邊低聲說道：「別讓他們知道我在這裡。」許老人會意的點了點頭。

過了一會兒，許老人拿着羊乳酪、羊乳酒、紅茶出來招呼客人。李秀文坐在火旁，隱隱聽得蘇奴和阿曼的笑語聲從廳堂中傳來，她心底一個念頭，竟是不可抑制：「我要去見見他，跟他說幾句話。」

但跟着她便想到了，蘇奴的父親的斥罵和鞭子，十年來，鞭子的聲音無時無刻不在她心頭响着。

許老人回到灶下，遞了一碗混和着奶油的熱茶給她，眼中流露慈愛的神色。兩人共同生活了十年，便像爺爺和親生的孫女一般，互相體貼關懷，可是對方的心底深處到底想着些甚麼，却誰也不明白。

終究，他們不是骨肉，沒有一份與生俱來的，血肉相連的感應。

李秀文突然低聲道：「我不換衣服了，假裝是個哈薩克男子，到你這兒來避風雪，你千萬別說穿。」也不等許老人回答，從後出去牽了白馬，冒着漫天遍野的大風雪，悄悄走遠。

一直走出里許，才騎上馬背，兜了個圈子，馳向前門。大風之中，只覺天上的黑雲像要壓到頭頂來一般，她在回疆十二年，從未見過這般古怪的天色，心中也不自禁害怕，忙縱馬奔到門前，伸手拍門，用哈薩克語說道：「借光，借光！」

許老人開門出來，也以哈薩克語大聲問道：「兄弟，甚麼事？」

李秀文道：「這場大風雪可了不得，老丈，我要在尊處躲避一下。」

許老人道：「好極！好極！出門人那有把屋子隨身帶的，已先有兩位朋友在這裡躲避風雪，兄弟請進吧！」說着讓李秀文進去，又問道：「兄弟要到那裡去？」

李秀文道：「我要上黑石圍子，這裡去還有多少路？」心下却想：「許爺爺裝得眞像，一點破綻也看不出來。」

許老人假裝驚訝道：「啊喲！要上黑石圍子？天氣這麼壞，今天無論如何是到不了的啦，不如在這裡躭一晚，明天再去。要是迷了路，這可不是玩的。」

李秀文答道：「這可打擾了。」

她走向廳堂，抖去身上的雪花，只見蘇奴和阿曼並肩坐着，圍着一堆火取暖。蘇奴笑道：「兄弟，我們也是來躲避風雪的，請過來一起取暖吧！」

李秀文道：「好！多謝。」走過去坐在他身旁。阿曼含笑招呼，蘇奴和她八九年沒見，李秀文從小姑娘變成了少女，又改了男裝，蘇奴那裡還認得出？

許老人送上飲食，李秀文一面吃，一面詢問三人的姓名，自己則說叫阿斯托，是二百多里外一個哈薩克部落的牧人。

蘇奴不住的到窗口去觀看天色，其實，單是聽那撼動牆壁的風聲，不用看天，也知道是走不了。

阿曼擔心道：「你說屋子會不會給風吹倒？」

蘇奴道：「我倒是擔心這場風雪太大，屋頂吃不住，待會我爬上屋頂去剷一剷雪。」

阿曼道：「可別讓大風把你吹了下來。」

蘇奴笑道：「地下的雪已積得那麼的厚，便是摔了下來，也跌不死了。」

李秀文拿着茶碗的手微微發抖，心中念頭雜亂，不知道說甚麼才好。兒時的朋友坐在自己身邊。他眞是認不出自己呢？還是認出了却假裝不知道？他把自己全部都忘記了，還是心中並沒有忘記，不過不願讓阿曼知道？

天色漸漸的黑了，李秀文坐得遠了些，蘇奴和阿曼手握手，輕輕說着一些旁人聽來毫無意義，但在戀人的耳中，心頭却是甜蜜無比的情話，火光忽暗忽亮，照着兩人的臉。

李秀文坐在火圈子之外。

* * *

突然間，李秀文聽到了馬蹄踐踏雪地的聲音。一乘馬正向着這屋子走來，草原上積雪已深，馬足拔地時很是費力，已經跑不快了。

馬正漸漸行近，許老人聽見了，喃喃的道：「又是個避風雪的人。」

蘇奴和阿曼或者沒有聽見，或者是聽見了也不加理會，兩人四手相握，喁喁細語。

過了好一會兒，那乘馬已來到門前，接着便砰砰的敲起門來，打門聲很是粗暴，不像是來求宿者的禮貌。

許老人皺了皺眉，去開了門，只見門口站着一個身穿羊皮襖的精悍漢子，虬髯滿頰，腰掛着一口長劍，大聲道：「外邊風雪很大，馬也走不了啦。」說的哈薩克語很不純正。目光烱烱，向屋中各人打量。

許老人道：「請進來，先喝碗酒吧！」說着端了一碗酒給他。那人一飲而盡，坐到火堆之旁，解開了外衣，只見他腰上左右插着一柄精光閃閃的短劍，兩柄短劍的劍柄，一柄是金色，一柄是銀色。

李秀文一見到這對短劍，心中一凜，喉頭便似被一塊甚麼東西塞住了，眼前一陣暈眩，心道：「這是媽媽的雙劍。」

金銀小劍三娘子逝世時李秀文雖然年紀還小，但對這雙小劍却是認得清清楚楚的，決不會錯，她斜眼向這漢子一瞥，認得分明，這人正是當年指揮衆人，追殺他父母的三個首領之一，經過了十二年，她自己的相貌體態全都變了，但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長了十二歲的年紀，却沒有多大改變，她生怕他認出自己，不敢向他多望，暗想：「倘若不是這場大風雪，我見不到蘇奴，也見不到這個賊子。」

許老人道：「客人從那裡來，要去很遠地方吧？」

那人道：「嗯！嗯！」自己又倒了一碗酒喝了。

這時，火堆邊因坐了五個人，蘇奴已不能再和阿曼說體己話兒，他向許老人凝視了片刻，忽道：「老伯伯，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許老人道：「誰啊？」

蘇奴道：「那是我小時候常跟她在一起玩的，一個漢人的小姑娘……」他說到這裡，李秀文心中突的一跳，將頭轉了開去，不敢看他，只聽蘇奴繼續問道：「她叫阿秀，後來隔了八九年，一直沒有再見過她，她是跟一位漢人老公公住在一起的，那一定就是你了？」

許老人咳嗽了幾聲，想從李秀文

臉上得到一些示意。但李秀文轉開了頭，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嗯，嗯！」的不置可否。

蘇奴又道：「她的歌唱得最好聽的，有人說她比天鈴鳥唱得還好，但這幾年來，我一直沒有聽到她唱歌，她還是住在你這裡麼？」

許老人很是尷尬的道：「不，不，她不……她不在……」李秀文忽然插口道：「你說的那個漢人姑娘，我也認識，她早死了好幾年啦！」

蘇奴吃了一驚，道：「啊？她死了，怎麼會死的？」

許老人向李秀文看了一眼道：「是生病……生病……」

蘇奴眼眶微濕，說道：「我小時候常和她一同去牧羊，她唱了很多歌給我聽，還說了很多故事給我聽，好幾年不見，想不到她……她竟死了。」

許老人嘆息道：「唉！可憐的孩子。」

蘇奴望着火燄，出了一會神，又道：「她說她爹媽給惡人害死了，孤苦伶仃的到這地方來……」

阿曼道：「這姑娘很美麗吧？」

蘇奴道：「那時候我年紀小，也記不得了，只記得她的歌唱得很好，故事說得好聽。」

那個腰中插着小劍的漢子突然道：「你說是一個漢人的小姑娘？她父母被害，獨個兒到這裡來？」

蘇奴說道：「不錯，你也認得她麼？」

那漢子不答，又問：「她騎一匹白馬，是不是？」

蘇奴道：「是啊！你也見過她了？」

那漢子突然站起身來，對許老人厲聲道：「她死在你這兒麼？」

許老人又含糊的應了一聲。那漢子道：「她留下來的東西呢？你都好好放着麼？」

許老人向他橫了一眼，奇道：「這關你甚麼事？」

那漢子道：「我有一件重要東西，給那小姑娘偷走了，我到處找她不到，那料到她竟然死了……」

蘇奴霍他站起，大聲道：「你別胡說八道，阿秀怎麼會偷你的東西？」

那漢子道：「你知道甚麼？」

蘇奴道：「阿秀從小跟我在一起，她是個很好很好的姑娘，決不會拿人家的東西。」

那漢子咀一歪，做輕視的臉色，說道：「可是她偏巧是偷了我的東西。」

蘇奴伸手按在腰間佩刀，喝道：「你叫甚麼名字？我看你不是哈薩克人，說不定便是那夥漢人强盜。」

那漢子走到門邊，打開大門向外張望。門一開，一陣疾風捲着無數沙子雪片直捲進來，但見原野上漫天風雪，人馬已無法行走。那漢子心想：「外面是不會再有人來了。這屋中一個女子，一個老人，一個瘦骨嶙峋的少年，都是手一點便倒，只有這個粗暴少年，要多費幾下手脚打發。」當下也不放在心頭，說道：「是漢人便怎麼樣？我姓陳名達海，江湖上人稱「青蟒劍」，你聽過沒有？」

蘇奴也不懂這些漢人的江湖規矩，搖了搖頭道：「我沒有聽見過，你是漢人强盜麼？」

陳達海道：「我是鏢師，是靠打强盜吃飯的，怎麼會是强盜？」

蘇奴聽說他不是强盜，臉上神色登時便緩和了許多，說道：「不是漢人强盜，那便好了，我早說漢人中也有很多好人的，可是我爹爹偏偏不信，你以後別再說阿秀拿你的東西。」

陳達海冷笑道：「這個小姑娘人都死了，你還記着她幹麼？」

蘇奴道：「她活着的時候是我朋友，死了之後仍然是我朋友，我不許人家說她壞話。」

陳達海沒心思跟他爭辯，轉頭又問許老人道：「那小姑娘的東西呢？」

李秀文聽到蘇奴爲自己辯護，心中十分感動：「他沒有忘記我，沒有忘記我，他還是對我很好。」

但聽陳達海一再查問自己留下的東西，不禁奇怪：「我沒有拿過他甚麼事物啊，他要找尋些甚麼？」

只聽許老人道：「客官失落了甚麼東西？那個小姑娘自小誠實，老漢很信得過她，她不會拿別人的東西的。」

陳達海微一沉吟，道：「那是一張圖畫，在普通人是得物無所用，但因爲那是……那是先父手繪的，我定要找回那幅圖畫，這小姑娘既曾住在這裡，你可曾見過這幅圖畫麼？」

許老人道：「是怎麼樣的圖畫，畫的是山水還是人物？」

陳達海道：「是山水吧？」

蘇奴冷笑道：「是甚麼樣的圖畫也不知道，還誣賴人家偷了你的東西？」

陳達海惱羞成怒，刷的一聲拔出腰間長劍，喝道：「小賊，你是活得不耐煩了？老爺殺個把人還不放在心上。」

蘇奴也從腰間拔出短刀，冷冷的道：「殺一個哈薩克人。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阿曼道：「蘇奴，別跟他一般見識。」蘇奴聽了阿曼的話，把拔出的刀子緩緩的放回刀鞘之內。

陳達海一心一意要得到那張戈壁迷宮地圖，他們在大漠上躭了十年，踏遍了數千里沙漠草原，便是爲了找尋李秀文，好不容易聽到了一點音訊，他雖生性悍兇，却也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當下向蘇奴狠狠的瞪了一眼，轉頭向許老人道：「那幅畫嘛，也可能是一幅地圖，繪的是大漠中一些山川地形之類。」

許老人身子微微一抖，說道：「你怎……怎知道這地圖是在那姑娘手中？」

（未完・三）

上文提要：薛神醫和昏睡的衆掌門人都不知去向，壽通大師、荊雲台、丐幫幫主簡叔平、徐子桐等才知上當，商議辦法之後，由丐幫派長老赤脚財神魯有義追尋賊人行踪，不久便尋到綫索，可惜魯有義的嗅覺特技，中了敵人的劇毒死去，斷了綫索，正在徬徨無計，幸得林秀宜暗助程明山，告知失踪的掌門人在乳山口，取解葯要去靈山，使丐幫及時除去敵人的綫人——丐幫長老佟如海……



刀開明月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惡徒上門來要脅　婦人施以化血針

從柳林中躍出一個人來。

她，正是荊一鳳，她後面還有一個，那是阮清音。

徐子桐抬目道：「兩位姑娘，怎麼也來了？」

荊一鳳笑道：「是阮姐姐說的，她說，表哥說的話好像不是眞的，所以我們回房後，就沒有睡，你們出來，我們也在後面跟了來啦！」

說着，伸出手來說道：「徐掌門人，給我嘛！」

徐子桐看看手中的黃蜂針，說道：「這種暗器，實在太歹毒了。」

荊一鳳眨眨眼道：「現在我們正在追蹤賊人，要去救人，這種暗器雖然歹毒，但也很管用，你們武功高，自然沒用，給我們防身，就是很好的利器了。」

徐子桐道：「好吧，姑娘放在身上，備而不用，倒確是防身利器，妳拿去吧！」

荊一鳳喜孜孜的接過，說道：「謝謝徐掌門人。」

徐子桐朝程明山招招手道：「老弟，咱們趕快把他埋了。」

於是由兩個人動手，挖了個土坑，把佟長老的屍體埋了，大家一路趕回寺去。

徐子桐叮囑兩位姑娘回房睡覺。

荊一鳳道：「徐掌門人，你們有甚麼行動，可要告訴我們咯！」

徐子桐含笑道：「妳們二位是女將，眞要有事，還會少得了妳們嗎？」

阮清音、荊一鳳才拉着手回房去了。

簡叔平一晚之間，連喪了兩位長老，尤其是伏虎丐佟如海，居然叛幫通敵，使他大爲氣惱，回入房中，依然難以平復。

大家各自在床沿上坐下，沉默有頃，簡叔平才道：「敝幫不幸，出此叛徒，兄弟眞是深感慚愧。」

壽通大師道：「簡幫主好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像貴幫這樣一個大幫派，難免良莠不齊，差幸發覺尚早，還沒出甚麼紕漏，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徐子桐道：「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咱們還是來談談救人的事吧！」

簡叔平道：「徐掌門人的意思是……」

徐子桐道：「那黑衣人自稱是友非敵，他說的話，如今既已證實不假，那麼他說的咱們失蹤的人在乳山口，自然也可信了，要救人，先該拜靈山，求取解藥，自有必要了。」

壽通大師道：「徐掌門人說得是，此人既說救人必先求取解藥，咱們明日就先去靈山，反正也是順道。」

徐子桐道：「在下覺得求取解藥一事，目前咱們既不知道向何人求取？靈山只是一個地名而已，因此前去靈山求取解藥，人似乎不宜去得太多，而且到了靈山，必須先打聽山上住着

的是甚麼人，如果咱們同去，行蹤豈不讓賊人知道，對求取解藥，也可能會節外生枝，實有不便。」

簡叔平道：「徐掌門人此言，可是已經胸有成竹麼？」

徐子桐道：「也談不上胸有成竹，不過在下認爲求取解藥一事，行動應該秘密，才不致於被賊人發覺，而且咱們一行人要繼續上路才好。」

壽通大師道：「誰去求取解藥呢？」

徐子桐笑了笑道：「這樁差使，自然是程老弟最合適了。」

簡叔平含笑道：「程老弟到靈山去，兩位姑娘肯不跟去嗎？」

程明山聽得臉上一紅，還沒開口。

徐子桐道：「程老弟去了，兩位姑娘不能再去，否則咱們一行人中，少了三個，就會被賊黨發覺了。」

程明山道：「徐掌門人指派在下前去靈山，求取解藥，在下自是義不容辭，只是在下到了靈山，該如何進行呢？」

徐子桐笑道：「目前咱們不知靈山住的是甚麼人，自然也談不上事前有甚麼計劃了，何況咱們去求取的既是『冬眠』的解藥，說不定此人還和賊黨有甚麼淵源，總之，程老弟此行，只能隨機應變，靈活運用，沒有人能說得出應該如何了。」

程明山遲疑的道：「這……」

徐子桐朝他笑了笑道：「程老弟，事在人爲，還有那黑衣人既能透露消息給你，也許會暗中相助，亦是大有可能之事。」

「阿彌陀佛。」壽通大師雙手合什，低宣着佛號道：「但願如此，敝師兄等人就有救了。」

徐子桐道：「此刻時間已是不早，咱們就如此決定，明日一早就要上路，大家可以安歇了。」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簡叔平向二十名丐幫弟子宣佈右長老佟如海另有要事待辦，連夜走了，他要一名姓李的弟子暫時充任他們領隊之人，並採辦乾糧等事宜，一面以最快傳遞方法，調左長老擒龍丐齊大椿前來接替佟如海，雙環鏢局那裏則由徐州分舵的分舵主接替齊大椿。

程明山也把自己的任務悄悄告訴了阮清音、荊一鳳兩人。

荊一鳳道：「表哥，你去，我也要去。」

阮清音噗嗤笑道：「鳳妹好像一刻也離不開你的表哥。」

荊一鳳粉臉驟然一紅，說道：「你才離不開你的弟弟呢！」

阮清音也紅了臉，說道：「我又沒說要跟他去。」

荊一鳳道：「你心裏一定也想跟他去了，只是我心直口快，先說出來罷了。」

阮清音道：「我才不像你呢！」

荊一鳳不依道：「我還不知道姐姐的心事麼？」

阮清音道：「你眞是越說越不像話。」

說着伸手去搔她膈肢。

荊一鳳彎着腰笑道：「難道我說得不對？」

兩位姑娘格格的笑成了一堆。

程明山忙道：「你們快別鬧了，我們快要啓程了呢，這是徐掌門人說的，我此行必須極端秘密，不能讓賊黨發現，如果你們和我同去，這一行中少了三個人，就會引起賊黨注意。」

阮清音含情脈脈的道：「徐掌門人還說了甚麼？」

程明山道：「據徐掌門推測，住在靈山的這人，既有『冬眠』解藥，說不定還和賊黨有甚麼淵源，要我隨機應變，不可露了行踪。」

荊一鳳急道：「這人既是賊黨一路，怎麼可以讓你一個人去涉險呢？」

阮清音道：「鳳妹只管放心好了，明弟一身修爲，武林中已經很少遇上對手，你還怕他會在靈山失陷麼？」

荊一鳳輕笑道：「我是怕他在靈山再遇上一個甚麼姐姐……」

阮清音嗔道：「你……」又待伸手搔去。

荊一鳳連忙閃避開去，笑着道：「好姐姐，我不說了。」

一行人離開關帝廟，由紅石崖、塔埠頭趕抵南泉，天色已黑，就在南泉附近找了一處廟宇歇腳。

這裏離靈山已不過數十里路，程明山和大家吃過乾糧，就獨自往靈山奔去。

夜色並不深，但山嶺間已是一片黝黑，暗影朦朧，山麓竟然沒有一點燈火。

這使程明山很失望，在他想來，靈山腳下一定會有山居人家，他就可以借口錯過宿頭，前去借宿，不是可以從他們口中探問出山上住的是甚麼人了嗎？

但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這山麓沒有一家人家，自己想問也無處可問，只有尋上山去再說了。

心中想着，立即循着山間小徑，一路往山上行去。

正行之間，忽然聽到身後遠處傳來一陣陣沙沙的脚步聲，此刻萬籟俱寂，是以相隔猶遠，就已傳到遠處來了。

程明山細聽聲音，至少也有兩個人以上，而且一路還在細聲說話。

程明山心中一喜，暗道：「自己正愁無處問路，這兩人大概就是住在山上的了，他們對山上情形也一定極爲熟悉，自己正好……哦，不對，自己還是先聽聽他們說些甚麼，再作道理。」

心念一轉立即閃身入林，隱住了身形。

不過一會工夫，那脚步聲漸漸走

近。

今晚月色雖然不太明朗，但程明山目能夜視，已可看到兩條人影，一前一後的朝山徑上走來。

這兩人穿着一式的黑布長袍，年在四旬以上，步履輕捷，一望而知武功相當不錯。

只聽後面一個道：「大師兄，他怎麼會一個人住在山上的呢？」

程明山聽得心中一動，暗道：「他們說的莫非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了？」

前面的大師兄道：「你沒聽師父說麼，他和後娘不睦，才獨自搬到這裏來的。」

後面那人道：「我沒聽師父說過。」

前面的大師兄道：「你不知道也沒關係，咱們只要把他擒去就好了。」

程明山心中想道：「聽他們口氣，那就不是自己要找的人了，試想自己求取『冬眠』解藥而來，這人的年紀一定不會太輕，但他們要拿的人，却是和後母不睦才搬到這裏來的，年紀定然不會很大了。」

只聽後面那人道：「師父要把他擒回去，又有甚麼用呢？」

前面的大師兄道：「叫你不要多問。」

後面那人應了一聲「是」，果然不敢多問。

前面的大師兄道：「時間還早，咱們不如在這裏坐下來歇息。」

他走近林邊，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後面那人跟着坐下，問道：「咱們準備甚麼時候動手呢？」

原來這師兄弟兩人一路同行，但做師弟的却甚麼也不知道。

前面的大師兄道：「他練的也是子午功，要等到半夜子時，練功之時，才能下手。」

那師弟問道：「他武功很高麼？」

大師兄道：「他武功不高，會要你跟我來麼？你是咱們師兄弟中練彈指功的人。」

程明山暗道：「原來這師弟的武功，比大師兄高明。」

那師弟又道：「要小弟使迷功？」

大師兄道：「廢話，不使迷功，如何把他擒得回去？」

「迷功？」程明山暗道：「我還當他師弟武功高明，原來他師弟練的是下五門迷藥，看來這兩人竟然不是好路數了。」

兩人沉默有頃，那大師兄大概沒話可說，覺得無聊，忽然問道：「你道師父爲甚麼要咱們把他擒回去麼？」

這是那師弟方才問的話，他自然不知道了，這就搖搖頭道：「小弟要是知道，還會問大師兄麼？」

大師兄笑了笑，壓低聲音道：「他爹原是師父的同門師弟，一向居住靈山島上，一向很少和人往來，自從師父參加了日月堂，上面就示意師父，把他也拉進來……」

程明山暗道：「他們說的日月堂，不知是甚麼組織？」

那師弟問道：「他不肯參加麼？」

「他不肯參加倒也罷了。」大師兄道：「師父去勸他的時候，還被他搶白了一頓，說甚麼日月堂本是忠義之士的組合，如今不但成了鷹犬，還利用這個名義去誘騙忠義之士，他不想升官，更不想發財，只有利慾薰心的人，才甘心當鷹犬，還勸師父還是及早退出的好。」

程明山暗「哦」了一聲，只聽那師弟道：「這話給上面知道了還得了？」

大師兄道：「這話師父當然不好跟上面說，他不肯加入，也只好由他，但如今可不同了。」

那師弟問道：「如何不同？」

大師兄聲音說得更低，說道：「上面的意思，天下武林必須全歸到日月堂之下，不參加日月堂的，必須全數加以剷除……」

程明山聽到這裏，心頭不禁一動，忖道：「聽他口氣，日月堂是官家支持的了。」

那大師兄接着道：「目前武林各大門派，全未歸入日月堂，所以要把各大門派的掌門人拏來……」

程明山心頭不禁又是一動。

那師弟道：「各大門派人多勢衆……」

大師兄道：「目前已經有幾個大門派的掌門人落在咱們手裏了，他們全都被『冬眠』藥物所迷……」

那大師兄道：「冬眠？甚麼叫做……」

「你不用多問。」大師兄道：「冬眠這種藥物，乃是咱們獨門配製的藥方，但師父同門當然也會配製了，會配製『冬眠』藥方的人，自然也會配製解藥，這解藥目前就十分重要了。」

那師弟道：「所以師父要咱們拏……」

「不錯。」大師兄道：「聽師父的口氣，他對武功、用毒，都不在師父之下，據丐幫傳來的消息，各大門派的人也正要找『冬眠』的解藥……」

程明山心頭一楞，忖道：「聽他口氣，難道丐幫還有內奸不成？」

大師兄低聲道：「師父認爲勸說已經無效，那只有出此强迫一途，正好他女兒和後母不睦，搬到這裏來住，他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咱們把她弄去了，就不怕他不就範了。」

現在，程明山完全明白了。

林秀宜說的向靈山求取解藥，應該是指住在靈山島上的人（也就是他們師叔）並非住在這裏的人（這裏是靈山），但林秀宜沒有說清楚（她也不知道），自己才誤打誤撞的找上靈山來。

但這下也正好歪打正着，今晚會遇上了這師兄弟二人，總算把內情弄清楚了一半。

這裏住的即是靈山島上那人的女

兒，他們師兄弟又是奉命拏人來的，這豈不正好？

本來若是自己上靈山島去求解藥，人家也未必會肯，但今晚若是自己救了他女兒，由他女兒帶路，求取解藥，也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這麼一想，心頭不由大喜過望，這眞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只聽那大師兄道：「所以咱們必須子時才能上去，到了上頭，她正在運功之際，自然容易下手，你要千萬記住，不論遇上甚麼人，就得出手，先迷翻了再說，運子午功的人，時辰沒過去，是不會醒過來的，咱們直闖靜室，就萬無一失了。」

那師弟道：「小弟省得。」

大師兄道：「如此就好，現在還不過二更光景，咱們還可以坐歇一會。」

那師弟又應了聲「是」，於是兩人就在大石上倚着大樹假寐起來。

程明山眞恨不得他們馬上動手，但因時間不早，也只得悄悄蹲下身子，盤膝坐下，等待他們引路。

時間悄悄的過去，這師兄弟兩人居然由假寐而眞睡，互相打起鼻鼾聲來，這樣又過了好一會工夫，時間已經快近三更。

程明山聽得暗暗攢了下眉，伸手摘了一片樹葉，悄悄朝那師兄的臉上彈去。

以他目前的功力，這一片樹葉，足以打瞎一隻眼睛，打在咽喉上，足以切斷他的喉管，但這片樹葉，他彈出得恰到好處，只是往他頭臉上飄落。

一個練武的人，只要有一片葉子飄落到他的頭臉上，也就可以驚醒過來了，不然，他就不能稱之爲練武的人了，何況他是大師兄，看去武功也不差。

果然，樹葉落到他臉上，他從睡夢之中驚醒，口裏「啊」了一聲，就一個虎跳從大石上跳了起來，而且手掌一掩，按住臉上那片樹葉，吃驚的道：「怪了！」

那師弟也給他這一下驚醒過來，睜目問道：「大師兄，發生了甚麼事？」

大師兄手中按住樹葉，目光如炬，朝四周一陣打量，說道：「四師弟，這時候快三更天了，很可能是師父來過了！」

那師弟道：「師父？人在那裏？」

大師兄道：「這裏又沒風，剛才從樹上落下一片葉子，時間又恰好是三更天，不是師父來了，還會是誰？這片樹葉就是他老人家給我們的警告了。」

那師弟道：「幸好咱們還沒誤事，不然，如何跟師父交代呢？」

大師兄催道：「快別說廢話了，咱們走吧！」

「是，是！」那師弟連聲應着，大師兄已經當先舉步朝山徑上快步走去，那師弟也跟着他就走。

程明山等他們走出十丈來遠，才悄悄的跟了上去。

這師兄弟二人敢情認爲這片樹葉眞是他們師父發的警告，因此一路上只顧提氣奔行，誰也不敢再出聲說話，也沒回過頭來朝身後看上一眼。

其實縱使他們回過頭來，以程明山的輕功，他們也休想看得到他。

程明山一直尾隨他們身後而行，跟了一段路，他已經放心了。從他們輕功造詣，他大概已可看出這兩人的內力和武功來，至多也只是和王維能在伯仲之間，對付他們兩人，自信還綽有餘裕。

山徑一路往上盤行，這師兄弟兩人武功終究不弱，脚下也極爲快速，不消一會，便已到達山頂。

他們再從山頂往右首盤了過去，山坡小徑，稍稍往下，已是一片濃密的竹林。循着林間一條小徑，走沒一箭來路，已可看到一片小小的平台，蓋了兩間竹屋，屋前一小片空地上，圍以竹籬，還種着不少花草。

這時已是半夜子時，竹屋中當然已經不會有燈火；但就在兩人快要走近籬笆之時，只聽屋中突然響起一陣犬吠的聲音。

那是屬於一種小狗的聲音，吠聲尖而不大，但任你聲音不大，狗這一吠，屋裏的人，定然會驚醒過來的了。

大師兄暗暗罵了聲：「該死的畜牲！」

一面跟在身後的師弟打了個手勢，兩人輕捷的越過竹籬，一下掠到門口，一左一右貼壁站停下來。

果然，裏面的人被這陣吠聲驚醒過來了，只聽一個婦人低聲叫道：「小烏，別吵了，你就是會吵，半夜三更的吵人，眞是見了鬼！」

那小狗經婦人一叱，果然不再吠了。

只聽那婦人又道：「你再吵，就要打了，乖乖的睡吧！」

大師兄緩緩移到窗下，湊着頭用舌尖濕了一小塊窗紙，再用小指輕輕戳了一個小洞，湊着眼往裏瞧去，屋中沒有半點燈火，他當然也看不到甚麼，又閃到門口，向四師弟打了個手勢，立即從身邊取出一把匕首，雙手按在門縫上用匕首輕悄悄的撥開了門。

兩扇木門被他緩緩推開，兩人立即以最快的身法一下掠入屋去。

程明山也飄然跟了過去，越過了竹籬，他方才聽到了兩人的預謀，四師弟擅長「彈指迷功」，所謂迷功，敢情就是施展迷藥了。

程明山當然不會讓他們有施展迷功的機會，他手中早已拈了兩顆迴風子，他們堪堪掠入，迴風子就已打中了兩人身後的穴道。

屋中又響起了一陣猛烈的小狗吠聲，接着有人驚啊道：「大門怎麼開了呢？」

她敢情只看到兩扇木門大開，因屋中一片黝黑，沒有看到被制住的兩人。

接着屋中「擦」的一聲，亮起火光了，一個四十來歲、傭人打扮的婦人一手掌燈，急步走出，當她一眼看到堂屋中直楞楞站着兩個身穿黑色長袍的人，不覺大吃一驚，口中啊了一聲，脚下退後了兩步，才算稍稍定了定神，說道：「你們是甚麼人，到這裏來作甚？」

程明山隨即跟着走入，拱拱手道：「這位大嬸請了，這兩個人是來劫擄你們小姐的，已經被在下制住了。」

那中年婦人身穿藍布衣裙，臉色焦黃，帶着病容，頭髮也略見枯黃，只有一雙眼睛却十分靈活，她望望程明山，並無半點怯意，只是疑惑的道：「你是甚麼人？」

程明山含笑道：「在下程明山，在路上無意之中聽到他們兩人的談話，好像要到山上來劫持你家小姐，在下就知道他們定是歹人無疑，所以一路跟在他們身後而來。」

中年婦人打量了他一眼，又很快的移開目光，問道：「程相公原來是好人，方才我還當是他們一夥的呢！」

她把手中油燈放到中間一張桌上，一面問道：「程相公聽他們怎麼說的？」

說到這裏，口中忽然低哦一聲，又道：「我忘了請相公坐了，你請坐呀！」

程明山拉過一把椅子，一面抬目含笑道：「大嬸也請坐呀。」

中年婦人低着頭說道：「我是下人咯，站慣了，程相公不用客氣，只管請坐。」

程明山也就不客氣坐了下來，接着就把方才兩人說的話，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中年婦人目有怒色，哼道：「眞是該死的東西！」

程明山道：「這兩人只是穴道受制，你們小姐可要問問他們嗎？」

中年婦人微微搖頭，道：「不用了，我家小姐不在這裏，回靈山島去了。」話剛說完，口中哦了一聲道：「程相公，我……有一個不情之請，不知程相公肯不肯答應？」

程明山道：「大嬸只管請說，在下能夠幫得上忙，自會答應了。」

中年婦人目光之中閃過欣喜之色，說道：「那就先謝了。」

程明山道：「大嬸還沒說出甚麼事呢！」

中年婦人道：「他們意圖劫持小姐，去脅迫島主，此一陰謀，不但小姐不知道，島主更不會知道，他們今晚一計不成，自然又會另生一計，小姐回島上去，過幾天又會回來，萬一在路上遇上了，人單勢孤，雙拳也敵不過四手，落到賊人手中，靈山島和這裏還一點都不知道呢，所以……我想趕回島去，通知小姐，也順便把這裏發生的事，稟報島主一聲。」

程明山點頭道：「大嬸說得極是，這是應該的，讓島主和你家小姐知道這件事，也好有個防範，才不至爲賊黨所乘。」

「所以咯！」中年婦人道：「只是我不會武功，從這裏到靈山島，少說也有一百五十、六十里路程，我怕賊人知道了，中途攔截，所以……所以請程相公護送一程，不知道程相公肯是不肯？」

程明山聽說他們小姐不在，心中正感爲難，自己這一趟當眞白跑了，現在聽她要自己護送她前往靈山島，正是求之不得的事，這就連忙點頭道：「好吧，大嬸既是覺得對方可能有人追襲，這也是確有可能，今晚在下既然遇上了，那就只好陪大嬸去走一趟了。」

中年婦人喜道：「程相公，那眞謝謝你了，此事不能躭擱，程相公委屈些，只好在這裏坐歇一會，等天亮了，我們就好下山。」

程明山道：「那麼這兩個人呢，放了他們難保不趕去報信。不放他們，也不是辦法。」

中年婦人笑了笑道：「不要緊，等會天亮，他們也差不多化盡了。」

「化盡？」程明山驚異的道：「他們……」

中年婦人笑了笑，從身邊取出一支拇指粗的亮銀筒來，在手中揚了揚，說道：「他們撬開大門，闖入屋來的時候，我就給了他們一人一支化血針，等到天亮，就會化成一灘黃水了。」

程明山心中暗道：「自己先把兩人定住了，她打出毒針，他們自然避無可避，說起來這兩人還是死在自己手下的了。」

中年婦人口中說着，忽然似乎想到了甚麼，急忙一下走到兩人身邊，伸手從他們身邊仔細搜索一陣，取出不少東西來，其中有銀兩、藥瓶等零星之物，另外每人身上，還各有一個圓形銅錢，穿着紅線，掛在腰際，也被她摘了下來。

這一動，兩具屍體就砰然倒了下去。

程明山目光一注，才看到兩人肩頭一片血肉，正在迅速腐爛，人早已死去多時了。

化血針果然歹毒無比，就是黃蜂針也望塵莫及。

中年婦人道：「程相公請稍坐，我去燒一壺水來。」

程明山道：「大嬸不用客氣，現在還只是三更時分，明天天亮下山，還得長途跋涉，你還是去休息吧！」

中年婦人口中嗯了一聲，說道：「程相公大概也要休息了，只是咱們這

裏沒有休息的地方，委屈你只好在椅子上打個盹了。」

程明山道：「不要緊，在下出門在外，隨便打個盹就好了。」

中年婦人道：「那我就不奉陪了。」

程明山道：「大嬸只管隨便好了。」

中年婦人把油燈留在桌上，轉身往後走去。

程明山把椅子端到大門口，靠着牆壁坐下，抬手熄去了燈火，緩緩閉上眼睛打起盹來，黑暗之中，只覺有一對明亮的眼睛在偸偸的覷伺着自己。

他知道那中年婦人並不放心自己，這也難怪，她不知自己來歷，自然要懷疑自己了，心中暗暗覺得可笑，她既懷疑自己，却要自己陪她上靈山島去。

但繼而一想，她既是個不會武功的人，當然希望有人保護她，當下也就不去理她，自顧自的坐着緩緩調息，漸漸就矇矓入睡。

等他一覺醒來，天色已經大亮，站起身，回頭朝那兩具屍體看去，早已化成了兩灘黃水，連黃水也給黃泥吸去，只在地上留了稍微陷下去的兩灘黃水痕跡，心中暗暗驚凜，忖道：「化血針果然可怕得很！」

這時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從裏面走出，那中年婦人手中端着一個銅面盆，放到桌上，說道：「程相公早，請洗把臉吧！」

程明山道：「大嬸不可客氣。」

中年婦人笑道：「程相公昨晚救了我不說，你到山上來，總是客人咯，洗把臉，也是應該的了。」

說完，又轉身往裏行去。

程明山看她背影，雖是布衣荆釵，到了中年，但身材却依然十分苗條，當下走到桌邊，捲起袖子，用面巾洗了把臉，鼻中却隱隱嗅到面巾上留有一股淡淡的幽香。

這種幽幽的香氣，他已可辨別得出是少女所有的，他在荆一鳳身上，嗅到的最多，在阮清音、林秀宜身上也嗅到過，心中暗道：「是了，她們住在山上，不會有客人來，這條面巾說不定是她小姐平日洗面的了。」

心中正在遐思之際，那中年婦人已經手中端着一個木盤走入，木盤中放着一瓷盤蛋炒飯和一雙牙箸，含笑道：「程相公請用早飯了，山上沒有甚麼好吃的，我炒了一盤蛋炒飯，將就着吃吧！」

程明山道：「這怎麼好意思。」

中年婦人沒待他說下去，接着笑道：「程相公快吃吧，我們就可以下山去了。」

程明山道：「大嬸還沒吃呢？」

中年婦人道：「我在厨房裏已經吃了。」

程明山也就不好再客氣，說道：「那就謝謝大嬸了。」

移開椅子，坐了下來，中年婦人收過面盆，又回身走了進去。

程明山腹中正感飢餓，把一盤蛋炒飯像風掃落葉，吃了個乾淨。

中年婦人已經雙手抱着一條全黑的小狗，走了出來，含笑道：「程相公已經吃好了，我們那就走吧！」

那小黑狗睜着一對小眼睛，烏溜溜的望着程明山，却也不吠。

程明山道：「這條小狗倒是可愛得很！」

中年婦人笑道：「牠叫小烏，是我家小姐最心愛的狗了，我們到靈山島去，光是陸路就要走上兩天，坐船又要一天，一來一去，最少也得十天，不把牠帶去，豈不把牠餓死了？」

程明山當先走出茅屋，中年婦人扣上了門，隨後跟着走出。

程明山因中年婦人不會武功，一路不好施展輕功。

中年婦人道：「程相公，我雖不會武功，但從小跑山路跑慣了，你只要不縱掠如飛，平常脚下稍快一點，我還可以跟得上來。」

程明山依言稍稍加快脚步，只聽身後細碎的脚步聲，果然跟了上來，不多一會，下了山麓，這就邁開大步一路走去。

只聽身後中年婦人說道：「程相公，你武功很高，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弟？」

程明山道：「在下師父道號無名道長，沒有門派。」

中年婦人道：「程相公可是不肯說麼？」

「事無不可對人言。」程明山道：「在下說的是眞話，家師乃出家之人，從未在江湖上行走，他老人家自號無名，在下也曾問過家師，何以取這個道號呢？」

中年婦人道：「你師父怎麼說呢？」

程明山道：「家師說，大道無名，連大道都尚且沒有名稱，我個人何用有名？」

中年婦人笑道：「你師父這話倒也有着道理，哦，程相公，你家裏還有些甚麼人？」

程明山道：「在下是孤兒，從小由家師扶養長大的。」

中年婦人道：「你今年多大了？」

程明山道：「二十三。」

中年婦人笑着問道：「成了親沒有？」

程明山笑道：「大嬸說笑了，在下初出江湖，江湖人四處奔波，怎敢有家室之想？」

中年婦人沒再作聲，兩人走了十幾里路。

程明山忍不住回頭問道：「大嬸，你家島主姓甚麼呢？」

中年婦人奇道：「程相公連我們島主姓甚麼也不知道麼？」

程明山心中暗道：「我如果知道，還會問你麼？」一面答道：「在下從未聽人說過，如何會知道呢？」

「程相公說得也是。」中年婦人道：「我們島主複姓司空，單名一個靖字。」

程明山道：「那麼大嬸一定知道昨晚那兩個黑衣人的師父是誰了？」

「不詳細。」中年婦人道：「你不是說他們師父是島主的師弟麼，我從沒聽……聽說過。」

程明山問道：「那麼你們小姐呢？」

中年婦人道：「小姐就是小姐咯。」

程明山道：「在下是說你們小姐的芳名叫甚麼呢？」

中年婦人道：「這個我可不敢說，我們小姐脾氣不太好，我若是告訴了你，給她知道了，那不要嗔怪我老婆子嘴快了。」

程明山笑道：「大嬸年紀並不老，怎麼能說老婆子呢？」

中年婦人聽得笑道：「程相公這不是說笑麼，我們鄉下人，過了四十歲，怎麼還不老呢？」

兩人邊說邊走，倒也不覺得寂寞，中午時分，在刁村打尖，那只是路邊的一個酒麵攤子。

中年婦人叫了一碗三絲麵，却只吃了半碗，便自停筷。

程明山吃了一大碗大滷麵和四個包子。

中年婦人自己吃好了，却要店伙切了些滷牛肉，剁碎了拌入小半碗白飯，蹲下身子，餵她那一直抱在手裏的小烏吃飯。

程明山邊吃邊看，但覺中年婦人餵小烏吃飯的那雙手，却生得又白又嫩，十指尖尖，不像是做粗活的人。

飯後，程明山會了帳，兩人走出松棚，繼續上路。

中年婦人道：「程相公，要你護送我，已經過意不去了，怎麼好叫你會帳？」

程明山笑道：「大嬸不用客氣，區區麵錢，何足掛齒？」

傍晚時分，趕到南泉，這裏是一個大集。

中年婦人道：「程相公，我們今晚就得在這裏落店，再過去，就找不到宿頭了。」

程明山點點頭，兩人在一條長街上找到一家客店，程明山要店伙開了兩間清靜上房，這一晚在平靜中過去，第二天一早，程明山會了店帳。

中年婦人却買了一大包滷菜、包子，才繼續上路，那是因爲從南泉往南，這一路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人家，中午沒地方可以打尖，一直要到塔埠頭才有鎮集。

兩人走了二十來里路，中年婦人叫道：「程相公，我們歇一忽兒再走好嗎？」

程明山知道她不會武功，從昨天到現在，差不多已經走了八十來里路，可能脚走酸了，這就點頭應「好」，在路旁找了一處大樹底下坐了下來。

過沒多久，只見一個身穿黑衣的漢子奔行如飛，從大路上奔掠而過，他從大樹經過之時，還回頭打量了兩人一眼，才朝前趕去。

程明山看他裝束，和前晚兩個黑衣人相似，心中不覺一動，暗道：「莫非此人就是衝着自己兩人來的了。」

中年婦人自然也看到了，低聲道：「程相公，這人朝我們打量，我看他眼光不善，只怕和前晚兩個人一路的呢！」

程明山道：「他們又不認識我們，大概不會有甚麼問題的了。」

中年婦人道：「那我們就快些走吧，只要趕到靈山衛，就可沒事了。」

程明山當然不會把黑衣人放在眼裏，但他並沒多說，當先站起身來，中年婦人仍是跟在他後面，繼續上路。

又走了十來里路，中年婦人抬頭看看日頭已直，就在身後叫道：「程相公，日頭直啦，咱們該休息了。」

這裏正好有一片深林，她走到樹林底下，找了一塊大石坐下。

程明山把手中一包食物打開了紙包，放到她身邊的大石上。

兩人吃着包子，中年婦人放下了小烏，自己一邊吃，一邊還餵着小烏。

經過兩天時間，小烏和程明山也熟悉了，他餵牠滷牛肉，牠也吃了。

中年婦人笑道：「小烏平日只有小姐餵牠才吃，別人餵牠，連嗅也不嗅的，但牠居然接受你餵牠的東西，那就表示和你程相公有好感了，你抱抱看，看牠要不要你抱？」

程明山依言伸出雙手去抱牠，小烏居然跳到他膝上來了。

程明山高興的笑道：「小烏果然把我看成牠的朋友了。」

一面輕輕撫着牠的頭，小烏也顯出友善之色，用舌頭舐着他的手。

中年婦人欣然笑道：「這樣就好了，還有一半路程，程相公就可以幫我抱牠了。」

程明山道：「小烏很乖，我實在很喜歡牠，從現在起，就由我抱着牠走路好了。」

剛說到這裏，忽然嗅到小烏身上，似有一縷淡淡的幽香。

這種幽香，只有少女身上才有，小烏身上當然不會有香氣的。

只聽遠處有人道：「這一路上，只有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穿藍衫的佩刀少年，他們走得不快，大概就在前面不會太遠的了。」

中年婦人低聲道：「有人來找我們呢，我去躲一躲。」

她不會武功，自然膽子很小，連小烏也不顧了，話聲一落，沒待程明

山回答，匆匆朝林中鑽了進去。

只聽另一個人道：「師弟認爲這兩人有嫌疑麼？」

先前那人道：「他們昨天中午在刁村打個尖，別地方都沒見過，不是明明從靈山下來的麼？」

「好！」後面那人道：「咱們先去盤盤他們的底。」

話聲漸漸接近，從來路上並肩走來兩個黑衣漢子，脚下甚快，轉眼就已奔到面前。

這兩人都在三十四、五之間，身材相當結實，一望而知練的是外門功夫。

程明山依然自顧自吃着包子，還把滷牛肉餵着抱在懷裏的小烏，根本連正眼都沒看那兩人一眼。

兩個黑衣人互望了一眼，左首一個乾咳一聲，叫道：「喂，朋友……」

程明山哦了一聲，才抬眼望望兩人，含笑道：「二位可是要問路麼？」

左邊一個沉聲道：「咱們要問你，你不是還有一個同伴，是鄉下婆娘麼，她人呢？」

程明山遲疑道：「在下沒有同伴。」

左首一個哼道：「我明明看到那鄉下婆娘一路和你同行，是不是躲起來了？」

程明山一面吃着包子，冷笑道：「在下告訴你沒有同伴，就是沒有同伴，如果有同伴，也用不着躲起來。」

左首漢子哼道：「好小子，你還抵賴，這隻黑狗，昨天明明是那鄉下婆娘抱着的，她不是你同伴，這隻黑狗爲甚麼由你抱着了？」

程明山心中哦道：「原來昨天他就盯着自己了。」一面朝他笑了笑道：「閣下是不是看錯了，這隻黑狗是在下豢養的，別說昨天，就是去年的昨天，只要在下出門，牠就是一直跟着在下，這和你們有甚麼關係？」

「咱們只是想請教一件事。」右首一個年事較長，說道：「看閣下也是江湖上人，不知如何稱呼，從那裏來的？」

程明山心中暗道：「你要問我，那好，我就問問你們的來歷。」心念一動，就含笑道：「在下姓程，二位呢？」

右首漢子道：「咱們是崆峒島門下，在下谷東昇，他是我五師弟姚金生。」

崆峒島，程明山從未聽人說過，一面問道：「二位追問在下，不知道是爲了甚麼。」

站在左首的姚金生嘿然道：「閣下還沒答二師兄的問話是從何處來的？」

程明山道：「在下是從即墨來的。」

姚金生道：「到那裏去？」

程明山神色微變，嘿然道：「在下從那裏來，往那裏去，你們也管得着麼？」

谷東昇道：「程兄請勿誤會，在下師兄弟是奉命追緝一個女子……」

他話聲未落，突聽樹林間發出一聲極輕的聲響，那是有人脚下踩到了乾枯的樹葉發出來的聲音。

「在這裏了！」姚金生喝聲出口，身形縱起，朝林中飛撲過去。

他人堪堪撲到，還沒入林，就「砰」然一聲，仰天摔落地上，手足微微的抽動了幾下，就直挺挺躺着不再動了。

這下直看得程明山和谷東昇同時一怔。

程明山心裏明白，中年婦人手中有一管「化血針」，這姚金生分明是中了「化血針」致死的了。

谷東昇却一下飛縱過去，落到姚金生身邊，急急問道：「五師弟，你怎麼樣？」

目光一注，發現姚金生胸口衣衫上，有銅錢大一個被灼焦的痕迹，心中暗道：「這是甚麼暗器，竟有如此厲害？」他看姚金生臉如死灰，早已氣絕，心頭不禁大怒，目視林中，大聲喝道：「甚麼人躲在林中，暗箭傷人，還不給我出來……」

話聲未落，口中「呃」了一聲，仰跌下去，情形和方才姚金生一樣，手足抽動了幾下，便自不動。

程明山看她用化血針連殺兩人，心中大大的不以爲然，暗道：「他們雖是追踪你來的，但罪不致死，只要避過了就好，何必非把他們置之死地不可呢？」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耳中只聽「嘶嘶」兩聲極輕的破空之聲，劃空飛來，風聲颯然，兩道人影從遠處投射而來，平空瀉落。

程明山暗暗吃了一驚，來人好快的身法，急忙擧目看去，這兩人一個道士裝束，白面黑鬚，肩負長劍，手執拂塵，看去頗有道氣，只是生成一個鈎鼻，臉頰上還有一道斜斜的刀疤，破壞了他的仙氣，使人有深沉陰險之感。

另一個是六十左右的老人，身穿半截黃衫，臉如青蟹，濃眉巨目，手中握一支五尺長，粗逾鵝卵的黑杖，雙目精芒四迸，只看了倒卧地上的兩人一眼，目光就一下轉到程明山的身上，洪聲道：「小子，你是靈山島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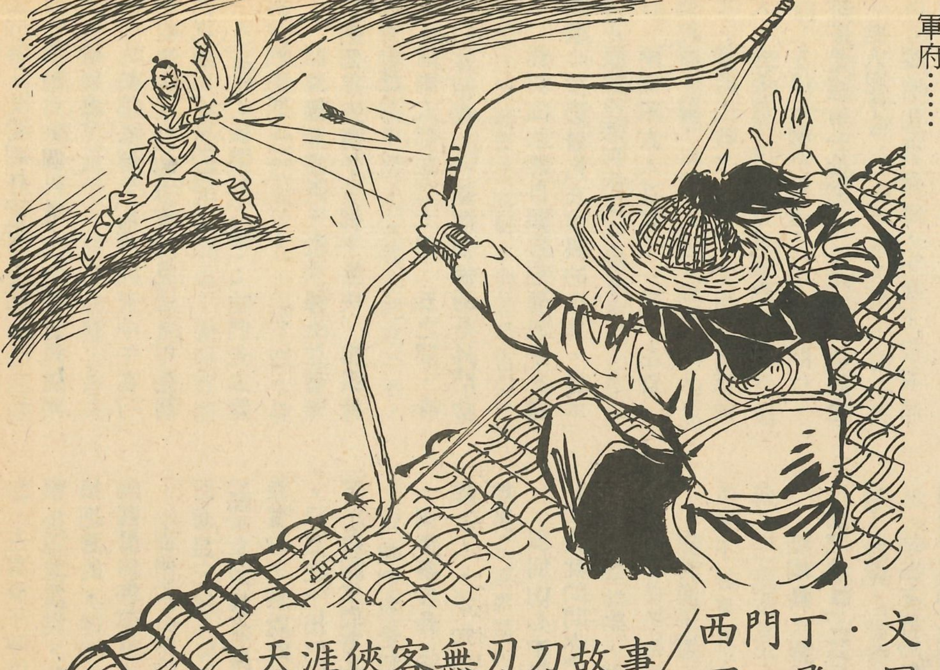
程明山道：「在下不是靈山島的人。」

蟹臉老者沉笑道：「你用化血針連傷老夫兩個門人，還說不是靈山島的人？」

程明山心中暗「哦」一聲，忖道：「聽他口氣，敢情就是崆峒島主了。」一面微哂道：「老丈說得好不可笑，你兩個高徒橫屍林下，何以見得是在下殺死他們的呢？」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當余顧南獲知愛徒被劫，心焦如焚，便決定下山援救，其妻方菱亦欲醫治兒子固北經脈閉塞，要求同行，抵達歷城，余顧南眼見金兵橫行無忌，心內難堪，蓋當年他助金强盛，現金人竟侵宋境，一怒之下與金兵衝突，並欲挾金統帥，逼其撤兵，金帥蕭里畢答應考慮三日，其時遇上楊沐陽，知他加入了義軍，但卻打探不到懷南下落，見蕭里畢毀約無撤兵，便聯合義軍攻入將軍府……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梁山組義軍　定名四旗會

「誰敢再上來！」余顧南將蕭里畢的痳穴封住，金兵們見狀，都住了手。

「蕭里畢，你到底退不退兵？」

蕭里畢道：「要殺便殺，咱們沒有怕死的，但你若殺了我，也休想離開這座院了！」

余顧南冷笑道：「那咱們便試試看，宋軍已經打進來了，你們不退，便得死！」

「宋軍打回來？」蕭里畢哈哈笑道：「你以爲宋軍人人均有你的勇氣？嘿嘿，若如此，咱們那敢打到此處來？余顧南，在下不是不怕死，但却不能不爲家人着想，我是遼國之叛將，若違令後果堪慮！」

余顧南心頭一動，低聲道：「若是被迫退兵呢？」

「若戰敗，回去難免受處置，但總不會誤了家人之性命。」蕭里畢道：「你若能把百夫長也逮住，便有可能！」

「大院裡有幾個百夫長？可否引他們進屋來？」

「還有五位百夫長……」蕭里畢沉吟了好一陣才道：「我且試試！」當下高聲傳令五位百夫長進房。

不料那五位百夫長也精明，只站在外面問道：「千夫長，您有甚麼吩咐？」

「外面的火撲熄了沒有？那些鬧事的人擊退了否？」蕭里畢沒奈何只好再充「英雄」，「你們不必管我了，把人拉出去，將鬧事的人全殺了！」

「是！」外面那五個百夫長大喜，道：「如此將軍保重了！」

余顧南一手圈住蕭里畢的腰，一手提刀，往外殺出去。他此刻之武功已至爐火純青之境，功力之深，焉是那些金兵所能抵擋的，金兵擋不住的，便被他一刀砍倒，擋得了的，莫不虎口迸裂，兵器脫手。

余顧南一路殺出去，那五個百夫長連忙下令金兵阻攔，余顧南雖然了得，但手上多了一個人，且金兵人數實在太多，殺不勝殺，一時之間，衝殺不進去。

忽然頭頂上躍下兩個人來，正是方菱和楊沐陽，余顧南大喜，將蕭里畢交給妻子，大喝一聲：「擋我者死！」他刀掌齊施，威力倍增，倒在地上之金兵，越來越多！

楊沐陽的長劍也厲害，自側殺過去，那些金兵抵擋不住，不斷後退，他高聲道：「余大哥，咱們已將那兩三百名金狗殺得差不多了！」

余顧南大喜，道：「好極了，咱們今夜便教他們全部死在此處吧！」

楊沐陽道：「而且咱們還打開了糧倉，如今城內的百姓正在倉庫搬運糧食回家！」

方菱接口道：「那耶律全已經投降了，他那些手下由北城門狼狽地逃跑了！」

余顧南道：「怎可讓他們逃掉，應

該全部殺掉！」

那五個百夫長聽得膽戰心驚，而大院內之火頭仍未撲熄，濃烟密佈，大院外人聲喧天，也不知是城內百姓因周家大院起火，恐殃及池魚，還是義軍已打到，金兵們均無心應戰，不斷後退，任由百夫長吆喝，均止不住！

也不知由誰打開後門，金兵們似潮水般，蜂湧而退，爭相殘踏，那五名百夫長沒奈何也帶兵退了，余顧南對蕭里畢道：「我留你尚有何用？」

蕭里畢閉上雙眼，道：「你要殺便殺吧！」

余顧南解了其穴道，道：「你自己逃生去吧，不要回金營了，否則你的處境也不太妙！」

蕭里畢感恩地道：「余壯士，你的大恩，我緊記在心，望他日有以回報！」

余顧南道：「我徒弟蕭懷南是原貴國皇帝耶律淳之外孫，希望你能替我打聽其下落！我估計是被漢人捉了呈獻給金國邀功！」

蕭里畢道：「蕭某必盡力調查，若有消息如何通知你？」

楊沐陽道：「你派人到此天景客棧找一個樊無金的店小二，將情況告訴他，他便會設法轉告咱們！」蕭里畢走後，余顧南還想再追殺金兵，却被楊沐陽拉住，道：「情勢尚危，窮寇莫追！」

余顧南一怔。「適才不是說咱們義軍已經……」

方菱笑道：「那是爲了瓦解金兵鬥志胡謅的！」

余顧南焦急地問道：「那麼實際情況，到底如何？」

楊沐陽道：「金兵不愧是善戰之士，咱們義軍遇到很大的阻力，雖然步步挺進，但亦付出了代價，這一戰若是平原大戰，失敗的可能是咱們，幸虧是巷戰，咱們的人才能發揮武功之威力，但金兵十分頑强！」

方菱道：「正因爲金兵頑强，是以楊兄弟才來周家大院，接應咱們，小妹已將金廷之軍規告訴楊兄弟，他亦認爲十分棘手，賊先擒王之做法，日後也未必行得通！」

三人出了周家大院，余顧南又問道：「如今咱們怎辦？」

楊沐陽道：「咱們先到北城門，先將城門閉緊，提防金兵反撲，措手不及！」當下三人急速地趕到北城門，但見金兵剛撤退完畢，三人連忙將城門閉起，楊沐陽這才鬆一口氣，道：「如今咱們到城中，看看戰況！」

時天色已濛濛亮，城內百姓知道金兵已退，都把門打開，奔走相告，一時之間，城內洋溢一股歡騰之氣氛！

楊沐陽引余顧南夫婦至城隍廟，守衛認得楊沐陽，放他們直入，楊沐陽道：「快通知錢頭領，說余顧南余大俠夫婦駕到！」

話音剛落，裡面便走出一條高大的漢子，年約三十，國字口臉，相貌堂堂，楊沐陽道：「這位便是錢頭領！」

余顧南搶前握住錢無我的雙手，道：「久仰久仰，今日歷城百姓對錢頭領都感恩不盡！」

錢無我笑道：「余大俠這樣說，錢某便不好意思，驅逐韃子，乃我大宋子民之責任，錢某只是做我該做的事而已！余大俠之大名，錢某更是如雷貫耳！快請坐下再談！小李斟茶！」

余顧南忙道：「不忙不忙，外面情況如何？」

「聽說絕大部分之金兵已由北城門撤退，城內尚在負隅抵抗的金兵爲數不多，料不久便可收兵！」

楊沐陽道：「錢兄做漏一件事，金兵一撤退，應該立即將城門關閉才對！」

錢無我道：「愚兄是恐關門打狗，敵人會作困獸鬥，則我方實力會大大削弱，因此預留一條退路，以懈金狗鬥志！」一頓反問：「你將城門關閉了？」

「是的！」余顧南問道：「門已關起便不開了，咱們再去斷殺，將城內之殘兵全數殲滅！」

錢無我轉頭向一位四十來歲之中年漢道：「三哥，你帶他們去，小弟留在此處坐陣！」他又爲他們介紹，「這是我之堂哥錢無途！他曾在宋軍裡躭過！」

余顧南道：「事不宜遲，咱們先去吧！」當下錢無途火速帶他們三個到城內戰場，時金兵被困在幾條街道裡，用百姓作人質，脅迫義軍讓路，他們去得正是時候！

錢無途了解情況之後，將情況告知余顧南。余顧南問道：「那羣人以誰爲首？」

「兩個百夫長完顏卜和耶律全尚活着，正在指揮那些金兵！」

余顧南與楊沐陽交換了一下眼色，道：「請錢兄出面跟他們談判，咱們三個悄悄掩至，將耶律全及完顏卜制服！」

錢無途應聲而去，余顧南三人則悄悄躍上屋頂，踏瓦而行，未幾便至金兵佔領區，低頭望去，只見二三十名婦孺，被金兵困住，有兩名大漢正與錢無途談判。

余顧南道：「愚夫婦下去制服那兩名百夫長，楊兄弟去殺看守人質的金兵！」他向妻子打了個手勢，兩人先蹲下身，再用力一蹬，身子便如離弦之矢般射出去！

金兵們正與錢無途談判，怎料到屋頂上埋伏有高人？待得余顧南及方菱落地，余顧南首先一指封住完顏卜之痳穴，方菱則一劍抵住耶律全之後背。「你們放不放人！」

余顧南一掌將完顏卜向錢無途推

去，轉身又飛向金兵叢中。

此時，楊沐陽已躍落金兵叢中大肆殺戮，金兵猝不及防，眨眼間已被殺了五六個，余顧南再衝過去，更加如虎添翼，金兵無可抵禦！

一名牌長叫道：「你們再不停手，咱們拚着一死，也要將這些婦孺殺盡。」

楊沐陽急道：「余大哥請稍停！」揚聲問道：「你們百夫長已落在咱們手中，其他金兵早已溜掉，如今咱們是關門打狗，你還凶甚麼？」

牌長道：「咱們失敗不怪人，只怪自己！但相信臨死前，將這些婦孺全部殺掉，尚來得及！你們相不相信？」

余顧南雙眼盡赤，喝道：「你們待怎地？」

「很簡單，請你們打開城門，讓咱們離開，則咱們自然會放了這些婦孺！」

「眞是猪狗不如，連婦孺也不放過！」

牌長道：「你們甚麼話都罵夠了！還有甚麼未罵的要罵？到底開不開城門？」

楊沐陽回頭一望，只見金兵們都已舉起刀來，這批金兵少說也有五六十個，他與余顧南實無把握在一瞬間，將之全部解決，而不危害到婦孺，只好道：「好，咱們答應你的要求！」

余顧南道：「且慢，咱們預留你們兩位百夫長作人質！」那牌長跟手下商量了一下，只好答應：「好，咱們仍開北城門！」當下義軍們擁着那些金兵，而金兵又挾持着三十多個婦孺，齊向北城門走去。

剛走到北城區，余顧南隱約聽到斷殺聲，吃了一驚，忙問一名義軍：「發生了甚麼事？」錢無途忙令一位義軍跑去打探消息。

楊沐陽令道：「大家停步，稍後再走！」過了一陣，那去打探消息的義軍跑回來報告：「不好了，那些金兵去而復返了，正在追殺咱們的人，請諸位快去救援！」

羣豪聞言均是一怔，齊聲問道：「那些金兵自何處鑽出來的？」

那義軍士兵道：「聽說是由西城門打進來的，城內有金兵打開西城門，放那些由北城門離城的金兵進來！」

余顧南等一時之間沒了主意，到底錢無途在軍中躭過，比較冷靜，道：「放這批金兵出北城門，先救下婦孺再說！快！」

楊沐陽立即着人把北城門打開，把金兵放了出去，救下了婦孺，余顧南解了完顏卜之穴道，道：「我如今依諾放了你們兩個，快跑！」那兩個百夫長怎敢多言，放腿而逃。余顧南待他倆一出城門，便如飛射去，口中道：「楊兄弟，你快率人打回去，某稍後便去！」

他一句話未說畢，人已追上完顏卜，完顏卜聞聲欲轉身，但余顧南刀快，一刀便將他劈成兩截！再一個起落，又追上耶律全。

耶律全見手下已距離自己尚有一箭之遙，知道逃不出余顧南之刀，大喝一聲，轉身反向余顧南殺去。「老子跟你拚了！」

「有種！余便給你一個全屍！」余顧南連閃三刀，大喝一聲，舉刀道：「看刀！」

耶律全見其勢洶洶，連忙舉刀欲架，余顧南正要他如此，刀至中途突然變招，左手食中兩指向耶律全脅下死穴戳去！耶律全只會馬上功夫，怎可跟武林高手相比？穴道被戳中，便無聲無息倒地死去！

余顧南殺了人之後，連忙回城，兩個義軍正在那裡等他，見他進來忙將門關上。余顧南謝了一聲，拔腿狂奔。喊殺之聲，自遠處傳來，余顧南循聲追去，但見金兵正圍着義軍攻打。

原來金兵出城之後，知道情況並沒有那麼糟，經過西城門時，恰好城內的金兵打開城門欲逃，了解情況之後，又打了回來。

余顧南大喝一聲，急衝過去，不料金兵吸收了教訓，早將弓箭手埋伏在屋頂上，見余顧南殺過來，一聲令下，數十枝長箭向余顧南射去！

幸好此時天色大亮，余顧南揮刀將長箭一一擊落，可是箭雨一陣接一陣，余顧南去勢完全被阻！

余顧南恨不得殺個痛快，此時受阻於箭雨，心中又急又怒，突然心頭一動，衝進平房裡，長箭登時射不到，他振衣躍上橫樑，猛吸一口氣，左掌向上一擊，磚裂瓦碎，余顧南自破洞中，一躍而上！

那些金兵料不到他會突然出現，吃了一驚，站在旁邊的兩個金兵，猝不及防已死在其刀下，其他幾個驍勇的衝過來圍攻，膽小的都躍落地上。

余顧南喝道：「殺！擋我者死！」他施展渾身解數，十多個照面，已殺了七八個金兵，未死的金兵心寒膽顫，紛紛逃跑。

不料金兵一走開，對面屋頂那些弓箭手，又向余顧南射箭。余顧南邊揮刀邊向前奔去。一遇到金兵便砍殺過去，頓飯工夫之後方來至戰場旁，然後一躍而下！

金兵們都認得他，見他一至，紛紛閃開。余顧南向妻子那裡殺過去，高聲問道：「楊兄弟，情況如何？」

楊沐陽道：「金狗人多弓硬，情況不大妙！不過尚可支持！」

說話間，錢無我率了二十多位生力軍殺了過來，這二十位大漢刀法圓熟，武功造詣較高，形勢稍爲好轉！楊沐陽問道：「錢兄，其他地方情況如何？」

錢無我道：「鹿死誰手尚未知道，此處有你們助陣，愚兄再到別處去，記住一切以烟花爲號，黃色的表示撤

退，咱們如今尚守住南城門，三哥已帶人去支援了！」

余顧南越殺越勇，死在他刀下之金兵也不知凡幾，他一身濕轆轆的，沾上的全是金兵之鮮血！

方菱也向他靠攏，夫婦刀劍合璧，威力陡增，把金兵衝散，楊沐陽喜道：「余大哥，咱們剛才尚在可惜放走了金狗，想不到他們竟然自已送上門來！」

余顧南亦笑道：「在下在山上窩了幾年，今日殺得最是痛快！」三人帶着義軍一直向南殺去，依他們估計，局勢可化危爲安。

看看形勢已將逆轉，忽然一名義軍跑過來，呼道：「楊大俠，錢頭領請你們趕快去！」

「去那裡？」楊沐陽吃了一驚，急問：「是否又有變化？」

「金狗無恥，又捉了數十名老百姓，威脅咱們退兵！」

余顧南道：「快帶路！」當下衆人穿過三四條街，來至一家祠堂外面，只見金兵困着百數十名老百姓，附近屋頂上站滿了拉弓搭箭的金兵。而前面則是錢無我及數十名義軍，義軍們投鼠忌器，不敢妄動。

一名百夫長完顏秉士高聲道：「汝等聽着，限你們在一頓飯之內，全部撤出歷城，否則這些你們的族人便將全被殺死！」

余顧南道：「你們敢殺一個人，便要你們用十條命來賠！」

完顏秉士道：「你們不必說狠話，答不答應在乎你們！若你們是愛民的，便該速速撤退！」

錢無我道：「咱們撤退之後，又怎知你們會否放人質？以你們之所作所爲，誰都不敢信任！」

完顏秉士道：「咱們準你們把人質帶去！如此便可相信了吧？」錢無我回頭把楊沐陽及余顧南拉到一旁商量，他首先徵求余顧南的意見。

余顧南反問：「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麼？」

錢無我嘆息道：「咱們事先計劃不周，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夫復何言，除非咱們忍心犧牲那數十名同胞！」

余顧南嘆了一口氣：「如今也只好如此！」當下答應金兵撤退，一干人來至南城門，錢無途立即將門打開。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件事，乃低聲對錢無我道：「錢頭領，待人質安全之後，咱們再殺回來！」

城門已打開，錢無我高聲問道：「你們幾時才放人？」

「諸位一出城，咱們立即放他們出城，請放心！」

余顧南向錢無我打了個眼色，錢無我便帶頭而行，余顧南押後，百夫長見余顧南出了城便下令放開人質，人質們一得到自由，都急不及待地向城外湧去。

余顧南待人質們都出了城門，趁城門未關，倏地又衝了回去，只聽那百夫衣哈哈笑道：「老子早料到你有此一着！請看！」

余顧南抬頭望去，只見金兵們又拖出二十多個老百姓，後面站着一名舉刀的金兵，這刹那間，余顧南又驚又怒又愧！他縱橫江湖罕遇敵手，今番却受制於一名金狗，心中窩囊之至！

楊沐陽連忙將他拉出去，道：「余大哥，咱們再慢慢計議！」砰地一聲，城門已被關上，城頭上又現出了金兵，向他們射箭！

義軍們只好後退，余顧南雙眼赤紅，怒道：「余某眞恨不得將這些金狗碎屍萬段！」

楊沐陽亦嘆息道：「想不到金狗不但凶殘善戰，而且還這般狡猾，日後咱們計劃須更加周詳！」

錢無我道：「是次亦教訓了我，以後再發動攻擊，必須將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預先估計好！」一頓又望着余顧南道：「這亦說明了一件事，要驅逐金狗，絕不能憑一兩個人，不管他武功有多高，都不能起決定性作用，而需要更多的人，一齊揭竿而起，不靠朝廷，不靠任何人，只靠自己雙手，這方有機會成功。」

余顧南心中仍不服氣，但却反駁不得。楊沐陽知他心頭不舒服，連忙岔開話題：「錢兄，如今咱們去何處？」

錢無我道：「錢家莊是不能回去了，咱們先到梁山立身，再想辦法打出去！」余顧南一時亦沒了主意，只好跟妻子隨大軍南下。

路上義軍清點死傷人數，居然死了四五十個，受重傷的亦有六七十個，計算下來，此仗實在有點得不償失，余顧南甚覺懊喪，但錢無我則仍然鬥志飽滿。

走至半路，錢無我帶了六七名親信，乘舟渡過齊河。余顧南問道：「錢頭領，令堂兄去何處？」

「他去平陰找他舊袍，聽說那裡聚了數十名舊日之宋軍，三哥自信可說服他們加入咱們行動。」

楊沐陽道：「所謂人多勢衆，咱們可一路招兵買馬！」

錢無我道：「幸虧三哥有遠見，那天在歷城，先着人打開糧倉，運了二十車糧食出來，否則這許多人在一起，連吃飯也成問題！」

余顧南道：「若無糧草便搶金兵的！總不能讓義士餓着肚子上陣！」

錢無我嘆息道：「話雖如此，要搶金兵之糧草，談何容易，咱們也常爲此頭痛！」

余顧南這才知道行軍打仗，跟武林中之爭鬥完全不一樣，深覺前景黯淡，一支軍隊若整日爲吃飯發愁，還能打仗麼？路上錢無我又跟余顧南商量。「余大俠，軍中使刀的人最多，你

可教他們一套實用而又簡單的刀法麼？」

以余顧南此時此刻之功力而言，創一套簡單實用之刀法，實不困難，是以余顧南一口應允，方菱輕輕推了丈夫一下，低聲道：「大哥，你忘記還要去找南兒？」

余顧南道：「躭誤不了十天八天，反正如今還不知道南兒之下落！」

方菱聲音更低。「告訴你，咱們還要替北兒找大夫……」

余顧南心中窩火，碍於有外人在旁，忍住不發，心中忖道：「這是菱妹自私，還是我以前太過讓她？」方菱其實亦怕丈夫幾分，最怕他悶聲不發，是故亦不敢再多言。

羣豪走了三天，終於到了梁山。這梁山本有大盜宋江等人之營寨，後來宋江三十六大盜，爲朝廷招安，營寨日久已泰半倒塌，不過總比一片平地好。

當下義軍先草草收拾一下，暫時可以安頓，便分工修建，錢無我無意在此長期居住，是以一切因陋就簡。

余顧南不理其他，獨自在一旁研究刀法，方菱只好陪伴兒子。三天過後，余顧南已創了一套四四一十六招簡單實用之刀法。

錢無我先選了十多個人，隨余顧南學習，又三天，這十多人已將十六招刀法練熟，再分批傳授給其他人，

這天錢無途帶了數十個漢子上山，大部分以前曾是宋軍，其中一個叫公孫錦的，當過裨將，乃由他負責操練義軍。

這天晚上，方菱問丈夫。「大哥，你準備在此多久？」

余顧南沉吟道：「菱妹，爲夫準備將餘生放在驅逐金狗這件大事上，依我看你倒不如先帶北兒回家吧！」

方菱吃了一驚，脫口問道：「甚麼？當年你不是說要從此退出江湖麼？」

「不錯，爲夫曾經說過這句話，但此一時，彼一時也，斯時金兵尚未入關！菱妹，大丈夫生於世，當有所爲有所不爲！一個人練武若不是爲人抵禦外侮，只爲爭名奪利，又有甚麼意思？你我相識二十餘載，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方菱見丈夫一臉堅決，考慮了一下，道：「女人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你既然要留下來，小妹又怎能獨自離開？不過你得答應我兩件事……」

余顧南道：「甚麼事你且說來聽聽，二十多年來，我有甚麼事不聽你的？」

方菱道：「第一件，金狗人多勢凶，而行軍打仗又不比武林爭鬥，你必須小心在意，不可自恃武功高强而輕易冒險；第二件，你須答應小妹，一有機會便找名醫爲北兒治病！」

余顧南笑道：「爲夫還以爲是甚麼大事情，原來只是這兩件小事，全是爲了爲夫的好，我有不答應之理麼？」

方菱道：「你若敷衍，便休怪小妹不理你！還有一事，你認爲錢無我此處有前途麼？」

余顧南充滿信心地道：「人人均欲國家强盛，不被人欺，如今金狗已殺上門來，誰不痛恨？誰不想驅逐金狗？是以來加入的義軍必越來越多，終有一天將會把金兵打敗！何況義軍必不只此一支！」

「好，你認爲要多少年？」

余顧南想了一想，道：「頂多兩三年，必可成功！」

方菱趕緊再問一句：「若兩三年後，仍不成功呢？」

「那就一直打到金狗離開我國爲止！」

方菱知丈夫心意已決，才道：「睡吧，天色不早了！」

余顧南不睡反而披衣道：「不，你先睡，我去找錢頭領，商量點事！」他走到錢無我之寨外，只見他正在挑燈夜讀，方走進問道：「錢頭領，你在讀甚麼書？」

錢無我道：「在下從未行過伍，深知所識有限，因此在讀孫子兵法，冀能有所得益！」

余顧南道：「此書亦適宜余某讀，你讀畢便借與我看！」他坐在錢無我對面，問道：「寨內又多了不少兄弟，糧食充足否？」

錢無我道：「勉强尚可維持二十來天，在下正打算明早請楊沐陽集齊他們過來，一齊研究，是否需要選出幾個頭領來！」

「余某贊成之至，不過頭領非你莫屬！」這確是余顧南衷心之言。

錢無我笑道：「在下正有意推舉余大俠哩！」

余顧南忙道：「不，還是由錢頭領當比較適合，余某只要力所能及，必盡力協助！何況你那些人，大部分是因你才加入義軍的，不由你統率，還有誰更適合！」

「但錢某論名論武都不如余大俠！若由余大俠高擧義旗，聞名而來之人必多，於國於民有利！」

「余某在武林中雖薄有名氣，但對行軍佈陣，統兵領將一竅不通！只要咱們能打幾仗勝仗，四海還有誰不知錢頭領大名？若要以余某之名招兵買馬，余某當個助手，仍可起作用。」余顧南吸了一口氣，續道：「再者，武人大都高來高往，不耐太過刻板之生活，說不定余某心血來潮便下山獨自找幾個金兵厮殺，絕不宜當頭領！」

錢無我道：「其實這都不是大問題，錢某對行軍佈陣亦不在意，彼此可以在實戰中學習……」

余顧南雙手亂搖。「你不必多說，若要我當首領，余某明天便下山！」

錢無我見其意堅決，只好道：「明午開會商量，屆時再說吧！」余顧南連忙告辭，走了一半，忽然一拐，又去

找楊沐陽。

楊沐陽已睡着了，聞他來訪，連忙爬上來，睡眼惺忪的問道：「余大哥夤夜來訪，莫非有甚麼急事？」

余顧南乃將錢無我之意思說了，楊沐陽笑道：「余大哥本就是最佳人選，相信無人反對！」

「余某本人一定反對！」余顧南又將自己之看法說了。「愚兄理由相當充份，楊兄弟稍爲考慮一下，便知有道理，我認爲還是由錢兄當頭領，余某作客卿，對各方面都有利！」

楊沐陽沉吟一陣，終於同意。「好吧，小弟明日便提議由錢兄當首領！」余顧南這才轉憂爲喜，告辭返回自己宿營。

這一夜余顧南難以入眠，最後索性盤膝坐在地上，運功調息，直至天亮。吃過午飯，錢無我便派人來請余顧南過去。

余顧南去時，營內已坐着錢無我、錢無途、公孫錦及楊沐陽，錢無我乾咳一聲，道：「所謂蛇無頭而不行，今日咱們人數雖不多，但日後必越來越多，必須有人統率，因此今日請諸位來此，乃錢某建議軍中選些頭目，不知諸位有何看法？」

余顧南首先道：「正該如此，余某認爲由錢兄當頭領，最是恰當！」他又把昨夜對錢無我說的理由搬出去，楊沐陽首先附和。

錢無途則提議余顧南，余顧南堅決不當，公孫錦道：「我看由錢兄當首領亦十分適合，若今後有更適合之人選，錢兄再讓位吧，暫時就此決定！」

錢無我只好當仁不讓，當下又推公孫錦爲副，錢無途心思縝密，能言善道，辦事又穩重，又在軍中躭過，被推爲軍師，余顧南夫婦及楊沐陽當爲客卿身份。

錢無途道：「各人職位總該有個名稱，才好稱呼，也好說明其地位！」

公孫錦自小便夢想有朝一天能當元帥，是以即道：「這個當然，某認爲以元帥、副元帥稱呼最好！」

錢無途反對。「元帥稱呼容易與宋廷豆腐兵混淆，天下百姓固然痛恨金兵，但對宋兵也沒好感！」

楊沐陽道：「就以頭領稱呼不是更好？大頭領、二頭領、三頭領排列，方便又省事。」

錢無途道：「可惜這稱呼又與一般佔山爲寇的大盜一樣！」可是一時之間又想不到更好之名稱以代之，是以一片沉默。

半晌，錢無我才道：「三哥就軍師職，至於余大俠及楊兄弟又用甚麼稱呼較適當？」

錢無途想了一陣才道：「屬下建議用教頭之稱如何？」余顧南及楊沐陽同聲贊成。錢無途又道：「咱們這支義軍亦該有一個名目。」

余顧南脫口道：「就叫滅金軍吧，乾脆明瞭！」

錢無我抓抓頭皮，道：「雖然明瞭，但目前咱們之實力尚不足恃，說得難聽一點，金兵大軍一到，根本不堪一擊，這名稱太過刺激金兵，很容易引起金兵之注意，而進行剿滅！最好名稱不要太引人注意，讓咱們容易暗中活動！」

錢無途亦道：「不錯，以目前咱們之實力只能進行突襲和偷襲，實不能讓人太注意！」

余顧南頗感慚愧，因爲他自己一向被人目爲武林奇葩，是練武之奇材，但這方面實在不如錢氏兄弟，暗中下決心要努力學習。

楊沐陽道：「若是如此，小弟建議用『南北盟』，內部職位沿用江湖帮會，以總舵主、副總舵主，下設各堂，堂下設四旗，每旗統若干人，若在他方設聯絡處，則以分舵名之！」

余顧南道：「這也是個辦法，四旗是以五行缺金名之吧？」

楊沐陽拊掌道：「正是如此！金、銀、銅、鐵、錫五行缺金，剩下四旗，四旗各自有其獨立性，日後有利發展，至於小弟與余大哥夫婦，則改稱護法！」

余顧南道：「南北盟太籠統，亦毫無代表性，不如改爲『四旗會』吧！至於其他職位名稱則不變！」此議全部贊成，當下就此決定下來，又商量如何分成四旗，每旗主如何選任等等細節，一直談至傍晚才訂下來。

楊沐陽道：「目前本會高手不多，會打仗之人亦不多，須訂個辦法招兵買馬！」

錢無途長嘆一聲：「還有一件更嚴重的事是，吃飯問題！」

此言一出，衆皆默然，公孫錦道：「這確是個大問題，帮會有固定之地盤，從中獲利，是以可以生存，咱們除了打家劫舍之外，還有甚麼辦法？」

余顧南道：「痛恨金狗的人固然很多，希望驅逐金狗的人亦不會少，因此可到各處募捐，應該會有成績！最低限度可解決一些困難！」

錢無我道：「此點在下完全贊成，問題遠水救不了近火！二十天後大家就沒飯吃，以後日子如何過？若想發展困在梁山有否前途？這都是非常重要，而又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余顧南這才覺得統率一支小小的義軍，問題亦十分多，暗自慶幸自己有先見之明，不當頭領，在他心目中，他加入義軍，只欲多殺金兵，其他的事不想多管！

營內一片默然，忽然外面傳來一個叫聲：「頭兒，開飯啦！」

錢無我道：「把飯菜送進來，五份。」義軍將五份飯菜送進來，每人一盤，連飯帶菜都在上面，粗糙簡單之至，衆人更加犯愁。

還是公孫錦有軍人之作風，道：「吃吧，吃飯再說，眞沒有飯吃時，再下山搶大戶的！」

「搶大戶？不好吧！」余顧南道：「倒不如再到金兵那裡搶！」

公孫錦道：「搶金兵糧食，能搶幾次？給你搶到一次，下次人家有準備，還能讓你得手？」

錢無我猛吸一口氣，道：「先吃飯吧，這問題不好解決，大家回去再想想，兩三天後再作最後決定！」當下每人匆匆吃了飯，心情沉重地各自離開。

余顧南回去住所，方菱問他情況，他亦不願答，默默坐在草舖上思索解決問題之法，他知道今天晚上，又要渡過一個失眠之夜。

兩日之後，錢無我派人把余顧南找去，他到時營內已坐着十多個人，這些人都是「四旗會」之堂主及掌旗者。余顧南一至，錢無我便道：「余護法來得正好，咱們正在商量軍糧之難題。」

余顧南笑道：「余某一介武夫，要我解決此一問題甚難，要我賣氣力就容易得多。」

「正因為需要余護法之大力，因此才請你過來商量。」錢無我等余顧南坐下之後方續道：「咱們聽公孫副總舵主謂，金兵正在攻打鄭州，部份糧食由山東東路供應，他們將搶掠得來之糧食，在濟州集合，再運至曹州，然後解到衛州……」

余顧南截口道：「總舵主準備直接劫糧？在何處動手？」

「不錯，咱們準備在濟州及曹州之間下手，一來離此較近，二來至曹州之後金兵人數較多，這是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有人提議在兗州下手，那是糧道之一。」

錢無途接道：「第一個方案危險性較大，即使成功夠運也有問題，說不定未上梁山，已被追兵追至；第二個方案比較安全，但由兗州來之糧食可能較少，只能解燃眉之急。」

余顧南問道：「濟州與曹州之間，護送之金兵有多少？」

公孫錦道：「尚未查清楚，有可能很多。」

余顧南看了楊沐陽一眼，道：「余某認為第一個方案值得一試！」

楊沐陽道：「小弟則贊成第二個方案，對方人少，糧車不多，撤退容易，當眞可做到來無踪、去無影，沒有後顧之憂。」

公孫錦道：「可是打草驚蛇之後，日後押糧之金兵必然增多。換言之，只能劫一次，既然如此，何不一次便做次大票。」

楊沐陽道：「對咱們來說，如今最重要的是安全，兗州下次不能去，咱們再去別處，成果雖不大，但有保証；第一個方案即使成功，但亦要付出很大之代價，甚至引來金兵之圍剿，計算起來，更加不化算，小弟之見是對兗州咱們用劫，對曹州咱們用襲，若能燒掉曹州糧食，對朝廷抵抗金兵亦有好處，最低限度金兵南下速度會減慢。」

錢無我望着余顧南，道：「余護法，咱們兩邊堅持不下，你看該如何？」

余顧南想了一陣，抬頭道：「本來余某是贊成第一個方案的，但聽了楊兄弟之分析，又認為第二個方案比較妥當。」

錢無途噓了一口氣，道：「我亦是贊成第二個方案的，總舵主，如今可以決定了吧？」

錢無我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道：「既然如此，便決定實行第二個方案！」當下又商量由誰帶兵到附近埋伏，誰留守山上看守，誰去打探軍情等細節，最後決定錢氏兄弟守留山寨，義軍由公孫錦統率，楊沐陽為副，余顧南負責刺探軍情及策應。

「總舵主，甚麼時候動身？」

錢無我道：「事不宜遲，你們下午準備一下，今晚便下山吧！」

余顧南回到自己之營帳，把決定告訴妻子，方菱道：「大哥，小妹隨你下山。」

「不可，你留在山上助錢氏兄弟防守，他倆武功不高，萬一有金兵偷襲，必難以應付。」

方菱考慮了一下方道：「如此你可得小心。」她為丈夫收拾了兩套衣服，又叮嚀了一番。

天一入黑，下山準備劫糧之義軍，便由後山悄悄下去，余顧南因為負責刺探軍情，因此走在最前面，到得山下，天色尚未亮，義軍一鼓作氣，走至梁山泊邊，乘舟過湖。

過了湖至彼岸，已是巳牌時分，余顧南由於要探軍情，上了岸之後便欲辭行。楊沐陽忙派了三名探子給他。「余大俠，這三人十分仔細，你若有消息，便派他們來回報，如此你便可繼續監視金兵之動靜！」

余顧南笑道：「還是楊兄弟仔細，愚兄竟無想及。」

楊沐陽道：「還有一句話，我本不該說，却又忍不住要說。」

余顧南笑道：「你但說無妨。」

楊沐陽沉吟道：「此行目的，志在劫糧，不可貪殺金兵而誤了大事，小弟本不該說，只是……」

余顧南忙道：「楊兄弟放心，余某已經想通，包不會誤事。」當下拱拱手，帶着三名探子先行走了，路上心情甚是懊悔，深覺自己做事太過孟浪，還不如年紀輕輕的楊沐陽。

余顧南並非飛揚孟浪的人，只是內心一直認為金兵南侵，自己要負上一部分責任，是以恨不得一下子便將所有的金兵趕掉，因此表現失常，濟南歷城之役，雖然殺了不少金兵，但於事無補，他亦深信不能單憑個人之力，趕掉金兵，亦因此方會加入四旗會。

不管如何，只要有一個金兵仍在華，他便決定與之周旋到底，就此終

其一生亦在所不惜！

那三名探子對余顧南倒是十分尊敬，他們扮作農夫，將兵刃藏在衣底，曉行夜宿，至第三天下午便至兗州。四人進了城，先找了家小客棧歇息，余顧南向他們三人交代了任務後，道：「晚飯各人自己解決，除非有急事才到剛才咱們經過的那家稻香飯館找我，否則今晚才碰頭。」

當下各自出店，余顧南却出南城門，至官途附近觀察。官道兩旁頗為平坦，不利於埋伏，余顧南走了幾里路，都找不到理想之地點，看看天色已晚，只好先回城。

余顧南先到稻香飯館吃飯。飯館內之食客均是一臉愁容，大概在金兵威脅之下，無人覺得輕鬆，是以一反常態，竟無高談闊論，歡笑呼叫之聲，有者亦只是交頭接耳，搖頭唏噓之態。

余顧南匆匆塡飽肚子便返回客棧，那三名四旗會探子尚未回來，他雖在山東住了幾年，但向來隱居嶗山，兗州地界不識一人，無從打探消息，沒奈何只好運功調息，打發時間。

到亥時，與余顧南同房的許城才帶着幾分醉意的走回來，余顧南忙問道：「小許，可探到甚麼好消息？」

許城道：「余護法，待屬下洗個臉再向你稟告。」他用冷水洗了臉後，精神稍振，又道：「屬下姑姑住在兗州城內，他大兒子也即是我表哥，下午剛自益都府趕回來，說那裡之糧草已收集好，金兵經已上路。」

余顧南目光一亮，道：「如此豈不是很快便到此？」

「我表哥騎快馬上路，金兵押着糧草，速度自然較慢，但除非路上有躭擱，否則三天之後，便應到此。」許城問道：「護法，你看咱們該怎辦？」

余顧南道：「快把老劉和小梁請過來商議。」許城立即到鄰房，把另外兩個探子喚來。

余顧南開門見山地道：「你們三個都是附近人氏，地形最熟悉，可有何高見，另者是否亦探到消息？」

一個三十左右年紀，外表看來十分沉穩踏實的漢子道：「余護法，屬下亦探到些金兵之行動及消息，但與糧草毫無關係，兗州離濟州城頗近，那裡又屯了不少金兵，因此屬下建議在他們未至兗州之前半路動手。」

「有理，」余顧南回頭又問道：「小許，令表哥之話是否可靠？」

許城忙道：「我表哥人頗踏實，不是誇誇其談之輩，他的話絕對可信，且他朋友衆多，消息靈通。」

「可知押送糧草的金兵有多少人？糧草有幾車？」

許城道：「據表哥沿途所見，押運糧草的金兵，只有二三百人左右，糧草共裝了三十多車。」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回望道：「小梁，你漏夜離城，立即去通知楊沐陽，着他先領精英，火速趕去城東北二十里處，副總舵主則押大軍隨後趕來。」小梁應聲而去。余顧南又道：「今夜就至此為止，明早咱們去勘查地形。」

次日一早，三人吃過早飯便聯袂出城，沿官途往東北方走去。為了爭取時間，三人走得很快，一個上午便走了二十多里路，直至此處，地形方稍有起伏，但余顧南仍不滿意，吃了乾糧，略事休息，便繼續上路。

又再走了七八里路，見官途兩旁有山坡，有樹木，余顧南大喜，道：「咱們就在此處埋伏，老劉，你立即去找楊沐陽，通知他領兵來此，不得有誤。」老劉應聲而去。

余顧南和許城又在附近走了一匝，詳細看了周圍之地形，又初步訂了計劃，才施施然回城。

許城在兗州有許多親戚，回城之後又去串門子，待他返回客棧，帶來了許多暗器。「護法，這些東西，劫糧時又可大派用場。」余顧南大喜，蓋金兵一至，便不許兵刃舖營業，要買暗器，可也得有門路。

第三天，人吃了午飯，又備了許多乾糧食水，然後出城，待黃昏時便到達目的地，余顧南道：「小許，你且留在此處，待我北上看看金兵押糧隊到了否！」他看天色向晚，路上無甚行人，便展開輕功馳去。

他一口氣跑了十多里路，猶未見有金兵，氣力稍衰，便放慢速度，繼續北上，一直走至酉牌時分，仍未見金兵，心中半憂半喜，憂的是怕許城表哥之消息不確，喜的是金兵尚未至，則楊沐陽便可能趕得及來到。

余顧南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盤膝於地，運功調息，剛運行了三個大周天，忽傳來一個馬蹄聲響。

余顧南吃了一驚：「莫非金兵已到？」當下散功由地上躍起，奔至路旁，只見兩匹馬自遠而至，天色灰暗，直至那兩騎人馬到身前，余顧南方認出前面那個人，脫口呼道：「辜行難兄！」兄字尾音未了，人已躍出。

馬上騎者用力勒住馬匹，馬兒吃痛，人立而起，希聿聿地一陣長鳴，但馬上騎者如紙張一般被粘貼在馬背上。

「閣下是那條線上之朋友？」

「在下余顧南。」

馬上騎客聞言叫了一聲，自馬背上跳了下來，返身跑過來，道：「原來是余大俠，想死辜某了，大俠近年來絕跡江湖，想不到在此相遇。」原來此人乃「血骷髏」之老二辜行難，另一個則是其手下施進才。

余顧南微笑道：「在下近年來，一直隱居在嶗山，你們三兄弟近來如何？」

「最近幾年咱們弟兄也較少活動，直至去年方有意大幹一番。」

余顧南訝然問道：「這是為何？」

「爲了金兵。」辜行難道：「金兵入侵，犯我大宋百姓，又豈能坐以待斃？大丈夫男子漢，此際國家有難，理當揭竿而起，幹一番事業。」

余顧南大喜。「血骷髏果多是熱血之士，余某佩服之至，其實余某亦是爲金兵方離嶗山，辜二當家匆匆而來，欲去何方？」

「辜某探得金兵押糧將至，因此趕着回去向大哥報告，余大俠一起走吧，大哥他們離此只有十來里地。」辜行難着施進才下馬。「把馬讓給大俠，你慢慢回來。」

余顧南也不客氣，躍上馬背，與辜行難聯袂前進。兩人在路上交談起來，方知道血骷髏亦有意搶劫軍糧，余顧南脫口道：「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咱們也打那批糧草的主意。」

辜行難微微一怔，問道：「你們？大俠，你跟誰在一起？」

余顧南心頭一動，心中有了計較，乃將四旗會之成立經過說了一遍，最後方道：「彼此均是爲了打金兵，何不合在一起？如此力量也較大。」

辜行難沉吟道：「此事非同小可，須徵得大哥及衆弟兄之同意，何況錢無我亦未必歡迎。」

「錢總舵主不是小氣之人，且宗旨一致，豈會不歡迎。」余顧南心想若四旗會能得血骷髏之助，當眞如虎添翼，心花怒放。「咱們合在一起，還怕甚麼金兵金將。」

辜行難不置可否，雙腿一挾馬腹，馬兒標前，轉進一條小路，余顧南連忙隨他前進。時天色已濛濛亮。路上突然傳來一道吆喝：「血染千里！」

辜行難答道：「金兵滾蛋！」一路無阻，直至一座小莊方見到莊口站着幾個大漢，一見到辜行難都稱二哥。辜行難邊下鞍邊道：「快通知大哥，說余大俠駕到。」回首又作了個肅手姿勢，請余顧南進莊。

未幾至一大屋，兩人剛至，大門已打開，只見裡面搶出一個身穿黑長袍的漢子來，可不正是「血骷髏」之老大薛滿地？余顧南哈哈笑道：「老大，你怎地不穿紅袍，改穿黑袍？」

薛滿地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如今已經退出江湖，還是收斂一點的好，余兄弟，你怎會來此？啊，快上廳再慢慢敘！老二，叫老穆弄幾個小菜來，咱們跟余兄弟歡敘一下。」

當下進廳分賓主坐下，余顧南先將自己此刻目的說了一遍，然後又邀「血骷髏」加入「四旗會」。薛滿地沉吟良久方問道：「余兄弟，你認爲錢無我能容納咱們？」

「應無問題，錢氏兄弟一心只求驅逐金兵。」

薛滿地又問道：「如此公孫錦又如何？」

余顧南未答，薛滿地道：「他原是宋軍，看不起咱們這種人，再者，薛某加入四旗會，他們給我甚麼職位？須知薛某不在乎名義，但下面的弟兄恐會不服，論武功及服從性，不是薛某誇口，咱們還未將貴會放在眼中。」

辜行難接口道：「別以爲咱們退出江湖四五年，但每日仍在練兵，而且如今已發展到一百零八騎。」

余顧南道：「如此更好，相信兩位都知道合則强，分則弱之理，大家均爲驅逐金兵，又非爲名義。」

薛滿地誠懇地道：「余兄弟，瞧在您的份上，薛某也得考慮，但看來困難重重，不過只要他們歡迎，一切均好商量。」

辜行難亦頷首。「彼此不妨談談，眞不行的話，咱們再抽兵退之尚未晚也。」

余顧南又問：「是次你們劫糧是爲何？」

辜行難道：「一是打擊金兵，二是解決自己之口糧，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余顧南再問：「但敝會也需要這批糧草……」

辜行難道：「金兵沿途收集糧草，共有三十多車，咱們要三分一，你們要三分二如何？」

余顧南一口應允。「金兵距此尚有多遠？」

「由於他們沿途收集糧草，估計須兩三天方能到達，咱們尚來得及慢慢佈置，金兵共有三四百人押運，持有許多長箭，這是他們厲害之處，爲避免損傷太大，咱們還須從長計議，而且要施突襲！」辜行難將一張地圖舖開，詳細說出其計劃來，他不愧有智多星之稱，把作戰中可能會出現的情況都料到。

至此余顧南知血骷髏成員，每人尚有一具籐盾，設備完善，也有弓箭隊，心中不由忖道：「難怪他們不大願意屈居錢氏之下，論實力，四旗會人數雖較多，但戰鬥力却大大不如。」

一位大漢把酒菜端上來，薛滿地道：「余兄弟，坐下來喝兩杯。」

余顧南問道：「樓三哥因何不見？」

辜行難道：「咱們亦有心跟金兵周旋，是以派他去招兵買馬。」

余顧南問道：「你們準備招多少人？」

薛滿地道：「兵貴乎精，不在乎多，余兄弟，貴會弟兄甚麼時候能趕到？」

「明天不到，後天亦必定能趕到，第一批是由楊沐陽率領，大軍由公孫錦統領。」余顧南道：「就照辜二哥之計劃進行，是次幸好讓我碰到辜二哥，否則能否成功尚在未知數。」他斟了一杯酒，先敬辜行難，再敬薛滿地。

薛滿地喝了酒之後，便道：「咱們不談公事了，先敘舊情。」當下各自說出洛陽別後之情況。原來「血骷髏」自那一役之後，也有點意興闌珊，人馬便駐在此安家落戶，直至金兵開始南

侵方有再起之意。

三人邊吃邊談，樂也融融，一個時辰之後，方將殘羹收拾去，換上香茗。余顧南呷了一口茶，道：「很久沒這般高興過，今日與兩位重逢，眞乃快慰平生。」他又坐了一陣方長身告辭。薛滿地和辜行難要挽留他，但他去意已決，薛滿地沒奈何，只好送他出去。

辜行難道：「余大俠，那匹劣馬便贈與你代步吧！」余顧南上了馬之後，便向兗城方向馳去，至午前方見到許城。

許城又驚又喜地道：「護法，屬下見你走了一夜，沒有消息，正想去找你哩！」余顧南方將巧遇辜行難之經過扼要地告訴他。

許城道：「照他這樣說，咱們的人必定可以趕到，是次還有貴友相助，必可成功，眞是天助我四旗會。」

余顧南忽然問道：「小許，假如他們要加入四旗會，你看有沒有問題？」

許城微微一怔，反問：「敝會不是隨時歡迎有志驅逐金兵之宋人加入麼？怎會有甚麼問題？啊，對啦，莫非他們想當總舵主？」

「人家倒沒這個意思，就擔心副總舵主沒有容人之量，蓋血骷髏的弟兄實力在咱們之上，又是久經訓練，三位頭領武功又高，你總不能讓他們當個掌旗使吧？」

許城抓抓頭皮，道：「這個你得跟總舵主商量一下。」

余顧南聽他這樣說，也覺得事情非自己所想像般簡單，揮揮手道：「咱們且坐下來休息，等候楊護法吧！」許城乃將乾糧取出來，分與他吃。

許城十分乖巧，趁有空閑時，便磨着余顧南授他刀法，余顧南閑着無事，悉心指導，直至次日午後，余顧南突然聽到響聲，跑上山坡瞻望，果見楊沐陽帶着人馬自西奔來，忙下山迎上前。

楊沐陽一見到余顧南便問道：「余大哥，金兵之押糧軍經過否？小弟沒有延誤戎機吧？」

「還未到。」余顧南將他拉到一旁，仔細將巧遇辜行難，以及血骷髏亦欲劫糧之情況說了一遍。「不過他們答應將三分之二之糧草歸咱們。」

楊沐陽道：「有他們百多人爲助，成數更高，風險更低，能得三分之二，化得來，他們準備在何處動手？」

余顧南又將辜行難之計劃說了一遍。「愚兄認爲他的計劃頗妥善，且他們熟悉地形，又有籐盾軍以先鋒，咱們還是聽他的爲上。」

楊沐陽道：「大哥認爲可行，小弟絕無意見。」

「如此甚好，咱們如今便先去他們那裡吧，一則可進一步了解，二則有個地方休息。」

余顧南回頭交代了許城，仍着他留下來等候公孫錦之大軍，自己則親自引他們去血骷髏巢穴。余顧南回頭看看義軍，均身形瘦削，面有菜色，更希望血骷髏能加入四旗會。

楊沐陽見余顧南不語，訝然問道：「大哥你有何心事？」

余顧南將自己之希望告之。「薛滿地有所顧忌，依兄弟之見如何？錢氏兄弟會不容他們麼？」

「這倒不會，因爲小弟深知其性格和爲人。」楊沐陽道：「只擔心公孫錦一個，當然若薛滿地肯屈居其下，問題便不大。」

「即使薛滿地位居其上，他亦應該接受方對，所謂有德者居之，論武功，論威望，論才能，薛滿地均在其上。」

楊沐陽笑道：「但公孫錦可能認爲他們均是烏合之衆，他才是將才，懂得行軍佈陣之術。」他頓了一頓又道：「依小弟之見，最好是能爲盟友，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反可相安無事。」

「有理，」余顧南道：「既然如此，在總舵主及副總舵主之前便不要提及。」

天色向晚，大軍方到達血骷髏紮居之村莊外，放哨的弟兄認得余顧南，一邊放行，一邊先至內通報。俄頃，即見薛滿地、辜行難及樓師逵統人迎接。樓師逵一把摟住余顧南。「余兄弟，您想煞小弟了。」

余顧南道：「樓三哥幾時回來的？」

「今早方到，老二便告訴我，說您……」

薛滿地斥道：「老三，人家遠來，還不先讓客人到廳內喝茶。」

樓師逵敲敲自己的腦袋。「我眞是糊塗了，快請！」楊沐陽安頓了義軍方隨他們進大廳，分賓主坐下，余顧南爲他們介紹。

楊沐陽笑道：「大哥忘記了，洛陽之戰，薛當家曾爲咱們漢人爭光，小弟也在場，何須你介紹！」

薛滿地道：「說來慚愧，薛某只是運氣好一點，若由我對付金砵法王，必定要讓天下英雄受辱，楊少俠年紀輕輕，却能將對方玩弄於股掌之間，薛某佩服之至。」

「該說慚愧的，應是在下。」楊沐陽道：「在下只憑小聰明施拖延戰術，希望齊雲高前輩能趕得及出現……下三濫功夫，實在不足道哉。」

樓師逵睜着一對眼睛，高聲道：「誰說這是下三濫的技倆？想得出的人，還得有不怕死之勇氣，俺老樓對你亦五體投地，你這朋友俺是交定了。」楊沐陽忙謙虛一番。

時剛值晚飯時刻，薛滿地本就準備替樓師逵接風，當下加了兩雙筷子，五個人一起入座，酒過三巡，樓師逵興緻勃勃地道：「這次俺出去，召集三十多個大漢，資質甚好，稍加訓練，讓他們心中有『血骷髏』，便可與舊人摶成一股。」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戈堡主派去監視廢園的三太保，在野店遇上白衣女三人，其中太保于世爭，見到白衣女驚爲天人，神魂顛倒，當夜更單獨入廢園欲尋找其芳踪，終於遇上白衣女，爲試其眞誠便叫他去殺十郎，目的是想其送死，但爲隱伏的十郎聽到，誤會其欲借刀殺人，其實事前白衣女已用「絕陰指」暗傷于世爭，但十郎並不知情，當其欲証實眞僞時，被其殺死的于世爭的屍體已經不見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嫁禍白衣女　銀簪破迷藥

湯十郎把早飯弄好，盛了一些送到前面。

桂月秀已在門樓下面等着他了。

「你來了。」

湯十郎把吃的送過去，笑笑，道：「姑娘，快吃吧，趁熱吃。」

桂月秀雙手去接木盤，順勢還在湯十郎的面皮上輕輕的吻了一下。

湯十郎怔住了。

湯十郎也發覺，桂姑娘吻了他以後，立刻也滿面桃花似的羞低了頭，回身便進去了。

湯十郎至少楞了一陣子，方才摸着被吻的面皮，回身往側面走去。

那處矮牆有缺口，他從缺口處走出左家廢園。

湯十郎愉快極了，他又學着鳥兒叫。

他只要高興，便不由自主吹起鳥叫聲來了。

* * *

繞過矮林，出了那大片竹林，湯十郎遠遠的便看到那家野店了。

野店中這時候有灰煙冒出來，湯十郎快要走過野店了，忽見一個大漢從房後提着褲子走出來，湯十郎一看便知道這大漢剛拉過尿。

那大漢也看到湯十郎了。

「嗨！」大漢帶幾分吃驚的叫。

湯十郎還以爲大漢對他打招呼，正欲回答，却發現野店中又跳出一個黑面大漢。

兩個大漢併肩站，四隻眼睛盯緊了湯十郎看。

湯十郎可以從二人的眼神中發現二人不懷善意，既然如此，這招呼便也免了。

他半低頭的往河邊走，野店中傳來女人叫：「喂，一大早有熱麵吃，你不進來吃一碗呀！」

湯十郎回頭看，見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向他招手。

湯十郎回頭搖手，那意思是他不吃。

那女人却要追湯十郎，就好像從前狄家兄弟硬要湯十郎吃東西一樣。

湯十郎立刻回頭，他拍拍肚子，道：「你別叫了，我剛才吃過了。」

那女人故作驚訝的道：「剛剛？你說笑，這附近又沒有人住的地方，你小兄弟在甚麼地方吃過了？」

湯十郎道：「我帶着乾糧，我吃過了。」

那女人看看湯十郎，笑笑道：「進門喝杯酒如何，天太冷了呀！」

湯十郎說：「這麼辦，我很快回來，你爲我熱上一壺酒，我進城辦了事回來吃。」

那女人忙點頭，說：「好，就這麼說定了，我這就進去替你熱上一壺二鍋頭。」

湯十郎並未注意女的，他只冷眼望向兩個紅面大漢。

兩個紅面大漢一直死死的盯着他

，盯得他心中很不舒服，就好像把他當成個怪物看似的。

湯十郎當然不知道，他昨夜殺死的那人，正是與這二人同一條綫上的。

不錯，這兩個紅面大漢正是莊懷古與劉大年。

這二人與野店中的兩個女人馬艷紅與林玉二人，夜來一陣天翻地覆之後，這也才剛剛起來，不料湯十郎就出現在這兒了。

湯十郎都出現了，那麼，昨夜他們的同件于世爭怎麼至今未回來？

于世爭的武功算得是一流殺手。

老爺子身邊的十三太保，個個武功高强，當年老爺子把十三人比做是沙陀王駕前的十三太保，江湖上提到戈家堡大殺手，多一半便是指的十三太保。

如今于世爭不見回來，而湯十郎却大搖大擺的從左家廢園方向走來，當然會引起莊懷古與劉大年的疑心。

那女的林玉，就是想把湯十郎拉進野店問這件事的，只可惜湯十郎不進去。

莊懷古沉聲對身邊的劉大年道：「劉兄，于世爭會不會有問題？」

劉大年道：「如果有問題，多一半也是失踪了。」

莊懷古道：「于世爭如果失踪，老爺子面前，咱們如何交代？」

劉大年道：「咱們能說他是去找那白衣女嗎？」

莊懷古道：「白衣女子神秘兮兮的，我看有點邪門。」

劉大年道：「這兒本就邪門，莊兄，且等那小子再回頭，必要時咱們抓他去見老爺子。」

莊懷古道：「老爺子叫咱們來幹甚麼的？」

劉大年道：「攔住咱們的人，不許他們擅自再接近左家廢園呀！」

莊懷古道：「既然叫咱們攔人，這小子咱們能動他嗎？」

劉大年道：「這小子不是也住在左家廢園嗎？」

莊懷古道：「他根本就住在廢園，只不過大家只裝做不知道罷了。」

劉大年指指遠去的湯十郎，道：「這小子快過河了，咱們等他。」

二人拍拍肩頭走回野店去了。

* * *

湯十郎走過橋，心中仍然在冷笑，等他回過頭來，野店門口的人已經不見了。

他心中在想，這兩個大漢的模樣，一看便知是玩刀的人物，因爲那四隻眼神夠凌厲嚇人的。

湯十郎又吹起口哨來了。

他才剛走過柳樹林，迎面來了一個人。

「哈……又見面了呀，哈……」湯十郎也笑了。

他笑着迎上前，雙手也抱拳，道：「老先生，咱們眞有緣，在下又遇上財神爺了。」

是的，湯十郎又與那灰髮老人見面了。

灰髮老人哈哈笑着，伸手拍拍湯十郎的肩頭，道：「小兄弟，一大早你又要進城嗎？」

湯十郎道：「去買些老山人參，別的不買。」

老人頭一仰，道：「喲，買人參吶，那可是需要很多銀子的呀！」

湯十郎道：「我還有，沒問題。」

老人再拍拍湯十郎，露出十分關懷的樣子，就好像老子關照兒子似的道：「小兄弟，看得出你並不富裕，如今還要上街去買老山人參，我問你，你打算買多少？」

湯十郎道：「少說也得買上三五斤。」他拍拍口袋，又道：「我有足夠銀子。」

老人呵呵一笑，道：「我問你，你把銀子去買老山人參，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笑笑，湯十郎道：「我省着用，一兩個月還過得去。」

老人道：「小兄弟，別省着用了，該吃該花儘管花用，人生幾何呀？」

湯十郎笑道：「那也得有啊！」

老人自懷中一摸，竟摸出一錠金子來了。

湯十郎的眼睛猛一亮，老人已把他的金錠往湯十郎的手上塞進去了。

湯十郎驚訝的道：「老人家，你這是甚麼意思？」

老人道：「爲了感謝你呀。」

湯十郎道：「感謝我？我又沒教你學鳥語，那是騙你的呀！」

老人道：「我感謝你，是因爲你幫我花銀子呀！」

湯十郎的嘴巴也張大了。

湯十郎伸手去取金錠，他急急的道：「不，不，我怎好收你的金子，這不可以！」

老人把手壓在湯十郎手背上，道：「小兄弟，你怎麼忘了，我有花不完的銀子呀！」

湯十郎道：「我無功不受祿，你一把年紀，我怎好再花你的銀子。」

老人哈哈一笑，道：「你幫了我好大的忙呀，只不過你不知道罷了。」

湯十郎道：「就因爲我幫你花銀子？」

老人哈哈一笑，道：「小兄弟，我有那麼一股子怨氣，憋了幾年了，好不容易有了紓解的時候，着實的叫我老人家爽快不少，所以我要找人幫我花銀子，小兄弟，你就成了我要找的人呀！」

湯十郎摸摸自己額頭，道：「眞奇怪，天底下還有找別人幫着花他銀子的人。」

老人道：「有，我就是呀！哈哈！」

老人笑着，轉身便走。

湯十郎愣然不知所以，他看着老人興沖沖一副十分愉快的走去，心中實在想不通，這老人爲甚麼會選上自己替他花銀子。

湯十郎摸摸袋中那錠金子，他拿在手上看了一下，掂一掂，自言自語的道：「十兩，十兩金子呀！」

* * *

湯十郎口袋中豐富了。

一個人的口袋中袋了幾十兩銀子，再加上十兩金子，這個人當然多金，尤其在那個年代裡，一分銀子吃飽飯的情況下，湯十郎幾乎算是富裕的人了。

湯十郎既然袋中多金，他便也大方的一口氣爲桂夫人買了五斤上好的老山人參。

湯十郎也爲他娘買了些吃用的，當然，少不了也爲桂月秀買了一支簪子，雖說是銀子打造，可是簪子上面鑲的那顆翡翠却綠得透亮，好看極了。

湯十郎把一應買的收在搭褳裡，他高高興興的出了順天府城往東行。往東當然是回左家廢園。

湯十郎愉快極了，他幾乎想仰天大笑。

當他剛出城，經過周家茶館門前的時候，忽見茶館中奔出兩個人來。

這兩個人湯十郎認識，他們是跟湯十郎學鳥語的。

兩個人上前拉住湯十郎不放手，其中一人急急的道：「你可出來了，大伙正找你了。」

湯十郎道：「二位，今天我有事呀！」

另一漢子道：「不行，今天你得進去，大伙都在找你，大伙的嘴唇快吹破了，就是不會學鳥叫。」

湯十郎道：「今天眞的很忙，改天吧。」

二人仍然纏住湯十郎。

其中拉住湯十郎不放手的，大叫道：「快來呀，教鳥語的人來了！」

於是，茶館內刹時走出七八個人來。

湯十郎一看，全是出銀子要學鳥語的人。

這些人一擁而上，團團圍住湯十郎。

「你可露面了！」這些人怎麼不再計較湯十郎住在左家廢園了？

「走，教咱們學鳥語。」

這其中還有那位大夫也在起哄：「年輕人，我叫兩聲八哥你聽聽。」

「吱吱啾啾啾，啾啾吱吱吱……」叫着，他自己也笑起來了。

湯十郎看了四週十一個人，有一半手中提鳥籠，這些人雖說閒情逸緻高，却也並非是惡人。

湯十郎心中想，何苦騙這些人的銀子？

當初只因爲他極需要銀子，才出此下策，如今銀子有的是，那錠金子折合成銀子，如今還有六七十兩在袋中。

湯十郎衝着圍住他的人笑笑，道：「各位，咱們先進茶館中，大伙聽我解說，如何？」

「好啊，先上課，後實習，大伙學鳥語。」

「對，咱們進茶館，茶資由我付。」

「我付，我請大伙喝茶。」

「誰也別請誰，快進去吧！」

眞是七嘴八舌，湯十郎聽得直搖頭，道：「進去吧，進去我再告訴各位。」

大伙像是當英雄般的把湯十郎擁進茶館中。

湯十郎走進茶館，他衝着周掌櫃一笑，一錠銀子塞在周掌櫃手中，道：「所有的茶資由我支付。」

周掌櫃托着銀子笑道：「太多了！」

湯十郎道：「多就上些乾果吧！」

大伙一見湯十郎出資，都不表同意，但見周掌櫃已把銀子收下，也就不再爭甚麼。

湯十郎見各人都已落座，他才又自懷中摸出一把銀子放在茶桌上。

衆人一看楞住了。

湯十郎却笑笑，道：「各位，我這裡的銀子是從各位手上借來的，如今一文不少，還給各位。」

大伙再一次楞住了。

那位大夫拉過一張椅子，坐在湯十郎身前，道：「年輕人，你這是甚麼意思？怎麼啦，不打算把你的絕藝傳授我們了？這未免說不過去吧？」他不怕惹禍上身了。

湯十郎笑笑，道：「大夫，你……」

却見另一人大聲道：「嫌銀子少嗎？沒關係，只要你開價，咱們大伙照付吧！」

湯十郎一看，大伙在點頭，不由一聲苦笑道：「各位，實不相瞞，我也只會學鳥叫，我和各位是一樣的，不會鳥語。」

他此言一出，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湯十郎的話，只因爲當初湯十郎表演馭鳥，令大伙已深信不疑。

大夫哈哈笑道：「年輕人，別逗了，你再是說謊話，也騙不過大伙的一雙眼睛，哈！」

湯十郎有些無奈何了。

這年頭，說實話不一定有人會相信，反倒是說謊騙騙人，別人以爲這是眞。

如果此刻湯十郎故技重施，他相信再弄上幾十兩銀子是一件十分輕鬆的事情。

湯十郎當然不屑於這樣做，一個多月前，如果他不是手頭一時拮据，他絕不會臨時立心去騙來銀子花用。

他如今已有的是銀子，在他的背後，那位神秘老人就是他的財神爺。

那位神秘老人，他有用不完的銀子，就好像他老人家爲財多而很煩惱似的。

湯十郎有財神爺撐腰，當然不在乎這些人的數十兩銀子，他要把銀子還給這些人。

他對各位擺擺手，笑道：「各位，我是說的老實話，這世上沒有人會和鳥兒對話的，我當然也不會。」

他看着大伙靜下來，遂又道：「古時候出了個公冶長，公冶長會鳥語，其實他只會聽鳥語，他也不會跟鳥對話。」笑笑，湯十郎想盡力解釋，「各位，我會學鳥叫，這是不錯的，至於鳥兒聽懂沒有，天知道！」

他此言一出，立刻有人追問，道：「喂，那你又怎麼叫鳥兒東歪西倒呢？」

隨之有人附和道：「是呀，你叫牠往東歪，牠就不會往西倒，這總不會是假吧？」

湯十郎道：「各位，我只能說，那確實是在下動了小小手脚而已。」

大夫猛一起，伸手拉住湯十郎，道：「年輕人，你還對我說過，我的鳥兒說我吵死人，這也是假的？」

湯十郎笑道：「不錯！」

大夫對大伙道：「他如此不夠意思，咱們再看他弄一次假吧！」

於是，大伙又把湯十郎圍在一張桌上了。

開茶館的周掌櫃也站在一張欖子上看熱鬧。

周掌櫃早就聽說過湯十郎的傳奇，這一回，機會來了，他當然要仔細的瞧瞧，他們怎麼不怕惹禍上身了？

這時候有人把一個鳥籠放在桌上，道：「好，你再弄一次假吧，讓咱們大伙瞧瞧。」

湯十郎拍拍鳥籠，笑道：「各位，我如果不把指頭指着鳥，這鳥一輩子也不會聽我的。」

大夫立刻問：「爲甚麼？」

湯十郎哈哈一笑，道：「各位不用這鳥兒了，你們且看這桌上的茶碗吧！」

大伙把目光移向茶碗，湯十郎伸右手，食中二指併擧，緩緩的指向兩尺遠的茶碗。

他運起氣功指來了。

這一回他用了三成功力。

他曾以「氣功指」撥弄籠中鳥兒，那時候他只用了一成功力，怕的是力道捏不準，出手不太穩，把籠子裡的鳥兒戳死就不妙了。

如今他指的是茶碗，他用了三成功力。

「嘟嘟！嘟嘟！」桌上茶碗被他推得嘩拉响，却也把所有的人嚇了一跳。

湯十郎哈哈一聲笑，他撥開衆人要走了。

他把銀子留在桌子上，却見那大夫上前拉他衣裳，道：「年輕人，你不能走！」

湯十郎道：「爲甚麼？」

大夫道：「你不該掃了大伙的興。」

湯十郎笑笑，道：「我把銀子還你們了。」

大夫道：「銀子不重要，你得留一手教教咱們大伙。」

衆人立刻又附和着，道：「對，教咱們你的指上功夫。」

湯十郎道：「各位，這是功夫，那得苦練方成！」

衆人又是一陣喧囂，那位大夫道：「年輕人，你只把學習的竅門告訴大伙，咱們回去自己練。」

湯十郎心中想，這些人眞的吃飽飯沒事幹，也罷，整整他們也無妨。他這才明白，原來這些人發現他會武功，想改學武功了。

湯十郎笑着坐下來，他對茶館伙計道：「去，找一塊磚頭來！」

不用找，門口就堆了一堆紅磚頭，那伙計取來一塊交給湯十郎。

湯十郎拿着磚頭站起來，道：「各位，想學我的功夫，首先要以指戳磚頭，你們看我的。」

只見湯十郎右手中指抵在那塊磚頭上，他力貫右臂，氣通中指，對準磚頭就是猛一頂。

「噗叱！」湯十郎的指頭洞穿過磚頭，就好像戳穿紙一張。

大伙一見，立刻一個滿堂彩。

湯十郎放下磚頭拍拍手，笑道：「各位，你們就這麼每日練習戳磚頭吧！」

他又要走，那大夫又拉住他問：「要練多久，才像你一樣？」

湯十郎道：「只要功夫深，鋼樑磨成繡花針，你們回去戳磚頭吧！」

有個年輕的問道：「每天怎麼練呀？」

湯十郎道：「五更天氣清，可練半個時辰，睡前濁氣重，也應練半個時辰。」

大夫再問：「你這一回不是對咱們大伙開心吧？」

湯十郎道：「大夫，你若不相信，就去玩鳥吧，哈……」

湯十郎再一次撥開圍着他的人羣，笑容可掬的往門外走去。

再也沒有人出手攔他了。

湯十郎走了，銀子又分給當初想學鳥語的人，只不過，這些人把銀子分了以後，立刻出了茶館的門，他們在門外面，每人拾了一塊磚頭，興冲冲的回去了。

當然是回去練功夫。

* * *

湯十郎根本不想再去那家野店。

他打算繞道行，只可惜這兒只有一條橋，湯十郎非走那條木橋不可。

他走過木橋抬頭看，心中猛一楞，因爲野店門口有個女人在坐着。

天空的陽光照下來，半暖不暖的

會晒得人打瞌睡。

門口的女人未合眼，她還把眼睜得大大，因爲，她發現湯十郎從小河方向來了。

兩隻手臂擺呀擺，細柳腰兒扭呀扭，那女人直衝着湯十郎便迎上前去了。

湯十郎逃避不了啦，他哈哈的笑：「幹甚麼？」

那女人的尖指頭指着湯十郎道：「喲，你忘了大清早你說了甚麼話呀，小兄弟？」

女人站在路中央，湯十郎也站住了。

他反問那女人，道：「我說過甚麼話呀？」

女人尖聲一笑，道：「貴人多忘事，是不？」她手指湯十郎又道：「你叫我把酒熱上，等你回來吃的啊，怎麼樣，你難道眞的忘了？」

湯十郎哈哈一笑，道：「我說過這話的，走，我進你店中去吃酒。」

他此言一出口，那女人就要伸手拉，湯十郎却閃身一邊躲，而且閃得令那女人吃了一驚。

那女人心中想：「這小子是高手，竟然閃過我的『神仙一把抓』呀！」

她緊走三步才跟上，口中哈哈笑道：「小兄弟，你一定餓壞了吧，快進去，鍋裡留有鮮肉包，你渴了吧，剛熬的綠豆稀飯你喝幾碗。」

湯十郎笑而不回答，大步走進野店裡。

這時候，野店中坐着三個人——兩男加一女，正是莊懷古與劉大年二人。

這二人中間還坐着一個女的叫馬艷紅。

三個人見進來的是湯十郎，兩個男的不理會，他二人對碰杯子喝着酒。

馬艷紅站起來了。「喲，這不是早上過路的客爺嗎？快進來烤烤火，熱熱脚，化雪天外面冷得慌呀！」

湯十郎笑笑，拉過椅子坐下來。

他肩上的搭褳擱在桌面上，笑對身邊二女，道：「吃的喝的你們送來吧，我吃喝完了要趕回去的。」

馬艷紅立刻去灶台，刹時間又是吃的又是喝的，一股腦兒全送上來了。

吃的東西冒着煙，湯十郎取過一個包子塞往口中，那林玉已爲他倒酒了。

酒也是熱的，湯十郎吃了四個包子，他舉手去拿酒杯，正欲仰頭喝下去，忽然看見二女對他哈哈笑。

湯十郎心中一緊。

他想着，過去這兒住的兩個大漢，兩人是兄弟，幹的都令他不敢苟同。狄家兄弟同附近的兩個女人有一手，然後這二人失踪了，顯然這裡的人有問題。

這二女爲甚麼總是要他進店來吃酒？

湯十郎不由的望向莊懷古和劉大年二人，他發覺二人似乎在冷笑。

湯十郎把酒杯放下了。

他自懷中取出他在府城買的那支銀簪，對二女笑道：「你們看，這支銀簪好不好？」

馬艷紅笑着伸手去接，口中嘖嘖直叫好，「這是買給誰的呀？」

湯十郎道：「當然是買給我心上人的呀！」

馬艷紅道：「眞可惜，原來你已有心上人了。」她把銀簪交回湯十郎，道：「還你。」

湯十郎道：「聞得銀器會變色，我試一試。」

說着，他把銀簪往酒杯中插去。

湯十郎看得清楚，那銀簪未變成烏黑色，這表示酒中無毒，他巧妙的這麼一試，心中便釋疑的要喝酒了，不料那支銀簪却慢慢的由白變黃。

湯十郎一瞪眼，他卻不立即把事情揭穿。

他曾聽他娘提過，銀簪試酒有兩種，銀簪變黑是劇毒，銀簪變黃乃迷魂藥。

湯十郎的思考十分快，只不過眼工夫，他心中已經明白了。

慢慢的，他放下酒杯，道：「這幾天不舒服，酒不吃了，我吃包子。」

兩個女子相互一望，便在這時候，莊懷古舉着酒杯過來了。「這位兄弟，咱們萍水相逢，也算有緣，我敬你一杯。」

湯十郎抬頭一笑，道：「可惜我不能飲酒。」

莊懷古拉把椅子坐下來，道：「我不勉强，你兄弟不喝，我喝。」

莊懷古放下酒杯，伸手去拍湯十郎的左臂。

他好像親熱似的，但當他的右手掌搭上湯十郎手腕上的時候，湯十郎頓覺如被千斤石壓住一般。

湯十郎抽回手，但他未抽動分毫。

莊懷古却嘿嘿笑了。

湯十郎也笑，却是苦笑，他不運勁去抗衡，他要看看這位紅面大漢想幹甚麼。

莊懷古笑了幾聲，道：「兄弟，你住在左家廢園，對不對？」

湯十郎道：「你問這些幹甚麼？」

忽見劉大年也走過來了。

劉大年的一掌按在湯十郎的右肩上，湯十郎的身子一沉，他坐的椅子卡卡响。

那當然是承受大壓力才會發出來的。

莊懷古又道：「兄弟，你很機靈嘛，迷魂湯不喝，就這麼想走？」

湯十郎道：「二位，你們這是幹甚麼？」

莊懷古道：「有件事情想問問你。」

湯十郎道：「二位，你們用强？」

劉大年嘿嘿一笑，道：「我們一向都是這樣，小兄弟，你住在左家廢園，這一點我們已知道。」

湯十郎道：「知道還問我幹甚麼？」

劉大年道：「你爲甚麼住在左家廢園？」

湯十郎道：「住在廢園不花房租銀子呀！」

劉大年對莊懷古道：「這小子眞滑頭，咱們得加把勁使些力了。」

莊懷古點點頭，二人的掌力加重了。

湯十郎也暗中運力了。

湯十郎把內力以氣功分別抵在肩頭與腕，這樣他便可以把兩股壓力阻擋於無形。

江湖上能把氣功分開運行的人實在少見。

江湖上早就有人把氣功匯聚在體內，有的可從皮上觀看到一塊青黑的皮肉，刀槍不入，且可承受千鈞之力，如果有人能把氣功分成兩處，這人便是高手中的高手。

湯十郎便是這樣的高手。

他不動聲息的看着這二人，然後，他搖搖頭，才慢吞吞的道：「二位，你們能不能鬆手？」

莊懷古哈哈笑道：「能，等我們話問完了，便自然把手拿開。」

劉大年也加上一句，道：「小兄弟，你可得坦白呀，否則你會殘廢的啊！」

他的話湯十郎很相信，因爲如果換是一般人，只怕早就「哎喲」叫着吃不消了。

湯十郎不會求饒，但他却想知道這二人想問些甚麼。

他也稍稍緊皺眉頭，看起來他好像有些吃不消的樣子。

湯十郎道：「二位想知道些甚麼？」

莊懷古道：「你們在廢園幹甚麼？」

湯十郎道：「住不花房租的房子，我娘愛清靜嘛！」

莊懷古嘿嘿冷笑道：「不怕有鬼嗎？」

湯十郎道：「我們並未看到甚麼鬼怪，我娘對我說過，這世上人比鬼可怕多了。」

劉大年一咬牙，叱道：「放屁，這世上沒有人不怕鬼，有幾個人怕人的？」

湯十郎道：「可是，廢園中眞的沒有鬼呀！」

莊懷古道：「那我問你，昨夜裡廢園中可有甚麼動靜發生？比方說有沒有人去過？」

湯十郎心中立刻明白，原來那個被他殺死的人與這二人有關係。

他乾乾一笑，道：「半夜裡好像聽到一叫聲，後來就再也沒有聽到了。」

劉大年急問：「甚麼聲音？」

湯十郎道：「狼叫聲。」他看看對面站的兩個女子，又道：「這地方有野狼，你們在此多加小心啊！」

他指的當然是色狼，但湯十郎却不知道，她們原本就是同一路人物，那林玉與馬艷紅二人，就如同石中花與白玉兒一樣，她們也可以稱做狼。

色狼不一定就指男人而講，女人中也有色狼呀。

莊懷古却立刻又追問湯十郎，道：「除了狼叫之外，還有甚麼動靜？」

湯十郎道：「別的甚麼也沒有了。」

劉大年道：「你沒有出去查看？」

湯十郎道：「左家廢園常有怪聲，我聽慣了，我蒙頭睡我的大覺。」

劉大年道：「你睡得着？」

湯十郎道：「我爲甚麼睡不着？」

莊懷古道：「我們有個人失踪了，小兄弟，你可曾碰到甚麼人嗎？」

湯十郎忽然想到白衣女來了。

白衣女指示那大漢去殺他，他爲甚麼不給白衣女也添些麻煩？

湯十郎故意低頭想一下，然後一瞪眼，道：「啊，我倒忘了，左家廢園附近有位白衣女子，是否這白衣女子知道你們那個失踪的人，我就不清楚了。」

莊懷古猛一怔。

劉大年沉聲道：「莊兄，話入正題了，敢情于老弟找上那白衣女子了。」

莊懷古道：「莫非白衣女把于世爭留下來了？他娘的，于世爭眞有一套。」

劉大年道：「我却並不這樣想，也許白衣女把于世爭給做了。」

莊懷古道：「我不相信，于老弟非豆腐做的，他的武功我清楚。」

劉大年道：「莫忘了，于世爭的毛病就犯了刀災，他太好美女了！『色』字頭上一把刀哇。」

他頓了一下，又道：「那白衣女身邊的兩個跟班也非等閒之輩，只怕……」

湯十郎忽然高聲道：「二位，你們盡在討論着，也該把你們的手移開了吧，在下吃不消了。」

劉大年嘿嘿冷笑，道：「小子，你們住在左家廢園，絕非爲了省房租，說吧，你們甚麼目的？」

他暗中又在加壓力了。

湯十郎這才明白，這二人也是難纏的人物，如果想離開，只好猛一抖了。

猛一抖，那是脫困最好辦法，否則，他只有乖乖的等着二人盤問下去。

就在莊懷古正要再追問甚麼，湯十郎突然暴喝如雷：「去！」

他右腕猛抽，右肩疾縮，兩個動作合併起，人已站在半丈外了。

這動作來得很突然，兩個女的往門口攔，湯十郎似游魚般的走出門外

了。

莊懷古楞住了，他瞪眼有些不相信。

劉大年想抽刀，卻被莊懷古止住了。

這二人未去追湯十郎。

馬艷紅却大聲喊：「喂，你吃包子沒給錢吶。」

湯十郎只裝沒聽見，他走得更快。

馬艷紅想追上去，林玉却拉住她，笑道：「馬大姐呀，他不上咱們的當，你想同他上床，都得等下一次了。」

原來馬艷紅果然在那酒中動了手脚，湯十郎差一點上了她的當。

莊懷古半晌才沉聲道：「這小子深藏不露，咱二人算是被他瞞得可憐。」

劉大年道：「難道他練過甚麼金剛大法的？」

莊懷古道：「不論他練過甚麼絕世武功，如果我全力爲施，他絕難逃過我的『鷹爪斷脈功』。」

劉大年道：「這小子不簡單，是我們太大意了！他……他並未反擊。」

兩個女的走進來了。

馬艷紅走到莊懷古身邊，伸手抱住莊懷古的脖子，道：「走了，走了，走了就算了，咱們喝酒吧。」

劉大年拉過林玉也坐下來，四個人立刻又是打情又罵俏，把剛才的事全忘了。

馬艷紅喝過一杯酒，她起身，用力的關上野店的門，道：「開他媽的店，關門烤火取暖吧。」

林玉笑呵呵的在劉大年面上摸了一把，道：「咱們本來不是開店的，誰耐煩呀。」

劉大年笑笑，用力把林玉佳懷中一摟，道：「今天再看妳如何不喊我幾聲好哥哥，哈哈……」

林玉又摸摸劉大年，道：「你不也喊我好妹子呀，嘻！」

就在這時候，店外面有了人聲。是女子的聲音，而且十分清晰。

林玉猛抬頭，她對馬艷紅施眼色，那意思是要馬艷紅不必出聲。

馬艷紅已站起來了。

她也對林玉點點頭，却把一隻眼睛往門縫外望，不由得大吃一驚。

馬艷紅低聲在莊懷古的耳畔道：「正點子。」

莊懷古立刻過去看，他的面色一緊，對劉大年道：「劉兄，是白衣女三人來了。」

劉大年道：「快開門。」

立刻，馬艷紅把門拉開來了，便也看見白衣女三人就快到野店門口了。

馬艷紅笑笑，道：「喲！開門見喜呀，三位來得眞是時候呀。」

白衣女當先往野店中走，她身後面緊隨着齊姥姥與黑妞兒兩人。

野店中，莊懷古與劉大年二人舉杯喝酒，二人很自然，他們不看白衣女三人。

林玉揭開鍋蓋子，熱騰騰的肉包子她往大盤中拾着，口中直吹涼氣——包子太熱了。

在這樣的天氣裡，誰不想吃熱東西呀。

黑妞兒早走了過去，她搶過林玉手上的盤子，道：「我自己端。」

黑妞兒不但奪過盤子，而且自己先取了一個塞進口中，一邊吃，一邊把盤子放在白衣女面前。

黑妞兒對白衣女點點頭，道：「包子乾淨，小姐吃吧。」

她的話當然是指包子餡中沒毒藥。

白衣女伸手取過一個包子，她看了一下，咬了一口便不再吃了。

齊姥姥道：「多少妳也吃幾個，餓壞身子怎麼得了。」

白衣女道：「我吃不下，姥姥，妳們吃吧。」

便在這時候，那莊懷古與劉大年站起來了。

兩個人大步跨到白衣女附近，却被黑妞兒攔住了。

「你們幹甚麼？」

莊懷古抱拳，道：「有件事情，要在你們小姐面前請教。」

黑妞兒道：「甚麼事？」

莊懷古道：「妳請讓路。」

他出手，却是醉拳十八推中的「半推半就」。

黑妞兒不閃讓，雙掌來了一個「拂花問柳」，她把莊懷古的掌勢化解了。

莊懷古「噫」了一聲，全身而上，看上去他是走向白衣女，却是對黑妞兒遞了三掌，還在下面勾了一腿。

黑妞兒冷笑一聲還擊，莊懷古就是沒佔便宜。

劉大年伸臂去擋黑妞兒，齊姥姥站起來了。

「有甚麼話要問，開口便是，不用過來了。」

莊懷古一聲哈哈，道：「這位美麗的姑娘，我們有個伙伴，昨夜突然失踪了，不知姑娘可會看到？」

白衣女不動，她甚至也不看莊懷古，却淡淡的道：「我怎麼會看到呀。」

這聲音美得很，莊懷古與劉大年聽得好舒暢。

劉大年冷冷道：「姑娘，呂祖面前吐心聲，眞人面前不說假，有人說是妳看到我們同伴的。」

白衣女的雙目一亮，道：「誰？」

劉大年道：「我們的同伴，被妳的美色所惑，他追你去了，然後便再也沒回來。」

莊懷古接道：「有個年輕人，說是妳見過我們同伴，怎麼樣，妳不承認？」

白衣女心中冷笑，她知道這一定是湯十郎說的。

她指使那人對湯十郎動刀，如今

湯十郎立刻報復，這未免也太快了。

她的心中帶着幾分苦澀，這是她說不上來的難過，湯十郎爲甚麼要這樣對付她？

白衣女一嘆，道：「二位，如果我看到你們的同伴，那位公子自然也看到了，你們怎麼不問他呢？也許你們的同伴是遭了那公子的毒手也說不定呀。」

白衣女的話，令莊懷古一怔，湯十郎只說左家廢園附近出現過白衣女，却未見白衣女殺人，這難道于世爭也與前些人一樣，不明不白的失踪了？

白衣女却站起來了。

「姥姥，咱們走吧，這裡很令人難受。」

齊姥姥鋼杖一頓，叱道：「連一頓飯也吃不好，小姐，咱們走。」

劉大年橫身一攔，道：「姑娘，我便實話實說，我們的那位同伴是去尋找姑娘妳，他至今未見回來，我們這是在等他呀。」

齊姥姥大怒，叱道：「可惡，無賴，退開！」

她出杖橫掃，杖風發出呼嘯，幾乎打中劉大年。

劉大年一個橫步閃，嘿嘿冷笑，道：「想打架嗎？老子是憑打架長大的。」

他要回手拔他的刀了，却又被莊懷古攔住。

莊懷古手一讓，道：「我這兄弟有些毛躁，對不住了，三位請。」

劉大年咬牙道：「莊兄，你……」

莊懷古看着白衣女三人離去，便對劉大年道：「劉兄，你難道忘了，當家的交代咱們，多用眼睛多用腦，少出手忌毛躁嗎？」

劉大年道：「莊兄，于老弟失踪了，咱們就這件事，怎麼向老爺子老交代？」

莊懷古道：「我已經有計較了。」

劉大年再看看遠去的白衣女三人，他坐下來就問：「莊兄，你有甚麼計較？」

莊懷古道：「咱們今夜悄悄摸進左家廢園，仔細的去查一查，也許就能發現些甚麼。」

劉大年道：「莊兄，你也忘了老爺子的交代？老爺子叫咱們三人守在左家廢園附近，不可擅自進去。」

莊懷古道：「這我知道，我是說，咱們悄悄進去，神不知鬼不覺，發現甚麼也不現身，不會出問題的。」

劉大年想了一下，點頭道：「都是于世爭，一個人失踪，却要咱們去冒險。」

莊懷古拍拍手道：「劉兄，咱們吃飽了睡大覺，養好了精神夜裡去看看。」

林玉開口，道：「看甚麼，左家廢園有鬼呀。」

馬艷紅也接上口，道：「大冷的天，有被窩不睡，跑去廢園看鬼呀。」

莊懷古道：「妳二人知道個屁，于世爭不比一般人，老爺子面前不好交代。」

劉大年道：「別說了，妳二人只管把被窩暖暖熱，等我們回來以後，好好的一同登巫山吧，哈哈……」

林玉吃吃笑了。

馬艷紅道：「可別一去也不回來呀，我的心肝。」

她這麼一聲叫，莊懷古冲着地上「呸、呸、呸」連三「呸」，道：「妳可眞會說，盡揀不吉利的話，娘的。」

馬艷紅却哈哈笑了……

＊　＊　＊

湯十郎與匆匆的繞道進入左家廢園，對於野店的不愉快事，此刻早已忘懷了。

他先奔進小廂中，湯大娘已問道：「老山人參買回來多少？」

湯十郎把搭褳擱在桌子上，伸手取過一大包老山人參，道：「娘，上好的老山人參，我一共買了五斤。」

湯大娘吃一驚，道：「你……把銀子花光，咱們以後的日子……難不成你再去當你的那塊玉珮。」

湯十郎笑着拍拍口袋，道：「娘，如今咱們不愁沒銀子，銀子有的是。」

湯大娘道：「你忘了你爹的話？」

湯十郎道：「娘，妳別操心吧，兒子遇上財神老爺了，哈！」

他把遇那老人的事，對湯大娘說了一遍，湯大娘也陷入迷惘了。

湯大娘不說話，湯十郎抱着人參往外走，當然，他還把那支銀簪也帶在身上。

湯大娘沒有攔湯十郎，她自言自語的道：「老人，老人，他會是誰？」

湯大娘雙眉深鎖，想不通那老人何許人也，只不過她相信一件事，天底下沒有那麼傻的人，會把金子雙手塞入別人懷中。

其實，她老人家還猜對了，天下是沒有那麼傻的人。

天下的人只有爲金子打破頭。

＊　＊　＊

湯十郎與高采烈的走到門摟下。

「桂姑娘，我回來了。」

小門「呀」的一聲打開了，俏麗的桂月秀半帶羞又半帶俏的閃身到了湯十郎面前。

「你回來了，老山人參？」

湯十郎把一包老山人參往桂月秀、手上一放，道：「拿去，一共是五斤。」

桂月秀驚訝的道：「一斤足夠了，何需五斤，你難道發財了？」

湯十郎笑笑，道：「姑娘，別爲銀子事費心了，我有的是銀子。」

桂月秀一笑，轉身欲走，湯十郎伸手拉住，道：「姑娘，我送妳一樣東西。」

桂月秀眨着妙眸，道：「你送我東西？」

湯十郎自袋中取出那支銀簪，道：「桂姑娘，這是我給妳買的，妳喜歡嗎？」

桂月秀接過一看，愉快笑道：「眞好看，這翡翠我很喜歡，你……眞好。」

她伸脖子，輕輕的吻上湯十郎一下，轉身往小房中走進去了。

湯十郎快樂的以手搓了鼻子一下，轉身便往後邊走，他還得爲四個人弄吃的了。

* * *

桂月秀走進門，急匆匆的打開那個粗布包，裡面果然是老山人參。

床上面，桂夫人已低聲的道：「出去看看，那小子走了沒有。」

桂月秀只把頭往外一瞧，立刻把小門關緊，道：「娘，他回後面去了。」

桂夫人指着大包老山人參，道：「阿秀，快！揀一根最粗最大的拿給我，快！」

桂月秀在五斤老山人參中挑選了一支最大的人參，匆忙的在茶杯中洗了一下，便交在她娘的手上。

桂夫人立刻往她的口中塞進去。

她那原本泛青的臉皮，不旋踵間，臉色好看多了。

她雙目微閉，盤膝坐起身子，那麼安逸的運起內功。

桂月秀就守在她身邊，好像很緊張的樣子。

桂夫人的臉色變得紅潤，變得好像年輕二十年的模樣，雙目緩緩的睜開來，那澹澹的眸芒，宛如清潭碧水，明亮極了。

她好像也不再喘息，不見咳嗽，伸出雙手，十指力握又伸展，發出咯崩崩響，那手背上便也顯出一條條青筋在蠕動不已。

那當然不是一根老山人參的作用，老山人參只不過幫助引導她的氣血暢流。

桂夫人本來習的是西域「蛤蟆功」，這種功夫應該是由男人學的。

桂夫人的丈夫桂不凡便練就一身蛤蟆功，這種功夫着重的是氣道，練到顚峯，可吹氣傷人。

桂不凡如今生死不明，桂夫人爲了尋夫，便冒險修習這種陰毒的武功，只不過她需要老山人參的輔助。

現在，桂夫人緩緩站起身，她站在床前很嚴肅。

桂月秀低呼：「娘。」

桂夫人不回答，她忽然面對小窗，原本不大的嘴巴，忽然張開來，對着小窗吹氣。

於是，驚人的事情出現了。

桂月秀看得低呼着，那小窗格子發出「忽通」聲，就好像有人在推窗子。

這光景着實令她母女高興。

「娘，妳成功了。」

桂月秀上前去扶她娘。

桂夫人只把手臂一擋，桂月秀幾乎摔倒在地。

「碰。」

如果不是小桌擋住，桂月秀非跌倒不可。

只不過桂月秀反而愉快的笑道：「娘，恭喜妳，妳已練就當年爹的絕世武功了。」

桂夫人緩緩散去體內神功，她立刻又坐在床上，伸手拉過女兒，道：「阿秀，該是行動的時候了。」

桂月秀道：「娘的意思是……」

桂夫人道：「照妳戈大叔的交代去做。」

桂月秀道：「難道眞的？」

桂夫人道：「不許違抗。」

她把頭稍抬，滿臉堅毅的又道：「妳爹，還有妳的男人，妳戈大叔事成之後必會對咱們有個交代。」

桂月秀黯然的道：「是，娘。」

於是，桂夫人又取過一支老山人參，她往口中一塞，便立刻「咯崩、咯崩」的吃起來，那模樣就好像她吃的是一根棒棒糖，刹時間，一根老山人參被她吃完。

* * *

湯十郎愉快極了。

他在往後面走的時候，不時的撫摸着他的臉頰，撫摸他那被桂月秀吻過的地方。

他笑，當然是獨自發笑。

他跳，走兩步跳一跳，因爲他爽快呀。

湯十郎走入小廂房的時候，口中吹着百靈鳥的叫聲。

長白山出產百靈鳥，那兒的百靈鳥叫的聲音也最好聽不過。

湯十郎如果高興，他就會吹起百靈鳥聲音，而湯大娘只要聽到兒子學百靈鳥的叫聲，便知道兒子遇到甚麼高興的事了。

現在，湯大娘就已經猜到兒子遇到快樂事情了。

湯大娘不等兒子開口，便笑笑，道：「十郎呀，有甚麼高興的事，說出來也叫娘高興一下。」

湯十郎道：「她，她收下了。」

湯大娘笑叱道：「她當然會收下，是她們求你爲她們買的，而且，娘以爲，那老山人參對她們必然十分的重要，她們怎會拒絕？」

湯十郎大笑起來了。

湯大娘也笑，道：「看你高興的樣子，忘形了。」

湯十郎收住笑，道：「娘，不是老山人參，是另外一件東西。」

湯大娘臉色一整，道：「另外一件東西，是甚麼東西？你送她們甚麼東西？」

她老人家以爲，兒子身上可以送人的東西，也只有那一塊鳳珮，如果他把鳳珮送人，那就是大不該，也是大不敬的事。

湯十郎又笑了。

湯十郎笑着坐在他娘身邊，道：「娘，我在街上買了一支銀簪，上面還鑲了一支綠色翠玉，好看極了，我送給桂姑娘，她收下了！」

湯十郎的話說完，還撫掌哈哈的笑。

湯十娘臉色一寒，叱道：「眞是兒大不養爹，女大人家的，天下的父母最是倒楣不過了。」

她這話令湯十郎一怔。

湯十郎道：「娘，妳……不同意……」

湯大娘道：「我辛苦把你養大，幾曾見你送娘一件甚麼小東西，如今你才認識桂姑娘不過一個多月，你就把心掏給人家了，我……傷心吶。」

湯十郎忙笑賠不是道：「娘，那是愛情，咱們是親情，做兒子的可以把命交在娘的手中，何需甚麼禮物呀，娘，別生氣。」

湯大娘忽然哈哈笑了。

「娘是逗你玩的，只不過，十郎呀，你可得記住一件事情，你爹可是把你的婚事安排過了的，在未加証實以前，你可得穩住呀。」

湯十郎道：「娘，爹去世幾年多了，誰知道爹給我訂的婚事人在何方？這要是找上二十年，娘，妳要不要有生之年抱孫子呀！」

湯大娘道：「等不了二十年，這些天的情況看來，娘以爲就快了。」

湯十郎道：「快了？我看不像。」

湯大娘道：「不像甚麼？」

湯十郎道：「不像是快結束，反倒是進入五里霧中去了似的。」

湯大娘道：「就因爲出現那白衣姑娘？」

湯十郎道：「娘，妳忘了，官家尚未插手呀。」

湯大娘的雙目一厲，她不再多言了。

湯十郎道：「娘，那白衣女的武功很玄，便是她身邊的兩個跟班，也都俱上乘武功。」

湯大娘道：「娘會找機會去看一看這白衣女的。」

湯十郎道：「奇怪，這白衣女倒還眞美，如果她與桂姑娘比，白衣女美多了。」

湯大娘道：「我的兒子還未被白衣女的美色奪魂，誠值安慰。」

湯十郎笑道：「太美的女人也會令男人害怕，白衣女就是美得叫人不敢接近她。」

湯大娘道：「無論如何，你要與桂姑娘暫時保持一段距離。」

湯十郎道：「娘，我是想，如果有一天，我同桂姑娘能結合，咱們便一家四口回關外，妳同桂夫人二老由我們奉養，咱們長白山上去打獵，淞花江上去捉魚，草原之上任馳騁，那該多麼的詩意呀？」

湯大娘嘆口氣，道：「你太天眞了，兒呀，那些幻想，你盡早收藏起來吧！」

湯十郎道：「兒子以爲這是水到渠成之事呀。」

湯大娘道：「那要等這兒的事情完了。」

湯十郎似是很有把握的笑了。

* * *

晚飯做的是白麵饅頭小米粥，鹵肉還是羊腿鹵的，另外小菜兩樣，湯十郎把吃的端上桌，便扶湯大娘先吃，他自己端了一盤往前面送。

湯十郎走到二道院，只見桂月秀獨自一人以手支着臉頰，苦惱的坐在廊前台階上。

還是湯十郎開的口，桂月秀才回過頭。

「姑娘，妳怎麼一個人在這兒發楞，吃晚飯了。」

桂姑娘站起來，她的手中正在玩弄着一支銀簪。

那當然是湯十郎送她的簪子，如果他不是雙手沒空，他一定會上前抱桂月秀。

這時候桂月秀是需要他安慰的。

桂月秀道：「你又送飯過來了。」

湯十郎一笑，道：「我頓頓送呀。」

一笑，桂月秀道：「我娘說，要你這一頓同我們在一起吃，可以嗎？」

湯十郎道：「好呀，只不過我端來的只夠妳們吃。」

他把盤子往桂月秀的雙手一放，笑道：「妳等我，我回去再拿些過來。」

桂月秀本想叫住湯十郎，但湯十郎已繞過迴廊消失在大廳後面了。

* * *

破方桌上，放的是湯十郎帶來吃的東西，桂夫人端坐在床邊笑容可掬。

桂月秀低頭撕饅頭，好像吃得很不自在。

湯十郎自在，他已啃吃兩個大饅頭了。

湯十郎還把幾塊焦炭加在火上燒着，這樣，小屋子裡便更暖和多了。

桂夫人冲着湯十郎笑笑，道：「這一回你爲我買了許多老山人參，眞是太好了，我們不知怎麼謝你，所以叫你前來，大家一齊吃一頓，我也好藉此機會表達心意。」

湯十郎忙搖手，道：「伯母，妳見外了，咱們出門在外不方便，相互照料應該的。」

笑笑，桂夫人道：「說得很感人，只不過，咱們這前後住了有一個多月吧！」

湯十郎道：「是有一個多月了。」

桂夫人道：「這一個多月，又是寒天下雪，若非湯公子相助，我母女怕是淪爲飢寒之殍了。」

湯十郎一笑，道：「伯母，妳客氣了，就憑桂姑娘的武功，妳們不會陷入絕境的。」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靜因師太除掉天蠱女後，因爲耗損過巨，加上蠱毒發作，委頓在地，幸而簡小雲替她解毒，又留下解毒葯散，說是九陰夫人派她前來，聽得靜因師太疑信參半，瓊宮夫人與蓮兒相見，談起往事，才知蓮兒竟是其女，不禁喜極而泣，決定待夫啓關後，一道前往玄黃教；簡小雲替羣俠解毒後，帶他們前往總壇會見九陰夫人，衆人見九陰夫人坐在交椅上，一臉倦容，心頭大奇……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雪蓮情

羣俠聯手殲魔 明瞭前因後果

鍾二先生越瞧越覺得奇怪，不禁朝龐士奇、百草仙翁看了一眼，才向九陰夫人拱拱手，朗聲笑道：「貴教開壇大典，鍾某等一行應邀觀禮，不想貴教安排陷阱……」

九陰夫人搖搖手，低沉的道：「鍾大俠和各大掌教此行經過，老身實感歉疚，才命小徒請諸位來此，就是爲了說明老身和各大門派之間一段無法諒解的誤會……」

峨嵋白雲子不待她說完，冷笑道：「夫人倒說得輕鬆，各大門派和夫人血仇如山，豈是誤會兩字所能代表？」

九陰夫人望了他一眼，蒼白臉上綻起一絲苦笑，點點頭道：「目前時光無多，諸位如以此見責，只怕無法說得清楚。」

少林廣明大師嗔目道：「阿彌陀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們之間，本來就無法說得清楚了。」

九陰夫人臉上微含慍色，冷冷的道：「照這位大師說來，老身倒好像是怙惡不悛之人，老身邀請諸位來此，原是不忍眼看各大門派數百年香火從此淹沒，豈是爲了老身一人的善惡報應！」

鍾二先生忙道：「夫人有何見教，但請說明。」

九陰夫人目光掠過大家，徐徐的道：「諸位總該知道當年六紹山舉行羣魔大會的羣魔盟主是誰吧？」

鍾二先生道：「夫人說的是黑星君桑無天？」

九陰夫人點點頭道：「不錯，黑星君桑無天是喪在五大門派圍攻之下，他的後人，就是本教金楓令主桑鷲。」

鍾二先生道：「這個老朽已有耳聞。」

九陰夫人續道：「黑星君死後，黑道中又出現了兩個武功極高之人，那就是先夫九臂魔君和七指煞君，江湖上把他們合稱勾漏雙魔，但先夫和七指煞君在十年之後，也步黑星君的後塵，在五大門派圍攻之下喪生，那時老身因聽到先夫死訊，不辭千里，遠上勾漏爲夫收屍，同時也在谷中閉關了五十年。

「那是二十年前，桑鷲找上九陰谷，他的目的，是爲了找尋『玄陰經』下落，老身露了一手，他自知不是老身對手，便懇求收錄。其實那時桑鷲的武功，已可躋身一等高手之列，但他在老身面前故意裝成武功不高，而且在老身面前表現得極爲忠實，老身也就深信不疑，把九陰谷一切鎖事都交他掌管，老身除了正午一兩個時辰之外，通常只在靜室打坐。

「那知桑鷲處心積慮，要向五大門派報仇，他知道老身當年雖然心切夫仇，但閉關五十年，五大門派圍攻先夫之人也已先後謝世，何況先夫當年也確實惡孽昭彰，怨不得五大門派。桑鷲聽出老身已無尋仇之意，但他內心卻隱藏

着非把五大門派徹底消滅不可的陰謀。

「那是十年之前，他在谷中一躭八年，居然神不知、鬼不覺的偸學了『玄陰經』上武學，不別而去，那時老身還沒有發覺他偸學武功之事，直到兩年前，他忽然回轉九陰谷，向老身面承偸學『玄陰經』武功，志在向五大門派報仇，而且以老身之名，限五大門派在十年內自動解散，同時還以九陰谷金邊紅楓葉，殺了峨嵋派掌門紫霞道長和崑崙掌門清虛道長兩人……」

「哦！」峨嵋白雲子聽得臉色劇變，口中「哦」了一聲。

九陰夫人續道：「當時他還說已約好商山四異，要繼續找其他三派算賬，說完匆匆而去，老身要待阻止，已是不及，只好吩咐玉如趕緊下山，及時阻止，那知他早有計劃，以致黃山蓮花峯造成那場殺劫。

「此後，他在九宮山暗中創立玄黃教，尊老身爲教主，當然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五大門派，老身爲了緩和局面，只好答應下來，一面令龍步青擔任總壇主名義，使他不致立時發難。」

她說到這裡，朝靜因師太說道：「至於龍步青與如玉結爲夫婦之事，老身原想見到蒼松子道友，當面向他解釋，那知蒼松子道友也遭了毒手，龍步青幾次向老身哭求爲師報仇，均被老身勸止，囑咐他暫時隱忍。

「那知正好方少俠找上九陰谷來，向老身尋仇，老身不便明言，只約他務必在玄黃教開壇之前到九宮山來，在老身的想法，是想趁玄黃教開壇之日，老身當着大家說明此中原委是和老身無涉，就好重回九陰谷去，龍步青和方少俠爲師報仇，也好由老身作主。那知桑鷲似乎猜透老身之意，竟然不等開壇之日就廣約助拳之人，向少林發動，此後情形，諸位身歷其境，想必都明白，毋須老身再說了。」

她這一段話，直聽得大家疑信參半，想不到五大門派中人迭遭殺害，原來全由桑鷲一人之手造成。

正當此時，只見從門外急步走進一個青衣使女，朝九陰夫人屈膝道：「啓稟夫人，總護法和令主駕到。」

九陰夫人頷首道：「請他們進來就是。」

使女返身退出，九陰夫人回頭朝瓊宮公主說道：「姑娘請準備了。」

瓊宮公主側身道：「晚輩遵命。」

鍾二先生不知她們說些什麼，這轉瞬工夫，一陣步履之聲已由遠而近。

使女打起繡簾，第一個昂首闊步跨進來的正是錦袍紅鬚的天錦星許天君，他身後金袍童顏的是金楓令主桑鷲，兩人身後還跟着新任天龍堂副堂主何不凡，接着便是八手書生龍步青和玄裳仙子姬如玉，陪同他們一起入內。

九陰夫人由使女扶着站起身子，道：「天君駕到，老身有失迎迓。」

使女慌忙搬過椅子，放到上首，許天君昂然入座，頷首爲禮，道：「夫人好說。」

桑鷲陰鷙目光掃過衆人，拱拱手，大笑道：「兄弟據報各大門派掌門已從落魂崖破陣而出，原來果然全在這裏了。」

九陰夫人接口道：「老身因各大門派掌門應邀莅臨九宮，才命人迎迓來此，令主是否感到驚奇？」

桑鷲急忙朝上欠身道：「夫人說得極是，各大門派遠莅觀禮，乃是本教貴賓，屬下因夫人近日玉體違和，正在修養之中，不敢驚動，才趕往落魂崖迎接，不料諸位大俠已先屬下來了。」

九陰夫人抬手道：「令主匆匆而來，可有什麼要事，請坐下再說。」

桑鷲躬身應「是」，在許天君下首坐下。

八手書生龍步青、玄裳仙子姬如玉却一左一右的站在九陰夫人身側，兩人神色似是相當凝重。

金楓令主一張孩子臉上，飛過一絲譎笑，抬頭說道：「許天君因本教公告天下武林開壇大典定在明日舉行，夫人又玉體違和，只怕不是長期修養，難以復原……」

九陰夫人陡然臉色一沉，重重冷哼了聲，道：「不錯，日前老身在運功之際，不料遭奸人暗算，被點中『靈台』要穴，老身一身玄功已被破去十之七八，確非短期之內所能恢復。」

她此言一出，聽得各大門派之人全都一怔，原來九陰夫人居然被人破去一身玄功，難怪她臉色蒼白，精神顯得萎靡了。

桑鷲聞言，故意吃了一驚，道：「屬下只聽夫人玉體違和，不想夫人竟是中了暗算，夫人一身玄功已入化境，有誰敢潛入本教重地偸襲夫人？」

九陰夫人歎了口氣道：「江湖險惡，人心叵測，老身一時大意，才會遭奸惡之輩計算，不說也罷，令主請繼續說下去好了。」

桑鷲又應了聲「是」，才道：「天君之意，夫人不如以本教太上教主名義，暫回九陰谷修養，此間教務，可由屬下和龍總壇主負責。」

各大門派羣俠不由暗暗「哦」了一聲，原來桑鷲仗着天錦星許天君的靠山，「逼宮」來的。

九陰夫人瞧了許天君一眼，點點頭，笑道：「天君此項建議，正合老身之意，教主一職從此刻起，可由令主擔任，步青夫婦自然也須隨同老身返山。」

金楓令主桑鷲不想事情會有這般順利，自己一下就爬上了教主寶座，孩子臉上不禁露出驚喜之色，感激地望了許天君一眼，一面惶恐說道：「這個……屬下如何敢當，還是由龍總壇

主出任教主爲宜。」

許天君掀髯大笑道：「這是夫人之命，以老夫看來，桑令主也毋須推辭。」

桑鷩躬身道：「夫人之命，屬下自然不敢違拗，只是屬下希望龍總壇主能留下，和屬下分別擔當重任才好。」

九陰夫人微笑道：「那倒不必，只是步青還有一樁心願未了……」

她說到這裏，語氣拖長，沒有立即往下說去。

桑鷩忙道：「不知總壇主還有什麼未了心願，夫人只管吩咐。」

話聲才落，驀聽一聲「哈哈」怪笑，門簾掀處，大踏步走進一羣人來，當前一個是身形高大的老者，斷眉掀鼻，閃着一對發藍的目光，張着大口桀桀怪笑，所有在場的人，誰也沒有見過他。

他身後跟着五個少年男女，却是方玉琪、蓮兒和傅青圭、銀彈銀龍于氏兄弟。

那高大老人銅鈴似的大眼，盯着九陰夫人，拱手怪聲笑道：「老嫂子請了。」

九陰夫人不識其人，方自一楞，他已回過頭去，朝許天君道：「你就是許奉桂吧？」

許天君七十年來，無人敢當面直呼其名，不禁臉色一沉，冷峭的道：「尊駕何人？恕老夫眼拙。」

那高大老人突然仰天大笑，雙手一伸，赫然露出七個指頭，昂首道：「你總聽說過勾漏二君吧？除了老夫，還會是誰？」

許天君暗吃一驚，依然大不刺刺的道：「那麼你就是七指煞君了？」

七指煞君厲笑道：「不錯，你知道就好。」

他此話一出，各大門派中人全都聽得一驚，勾漏雙魔的七指煞君居然會在七十年後出現，尤其他還和方玉琪他們一路同來，煞是令人費解。

七指煞君並不理會大家目露驚奇眼光盯着他直瞧，只回頭朝方玉琪大笑道：「小子，大家都在這裏，你不妨問清楚殺害蒼松子的，是不是咱這位老嫂子？哈哈，老夫爲了這件事，足足花去半年時光，才調查得一清二楚，你的殺師仇人，哈哈，就是這位新任玄黃教教主。」

八手書生龍步青驀地閃身而出，眼含淚珠，顫聲道：「師弟，這位老前輩說得不錯，殺害師傅的，正是桑鷩。」

桑鷩霍地站起身子，獰笑道：「夫人方才說龍總壇主尚有一件心願未了，敢情就是要找桑某報仇了？」

九陰夫人在這一瞬之間，雙目突然射出兩道冷峻寒芒，微笑道：「桑令主果然料事如神，老身曾答應過步青，他師門血仇，由老身替他主持公道。」

桑鷩厲笑道：「夫人自身恐怕難保

，還能替姓龍的作主嗎？」

九陰夫人淡淡一笑，道：「桑鷩，五十年來，老身自問待你不薄，須知老身無非念你多年相隨，才不忍親手誅你，你居然敢在老身面前發橫？」

桑鷩身子向後退了半步，瞧了許天君一眼，那知許天君大模大樣的坐着，昂首向天，生似不聞不問，心中不期一緊，道：「那麼夫人意欲如何？」

九陰夫人冷笑道：「老身主持公道，就是在老身面前，由龍步青師兄弟兩人，向你公平挑戰。」

方玉琪劍眉軒動，凜然道：「不，方某雖有一位師兄，但早已背叛師門，先師血仇，方某不願假手外人。」

龍步青流淚道：「師弟……你錯怪了愚兄，師恩如山，愚兄積壓心頭，時刻未忘……」

「嗆！」一縷銀光突從方玉琪手上漾起，厲聲道：「桑鷩，先師天台蒼松子，可是被你用『飛葉摧心掌』所害？」

桑鷩尖聲笑道：「不錯，死在桑某手下的何止蒼松子一人，哈哈，十年前，黃山天都峯與會之人，和蓮花峯上一場屠殺，全是老夫所爲，你小子要待如何……」

他話聲未落，武當元眞子、少林廣明大師、峨嵋白雲子、樊太婆等人全已手掣兵刃，要待圍了上去。

許天君大笑道：「有老夫在此，你們要想羣毆，得先問問老夫答應不答應？」

七指煞君早已大不刺刺的在椅上坐下，這時也大聲說道：「老夫帶姓方的小子來此，就是答應替他找出殺師仇人，有咱們老嫂子在此主持公道，老夫面前，可沒有什麼自恃身份的人，誰要出面，都得問問老夫。」

他此話分明是針對着許天君而言。

九陰夫人連忙起身，搖手道：「諸位暫請坐下，桑令主假借老身名義，殘害五大門派，諸位各有血仇，老身自不便阻攔，但老身當日親口答應過方少俠，也親口答應過龍步青，他們師門血仇，不論勝負如何，諸位務請暫時忍耐。」

鍾二先生點點頭：「夫人既然這般說法，請諸位道友暫時忍耐吧。」

方玉琪手上銀練劍一指，切齒道：「姓桑的，你還不撤下兵器，少爺要動手了。」

桑鷩大笑道：「小子，你有多大能耐，只管動手。」

「好！」方玉琪長劍揮動，登然洒出一大片銀芒，朝桑鷩當頭罩落。

八手書生龍步青同時撤出長劍，正待跟着上去，但方玉琪劍發如風，銀色劍網揮洒開來，如幕如帳，擴及一丈，把龍步青攔在劍光之外，再也休想衝殺進去，心中不由大怔，一時手仗長劍，怔怔站在一邊，俊目之中，不期汨汨掉下淚來。

他那知方玉琪一出手施展的就是「大羅天劍」，但見劍光愈來愈密，劍網中的金楓令主桑鷩做夢也想不到對方輕輕年紀，出手會有如此凌厲，一時收起輕敵之念，連聲厲喝，雙掌翻騰，罡風狂飈，隨掌而出，儘管他功力深厚，雙掌連發，也只能把包圍在四週的綿密劍網撐開少許，休想劈得動分毫。

旁聽的人只見在縱橫交織的一片銀色細網之中，上下飛騰着一團金色人影，誰也瞧不出究竟誰佔了優勢。

「玉哥哥，這老賊練成了『玄陰煞氣』，我來幫你。」

蓮兒嬌聲乍起，大廳上隨聲飛起一道青色匹練，朝劍網中穿去，這道青光才一出現，大家只覺森森寒氣直逼肌膚，眼前奇亮，幾乎使人無法睜眼。

同時慘叫、大喝、怪笑、嬌叱，接連響起。

青光掃過，桑鷩慘嗥一聲，劍光洞胸而過，金袍濺血，往後倒去。

許天君大喝一聲，縱身朝身劍合一、以氣馭劍的蓮兒撲去，七指煞君以同樣速度，怪笑一聲，身形拔起，迎着許天君懸空就是一掌。

「蓬！」一聲巨震，兩人功力悉敵，同時落到地上，相對而立，但在這一瞬之間，九陰夫人陡然面露殺機，右臂一振，凌空點出一指，朝許天君背後「靈台」穴襲去。

不！瓊宮公主較先出手，雙手連揚，打出一片小劍，像急風驟雨，朝許天君當頭罩下，這一大片劍光，少說也有一百來口，口口色如亮銀，犀利無比，分取他全身大穴。

瓢浮子口中驚「咦」一聲，這一片亮銀小劍，正是自己在九陰谷替九陰夫人鑄造的九十九口「戳心劍」，如何會在瓊宮公主手上發出？

但他立時明白，九陰夫人以前曾一再叮囑，要方玉琪在開壇之前趕去，如今想來，定然是她要把這九十九口「戳心劍」傳給方玉琪，俾使他得償報雪師仇的夙願，那知方玉琪並未和自己一行同來，所以九陰夫人把使用心法轉傳了瓊宮公主。

他心念方動，只見許天君一聲大笑，雙手連揮，一下擊落了二十來口短劍，但他想不到九陰夫人會在瓊宮公主發劍之時，同時點出「玄陰指」，只覺「靈台穴」微微一麻，口中悶哼一聲，身子禁不住朝前晃了一晃，這原是電光火石般事，許天君終究數十年功力，雖被點中要穴，依然雙袖連揮，一口氣把襲到身前的九十九口戳心劍悉數震落，回身朝九陰夫人喝道：「夫人的『玄陰指』果然厲害。」

九陰夫人臉色蒼白，坐在紫檀交椅上只是喘氣，聞言淡淡笑道：「天君日前乘老身不備，點中老身『靈台穴』，老身此時奉還天君一指，該是最公平也沒有了。」

許天君怒嘿道：「老夫深悔日前只使了六成力道，留妳一命。」

九陰夫人接着道：「老身練成了『玄陰煞氣』，天君一指，只不過毀去老身四成功力，老身方才一指，雖已用出全力，其實也正好是六成力道。」

許天君怒吼一聲，錦袍飄動，頓脚朝屋外破空飛去。

日前九陰夫人在運功之時，遭許天君點中「靈台穴」，一身玄功已被破去十之六七，此時再經運集全力，施展「玄陰指」，雖把許天君同樣點上「靈台穴」，重創未復，妄使眞氣，只覺眼前一黑，頹然從紫檀椅上倒下去。

站在一旁的姬如玉、簡小雲覩狀大驚，趕忙伸手扶住，同聲急叫道：「師傅，妳老人家怎麼了？」

九陰夫人臉色蒼白，只是喘息，聲音微弱的道：「如玉，不要緊，只是爲師……一身武功……武功完了。」

這一陣忙亂之中，原先站在桑鷲身後的何不凡，他爲人機警，投到玄黃教一天工夫，因桑鷲心存不軌，瞧出他武功不弱，不次拔擢，叫他當上了天龍堂副堂主職務，結爲心腹，帶他前來逼宮。此時桑鷲一死，許天君又負創而去，眼見情勢不對，趁着忙亂之際，悄悄退出廳去。

那知惡道人墨無爲早已注意着他，大喝一聲：「孽徒，還不站住？」

方玉琪身形更快，一下攔到何不凡身前，銀練劍一橫，喝道：「姓何的，你還不把披髮大仙的『眞武旂』還來？」

何不凡在蓮花峯石室練成了「飄香步法」，一見方玉琪擋住去路，身形一閃，便自移開了幾尺，右手一揚，「嗒」的一聲，手上登時多出了一把八尺來長的風磨銅旗桿，桿上掛着一面黑色三角小旂，獰笑道：「姓方的，你再不讓開，莫怪我出手狠辣。」

他話聲才落，忽然右腕一振，旂影錯落，朝方玉琪身前洒去，脚下一轉，人已到了方玉琪右側。

方玉琪因他手上的「眞武旂」乃是披髮大仙之物，投鼠忌器，不敢用銀練劍去接，身形閃動，轉到他身後，才發劍刺去。

「哼！你敢偷學我們的『飄香步法』？」

蓮兒人隨聲發，凌空飛來，劈面奪下何不凡手上的「眞武旂」，左手一掌，朝他肩頭拍到。

何不凡堪堪避開方玉琪一劍，手上兵刃已失，心頭一怔，再想閃避已是不及，只覺肩頭如中巨杵，悶哼一聲，脚下跟蹌衝出四五步，同時聽到身前有人嘿了一聲，右手突然一緊，已被墨無爲抓住腕脈，心頭大駭，趕忙叫道：「師傅饒命。」

「老夫縱橫江湖，那有你這背師叛祖的畜牲？」

墨無爲一隻其黑如墨的手掌，已朝他的天靈蓋上擊落。

＊ ＊ ＊

端午節號天中，地臘良辰，汨羅弔屈子，娥江沉孝女，原乃緬懷先賢，習爲解糉開筵，畫鼓朱旗，錦標齊奪，歌聲舞袖，波月皆穿。

是日也，九宮之陽，玄黃開教。谷地上，涼棚高張，搭着一座宮殿式的高台，台面廣闊，足有十餘丈方圓，中央設有兩把紫檀太師椅，鋪着描金繡披，兩邊是貴賓席，也各設一排雕花太師椅。

玄黃教開壇是一件大事，江湖上接到請柬，趕來的武林人物何止近千。谷中一大片廣場上，也齊集了數千名教徒，鵠立等候，雖有這許多人，但場中却靜得鴉雀無聲。

不多一會，玄黃教總壇兩扇大門徐徐開啓，傳出一陣悠揚樂聲，走出八對一色青羅衣裙、手持樂器的少女，引着各大門派應邀觀禮的貴賓出場。

那是由勾漏雙魔中的七指煞君，陪同崑崙名宿鍾二先生領先，接着是終南龐士奇、武當元眞子、少林廣明大師、峨嵋白雲子、崆峒靜因師太、青城鐵肩道人、邛崍哭廣居士八派掌門，稍後，是天地教教主雪山瓊宮公主、副教主惡道人墨無爲、黑旛追魂索煥堂、總壇主九頭大鵬陸天九、軍師矮冬烘孔繼明。

除了八派一教之外，是武林久負盛名的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雙拐樊太婆、三奇中的百草仙翁葛長庚、瓢浮子，四惡中的生死筆獨孤握，以及不在「一劍、雙拐、三奇、四惡」之列的蓑衣丈人谷守眞、黃山青師太、八卦刀謝滄洲。

最後是各大門派小一輩的人物，方玉琪和蓮兒、傅青圭、金槍將後人呂繼先、銀彈于啓輝、銀龍于啓煌、邱玉奇、公孫瑤仙、姜青霓、谷飛鶯、慧修等，貴賓在兩邊貴賓席入座。

接着樂聲再奏，隨着樂聲，走出九陰夫人手下龍、虎、干、戈四大護法弟子厲人龍、朴一虎、賀長干、苗金戈，接着是玄黃教總壇主八手書生龍步青，最後九陰夫人在玄裳仙子姬如玉和簡小雲攙扶之下，緩緩走上台來。

台下三山五嶽英雄久聞九陰夫人威名，想不到這位使武林引起軒然大波的女魔王，竟然臉色蒼白，連行動也需由人扶持，不由大感意外，目露詫異，但大家還是報以熱烈掌聲。

九陰夫人在掌聲中，走到台前站定，徐徐向四方點頭爲禮，然後瞧了身後兩把繡披太師椅，顫聲道：「玄黃教原定今日舉行開壇大典，並恭請南箕北斗兩位武林前輩主持，但兩位前輩高人此刻還未見賁臨……」

她話聲未落，突聽身後有人大笑道：「好說，好說，咱們兩個老不死早已來了。」

聲音不響，但在場的人全都聽得十分清徹，大家數千道目光依聲瞧去，只見披繡太師椅上，不是已踞坐着一個白臉、一個紅臉，兩個身穿黃麻長衫的老人？

大家誰也沒瞧清這兩人是何時來的，方玉琪陡然想起三個月前自己趕上黃山準提菴去，曾遇上這兩人蹲在階前弈棋，自己還當他們是替青師太看菴的，問他們青師太去了那裡，一個也沒有作聲，後來白臉的那個還掏出草繩串着的兩枚制錢，塞給自己，想不到這兩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南箕北斗」。

九陰夫人方自一驚，只聽天空一聲嘹亮鶴唳，從正西方飛來兩隻紅頂白鶴，一齊落到台前。

南箕北斗踞坐着的身子忽然站起，同聲大笑道：「雪山姜大俠賢伉儷居然也會趕來。」

雙鶴乍停，從鶴背上跨下一位身穿白色儒衫、年約四旬左右的中年書生和一位白衣夫人。白衣儒生拱手道：「諸兄、荊兄請了，兄弟和拙荊風聞兩位在此，才趕來一晤。」

九陰夫人早已聽方玉琪、蓮兒說過，知道來的就是瓊宮主人，連忙襝衽道：「玄黃教開壇，得蒙瓊宮主人、瓊宮夫人同時蒞臨，實使老婦引爲無上殊榮。」

貴賓席上，全都同時起立致敬，台下羣雄聽到兩人竟是雪山瓊宮主人和瓊宮夫人，這是近百年來武林中只有傳說的人物，居然也到場了。

這時台中使女趕忙替兩人設了坐位，瓊宮夫人眼看大家全都在座，沒有斷殺場面，才算放下了心。

九陰夫人等兩人坐下，才朝台下說道：「玄黃教開壇，承蒙武林前輩雪山瓊宮主人姜大俠、白夫人和南箕北斗諸、荊兩位賁臨，可說是百年難得的盛會，但玄黃教實是當年黑道盟主桑無天的後人桑鷲妄圖向各大門派尋仇，才假借老身名義而創立，老身隱居九陰谷，始終不知其事，最近等老身知道，江湖上已惹下不可收拾之局，桑鷲在黃山蓮花峯殘殺五大門派掌教之事，各位身在江湖，自然全都有個耳聞，他多行不義，已自食惡果，老身本意，今日原想當衆宣佈解散玄黃教但老身熟思之下，玄黃教徒無可諱言，全都是江湖黑道朋友居多，而且散佈各地，爲數極多，如果老身一旦宣佈解散玄黃教，其中有不少人因失去領導，可能重又爲惡，因此老身和各大門派掌門再三研究，玄黃教依舊照原定日期，舉行開壇典禮，並由天台蒼松子道長門下龍步青擔任教主，老身門下姬如玉爲副，共同掌理教務，擯惡向善，替江湖做些有益之事，藉以減少爲非作歹之人，江湖上就好化暴戾爲祥和，諸位如不願受玄黃教約束，老身決不勉强。」

她說到這裡，各大門派和台下全都響起一片掌聲，數千玄黃教徒異口同聲的道：「我們願意接受教規約束，從新做人。」

九陰夫人含笑點頭，一面道：「龍步青，姬如玉，接過玄黃教旗印。」

兩人立即肅身走到台前，恭恭敬敬地從九陰夫人手上接過旗印，台上台下又響起一陣熱烈掌聲。接着，各大門派掌門和在場貴賓紛紛向兩人道賀。

南箕北斗原由許天君轉約而來，眼看玄黃教典禮已成，便哈哈一笑，破空飛去。

瓊宮夫人一手拉着蓮兒，一手拉着瓊宮公主，笑道：「妳們都隨娘回雪山去吧。」

蓮兒望望九陰夫人，道：「爹、娘，師傅老伯伯要我和玉哥哥先回蓮花島去呢。」

瓊宮夫人滿臉慈笑，瞧着這一對璧人，點點頭道：「也好，你們去瞧瞧師傅，再回山好了。」一面回頭朝瓊宮公主道：「那麼妳隨娘回去吧。」

瓊宮公主突然跪在地上，道：「孩兒目前身爲天地教教主，也要替江湖伸張正義，替人羣多做有益之事，孩兒暫時不想回轉雪山了。」

瓊宮夫人聽得一怔，還想再說，瓊宮主人微笑頷首道：「雪兒說得不錯，年輕人該替江湖多出點力，天地教確實也需要她領導，咱們還是先走吧。」

兩頭白鶴載着瓊宮主人和瓊宮夫人，冉冉飛起……

寫到這裡，全書已告結束，承蒙讀者愛護支持，謹此致謝。

（全文完）

上文提要：唐煌在洛陽軒轅廟中，見霍保與赤脚大仙大打出手，拚搏一陣之後兩人均打哈欠，流眼淚精疲力竭似的倒在地上，霍保突撲向赤脚大仙腰間搶奪長形布袋，布袋被抓破，黑色丸子撒了一地，他倆各吞一粒之後，須臾間兩人精神均恢復振奮如猛虎，但兩人身上都發出奇異怪味，熏得唐煌欲吐，後來在托夢神魔身上亦發現有類似長形布袋與奇異怪味，唐煌認定此奇味必是邪物，且與武林關係重大……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梅花留暗記　棺中有乾坤

唐煌所擔心的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右手中的「玉帶尺」，那玩藝一旦伸展開來，像一條被踏了尾巴的毒蛇，令人防不勝防。

爲了爹爹的自由，爲了整個武林，他只得搶借先機，身形一弓，長劍作牴觸之狀，滑上三步，劍尖指着老魔的左肩。

張子萍身形一轉，那劍尖只差寸許落空，唐煌的右腿和長劍向後一伸，左臂挾着石獅移到胸前，這一招的威力與煞着，正由這一式開始。

張子萍也不敢大意，但却比費小潔「無影手」以及公冶森等人又高一籌，不但不退，反而向前滑上半步。

這是老魔的聰明之處，因爲唐煌左手有石獅，右劍和右腿向後伸出，只有接近他，才能減少他劍招的威力。唐煌立刻力貫湧泉，長嘯一聲騰起身形，到了張子萍頭頂，正是斂翼欲落的烏鴉姿勢。

張子萍也吃了一驚，覺得這一式包羅萬象，可攻可守，攻則無法預防，守則可以自保，在這緊要關頭，竟想不出破解之法。

然而，唐煌也暗暗驚心，這老魔的應變之法，確實高明，現在他身懸半空，已不能隨心所欲，因爲那石獅太重了。

就在這工夫，老魔獰笑一聲，身形一挫，右臂倏伸，「嘩啦啦」一聲，銀蛇萬道，「玉帶尺」顫顫跳躍，已經到了唐煌小腹之處。

現在唐煌才知道這魔頭的厲害，原來這魔頭提議挾獅動手，正是尅制唐煌這一招奇學，唐煌以所有的內力，連貫施出最後兩式。

兩劍糾纏在一起，形成一團銀球，千絲萬縷，飛瀉盤旋，而唐煌的身子也落了下來。

唐煌足尖剛剛沾地，那玉帶尺帶着嘯風之聲，削向唐煌的左腕。

唐煌身形一偏，那玉帶尺「錚」地一聲，像切豆腐似的將獅頭削了下來。

唐煌難過極了，自己的獅頭被削去，就等於敗了，然而，他仍不甘心。他認爲自己仍然未將這招的最大威力發揮出來。

在老魔得意陰笑之時，唐煌以背水一戰的悲壯心情，集平生之力貫於劍身，向玉帶尺上砸去。

這一劍力道之大，連老魔也大爲吃驚，只得全力迎上。

「噹！」聲浪之大，像來自天際，一道銀虹，有如流星劃過漆黑的天幕，飛出數十丈之外。

唐煌頹然一嘆，竟被震退一大步，劍尖已被震斷三寸。

唐煌不再計較自身的榮辱，只是這次敗績，爹爹的自由又告消失，也證明了此魔的眞憑實學，可能不久即將實現統御武林的陰謀，因爲「喜上眉梢」三邪之一的公冶森也不是他的對手。

唐煌的臉色冷得像一塊寒玉，俊目中的厲芒凝聚在劍身中央那個米粒般大的缺口上，那是被「黑狐」鄭化砸的。

這柄長劍曾爲他帶來赫赫的俠名，死在這劍下的高手，將近千人。然而，這個缺口和折斷的三寸劍尖，將所有的榮譽全部抹煞了。

因此，這柄長劍對他更加珍貴，只要看到劍上的殘缺，就會激發他的向上之心。

他磨切着牙齒，拋下石獅，以無限悲壯的語氣道：「老賊！我唐煌鄭重聲明，我要以這柄殘劍，割下你的首級，挖出你的心臟，今夜我敗得無話可說！」

張子萍嘿嘿冷笑道：「老夫現在要殺你易如反掌，但我不屑如此，也不願如此，因爲你是一塊可造之材，假如你能投效老夫，老夫可使你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哈……」一陣宏亮的笑聲，來自廟門之內，他倆同時回過頭去，一個乾癟精瘦的小老頭，頭上白髮已禿，亮亮的，紅紅的，像一個奇怪的鳥蛋。

他的鬍鬚生得很多，也很怪，由嘴角延續到顴骨上，亂糟糟的糾結在一起，正像一個大鳥蛋放在一堆枯草之中。

他的笑聲很宏亮，由於他的身材太短小，令人懷疑這笑聲是發自他的喉嚨。

小老頭站在石階上，連連點頭道：「雖然沒勝，却也沒敗，小子，你能有此成就，若非祖墳上有風水，有誰能信！」

張子萍震顫了一下，顯然，他對這個小老頭，較之公冶森又忌憚多了，收起玉帶尺，陰聲道：「老賊！你少說風涼話！老夫雖然贏了，也並未引以爲榮，你剛才的話是甚麼意思？」

小老頭聳聳肩道：「你老賊吹牛說謊，竟能臉不紅氣不喘！老夫佩服得很！」他那瘦小的身子上，却穿着一襲寬大的長袍，更顯得枯瘦如柴，眨眨眼道：「論臉皮之厚，我包一鳴甘拜下風，至於你那點鬼劃符，可別在老夫面前賣弄！」

張子萍厲聲道：「老匹夫！別以爲你是『鹿鶴同春』之一，本人的黑名單上，可沒有你的名字，你少在這裏放屁！」

唐煌微微一震，原來這小老頭是「鹿鶴同春」之一，一臉糟鬍子，一把骨頭和鬆皮，除了像一頭大刺猬之外，實在沒有甚麼驚人之處。

包一鳴冷笑道：「張子萍，你吹甚麼牛？這一招正是對付我們『鹿鶴同春』和『喜上眉梢』的，不要說你，當今之世，除了那神秘人物外，能解此招的人恐怕不多！」

張子萍陰笑道：「老夫已經破解了，你老賊的眼睛既沒有瞎，應該看到。」

「當然！」包一鳴聳聳肩道：「如果一定要我揭開你的瘡疤，那實在乏味得很！老賊，」包一鳴走到張子萍那個石獅處，用手摸着獅頭，曖昧地一笑，道：「一定要我揭你的瘡疤嗎？」

張子萍面色如何？不得而知，但他的身子却震顫了一下，厲聲道：「包一鳴，抓破臉可沒有好處，你得酌量點！」

「哼！」包一鳴輕蔑地一笑，道：「你如能統御武林，老夫必爲你搖旗吶喊。但是一個武林盟主，必須有眞憑實學，才能使天下同道心服口服！老賊，就憑你這卑鄙下流的行爲，也配號令天下？」

他用手輕輕一撥，那千餘斤重的石獅竟翻了個身，四脚朝天。

唐煌陡然一驚，心想，我差點上了他的當！原來這個石獅子肚皮上有一個海碗大的洞，肚中空空，好像以「金剛手」一類外門功夫將肚中掏空。

這樣一來，重量自然減輕許多，動起來也靈活多了。

唐煌回過身來，輕視地一笑，沉聲道：「老賊，我絕不服你，咱們重來……」

包一鳴搖搖手，道：「小子，你別得了便宜就賣乖，雖然老雜碎弄了鬼，但你仍然贏不了他！」

「我不信！」唐煌冷峻地道：「要使我心服口服，必須重行動手！」他一揮手中的殘劍，就要發動。

「慢着！」包一鳴向唐煌擠擠眼，却向張子萍道：「老賊，咱們好久沒見了，雖然你的心術不正，老夫也怪想你的，來，咱們坐下談談。」

張子萍冷笑道：「誰有工夫和你閑扯！你若不服，老夫就陪你玩兩手，不然的話，老夫走了！」

「別忙！」包一鳴神秘的道：「坐下來我告訴你一個武林秘密。」

張子萍被他吊上了胃口，冷峻地道：「狗嘴吐不出象牙，老匹夫你有話快說！」

「坐下呀！」包一鳴臉色一肅，道：「眞想不到那神秘人物竟是那個老鬼……」

張子萍一怔，打消了走意，沉聲道：「你說的是那個神秘人物？」

包一鳴冷笑道：「除了繪製『五霸圖』及研出一招奇學對付我們之人外，還會有誰？」

「哦？」張子萍嘿嘿笑道：「老賊，你別吹牛，老夫近年來無時不在找那神秘人物，却始終未見到一面，你……」

包一鳴厲聲道：「你不聽就快滾！老夫懶得和你這種卑鄙之人講話！」

張子萍反而洩了氣，陰笑一聲就坐下，沉聲道：「老匹夫，你可以說了吧？」

包一鳴曖昧地一笑，却轉頭對唐

煌道：「小子，坐下來，咱們也談談。」

唐煌抱拳道：「晚輩站着就行了。」

包一鳴道：「你媽媽好嗎？」

唐煌躬身道：「托前輩之福，家母還好。」

包一鳴慢條斯理地道：「你今年十幾歲了？」

唐煌心中好笑，知道他在拖延時間，虔容道：「晚輩十八歲了。」

「難得難得！」包一鳴點點頭道：「老夫像你這般年紀，可沒有你威風，眞是後生可畏！」包一鳴續道：「你有兄弟姐妹沒有？」

唐煌道：「晚輩一脈單傳，上無兄姐，下無弟妹。」

「好極了！」包一鳴莫名其妙地道：「父母之愛集於一身，那眞是人生一大幸福。」

張子萍低吼一聲，厲聲道：「老匹夫，你敢吊老夫的胃口？」

包一鳴茫然道：「老夫如果閒得無聊，乾脆看螞蟻上樹，那有工夫吊你胃口？」

張子萍狠聲道：「那麼那個神秘人物是誰？」

「你等一等，老夫和這小子還沒說完呢！」

張子萍一躍而起，道：「老匹夫，就憑你這塊料，也不可能知道這件事，老夫失陪了！」

說畢，轉身欲去。

包一鳴低聲對唐煌道：「小子，這老匹夫是狠心兔膽之人，他知道那神秘人物一會就來，所以他就藉口溜了。」

張子萍突然止步，冷笑道：「老匹夫，假如你敢欺騙老夫，嘿嘿！」

包一鳴向唐煌聳聳肩道：「小子，你也犯不着在這裏冒險，反正老夫一定要等那神秘人物，你也去吧！」

張子萍獰笑一聲，揚手擲出一道銀光，落在包一鳴面前，像一條亂蹦亂跳的銀蛇，包一鳴身子一仰，滾出半丈，仍然坐在地上，臉上也有驚凜之色。

原來是玉帶尺，半天才停止跳動，「刷」地一聲捲了起來。

張子萍收起玉帶尺，突然打了個呵欠。

這種現象，在一個絕世高手來說，可以說絕無僅有，不要說一夜不睡，就是十夜不睡也不會倦得打呵欠，因此，唐煌就想到「赤脚大仙」和霍保的怪毛病。

張子萍打個呵欠，似乎他自己也吃了一驚，悶聲不響，回頭就走。

包一鳴長笑而起，大聲道：「小子，你如果一定要不自量力，和他動手，老夫也不便阻撓。」說畢向唐煌使個眼色。

他知道張子萍可能和「赤脚大仙」及霍保的怪毛病一樣，打呵欠之後，相繼而來的是鼻涕和眼淚，動手之下，功力必定大減折扣。

他深信此刻動手，有致勝的希望。然而，他的個性天生倔强，他當然希望立刻打敗此魔，使爹爹恢復自由，使武林中恢復對長白派的崇敬。

但是，他不希望以取巧的方式贏得此戰，因此他沒有上前攔阻，却厲聲道：「張子萍，我知道你現在不堪一擊，因此我不想佔你的便宜，你快滾吧！」

張子萍又打個呵欠，身形却未停，冷笑道：「你小子是老夫劍下游魂，就讓你佔點口頭上的便宜吧！」

不久，他的身影就消失在夜色中，唐煌茫然地搖搖頭，喃喃地道：「簡直不可理解？」

「哼！」包一鳴似乎十分不悅，冷笑道：「好小子，你裝甚麼好漢！對付這個血魔，你竟講起武林道義來了！我眞爲唐一飛惋惜！」

「包前輩，」唐煌肅然地道：「也許晚輩太愚蠢，但晚輩不願破壞自己作人的原則而乘人之危，即使贏了，心也難安，只不知他爲何會打呵欠？」

包一鳴冷笑道：「但願你下次見到他時，他正在打呵欠、流鼻涕，反之，你永遠勝不了他！」

「這……」唐煌不解地道：「那是爲甚麼？」

包一鳴冷冷地道：「你是大丈夫、大英雄！終有一天你會知道，老夫懶得和你這個傻子嚕囌，我也走了。」

說着頭也不回，向張子萍的方向追去。

唐煌看看手中的斷劍，輕輕一彈，殘破的聲音，像啞了嗓子一樣，滿腔熱血又沸騰起來。

「我唐煌要以這把殘劍，掃盡武林妖氣，絕不更換！」

還劍入鞘，把兩個石獅子放回原處，正要離去，突然目光凝聚在廟牆上，心中急劇地跳動着。

他很少有這種現象，即使遇上平生大敵，也不會如此。

牆上畫着一朵梅花，却缺了一片花瓣，這是他們長白派的暗記，三朵梅花代表暗示行踪，無甚緊要之事；兩朵梅花表示正在追踪敵人，一朵梅花表示緊急求援，若是一朵梅花而缺了一個花瓣，那表示已經受傷。

唐煌迫不及待地循着梅花所示方向找去。

向南走去，約半里處，在一株大樹上又發現一朵梅花。

唐煌驚咦一聲，不知是自己的記憶有了毛病？因這種暗記，以前沒有過，似也沒有規定過。

原來這朵梅花少了兩個花瓣，只剩下三個花瓣了。

在目前，知道這暗記的人，只有他的媽媽，費小潔和「大風叟」等幾人，而這次所留的暗記，很可能是他的媽媽和費小潔。

這兩位女性，對他都非常重要，幾乎分不出孰重孰輕？

一朵梅花少了兩片花瓣，是不是代表傷勢非常嚴重？

夜霧逐漸消散了，東山上一線曙光，勾劃出遠山的淡淡輪廓，輕佻的春風，雖仍有些料峭，却逐漸過濾了那薄薄的霧幕，迎接着即將來臨的晨曦。

唐煌在這料峭的晨風中，額上冒着熱氣和汗珠，那些親人和忠貞的部屬對他何等重要。近日來由於這種心理負擔，幾乎使他透不過氣來。

他必須救出自己的爹爹，解開各大門派對長白派的誤會，使父母之名榮耀，使部屬感到身爲長白派屬下是一種光榮。

這擔子太重了，而且這重量有增無減。他知道自己的經驗不夠，面對這千奇百怪的江湖，有時會感到手足無措。

他焦灼的找到第三朵梅花時，幾乎是他預先猜到的，只有兩片花瓣了。

每少一片花瓣，就像撕去他的一片心葉一樣，殘酷的事實在向他逐漸接近。

這裏是洛陽城東南的花圃，天下馳名，花類之多，幾乎無所不有，在晨風中搖曳的花木，抖落着晶瑩的露珠。

當他找到另一朵梅花時，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唐煌像一頭忿怒的野獸，他以最快的速度，追踪這暗記的線索。

著名的關林，也就是關羽廟，在這花圃區，據傳是曹操以王侯之禮，葬關羽首級之處，香火極盛。

越是在焦灼中，時間過得越快，不知不覺，一輪紅日已掛在林梢，紅得像一個巨大的橘餅。

這一帶除了奇花異草之外，還有參天古樹，唐煌在林中馳騁着，終於找到最後一個暗記。

「啊！」他失聲驚呼着，冷厲的目光盯在一株巨大樹幹上。

這朵梅花，五瓣盡落，僅剩下一個花蕊，却有七八隻蜜蜂圍繞在花蕊四週，作勢欲落。

「天哪！」唐煌胸腔中的熱血，好像一下子就沸騰起來，他深信這是費小潔所留，那些蜜蜂代表一些色狼。

沒有比這件事更使他焦灼的了，他無暇再研究，急躁地四下打量。

突然，一陣「卜卜」之聲來自天上，不！來自四面八方，來自高可七八丈的古木之上。

五六十個人影，像秋風中的枯葉飄飄閃閃，落在他的四周。

這些神秘人物突然出現，非但未使他吃驚，反而暗自慶幸，因爲他深信這些神秘高手和小潔的求援有密切關係。

唐煌緩緩地轉了一週，只是掃了一眼，就數出正確數字，不多不少，六十個。

六十與六百之比，僅是十分之一，較之在邙山幽谷中那個場面，等於小巫見大巫，微不足道。

然而，這六十個神秘人物，一個個都將長衫前襟撩起，將頭部包起，僅在眼睛處開了兩個洞，那些炯炯的目光，像寒冰、像冷電，却沒有轉動一下。

因而，雖知他們的輕功極高，却不知道他們是誰，甚至於他們的年齡也無法看出。

唐煌厲聲道：「看你們的輕功，該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難道你們不敢見人？」

六十個高手冷笑一聲，緩緩向前欺近，唐煌撤下長劍，冷峻的道：「在這樹上留暗記的人，是否已經中了你們的暗算？」

其中一個神秘人物以低沉冷酷的聲音道：「殺！」

六十個人影，一百二十道無儔罡勁，像巫峽中一瀉千里的湍流，力道之猛，聲勢之大，遠超過邙山幽谷中五百之衆的羣毆。

唐煌殘劍猛掃三十餘劍，推出七掌，奇大的掌勁虛空接實，像峽谷中的焦電，連四周古木上的樹皮，也被震得紛紛落下。

殘劍將人影裏在中央，像一個銀色蠶繭，在一百多道掌勁狂飆中滾來滾去。

唐煌感覺四面八方的壓力，在他全身每一寸之處，都有數百斤的力道，彷彿自己變成一些豆子，在搾油機下發出「支支」的聲音。

雖然這些高手都是力大勁猛，但在唐煌怒極之下，仍無法接近，只能以六人一組，輪流排山運掌，像不久以前那十六個神秘少女對付「鳩面神」的方法一樣。

這種羣毆方式，使人透不過氣來，幾乎連轉念的工夫都沒有，只能以所有的力道，震回一排排、一道道的狂飆。

九大奇人武學所研出的十一招，全部使完，竟未傷得對方一人，唐煌厲嘯一聲，聲音尖銳得像無數利針，那古木上的嫩葉，也被震得紛紛落下。

六十個神秘人物也不禁暗暗吃驚，就在他們微微一凜之時，唐煌已將烏金斷魂鞭撤在手中。

他以冷厲的目光環掃一週，然後以鞭劍相輔相成，施出「五霸圖」上那一招奇學。

這是他第一次以鞭劍施出此招，身懸半空，遠掃近劈，長鞭所到之處，像巨鷹以鐵翅掃擊獾兔，殘劍所到之處有如名厨刀下的魚肉，幾乎隨心所欲地，一段段、一片片地切下。

那些軀殼本來十分健壯，也十分靈活，但在這招奇學之下，像一些熟

透的草莓，殘肌和鮮血橫飛暴濺，除了爲這古林中增添一些肥料之外，看不出有更大的利用價值。

當唐煌完成這招奇學的最後一式時，第二十七個軀殼同時散了開來。

另外三十三個都彎着腰呼呼牛喘，除了頭部之外，全身的衣衫都被劃破，鮮血自他們兩臂流到雙手上，然後滴在地上的枯葉上，發出「答答」的聲音。

樹幹上貼着大塊人皮和爛肉，樹枝上掛着腸子和黑色的殘筋，好像晒着一串串的香腸和臘肉。

三十三個倖存者，嗓中拉着風箱，跟蹌退後，終於回頭四散逃走。

唐煌本要去追，突聞一聲清越的鐘聲，不！那該是磬聲，在這清晨的林中聽來，更有發人深省的作用。

地上的殘肢敗肉，和那幽靜肅穆的鐘聲是多不調和啊！

三十多個神秘人物早已溜走，唐煌收起鞭劍，四下打量，希望能找到其他暗記。

但他失望了，非但找不到暗記，而且竟來到關羽廟附近，無數的善男信女，絡繹於途，熙來攘往，人聲吵雜。

像廟會一樣，各種攤販和做小生意的都來湊熱鬧，想起剛才的屠殺，唐煌幾乎以爲那是一種幻覺。

他拂去身上的肉屑，揩去額上的汗漬，心想，即使是媽媽或小潔遇險，也絕不會在這熱鬧的廟會附近，我應該先回客店去看看，也許「大風叟」等人有所發現，即使沒有發現，合四人之力在附近搜索，總比一個人快些。

他不再躭擱，疾奔回店，一進店門，那客店的伙計驚呼一聲，吶吶地道：「你……你……是人是鬼！」

唐煌知道自己臉上定有血漬，立即向後奔去。

那知伙計却在後面大聲道：「客官，您的同伴昨天晚上就走了！」

唐煌猝然回頭，沉聲道：「他們爲什麼要走？」

「這……」伙計攤攤手道：「這個小的怎知道？他們要走，我們店家也不能攔阻，當然也不能問他們要走的原因！」

唐煌沉聲道：「他們臨走時沒有交代什麼？」

伙計想了一下道：「沒有！他們臨去時很匆忙！」

唐煌不禁茫然地搖搖頭，心想，他們如果是去找我，一定會交代店家，絕不會悄悄走了。

唐煌的心情又沉重起來，看看店伙，不像是說謊的樣子，而且店伙望著他一身血漬，好像很希望他立刻離開。

唐煌洗了臉，換了一套衣衫，出了客店，順街疾走。

終於又發現轉角牆壁上有兩朵梅花，唐煌心中一亮，像一個垂死的沙漠旅者，突然看到了綠洲，聽到了淙淙的流水聲，急忙照暗記方向追踪。

第二個第四個暗記，都是兩朵梅花，這表示他們在跟踪別人，並未遇險。

當看到第七個暗記時，唐煌突然怔了一下，原來又到了關林——關羽廟，覺得事態又嚴重了。

果然，在那喧囂的關羽廟後，又發現一個暗記，不但一下子變成一朵梅花，而且還缺了三個花瓣。

這無疑的是「大風叟」等人留的，表示他們開始時是追踪別人，到後來反被人追踪，而且已受重傷。

兩次暗記都在關羽廟附近消失，唐煌推翻了剛才的想法，他認爲這熱鬧的廟會中，可能隱伏著殺機。

唐煌感覺所有的武林高手，都集中目標來對付長白派！也可以說對付他自己一人。包括黑白兩道，原因不問而知，是五霸圖所引起的痲煩。

他轉到廟前，立即陷入喧囂的人羣中，看看那些人羣，都是些善良的百姓。

他向廟門處擠去，兩旁有零賣雜耍，以及賣藝的，那些舞刀弄棒的賣藝者，都是莊稼把式，只能唬唬一般鄉愚。

走上石階，左邊擺著一個卦攤，唐煌一看那擺卦攤的老人，不禁暗自點頭，這老人飄逸出塵，仙風道骨，想不到一個江湖賣卜者，竟有這種氣派。

「少年人！請過來，老夫知道你有困難，老夫鐵關刀，占卦、算命、八字、測字，無一不精，不妨一試！」卜者向唐煌招手兜攬生意。

「在下有急事在身，不能躭擱，老先生您……」

說畢進入廟中，磬聲在吵雜的人聲中，失去了清越的韻味，失去了廟宇中應有的肅穆氣氛。

這關羽廟只有一進，唐煌在正殿及左右偏殿中仔細看了一遍，一無所獲，心中十分焦急。

他站在石階上，望著一重重湧進大門的人潮，這些人也像他自己一樣，有的在祈求賜福，有的也許和自己的心情一樣，在爲不可知的謎而求庇護。

然而，他們只能得到一種倚賴性的安慰，像等待老天爺下雨一樣的不可靠。

唐煌下了石階，走到左廂門前，廂房的門緊閉著，在外面上了鎖。

他貼在窗前，自窗櫺破孔中望進去，不禁震顫了一下。

裏面放了一口棺材，沒有油漆，而且木質低劣，木板很薄，一望而知是個貧窮之人，如今死了也是個窮鬼。

唐煌有無限的感慨，雖說人死如燈滅，但在臨死的一刹那，如果知道自己連一口像樣的棺木也買不起，那心情也夠淒涼的了。

唐煌的心情很惡劣，不知那些神秘人物是不是張子萍的爪牙？更不知道媽媽和費小潔及大風叟等人的命運如何？不知不覺，又走出大門。

「少年人！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世有飛來之禍，亦有無妄之災。然福不徒來，禍不空至！少年人，欲知福禍，何不坐下一談？？」

又是那個飄逸出塵的問卜者，一聽他那朗朗的聲音和看到他那不俗的神韻，唐煌雖有滿腔心事，也不由止步回頭，道：「老先生，您眞能善知人的福禍？」

「當然！」老人撫髯微微一笑，道：「人之命運相理，係根據天地之演變而有定數！如天之在上，地之在下，萬古不易，但天地孕育萬物，因而風雲雷電雨應運而生。風之欲來而有先兆，雨之將臨亦有預徵，此爲運也，人之運氣，正如天氣之變化，不論福之欲來，禍之將至，必有先兆，乃相法也，信與不信，存乎一心！少年人，坐下談談吧！」

唐煌暗自稱奇，此人語含禪機，談吐不俗，何不姑妄試之！

唐煌坐在老人對面，肅容道：「在下想拆字，目的想尋人，請老先生指示迷津。」

老人端量唐煌一陣，微微頷首道：「少年人，你的相貌之清奇，爲老夫平生僅見，但因眉宇間有一抹煞氣，雖能高居人上，揚眉吐氣，但在二十歲以內，都在危險中渡過！」

唐煌對於這一套並不太信，因爲這一類的話是一般江湖客的濫言，模稜兩可，危言聳聽，他想了一下，寫了一個「恙」字，道：「老先生就請拆這個『恙』字吧！」

老人突然面色一肅，微微搖頭道：「『恙』字爲恩字斷頭義字絕足，你與所尋之人恩義已絕，不能相見矣！」

唐煌本是受好奇心驅使，並非相信這一套，但這老人說得十分貼切，這個「恙」字，實在沒有更好的拆法，一顆心直往下沉。

俗話說：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唐煌面色微變，沉聲道：「老先生，在下要找尋之人在那個方向？」

老人沉聲道：「就在這個廟中！」

唐煌霍然站起，掏出一塊銀子，丟在桌上，奔入廟中。

廟中的情形像剛才一樣，香烟繚繞，人聲吵雜，膜拜的善男信女，摩肩接踵，川流不息。

這座廟只有五間正殿，加上東西兩廂各一間，也不過是七間，他懷着沉重的心情，找遍了每一個角落，不由光火了。

他想，這老人會不會信口胡謅？騙了銀子之後溜了？

唐煌奔出大門不由大爲尷尬，四目相對，感覺老人那雙眸子非常犀利，好像能穿入自己的肺腑之中。

這老人非但未走，而且面前站了好幾個人，都是算卦問卜的，生意非常興隆。

唐煌覺得自己太衝動了，回身又進入廟中，心想，我就是要興師問罪，也必須再找幾遍，看老人的樣子非一般江湖騙子可比。

除了西廂中那一口棺材之外，沒有一點可疑之處，就是那口棺材，也僅是因爲看不到裏面的屍體，並不能懷疑棺中就是自己找尋之人。

現在他必須問問那個老人了，他並不在乎那點銀子，只是感覺自己在困擾之中，受人矇騙於心不甘。

他氣唬唬的奔向門外，不禁吃了一驚，同時更加忿怒了。原來老人已失去踪跡，連那卦攤也不見了。

懷恨使自己受創傷的人，是人類的天性，尤其是自尊的創傷。

這老人騙走銀子事小，躭誤他寶貴的時間，却是使他痛恨的主要原因。

他站在石階上，向廟前人潮望去，不見老人的影子，不由暗暗切齒，眞是「金玉其外，蛇蠍其心」。

光看一個人的外表，而去衡量一個人的心地和人格，那眞是一件危險而愚蠢的事。

忿怒焦灼，啃嚼着他的心，好像眼前不是熙來攘往的人潮，而是一望無際的沙漠。

他出道以來，第一次感到迷惑，感到手足無措，因爲這幾位親人對他太重要了。

父母的養育之恩，與小潔的愛情，「大風叟」等的友誼，都像無比沉重的擔子，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激動和不安中，隱隱聽到男人的悲號聲。那聲音在喧囂的人羣中雖然不大，却很刺耳。

因爲這是乾號，好像哭得太久，已無眼淚，又好像爲了虛應故事，不得不哭。

唐煌茫然轉過身來，發現兩個衣衫襤褸的大漢，合抬着那口單薄的棺材，向門外走來。

兩人合抬一口棺材，似乎並不吃力，看樣子以兩個大漢的臂力，任何一個都可以挾着棺材行走。

棺材旁邊，有一個衣衫破爛的年輕人，一手放在棺上，另一手捂着面孔乾號着。

假如這就是出殯，這出殯的行列太簡單也太寒傖了。

目睹這種景況，唐煌忘了自己的事，反而十分同情這個喪主。

看樣子棺中之人該是這年輕人的長輩，但他却連一套孝衣也做不起，一個人窮到這種地步，是不是罪惡呢？

所有的善男信女都駐足而觀，臉上也都流露出同情之色，當然，也有表示不屑的，甚至有人低聲咒罵。

有人說，一個年輕力壯之人，竟窮得買不起一口好一點的棺材埋葬父母，這種兒子不要也罷。

持這種見解的人很少，但這論調也不能說不對。

喧囂之聲無形中停止，讓出一條路，使三人向廟外走去。

唐煌退了兩步，那口劣質棺木旁身而過，下了石階，那落魄少年人仍然乾號着。

突聞一個中年人冷笑道：「各位不必可憐這種人，這小子若不是敗家子，也必是個不孝的孽子，我敢相信，他乾號了半天，眼睛上不會有半點淚痕。」

另一個人大聲道：「尊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不感覺過份嗎？本人親眼看到，他的面頰上有淚痕。」此人輕蔑地一笑，續道：「像尊駕這種欺貧愛富之人，似也不必裝模作樣前來進香。」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吵了起來，那中年人冷笑道：「那是以口水塗在眼上，掩人耳目。」

兩人各不相讓，各持己見，竟打了起來。唐煌心中一動，記得那次在亂葬崗中，遇上十六個少女之事，也是因爲她們哭聲不哀而產生懷疑，結果發現了秘密。

就在這工夫，那棺已去得遠了，唐煌遠遠跟着，一路向西，那兩個大漢抬着棺材，越走越快，而且總挑荒僻之處走。

現在唐煌知道這三人有點蹊蹺了，同時也很佩服那個中年人的看法，因爲現在那個年輕人根本不哭了。

三人越走越快，奔了一下午，竟未停下休息，當他們進入峭山之時，夜色已籠罩着原野了。

三人停下休息了一會，又向正面奔去，唐煌不敢靠得太近，却看出這年輕人正是宮鶩海之徒，「小伽藍」李驊。

唐煌深深地吃驚了，棺中裝的何人？會不會是老哥哥宮鶩海？如果是宮鶩海，李驊怎會哭而不哀？

雖然上次五大門派中人曾唾棄他們母子，宮鶩海竟能袖手旁觀，但唐煌仍能原諒他。

現在唐煌準備上前問問，棺中到底是誰？他們要到那裏？如果要埋葬，何必走那麼遠？

但他又打消此意，他必須看看，他們到底要到那裏去？要幹什麼？

他們三人輪流扛着棺木，一路向西，奔行一夜，已進入熊耳山中。

東方已見曙色，原野上霧氣騰騰，其中一個大漢忽然打了個呵欠，道：「我們奔行一夜，也該吃點黑飯了！」

這一個呵欠，好像會傳染似的，每個人都打了個呵欠，放下棺木，呵欠連連，好像睡意一下子侵襲了他們。

唐煌又吃了一驚，打呵欠、流鼻涕，好像流行病一樣，在武林中蔓延着。不用問，這三人也有那種怪毛病，只是雙方相距太遠，還沒聞到他們身上的怪味。

不一會工夫，呵欠、鼻涕和眼淚一齊來了，李驊伸手入懷，掏出個油紙包，道：「此去華山，尙有兩百餘里，白飯可以不吃，黑飯可不能斷，所以我們要節省點……」

他攤開油紙，在紙中的黑色方塊物體捏下三塊，大約有豆粒大小，分與兩個大漢，道：「吃了就走，明天夜晚子時之前，必須趕到華山，不然的話，黑飯接續不上，棺中之人也受不了。」

唐煌大吃一驚，由此推斷，棺中之人仍然活着，而他們所說的黑飯，就是那黑黝黝的東西。

上次「赤脚大仙」賜給霍保一粒，霍保立即有了精神，這東西奇妙極了，像仙丹一樣，不吃這東西，就像奄奄一息似的。

然而，他們怎會染上打呵欠，流鼻涕及流眼淚的怪毛病呢？

這是一個謎！也許不久以後就可以解開。

同時，唐煌知道那擺卦攤的老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若非他的指點，自己也許錯過這個機會。

三人吃下黑色物體，不一會就恢復了體力，抬起棺材，繼續向西疾奔。

這一天中，他們休息了三五次，每次都服用那黑色物體，對於乾糧，似乎不感興趣。

到了豫陝邊界處，夜又來臨，已可望見高出雲表的奇峯，那是華山。

華山爲五嶽之一，高達二千四百尺，因遠看像一朵蓮花，所以叫着蓮華山，又因華山之西又有少華山，所以又叫做「太華」，山勢峻峭挺拔，正如「山海經」所謂「削成而四方」。

仰望華山三峯，在霞彩嵐光映照中，像一座擎天銀柱，放出萬道金紫色光芒，又像佛經上的須彌山，在幻境中出現一樣。

李驊揮手命令停下，道：「我們再休息一下，反正今夜三更以前，一定能到達地頭。」

兩個大漢正是求之不得，放下棺材，躺在地上喘息。

月光洒在他們的臉上，慘白而泛青，像一臉菜色的乞丐一樣。

唐煌驚異不定，不知棺中裝的何人？爲什麼要送到華山？

兩個大漢又開始打呵欠了，一個接連一個，眼淚、鼻涕接踵而來，但這次李驊却未犯毛病。

兩個大漢同聲道：「李小俠，可以再分點黑飯給我們嗎？」

「可以，可以！」李驊掏出那個油紙包，把那塊姆指大小的黑色物體一分爲二，走到兩個大漢身旁。

唐煌突然吃了一驚，他發現李驊臉上浮現着重重殺機。

兩個大漢睜開淚眼模糊的眼睛，看到李驊手中的黑色物體，興奮得坐了起來，其中一個激動地道：「李少俠……你都分給我們……難道你自己不需要了嗎？」

李驊搖搖頭道：「我的功力較你們深厚，而且上次服得稍多一點，估計到達地頭之前，不會有問題。」

兩個大漢像數天沒有吃飯的餓鬼一樣，伸手去接，同時伸出舌頭，舔那乾枯的嘴唇。

李驊托着兩塊黑色物體，遞了過去，但却未放在他們掌中，兩掌前遞之勢突然加快，竟扼住兩個大漢的咽喉。

唐煌暗自冷笑一聲，他幾乎預料到兩個大漢的下場，但他一看兩個大漢的猙獰之色，就知道不是善類。

一陣「呃、呃」之聲，兩個大漢的雙眼都突了出來，他們萬沒想到，快到了地頭，非但功勞被一筆抹煞，連小命也賠上了。

李驊撤回手，聳聳肩道：「世上沒有不自私的人，爲多得些黑貨，當然不能讓你們多分兩份去……」

他撿起地上兩塊黑色物體，把一塊吞了下去，一臉肅殺之色，喃喃地道：「爲了師父、師祖和一些不克自拔的長輩，不能不暫時妥協，以便多換點黑貨！唉……」

他又嘆了口氣，悲忿地道：「明知這樣下去，也是死路一條，可是，有什麼辦法呢？至於棺中這人……」

他的臉色突然變得蒼白起來，不安地踱了幾步，解嘲地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現在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說畢，挾起棺材，向華山奔去。

唐煌的心情越來越沉重，他深信棺中之人不是李驊的仇人，只是爲了關係某種利害，不得不出賣別人。

顯然，李驊的輕功又進步很多，挾着一個棺材，奔行速度仍然很快。

如果不是他的功力進步，那就是服下黑色物體發生了亢進作用。

奔行了一個更次，漸入深山，李驊飛掠於絕壁深澗之上，縱跳如飛，唐煌不禁暗自稱奇。

又奔行了一個更次，已到蒼龍嶺。此處就是韓愈投書之處，因在唐代蒼龍嶺上還沒有欄索，不是健者，就不敢冒險。

所以五嶽圖上說：五嶽如五經，華則春秋也，嚴而近乎殺，其形如古司寇冠，徐石若仰利刃，登者生之機十三，死之機十七。

過了東峯，接近中峯——玉女峯，傳說春秋時秦穆公有位公主名叫弄玉，有蕭史善於吹簫，弄玉好之，後來受蕭史的渡化，兩人乘着彩鳳，雙雙飛至華山，就隱住在這中峯上。

東周列國誌的「弄玉吹簫雙跨鳳」，便是描寫這個千古佳話。

大約三更左右，來到南峯——落雁峯附近，此峯爲華山各峯之最，大詩人李白登此峯頭，曾有詩云：「呼吸通帝座，搔首向青天」之句，可見此峯之峭拔險峻。

唐煌雖未到過華山，却聽父母講過華山的名勝和典故。

此刻，李驊並未登上落雁峯，却經過全眞洞及希夷避詔洞，希即陳希夷，也就是陳搏，是後官末擧進士落第，曾隱居於武當山，服氣避穀煉長生之術，後又移居華山，傳說他能一眠百日，不飮不食，宋太祖趙匡胤曾蒞山向他問道對弈，太平興國中，太宗賜號「希夷先生」。

這希夷避詔洞，是此處較大而且有名之洞，另外洞穴仍多。

李驊四下一打量，逕向谷心走去。不久來到一個絕壁之下，一個巨大的洞口上，刻着「朝陽洞」三個大字。

李驊放下棺木，進入洞中，唐煌藏在洞外，向洞內望去，裏面黑黝黝的，只能聽到李驊跫然的足聲，漸去漸遠。

唐煌對棺木之人十分關懷，只因想知道李驊來此之目的，所以中途沒有現身下手。

現在四下無人，正是大好機會，他掠到棺旁，扳起棺蓋，就要揭開。

突然一道輕微的銳風，自他的腦後射來，輕微得像蚊蟲飛過一樣，但像唐煌這樣的高手，自然知道蚊蟲的飛行速度不會這樣快，他忙偏頭滑步，疾轉身形。

一個芒刺旁耳而過，釘在洞壁石中。

這種手勁大得出奇，芒雖能刺人，畢竟是一種草木，那樣輕的東西，竟能戳入石中，顯然對方是絕世高手。

然而四下一看，沒有一個人影，唐煌又在四週察看一遍，不禁連連稱奇。

但他下定決心必須看看棺木中躺的是什麼人，他現在認爲，很可能是他的親近之人。

這次他掠到棺邊，暗中戒備着，力貫兩臂，「格支」一聲，揭開一縫，但他並未向裏面看，却回身掃視一週。

奇怪的是，這次並無人偷襲，他茫然地搖搖頭，心想如果不是有人偷襲，那芒刺怎能釘入石中？

他小心翼翼地向棺中望去，由於天上沒有星月，而且僅開了一縫，無法看清棺中人的面貌。

但却看出棺中是個女人，而且又聞到一股濃烈的怪味。

好像這怪味在棺中藏了很久，混合着女人身上獨有的味道洩了出來，令人作嘔。

「女人？」唐煌一顆心突然跳了起

來，他想，會不會是媽媽和費小潔？那求救的梅花暗記在關羽廟附近消失，而這棺材又自那廟中抬出，這種猜測極有可能，不會是巧合吧！

他不再猶豫，用力一扳，「格支」一聲，棺蓋應手而開，凝目望去，心中急劇地跳動着。

漸漸地，他的心情鬆弛下來，長長的吁了口氣，因爲這女人既不是他的媽媽，也不是費小潔。

然而，當他再仔細察看時，突然又吃了一驚，原來這少女正是六個神秘少女之首，也正是對他有恩的門玉華。

上次在王屋山的畫面大會上，本來她要代替費小潔，却被另一個少女劉香妙搶先，結果慘死在張子萍掌下，切爲兩段。

雖然門玉華沒有死，那次代替費小潔冒險的主意，却是她想出來的，這份情意和大恩，唐煌早已銘記在心。

現在門玉華就躺在棺中，面色慘白，尚有呼吸，他雖不知李驊帶她來此是何居心，却深信不是好事。

因爲李驊曾說「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那句話。

唐煌眉宇間籠罩着殺機，他認爲李驊沒有理由出賣門玉華。

他撫摸門玉華蒼白的臉頰，不由感慨萬千，除了某種方式之外，今生報不了她的大恩。

而那一種方式，却是他不願做的，因爲他對小潔的愛不容分割。

「不管怎樣，我必須先把她救出來再說。」他伸手去托門玉華的身軀，突聞低沉的聲音來自背後，說：「不可！」

唐煌大吃一驚，一按棺邊，越過棺材，回過身來，不禁輕咦一聲，道：「原來是你！」

這人正是關羽廟前那個擺卦攤的老人。

唐煌抱拳肅然道：「門姑娘遭人暗算，現在奄奄一息，晚輩怎能袖手不管？」

老人冷笑道：「你的心意雖好，却等於害她一樣，還不把棺蓋覆上！」

「爲什麼？」唐煌沉聲道：「承前輩指點，得以發現此一秘密，晚輩自是十分感激，但門姑娘對晚輩有恩，我不能見死不救！」

老人沉聲道：「只要你不後悔，你就動手吧！老夫也懶得管了！」

老人回身就要離去，唐煌沉聲道：「前輩留步，前輩可否告知現在不能救她的原因？」

老人哼了一聲，道：「不能！因爲老夫必須讓你親眼看看一件秘密，那樣比告訴你還有效些，快蓋上棺蓋，有人來了……」

唐煌只得覆上棺蓋，閃於一塊巉岩之後，他的心隨着陣陣的步履聲跳動着。

他認爲門玉華的一線生機，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這老人的話或有可信，萬一上當將抱恨終生。

李驊自洞中走出，精神飽滿，身上帶着濃烈的怪味，挾起棺材，向前馳去。

唐煌四下一看，那老人已不知方向，立即跟踪李驊，來到一個深壑之中。

「天哪！」唐煌心中暗暗嘶喊道：「這簡直是人間鬼域！」

深壑佔地甚大，仰望天空，奇壁削拔，跫然的足音，像進入巨大的瓦罐之中。

深壑中躑躅着許多老人，包括老翁及老嫗，都是皮包骨頭，一臉病容，大約在百十人之上。

他們瞪着失神的眸子，凝視着李驊，好像一羣餓得發昏的野獸，俟機欲噬。

但李驊並未在意，逕自向壑底掠去，終於來到一個大石洞之外。

其實這不是石洞，只是這壑底兩旁的絕壁內傾，上面幾乎接在一起，形成一個極高的遮幕。

李驊筆直進入洞中，唐煌不再放鬆，相距三四丈，窮追不捨，却仍未發現那個老人。

突然，黑暗的洞中飛來一個大煙圈，由小而大，見風不散，一直到了李驊的頭頂之上。

李驊立刻停身，低聲道：「在下李驊，奉山主之命，擒住『五霸圖』之人，前來易貨！」

「五霸圖？」唐煌茫然不解，裏面的人沉喝一聲「走」！李驊繼續向裏走去。

唐煌等李驊走遠，才沉聲道：「在下是李驊的同伙，此番獲得『五霸圖』之人，係由在下協助！」

隱於暗處之人沉聲道：「你爲什麼不同他一起走？」

唐煌冷笑一聲，道：「這還不簡單嗎？李驊想獨自邀功，故意施展絕頂輕功，把在下丟得老遠！」

「好，過去！」那人是什麼樣子，唐煌始終沒有看到，放開大步向內走去。

突然那人驚咦一聲道：「原來是你……」

唐煌大吃一驚，仔細一看旁邊之人，原來是丐幫一位長老。

在這刹那間，唐煌沒有其他辦法，一式「力搥天鼓」，伸手已按在那長老天靈蓋上，輕輕一按，整個頭顱沒於胸腔之中。

「那邊是誰？」裏面又傳來一聲沉喝。

唐煌低聲道：「我是和李驊一道的，想不到這老花子又犯了毛病，呵欠鼻涕一齊來……」

唐煌走近那個人，早已暗中納足了眞氣，對方還沒有看清他是誰，他却看出，此人是雲烟教的一名高手，

手持奇大的烟管。

唐煌的身子像一陣陰風，也像一隻大蝙蝠，凌空飛了過去，一式「虎尾春冰」，右臂摟着對方的脖子，用力一收，「勒」地一聲，那大烟管掉落地上，發出極大的聲音。

這次並無人出聲喝問，但唐煌却發覺數十道暗勁，四面八方向自己湧來。

爲了速戰速決，他正要施出「五霸圖」上那一招絕學，突聞「卜通卜通」之聲不斷傳來，十七八個人影原地倒了下去。

唐煌不由一楞，只見一條淡淡的人影，沒於洞中，向內掠去。

唐煌恍然大悟，此人可能是那個擺卦攤的老人鐵關刀，由剛才動手的快速看來，身手絕不在張子萍之下。

唐煌一邊戒備着，一邊向內疾掠，却未再遇上攔截的高手，竟到了盡頭。

轉過一道極窄的石縫，豁然開朗，原來這石縫之外才是壑底，非經過這石縫不可，所以石縫外有人把守，壑底非常隱蔽。

這壑底有數十間石屋，都是用數千大石砌成，只見李驊站在正中一幢高大石屋之前，棺材放在門口。

唐煌急忙閃於岩縫之中望去，却未看到那老人藏於何處。

只聞李驊朗聲道：「人已擒到，請山主依約見贈黑貨五百兩！」

突聞屋中有人低沉着嗓音道：「據本山主所知，那丫頭非常狡滑，而且武功也高你許多，你用什麼方法擒住的？」

李驊得意地道：「在下也知道此女武功很高，必須智取，乃以長白派的梅花暗記誘她進入洛陽城南關林，以預先裝在四週大樹上的『芙蓉針』將她射倒。」

「噢！」那人似乎相信了，停了一會又沉聲道：「果眞沒有錯嗎？」

李驊大聲道：「絕對錯不了，因爲在下已經看到她肚皮上的『五霸圖』了！」

唐煌暗哼一聲，心想：「你又上當了！眞正的『五霸圖』在費小潔肚皮上！」

唐煌又恨上李驊了，他認爲門玉華的肚皮被他看到，是一種奇耻大辱，不知李驊怎知長白派的聯絡暗號？

那石屋中的人陰聲道：「如果此女確實是她，本山主照付五百兩，如果弄錯，只付一兩，今後你必須兩個月來一次，直到擒住爲止，如果逾期不來，犯了毛病，本山主概不負責！」

「請山主親自察驗！」

說畢，揭開棺蓋將門玉華托出，放在地上。

石門一響，走出一個身材頎長，儀表非凡的老人，此人正是「日正當中」張子萍。

他僅是看了一眼，就面色一寒，把一口棺材踢得四分五裂，厲聲道：「李驊，本山主警告你，擒不到也沒有關係，如果再矇蔽老夫，我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李驊駭然退了一大步，一番努力付諸流水，白白地跑了數百里，不由懊悔極了。但事到如今，他仍不信，「嘶」地一聲，撕開門玉華的衣衫，露出雪白的肚皮。

唐煌氣得發抖，凝目望去，肚皮上果然有些花紋，却看不清楚，他深信門玉華爲了救費小潔，在肚上刺了假的「五霸圖」。

「山主，請您看看！」

張子萍僅掃了一眼，掄臂一揮，李驊的身子飛出三丈之外，摔在地上。

這魔頭隨手一揮之力大得驚人，其實僅是衣袖中排出的罡氣將李驊震出，若一掌拍實，李驊全身的骨節會散開來。

按李驊的身手本不該如此不濟，只因他未防這一手，同時在心理上有所忌憚，不敢還手。

李驊摔得頭昏眼花，爬起來吶吶地道：「山主，難道這不是費小潔？」

「當然不是，憑你的身手，嘿……」張子萍每笑一下，李驊就顫慄一下。

李驊不解地道：「聽山主的話意，好像預知在下不能完成使命！」

「嘿……」張子萍雖然獰笑着，那非凡的儀表，儼然的神色，却看不出一絲陰鷙之色，輕蔑地道：「本山主若連你的斤兩也摸不清，豈能統御武林？」

唐煌暗暗冷笑，心想，事到如今，你還想統御武林！

李驊茫然的道：「山主既知在下不能完成使命，爲何要在下徒勞往返？」

張子萍冷笑一聲，道：「在本山主來說，雖知你辦不到，却仍要你試上一試，理由很簡單，那只是告訴你們，黑貨得來不易。」

李驊感覺被耍了一次大頭，非常忿慨，道：「山主既然必欲得到『五霸圖』，却又把費小潔看得很高，爲什麼不自己動手？」

張子萍面色一寒，道：「『五霸圖』固然重要，但還有更重要的人物，須老夫應付，那就是已看過『五霸圖』之人！」

李驊恍然大悟，道：「看到眞圖之人，除了費小潔以外，應該是小潔之母『夜來香』費玉潔。」

張子萍嘿嘿獰笑一陣，道：「最重要的你還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唐煌那小子，他不但看到，而且已將那招奇學研成！」

李驊大聲道：「據說『五霸圖』上那一招武學，無人能敵，唐煌既已研成，就是山主親自出手，恐怕……」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三小冒充刀客去青龍寺偵察，人魔郝立德是否在寺內，巴總是否白衣秀士。臨去前和唐威會過面，由他去截殺馬驥和兩批刀客。三小順利潛入寺內，暗中將寺內住持、長老以及被囚的和尚解救，作爲內應人手，先將一個管事紅帽子刀客制服，利用他控制寺內刀客，完成了內應工作之後，日月宮已派少宮主朱明媚潛入協助，由史大忠作內外聯絡員，等候外應人手一到，便裡應外合……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七殺刀

用雙計全失敗　幸兩派來增援

阿恨用杓舀了一些湯汁，送至守衛甲的口邊去，語冷如冰的道：「是眞英雄，眞好漢，就不要裝孫子，喝下去你就是烈士。」

守衛甲臉色蒼白，全身抖顫。

一無和尚道：「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乃天下至毒之物，入口即亡，一點也不會感到痛苦。」

小流浪嚇唬道：「蠍子、蜈蚣、砒霜的毒也很夠勁，入口就會奉主寵召，魂歸極樂，喝呀，早死早轉生，說不定那一家的小媳婦正在肚子痛，要生啦。」

畢竟，人，只能死一次，茲事體大，守衛甲不肯輕易張口。

阿恨喝道：「你娘，伸頭是死，縮頭也是死，不喝就灌。」

小流浪和阿恨的默契絕佳，一個人捏住他的鼻子，一個人灌，咕咚！一聲喝了一大口。

好厲害的毒藥，血汁一入口，馬上氣絕身亡。

其實並非死於毒汁，而是被虎妞在他的身後點中死穴。

那些蠍子、蜈蚣、黃蜂等，是阿恨派人臨時找來的，有的在找到之時便早已死亡乾枯，蛇雖然是活的，却並非青竹蛇，反正泡在鷄血之中，誰也看不清楚。

守衛甲魂歸極樂，緊接着，守衛乙也死在朱明媚指下，被人取下帽子，剝下外衣，綁住脖子，高高的懸掛在屋樑上示衆。

殺鷄儆猴，主要的目的是表演給趙玉樹，以及剛押進來想要逗樂子的兩名武林人物看的。

三人早已看呆、看楞、看傻了，面如死灰，汗下如雨。

虎妞玉面一寒，道：「姓趙的，現在大概可以省去許多不必要的廢話吧？」

阿恨雙眉一挑，道：「小王想聽聽趙朋友的答案是甚麼？」

趙玉樹雖然身爲紅帽子刀客，地位不低，骨頭却不硬，答案簡短有力：「我投降。」

小流浪道：「也就是說，你願意棄暗投明，歸順七殺敎，矢志效忠？」

趙玉樹不假思索，吐出來兩個字：「是的。」

朱明媚舀了一杓毒液，送到趙玉樹面前，道：「趙朋友，爲了表示你的忠誠不二，請喝一口。」

趙玉樹嚇一跳，氣急敗壞的道：「玉樹已宣佈投降，怎麼還要服毒？」

虎妞道：「是爲了預防，預防你中途變卦，半路變節。」

趙玉樹惶急不已的道：「可是，毒藥一入口便會完蛋，這……」

一無和尚拿起一粒肉丸來，放在杓裡，道：「你可以先將這個肉丸子吃下去。」

趙玉樹畏畏縮縮的道：「這又是甚麼東西？」

小流浪道：「是解藥，也是毒藥。」

「既是毒藥，也會要人的性命呀。」

「不，是解藥，這叫做以毒攻毒。」

「一面服毒，一面又解毒，何必多此一擧？」

虎妞道：「是臨時解藥，有效的時間只有四個時辰，換句話說，四個時辰之後，假使你背叛本敎，得不到解藥，就會毒發而死。」

阿恨道：「當然，倘若表現良好，建有功績，本敎主隨時會爲你徹底解毒。」

明媚少宮主拿着杓子，再往前送一些，冷厲的聲音道：「想活，願意投降，就請先吃一粒肉丸子，再喝湯，不然喝湯就可以了，很快就會到天國。」

死，要喝，活，也要喝，既然死活都非喝不可，趙玉樹還有甚麼好猶豫的，把心一橫，把牙一咬，先吃了一粒丸子，再喝下一口湯。

「有種。」

「勇敢。」

「夠氣魄。」

贏得大家的激賞，一致鼓掌叫好。

也馬上恢復了自由之身，由阿恨親自爲他鬆綁。

睹此情狀，剛押進來的兩名武林人物立即有了反應。

「我要喝。」

「我也要喝。」

小流浪明知故問：「喝甚麼？」

其中一人道：「喝湯。」

「不吃丸子？」

「吃。」

「朋友的意思是要歸順七殺敎？」

「正是這樣。」

「中途變節還是會毒發而亡啊。」

「小的斗膽也不敢。」

「另一位朋友意下如何？」

另一人立道：「要吃，要喝。」

虎妞好不振奮，夾起兩粒丸子來，道：「吃啊，吃啊。」

明媚少宮主也舀起一杓毒汁來，說道：「喝啊，喝啊。」

二人的表現很痛快，先吃丸子再喝湯，毫不拖泥帶水。

阿恨同樣言而有信，親手爲他們鬆了綁。

一無和尚很會消遣人，問趙玉樹：「滋味如何？」

趙玉樹一時沒弄懂他的意思，道：「甚麼滋味如何？」

「湯呀。」

「辛辣苦澀，簡直難以下嚥。」

「丸子呢？」

「奇腥奇臭，至今仍想作嘔。」

「忍着點，良藥苦口嘛。」

小流浪問另外二人：「兩位的感覺又怎樣？」

二人皺着眉頭，歪着嘴，苦兮兮的同聲道：「彼此，彼此。」

虎妞道：「日子還長得很，往後每隔四個時辰就得吃一粒。」

明媚的話更富威脅性，令人毛骨悚然：「不吃就會翹辮子。」

眞是滑天下之大稽，所謂毒汁、肉丸，說穿了壓根兒是一個誑人的騙局，一旦揭開內幕，準會叫人捧腹大笑三天，其成分不外是一些野草、樹皮、昆蟲、腐肉、汚垢、雜物等亂七八糟的東西混合而成，難吃是實，却不見得能毒死人，也解不了毒。

趙玉樹等三人不明眞相，誤以爲眞，被唬得一楞一楞的，乖得像一隻小貓，將自己的生命心甘情願的全部交給了七殺敎。

高明，確實高明至極，此乃阿恨招兵買馬的絕妙好計，沒花一文錢，便招進來三個馬前卒，三名間諜。

待三人的情緒穩定後，阿恨立即開始問話：「趙朋友，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家人了，對本敎主的問題，希望能據實相告。」

趙玉樹規規矩矩的，立正站在阿恨面前，誠恐誠惶的道：「敎主對我有不殺之恩，屬下感激涕零，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先說說你自己的身份吧？」

「屬下出身大內，凡是胸前刺有一條龍的人都是大內高手。」

「你的地位是高？還是低？」

「是中等。」

「在你的下面有黑帽子高手？」

「是的。」

「上面呢？」

「黃帽子高手。」

「奇怪，到現在爲止，小王還不曾遇見戴黃帽子的。」

「那是因爲人數不多的關係。」

「有多少？」

「總數尚不足二十。」

「技力如何？」

「技深若海，高不可測。」

「跟巴爾克比較，怎樣？」

「有過之而無不及。」

虎妞聽得一楞，驚疑道：「眞有這麼厲害？」

趙玉樹鄭重其事的道：「都是長白人魔郝立德親手調敎出來的，當然厲害。」

「在青龍寺可有他們的踪跡？」

「有，今天上午剛到。」

「是否就是你以前口中所說的貴人？」

「正是。」

「一共來了幾個？」

「十個。」

乖乖，一下子來了十個黃帽子高手，等於增加了十個巴爾克，大夥齊感震駭，心頭蒙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

小流浪緊繃着一張臉，道：「不知郝立德那個老混蛋到了沒有？」

趙玉樹道：「聽說快了。」

「多快？」

「今天不來，明日必到。」

「他到了之後是否就要採取行動？」

「大概是的。」

一無和尚倒抽了一口寒氣，道：「阿彌陀佛，事情已迫在眉睫，時機稍縱即逝，看來咱們非得加把勁，加快步伐不可。」

朱明媚最關心的事莫過於小公主朱明珠的生死下落，追問道：「趙玉樹，你說實話，巴爾克是否另外還有一個化名叫林坤泰？曾入贅日月宮？」

趙玉樹正色道：「巴總長年在外，雖然聽說曾幹了不少驚天動地的事情，但詳細的情形却十分模糊，的確不清楚是否就是林坤泰，有入贅日月宮之事。」

「唉！」明媚少宮主大失所望，發出一聲喟歎。

阿恨的心情也很沉重，對一名武林人物道：「閣下是何來歷？」

那人躬身道：「屬下出身風雷門。」

「風塵俠客馬驥的部屬？」

「是的。」

「聚集在此的人多不多？」

「約莫四五十。」

「姓馬的好像又去調集人手？」

「沒錯，散居各地的弟子，他打算全部調集來此。」

小流浪望着另一位色徒道：「你又是那棵葱？」

色徒畢恭畢敬的道：「小的是徐州府衙門裡的一名捕快。」

「噢，官府的捕快也跟巴爾克聯合在一起了？」

「據小的所知，徐州府附近十三縣近百名的捕快，俱已齊集青龍寺，歸巴總統一指揮。」

阿恨道：「可還有其他系統的人馬？」

趙玉樹想一想，道：「沒有了，只此三派人馬，再無別人。」

「沒有就好，趙玉樹聽令。」

「請教主示下。」

「本教主命令你嚴密監視巴爾克那一夥人，不論有任何風吹草動，應即刻回報。」

「是，教主！」

「你去吧。」

「遵命。」

趙玉樹以爲自已身中劇毒，小命抓在別人的手心裡，只有聽令行事的份兒，命字出口，隨即快步離去。

接着，也將風雷門的弟兄，以及徐州府的那一名捕快派出去，一人負責地牢四週的警戒，一人去到處宣傳，招攬生意。

這當兒，外面又押進來四名不要命的色鬼，二人願降，兩人不肯，阿恨當機，迅作處理，願降的人略作訊問後派出去執行任務，不肯的人當場處死，像死豬一樣被吊掛在屋樑上。

生意興隆，盛況空前，嫖客川流不息，傍晚之前，地牢的屋樑上已經掛上去十幾個死人。

歸順的人更多，約在二十以上，恨天生巧計得售，一箭雙鵰，變阻力爲助力，增加了一支生力軍，從而也使得地牢與厨房這一帶，確確實實的落入七殺教的掌握之中。

於是，將地牢中的事，交給一無和尚全權處理，虎妞與朱明媚戴了一頂帽子，披上一件袈裟，跟着阿恨、小流浪告辭而出。

又回到厨房。

* * *

不久，史大忠便去而復返。還帶回來一蔴袋的東西。

朱明媚一照面就說：「大忠，外面的情形怎麼樣？」

史大忠興冲冲的道：「很好，日月宮與唐家堡的人聯手合擊，已將風雷門的那一羣魔崽子殺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再也無法到達青龍寺。」

阿恨道：「馬驥死了嗎？」

史大忠道：「被他突圍而逃。」

「可曾截住北京來的大內高手？」

「目前尚未遭遇。」

「見到老煙槍了吧？」

「沒有。」

「歐陽春、趙無敵那一夥人呢？」

「也沒有。」

「可有長白人魔郝立德的消息？」

「事情透着古怪，這個老魔頭行踪如謎，突然之間，似乎從地面上消失了。」

毫無疑問，郝立德是大家心目中的頭號强敵，如今行方不明，益增三分神秘恐怖的氣氛，誰也弄不懂他究竟身在何處？會在何時何地出現？葫蘆裡到底賣的是甚麼藥？

虎妞道：「毒藥買了嗎？」

史大忠歉然一笑，道：「慚愧，這一件事有負重託。」

「缺少銀子？」

「根本無處可買。」

「怎會這樣？」

「這一帶乃是荒山野地，鳥不生蛋，狗不拉屎，連半家藥店也找不到。」

小流浪拍打一下史大忠帶回的布袋道：「這是甚麼？」

史大忠道：「巴豆。」

「巴豆？幹嘛？」

「巴豆是最好的瀉藥，這是在山區唯一能夠買到的東西，不知能否派上用場？」

朱明媚立道：「有用，有用。」

恨天生的話更肯定：「太有用了。」

小流浪道：「阿恨，你想要這羣兔崽子拉肚子？」

阿恨笑道：「正有此意。」

小流浪道：「可是，拉屎拉不死人呀。」

恨天生道：「英雄最怕病來磨，再

兇悍的好漢拉上三天肚子也會起不了床。」

虎妞道：「還記得吧，離死亡谷後不久，咱們就有過一次慘痛的經驗。」

小流浪憶及往事，信心大增，興高采烈的道：「那咱們明天就請他們吃巴豆稀飯。」

恨天生道：「眼前危機四伏，分秒必爭，那能等到明天，今天就下手。」

朱明媚朝鍋灶那邊望一眼，道：「恐怕來不及了吧，飯菜快要做好了。」

阿恨道：「來得及，趕快熬一鍋巴豆湯，澆在飯菜上就可以了。」

說到就做，找來老僧了悟，將一蔴袋巴豆交給他，照計行事。

史大忠道：「恨教主，小弟是留在此地？還是即刻離開？請明示一言。」

小流浪嘻皮笑臉的道：「自然是離開好，有情敵在此，總覺得酸味太重。」

阿恨胸有成竹，笑說：「本教主叫你走，並非假公濟私，怕你搶走我老婆，而是另有重要公幹。」

史大忠瞄了朱明媚一眼，淡淡一笑道：「有何公幹？」

恨天生道：「招兵買馬的事成績頗佳，史兄帶來的巴豆，必然也會發生一定的作用，下一步就是全面接管青龍寺的崗哨，每完成一處，必會示意外面的人知曉。」

「如何示意？」

「用竹竿挑一件衣服、帽子或其他東西。」

「夜晚怎麼辦？」

「改用香火。」

小流浪補充道：「一見到這些東西，就表示這個地方已經佔領，是咱們的勢力範圍，可以通行無阻。」

史大忠頻頻頷首稱善，恨天生繼又說道：「等到青龍寺的週遭全部佔領，姓巴的耳目盡失，變成聾子瞎子，我們在外面的人馬也差不多到齊時，便開始發動總攻擊。」

史大忠道：「如何顯示？」

「我會在大雄寶殿上派人插上一面大紅旗。」

「晚上怎辦？」

「點上一把火。」

「小弟記住了，一定會儘速通告週知。」

「事不宜遲，可否請史兄即刻就道？」

「再見！」

「不送！」

* * *

史大忠走了。

不久，巴豆湯也熬成了，大家一齊動手，十分謹愼而又均勻的澆在飯菜上，旋即由青龍寺的老僧了悟親率門下弟子，送進寺內去供巴爾克的手下食用。

地牢裡的工作，同樣進行得很順利，儘管「名花」已去，「艷妓」不在，衆魔徒則被蒙在鼓裡，尤其在歸降的同伴推波助浪下，更是「性」趣濃厚，「慾」罷不能，在地牢門外排隊等候，準備進去送死的仍大有人在。

一無、了智等僧幹得津津有味，有板有眼。

願降則留。

不願降則殺。

死人已將屋樑吊滿。

歸順的人已累積至三四十人。

吃飽飯，稍事休息，養足了精神，估計巴豆的神奇妙用差不多可以發揮作用時，阿恨、虎妞、小流浪、朱明媚，立即領着經過改裝後的青龍寺和尚，與歸降的魔徒，離開厨房、地牢，開始向外發展。

馬上發現一種怪異的現象。

處處有人捧着肚子往茅房跑。

處處有人忍不住就就地解決。

茅房早已客滿。

寺內遍地黃金。

同時也臭氣冲天，必須掩鼻而行。

* * *

來到一處崗哨，是複哨。

一名刀客。

一名捕快。

二人皆捧着肚子，咬着牙，滿面痛苦，一臉焦急。

阿恨上前道：「朋友，怎麼了？」

刀客愁眉不展道：「肚子不舒服。」

「怎會不舒服？」

「痛，想拉屎。」

「那就去拉呀。」

「不能擅離職守。」

小流浪道：「沒有關係，小弟替兩位站崗。」

捕快聞言大喜，連說：「謝謝，謝謝。」

「自己人嘛，不必客氣。」

「那裡，應該的。」

「喂，朋友，兩位往那兒去？」

「上茅房呀。」

「茅房客滿，去也排不上號。」

「那怎麼辦？」

「到外面去就地解決。」

「這樣不好吧？」

「好得很，四面通風，痛快淋漓。」

刀客、捕快還眞聽話，彼此互望一眼，轉身往外行去。

小流浪道：「不必回來站崗了。」

恨天生道：「回老家渡假去吧！」

二人還沒有想通這話的弦外之音，阿恨、小流浪已閃電也似的飛身而出，噗！噗！兩聲，連點二指，點中了他們的死穴，送上西天。

接着，阿恨摘下了刀客的帽子，小流浪折下來一根竹子。

乾淨俐落，來去如風。

神乎其技，歎爲觀止。

贏得青龍寺和尚的尊敬與讚譽，也使得新歸順的教徒心生畏懼，頭皮

發炸，不敢有絲毫背叛之心。

朱明媚另有她自己的想法：「好可惜，白白斷送了兩條人命，何不將他們吸收過來？」

阿恨理直氣壯的道：「老婆，妳錯了，此非其地，不適宜招兵買馬，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有驚動巴爾克的可能，此刻咱們的大軍未到，還不是與他火併的最佳時機。」

虎妞也不以爲然：「至低限度，應該給他們一個活命自新的機會呀。」

阿恨冷聲道：「妳這是婦人之仁，須知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小流浪亦以教訓的口吻道：「幼稚，無知，短視，婦人之仁，沒有水準，不明事理，大敵當前，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

好不容易逮住一個耀武揚威的機會，小流浪故意停頓一下，衝着虎妞、朱明媚投去示威性的一瞥後，這才神氣活現的接口道：「那就是勝利！勝利！勝利！」

態度雖然倨傲，言詞則在道理之中，二女欲怒無言，欲說還休。

插好竹竿，掛上帽子，留下二人在此站崗，其餘的人浩浩蕩蕩的轉往別處。

* * *

招兵買馬的工作進行了一夜。

接崗換哨的工作進行了一夜。

魔徒拉了一夜的屎。

或者放了一夜的屁。

天亮後，情勢更加明朗。

唐家堡的人到了。

日月宮的人到了。

馬驥也鎩羽而歸。

只是，郝立德仍行踪如謎。

迄未見到老煙槍的一影半踪。

也沒有歐陽春、趙無敵等人的任何消息。

大夥正聚集在厨房前面，共商進退大計，忽見趙玉樹神色倉皇的跑了來，劈面就說：「啓稟教主，大事不妙。」

阿恨一怔神，道：「甚麼大事不妙？」

趙玉樹道：「教主投下瀉藥的事已轟傳開來。」

小流浪嗤之以鼻：「媽的，別大驚小怪，豈止是轟傳開來，他們早已經拉得一塌糊塗，爬不起來啦。」

趙玉樹解釋道：「屬下的意思是說，這事傳到了巴總的耳中，大爲震怒，馬上就會派人來查究責任。」

虎妞道：「笑說，拉了一夜的屎，他們還能爬得起來？」

趙玉樹道：「諸位有所不知，巴總以及他身邊的那一羣人，依舊安然無恙。」

朱明媚大吃一驚，道：「怪事，大家都拉，他們爲何安然無恙？」

趙玉樹苦笑道：「因爲他們吃的是小厨房。」

小流浪好不惱火，上去就賞了他一個「水煎包」，臭罵道：「你娘，這麼重要的事爲甚麼不早說？」

事已及此，打死他也沒有用，阿恨望着剛到不久的史大忠道：「史兄，請說出唐家堡、日月宮的人的確切位置來。」

史大忠道：「俱已到達寺外。」

「在一起嗎？」

「一在寺南，一在寺北。」

「去，告訴他們，準備全面進擊。」

「是！」

「注意，以紅旗爲號。」

「知道了。」

史大忠如飛而去，阿恨又對虎妞道：「把妳那一件紅披風拿出來。」

虎妞知道他要做甚麼，二話不說，從行囊之中取出一件大紅披風來，交給恨天生。

阿恨好快的動作，三下兩下便將披風扯成一面長方形的旗子，命趙玉樹找來一支長竹竿，綁在上面。

事到如今，如箭在弦，不得不發，阿恨毫不猶豫，立即下達了全面攻擊令，與虎妞、明媚、小流浪、一無、了智、了悟等人，向大雄寶殿的方向邁步行去。

* * *

並非盲動，乃有備而來。

命趙玉樹將大紅旗插上大雄寶殿，留一無、了智等人在外面警戒，由虎妞、明媚捧着兩個漆盤，上面擺滿了佳餚美酒，時鮮瓜菓，在阿恨、小流浪的陪伴下，跨進大雄寶殿一側的禪院。

立被兩名粗壯的刀客攔下來，其中一人道：「你們來幹嘛？」

阿恨道：「送飯。」

「大厨房？還是小厨房？」

「自然是小厨房。」

另一人很細心，道：「好像以前沒見過。」

小流浪淡淡一笑，道：「我們昨夜才到。」

「這兩位姑娘是……」

「巴總的老相好。」

這幾句話等於他二人的最後遺言，一無和尚與了智老僧已及時從後面掩至，趁他倆說話不備間，一人拿着一條繩子，套住他們的脖子，給硬生生的勒斃拖出去。

禪院不小，約有十幾間靜室，在趙玉樹的引領下走進北上房。

是一間佛堂，本是青龍寺的住持了慧大師唸經打坐的地方，如今佛像已毀，蒲團也不見了，木魚經書盡失，變成了巴爾克發號施令的地方。

只見風塵俠客馬驥，正在向一位滿面怒氣，年約五旬，貌相甚是嚴肅威厲的老頭報告他損兵折將，如何鎩羽而歸，以致大內高手與風雷門的弟子，被唐家堡、日月宮截殺，慘遭覆沒的經過。

阿恨偷覷半晌，却不認得這個威

厲老頭，小聲問趙玉樹：「這是誰呀？」

趙玉樹噤聲道：「就是巴總嘛。」

小流浪道：「怎麼跟以前不一樣？」

趙玉樹道：「可能以前戴有面具，此人精於易容術。」

話至此處，巴爾克猛地通！一聲，拍着桌子吼叫道：「趙玉樹，你幹得好事，所有的弟兄都在拉肚子，老夫正要找你算帳。」

趙玉樹嚇一跳，一股寒意直從心眼裡往上冒，情不自禁的躲到阿恨、小流浪身後去。

虎妞將美酒菜餚擺在一張方桌上，嬌滴滴的道：「巴大爺，吃飯啦，天大的事也該等塞飽肚子以後再說。」

朱明媚放好瓜菓後，亦脆生生的道：「是嘛，空着肚子發脾氣是會傷身體的，請息雷霆之怒，快來用早餐吧。」

巴爾克怒目而視，語冷如冰：「趙玉樹，你可是心存歹念，也想叫老夫拉稀？」

趙玉樹惶悚不已的道：「殺了我小的也不敢，酒菜是小厨房供應的，屬下是來請罪。」

虎妞撕下一隻鷄腿來，淺嚐一口，嬌笑道：「嗯，好香啊。」

明媚斟了一小杯美酒，小飲半盅，甜笑道：「喲，好甘啊。」

二女的風騷沒有白賣弄，終於將巴爾克的注意力吸引去，道：「小青龍寺怎麼會有小妞？」

阿恨中規中矩的道：「是從外面重金禮聘而來。」

巴爾克假裝正經道：「做甚麼？」

小流浪詭笑道：「供巴總消愁解悶。」

趙玉樹硬着頭皮說：「是弟兄們合資孝敬的。」

「哼！」

瀉肚子的事，巴爾克甚爲惱火，遷怒到趙玉樹一人身上，報以一聲冷哼，沒多說半個字。

阿恨鼓起如簧之舌道：「這兩位姑娘雖然出身貧寒，一身的粗布衣裳，却麗質天生，是雲龍山這一帶出了名的大美人，能歌善舞，色藝雙全，在徐州時，不知迷倒了多少王孫公子。」

小流浪道：「就是因爲迷倒的人太多，有不少人爲她倆爭風吃醋，拚死拚活，這才不得已又回到鄉下來。」

怕被人識破，虎妞、朱明媚曾經過一番精心的化粧改扮，是以，看在馬驥、巴爾克眼中的，純粹是兩個陌生人。

但柔質麗姿仍在，妖嬈嫵媚益增，巴爾克不看則已，一看就迷上了，陰笑一聲，道：「那就先唱一首小曲給老夫解解悶吧。」

虎妞拋去一個狐媚眼，撒嬌道：「空着肚子聽歌也不好嗎。」

朱明媚的狐媚勁比虎妞猶有過之，嗲聲嗲氣的道：「乾脆邊吃邊聽好了，南腔北調，地方小曲，單人清唱，二人合舞，隨您巴大爺來挑，隨您巴大爺來選。」

巴爾克的「性」趣愈來愈高，一雙老色眼在二女的臉蛋上溜來溜去道：「歌舞之外，是否還有別的節目？」

恨天生道：「有啊，葷的素的，悉聽尊便。」

小流浪道：「想幹甚麼就幹甚麼，別客氣。」

巴爾克給馬驥使了一個眼色，道：「馬兄，咱們吃了。」

一齊起身，同步邁向飯桌。

不是去吃飯。

而是要吃人。

冷不防二人四臂齊張，以餓虎撲羊之勢撲上去。

巴爾克抱住了虎妞。

馬驥抱住了朱明媚。

「不要臉。」

「老色鬼。」

事情來得太突然，阿恨、小流浪馳救無及，虎妞、朱明媚奮力反抗，幸好馬驥、巴爾克不知二女的身份，疏於防範，卒告掙脫魔掌。

可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朱明媚雲鬢已亂，羅衫不整。

虎妞更糟，胸衣被撕裂一片，酥胸半裸，雙峯隱現。

立見粉團兒似的頸項間，戴着一條金項鍊。

項鍊的下方還有一枚形式古雅，璀璨奪目的碧玉翡翠墜子。

墜子晶瑩剔透，青翠碧綠，似有一股襲人的寒氣四射，一看即知絕非普通的俗物凡品。

巴爾克大驚失色的道：「丫頭，妳這一條鍊子是從那裡弄來的？」

虎妞錯愕一下，吐字如刀：「不告訴你。」

「偷的？」

「放屁！」

「搶的？」

「住嘴！」

「買的？」

「不是！」

「到底是如何落在妳的手中的？」

「你管不着。」

「丫頭，妳非說不可。」

「爲甚麼非說不可？」

「因爲這一條金項鍊與碧玉翡翠墜子，關係到一個人的身世。」

本應是刀光劍影的惡鬥場面，却由於巴爾克的這一番話，頓使惡鬥隱而未發，大家都把注意力轉移到翡翠墜子上面去。

虎妞愕然道：「你是誰？」

「老夫巴爾克，妳呢？」

「我是我。」

「快說妳是否翡翠墜子的原始主人？」

「不錯。」

「從小就戴在妳的身上？」

「當然。」

「那麼，妳是一個虎口餘生的娃娃？」

此話一出，阿恨、明媚、小流浪俱皆大吃一驚，彼此面面相覷，臉色陰晴不定。

最感驚訝的是虎妞自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巴爾克，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巴爾克顯得很焦急，而又心事重重，道：「且不管老夫是如何得知此事，妳究竟是不是一個虎口餘生的人？」

虎妞遲疑了一下，道：「沒錯，本姑娘是一個虎口餘生的人。」

「可知妳生身的爹是誰？」

「不曉得。」

「妳親娘又是那個？」

「也一無所知。」

「那妳是如何長大成人的？」

「是由一個老頭拉拔大的。」

「那一個老頭？」

「冷面魔君賀通天。」

「說了半天，原來你們是……」

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再無隱藏身份的必要，四人互望一眼，心意已通，立將僞裝除去，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阿恨亮出了七殺刀，威風凜凜的道：「區區在下我正是七殺教主恨天生，也是要你性命的總指揮。」

虎妞一字一句的道：「本姑娘是虎妞，七殺教的右使者。」

小流浪神氣十足的道：「小爺爺是小流浪，七殺教的左使者。」

朱明媚黛眉雙挑的道：「日月宮的少宮主明媚，朱明媚。」

四人的名頭都不小，如雷貫耳，巴爾克絲毫也不敢輕敵大意，霍然暴退三步，大聲吆喝道：「來人哪。」

「是，巴總。」

突覺一陣强風襲來，眼前人影如梭，從兩側的房裡冒出來十個人。

全部身材高大，體格魁梧，赤膊，露出一身古銅色的皮膚來。

胸前有龍，一條。

腰裡有刀，一把。

每人的頭上皆戴着一頂黃帽子，色澤全黃。

形狀彷若元寶，就好像在頭頂上頂了一個大元寶似的，十分搶眼刺目。

巴爾克下令道：「殺，把這幾個娃兒全部趕盡殺絕，但虎妞例外，不得傷到她的半根汗毛。」

「是！是！」

黃帽子刀客齊聲應是，立如潮水似的排山倒海般攻來。

這一羣傢伙好兇好狠，個個身懷絕技，奮不顧身，用的又是不要命的打法，一交手便是惡戰，一上場便是好戲，仗着人多，以泰山壓頂之勢壓迫下來。

還好四小均非庸手，阿恨的七殺刀，明媚的大乙神功，虎妞、小流浪的七殺掌、七殺指，皆精純絕妙，超人一等，大家堅守嚴防，寸土不讓，總算勉强保住了顏面，未在第一輪的攻勢下，便慘遭對手擊潰擊垮。

趙玉樹却吃了大虧，舉手投足之間，便被兩名黃帽子大內高手制服繳械，作了階下囚。

「巴總，這個叛徒如何處置？」

「給他一刀。」

「一刀太便宜吧？」

「兩位有何高見？」

「撕了他。」

「成。」

從未見過如此殘忍的殺人手法，亦未見過這麼狠毒的武林人物，巴爾克的成字方自出口，趙玉樹已被拋起來，然後一人拉住他的一條腿，給活生生的撕成兩片。

鮮血、皮肉、屎尿，腸肚横流，令人怵目驚心，不忍卒睹。

阿恨咬牙切齒的道：「巴爾克，你的手段好毒辣。」

巴爾克臉一沉，道：「這就是你們的榜樣。」

語音一頓，又對十名大內高手道：「把這三個黃口小兒也撕了吧！」

不待大內高手發起第二輪猛攻，朱明媚搶先說道：「慢着，姑奶奶還有話要問。」

巴爾克眼一瞪，道：「死到臨頭了，你還有何遺言後事？」

朱明媚道：「本少宮主想知道，你是不是另外還有一個化名叫林坤泰？」

巴爾克欲語未語，猛聽有一個熟悉的聲音接口道：「不錯，他就是林坤泰。」

日月宮主朱明月應聲而入。

接着，老宮主朱明英，也在王婆、史大忠的簇擁下進入佛堂。

這樣的變化太嚴重了，巴爾克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青龍寺戒備森嚴，你們是如何進來的？」

阿恨朗聲道：「告訴你也沒有關係，你手下的那羣妖魔鬼怪早已土崩瓦解。」

虎妞道：「死的死，傷的傷，有的則已陣前起義，投降了七殺教。」

小流浪道：「有的更糟，不是正在茅房拉肚子，就是趴在床上爬不起來了。」

朱明媚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你已經孤立無援，命在旦夕，識相的最好束手就縛，這樣或者可以留個全屍。」

是的，巴爾克不但孤立無援，而且腹背受敵，唐家堡的人就守在後窗外，神指唐威打開一扇小窗道：「老賊，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此地就是你的墳墓。」

巴爾克怒目而視，一語未發，一方面指揮十名大內高手小心防護，一方面一雙賊眼骨碌碌的在虎妞、朱明月的臉上轉來轉去，也不曉得他在打甚麼鬼主意。

（未完・廿三）



TEA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25包裝 • 25 PACKS
Agent: M & A Co.
每盒25袋茶包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